
天虹奇劍
乾坤祕劍
孟青 著
上卷
宋朝末年，蒙古人大舉入侵，宋末三傑：
文天祥、陸秀夫與張世傑挺身而出，矢志復興趙氏王朝。
三傑遺留的乾坤之祕讓江湖中人明探暗奪，天虹劍出，更是掀起一片血雨腥風。
危急之際，少年奇俠李玄揚橫空出世，是否能斬斷命運的枷鎖，讓漢族再次定鼎中原？


天虹奇略
上卷
乾坤祕劍
孟青 著
宋朝末年，蒙古人大舉入侵，宋末三傑：
文天祥、陸秀夫與張世傑挺身而出，矢志復興趙氏王朝。
三傑遺留的乾坤之祕讓江湖中人明探暗奪，天虹劍出，更是掀起一片血雨腥風。
危急之際，少年奇俠李玄揚橫空出世，是否能斬斷命運的枷鎖，讓漢族再次定鼎中原？
天虹奇略
上卷
乾坤祕劍
孟青
白象
雪神州」
不知何時，謎樣的偈語傳遍武林，
成了陰謀者的野望，
也是英雄豪傑心中的曙光。
自小慟別未婚妻及雙親的英雄少年李玄揚，
身陷囹圄卻巧遇亙古忠臣文天祥，
十數年牢獄之災，僅存一念，反而練就一身絕學。
他無意涉入江湖與社稷之爭，
卻因情義之諾，勢尋天虹神劍以號召天下豪傑一同勤王。
然而，倚靠一柄寶劍真能雪復神州、驅逐異族以安黎民蒼生？
日月星三大密藏又蘊含何種祕密，
能成為三傑復興趙氏王朝的寄託？
漢蒙之爭、陰謀詭略、情仇糾葛……
說不完的忠肝義膽、斬不斷的俠骨柔腸，
《天虹奇略（上卷）》為您揭開序幕。
9789865890209
00300
白象文化生活館
http://www.pcstore.com.tw/elephantwhite/
ISBN978-986-5890-20-9 NT$300

Author

孟青

本名**郭茂盛**，台灣台南人，一九七三年生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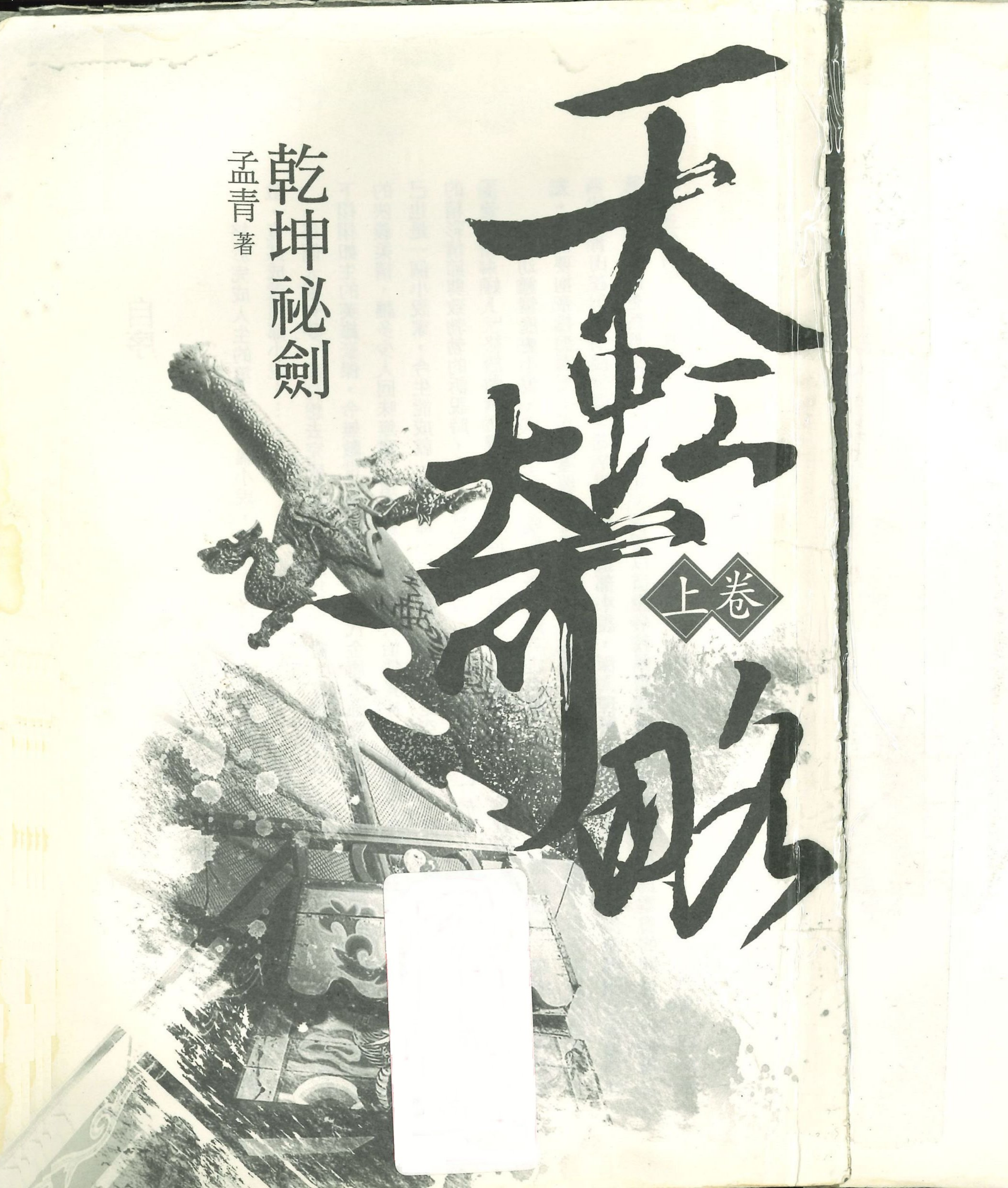
學歷　台南關廟國小、歸仁國中、台南二中、中國文化大學市政學系、中國文化大學建築及都市計畫研究所工學碩士。

經歷　曾任職於內政部營建署市鄉規劃局，並曾於國防部軍備局、透明房訊、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講授都市計畫專業課程。

現任　永盛都市計畫事務所負責人、中國文化大學兼任講師、新北市不動產仲介公會顧問。

曾經撰寫過許多本計畫書、報告書……，現在，決定開始寫小說。

Designed by 賴灃淳


天蠶奇脈
上卷
乾坤祕劍
孟青 著

自序

終於完成人生的第一部長篇小說，隨著本書付梓在即，內心實在百感交集，沒想到與內子的一句兒戲，竟然成就這部小說……。

每個人都有夢，都有想去完成的理想，而我也一樣。曾想羅貫中一部「三國演義」，千古傳誦，筆墨下栩栩如生的英雄豪傑，令無數世人景仰陶醉；今代金庸大師數部武俠經典，風靡當世，故事中拍案驚讚的俠義柔情，讓多少人回味無窮。這些經典小說讓人怡情養性，也豐富了我們的生活。因此，我曾盼望自己也是一個小說家，今生能成就一部長篇小說作品，但卻總是空想……，從未付諸行動。每當將腦中構思的精彩情節興致勃勃的訴說時，內子總是風涼一句：「寫來再說吧！」於是，再也承受不住刺激的我，回了一句：「好！」終於動筆而書，寫下了這部小說，卻也讓我自己的夢，實踐了……。

我自幼鍾情歷史小說、武俠小說，嘆服一段段的英雄節義，而數十年來卻難以理解，宋末三傑的陸秀夫，爲何要抱帝投海而死；正氣凜然的文天祥，卻又爲何不惜性命，以待來日復國，畢竟不是古諺有云：「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沒柴燒」嗎？直到構思這部小說，深入理解那樣的心境後，我才深深嘆服，那是一種氣節，比英雄更爲英雄的氣節。因此，我便以這段令我佩服讚嘆的歷史事蹟，作爲本書的開場，也是我對宋末三傑的敬佩與歌頌。

再談我自己，我來自一個平凡的家庭，雙親含辛茹苦養我成人，供我求學念書；幸運的我，高中及大學期間，又幸得蔡青田、李欽漢、陳博雅、蔡添璧四位恩師的苦心栽培與提攜，讓我得有今日的成就；而由於內子凰廷的激勵與扶持、好友玉屏的直言諫語，才能完成這部長篇小說，在此表達我內心深深的感謝。同時，也感謝白象文化的專業團隊，在他們的用心編輯與斧正下，終於讓這部小說正式呈現給世人。

最後，感謝台灣這個讓我成長的地方，這塊土地上的人，有我的師長、親朋、好友、學生、以及許多饒富人情味的人兒，更有我的偶像，是他們給我許多的溫暖與靈感，讓我創作了這部小說，獻給他們。

孟青

二〇一二年十一月三十日

目錄



一、三傑護國赤丹心，煙波山莊夜染血

初春之陽，和風中帶點沁骨的涼意，千花百草歷經數月風霜，欣迎這春回大地的日耀容顏。這一日，廣州新會郊外，數戶大宋農家依舊耘土翻田，勤播秧苗，大地雖是歷盡戰火殘摧，但為生活度日，仍需在此春回之時，插秧播種，否則待至歲末寒冬恐又飢寒相迫。這數戶大宋農家只知辛勤耕耘播種，卻不知這數十里外的厓山之處，正有一場天地驚、鬼神泣的大規模海戰，關係著大宋朝的生死存亡。

也許落日過後，明日初昇而起的太陽，它所普照的江山，已非趙匡胤陳橋兵變所建立的大宋，取而代之的或許是另一個王朝。

那一年，自蒙古大將伯顏攻克大宋首都臨安後，張世傑與陸秀夫帶著幼主逃亡，與文天祥等三人，分頭再組宋軍，續抗蒙古大軍，一片至死方休的情義忠心，不為自己安身立命，所求的只是護主衛國。因此，蒙古大軍雖一路追擊流亡的大宋行朝，歷時兩年多仍損兵折將，依舊難以攻滅宋朝抗元大軍。

這一天，趁宋朝大軍移師厓山尚未靠岸，蒙古大將張弘範率軍追擊至廣州新會厓山外海，終將大宋行朝逼至海上。此時宋軍由張世傑統領海軍二十萬人，戰船一千多艘；但元軍只有二萬人，戰船五十餘艘，而蒙古人不習海戰，士兵為暈眩所苦。宋軍戰船因無法靠岸，故張世傑採連環船之計，命士兵將一千多艘

宋軍戰船以大繩環結在海灣內，並將趙昺小皇帝所在的「王舟」安置軍隊中央，以護衛宋帝安全。

宋軍大船連結，防禦固若金湯，元軍採火攻破船，以小船搭載茅草和油膏，乘風縱火直衝宋船，然宋朝戰船周身皆塗泥漿，因此元軍火攻無效，但宋軍船舟依舊無法靠岸。

元將張弘範眼見猛攻不成，又見宋軍靠岸不得，心想宋軍士氣必然削弱不少，打算招降統領張世傑，以徹底瓦解宋軍。因此，轉而改請方才收降的張世傑外甥，先任命他為官，再請他前赴宋營勸降張世傑。

見外甥來勸降，張世傑凜然回道：「我知降了蒙古後，不但可全性命，更有富貴榮華，但是今生此情，只為護主而死，心志難移。你去轉告張弘範，我張世傑既生為宋臣，即使身死而孤魂飄盪，也絕不入他蒙古廟堂。今日只有戰死，絕無他語。」張世傑外甥聞言，無奈離去。

眼見張世傑外甥勸降不成，此時張弘範遂將月前擒獲的文天祥，引渡至伶仃洋的元朝戰船上。元將張弘範對文天祥說道：「文先生，眼前宋朝軍隊被困海上多日，如此頑強抵抗，只是苦了士兵及那幼小皇帝。我大元繼承中原正統，已是天命所歸，為免無辜生命徒然犧牲，張某想請你修書勸降張世傑，在下必當稟報吾皇陛下，為你封官賜爵，不知閣下願否？」話畢命人將紙筆硯墨恭敬置於文天祥面前。

文天祥昂首閉目聆聽，不發一語。見人將紙筆置於自己面前，沉思半晌不發一語，心中突然想起一事，於是面容凜然，提筆直書，在那紙上寫出了四行大字，以明己志：

「辛苦遭逢起一經，干戈寥落四周星。

山河破碎風飄絮，身世浮沉雨打萍。

惶恐灘頭說惶恐，零丁洋裡嘆零丁。
人生自古誰無死，留取丹心照汗青。」

元將張弘範本以爲文天祥願修書招降張世傑，心下正高興萬分，見文天祥書寫完後，取來一讀，不由嘆氣笑道：「唉！……是我看輕了文先生，今日張某終知爲何我大元軍歷經襄陽血戰，苦攻多年，仍無法消滅宋軍之因。只是……可否請教先生，爲何你等願生死護衛那風雨飄搖的小皇帝，卻不願歸順我大元皇朝。」

文天祥冷言說道：「我大宋無不道之君，只因權臣誤國，你等趁虛攻我國都，毀我宗社。我等食大宋祿，暨臨危受命，必當情義護主，如今只有斷頭之將，絕無屈膝之臣。」

張弘範聞言嘆了口氣後，將那紙條置於一旁，不再勉強文天祥，並命人將文天祥囚禁船中。

張弘範心想既然火攻不成，於是封鎖海灣，以陸軍封鎖宋軍取水、補糧的道路，宋軍只得食用船上乾糧十餘日。但宋船之上嚴重缺水，將士口乾舌燥，只得以海水解渴，導致臉部浮腫，大量嘔泄，於是士氣渙散。元將張弘範眼見時機成熟，便趁此時號令元軍水師正面進攻，以布帳遮蔽暗藏伏兵的船樓，衝擊宋軍水寨，宋軍弩箭齊發，卻全數射於元軍大船布帳之上。

不久，張弘範估算宋軍箭矢已盡，便下令撤去布帳，命埋伏船樓的元兵箭石俱發，連破數艘宋船。元軍水師壓制宋軍氣勢後，紛紛躍上宋軍大艦，攻陷宋軍水寨一角。接著，元軍乘勢衝殺宋軍水寨中央，喊

聲震天，殺人斬帆，宋軍潰敗，多數將士只得投降元軍。

此時正值落日時分，海面風雨昏霧，張世傑見狀，心知大勢已去，便抽調精兵入中軍，再派軍士划行小船至小皇帝所在的大船，準備接小皇帝向外逃走。但宰相陸秀夫見來人欲接走小皇帝，憂心來人如降元軍，小皇帝恐遭俘虜，因此不敢交出小皇帝。接應之人只得返回張世傑處覆命，張世傑無奈之餘，只好先率十餘艘戰船，保護小皇帝之母楊太后突圍而去。

張世傑護衛楊太后突圍而去後，陸秀夫則護衛小皇帝繼續督軍浴海血戰，但終究大勢已去，又因陸秀夫與小皇帝所在的「王舟」甚大，且與其他戰船連環鏈結，想駕「王舟」衝出重圍難如登天，決戰至此已入絕境。陸秀夫心想：「逃走已無可能，前皇被俘，備受屈辱，太后託孤於我，如再使陛下被俘受辱，生不如死，我豈不枉爲人臣。」

於是，陸秀夫泣告身旁之妻說道：「夫人，今日我大宋亡矣，我身爲宋臣，只有一死，爲免陛下遭俘後，如當年徽、欽二帝般受盡敵人欺辱，我只能當大宋萬古罪人，背負陛下赴死。眼下我所憂者，夫人遭俘後，蒙古敵軍必對夫人百般折辱，嫁予我令夫人至此絕境，黃泉之下我陸秀夫實難瞑目！」

陸夫人聞言泣道：「夫君深情重義，力保我大宋江山血脈，萬古英雄莫過於此，何人敢言我夫君罪人！妾身隨夫君千里扶持宋主，既已無力回天，妾將爲夫君守此全節，使夫君九泉之下無憂。我大宋既有忠臣，更有烈女，妾身就此與夫君永別，願來世與夫君再結連理。」話畢，凜然走到船頭，在陸秀夫眼

前，堅毅無懼的跳落海中，匡山外海增添一條烈女忠魂！

親眼目睹自己夫人投海自盡，陸秀夫英雄無淚，心知自己已是仁至義盡，冷然無助的身影，緩步走入船艙，將小皇帝抱上船頭，叩頭再拜，泣言道：「國事至此已無力回天，陛下當爲國死，勿重蹈前皇覆轍。前皇遠在大都受蒙古屈辱，臣不忍陛下再受他人欺辱。」話畢，陸秀夫含淚無語，淒風迎面，對小皇帝九叩首後，將玉璽拴在一臉稚氣的小皇帝身上，接著背起年僅八歲的小皇帝，凜然立身船頭。

這時，四周仍是殺聲震天，宋軍不願降者，依舊浴血苦戰，只見「王舟」之上，陸秀夫身披戰甲，頭戴軍盔，後頭背著一位幼小皇帝，在蕭颯的海風中獨立船頭，他仰天無語，自知已竭全心，終是天命所定，已難回天。眼前，爲保宋室皇朝的最後一絲尊嚴，自知孤臣寧可背負小皇帝而死，也要證明大宋王朝終究不是屈膝異族而亡的氣節，這是身爲宋朝末代宰相的他，必須保此宋朝全節之天命。

最後，陸秀夫拭去了英雄淚，背著小皇帝趙昺，毅然縱身躍海，正是南宋王朝最後悲壯的一幕。不少後宮和大臣不願俘虜受盡蒙古人凌辱，亦相繼跳海自盡。

此時的張世傑護衛楊太后殺出重圍後，又趕回準備接回小皇帝突圍，豈料宋軍已完全潰敗，丞相陸秀夫早已背負八歲的幼帝投海而死。

張世傑當下仰天長嘯哭道：「我等爲趙氏王朝盡忠，如今已是義盡，先帝流離而亡，再立一君以續宋室，如今又亡，又須再立一帝保存趙氏血脈，眞是天意如此嗎？」

張世傑回見楊太后後，告知小皇帝已死，希望奉楊太后之名義，再尋宋朝趙氏後裔爲主，以圖復興宋室。但楊太后聽聞小皇帝死訊，肝腸寸斷，悲痛萬分，隨即投海自盡。不久，張世傑在大風雨中，也溺死於平章山下。

匡山海戰宋軍慘敗之景，被拘於元軍戰船中的文天祥親眼目睹，心如刀割，悲鳴不已。

海風颯颯，浮屍萬頃，一片漆黑的汪洋中，泣訴著忠臣節義的悲歌。明日初昇的太陽，它所普照的江山，再也不是趙匡胤陳橋兵變所建立的大宋，取而代之的，正是蒙古帝國創建的大元王朝。

數月之後，一位漁樵於岸邊捕撈漁獲，心中萬分盼能有大豐收，收網之時，喜悅之情溢於言表，心想這些魚貨應能賣個好價錢，岸上打理之時，卻見漁獲中參雜一件殘破衣裳，正手挑那破衣甩棄之時，那破衣上掉落一個錦袋，漁樵卻沒瞧見，打理好魚貨後，哼曲小調悠然的前往魚市而去。

片刻之後，路過一位綠林幫門人，姓包，名正，見地上有一錦袋，好奇之餘拾起錦袋，那錦袋雖經海水浸透，但仍可見其華麗刺繡，顯是貴氣之物。包正心疑打開那錦袋往內一瞧，見那袋中一條手巾，包覆一顆明珠，手巾上有字，因海水長期浸透，字跡已稍模糊，但仍可辨識，巾上書著：「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」，包正不解其義，便收在懷裡，帶回綠林幫。

自此以後，江湖上紛紛流傳著「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」之偈語，但武林人士均不解其意。

時過三年，福建一戶大宅院落張燈結綵，正歡慶元宵，宅內之人圍爐而坐。座中主人喝下一口熱騰騰的元宵湯圓後，說道：「俊兒，明日我與你義母前往臨安城一趟，武雲陪我前往，莊中一切大小事由你發落。」說話之人，乃煙波山莊莊主，姓江，名天雨。江天雨收了三名義子，大少姓羅，名俊；二少複姓歐陽，名秀；三少姓武，名雲。

羅俊生得白面俊秀，溫文儒雅，聞聽江天雨之言後回道：「孩兒遵命，不知義父此行何時回莊？大小姐是否隨義父同往？」

江天雨說道：「爲父此行快則七日回來，慢則十餘日。至於瑩兒嘛……我看妳就留在莊中好了，免得妳隨我前往這數日，見不著俊兒又犯相思病了！」

那江瑩乃煙波山莊大小姐，江天雨的獨生女，正值豆蔻年華之齡，生得柳弱花嬌，一聽江天雨調侃自己，羞澀說道：「爹，你要去便去，幹嘛嘲笑人家。女兒可沒說不陪您去呀！」

江天雨笑道：「那好，妳陪爲父一同前往，去也不去？」江天雨知江瑩與羅俊感情甚篤，兩人幾乎形影不離，預定年中準備爲他倆舉辦婚事，而正值眾人團圓圍爐，故意消遣這寶貝女兒。

江瑩見父親調侃，也不甘示弱說道：「好，我陪爹爹去，那爹爹一路可不許嫌我嘮叨呦！」

江天雨笑道：「我看瑩兒妳還是好生留在山莊，免得妳犯相思病，整日思念羅俊，爲父可沒心思辦事呀！」

江瑩俏皮模樣回道：「這可是你不要我陪的哦，可不許說女兒不陪你！」

眾人聞言只是哈哈大笑，均知江瑩其實與羅俊形影不離，每次江瑩長期遠行，總是思念羅俊難眠，多次以後，江天雨也就不常帶江瑩遠行。

翌日，江天雨夫婦在武雲陪同下，動身前往臨安，煙波山莊內大小事務，便交由大少羅俊發落。而這一日夜裡，如往常一樣，家丁及丫鬟整理一切雜事完妥，各自回房正要就寢。忽有兩個黑衣蒙面人躍入莊內，縱身前往江天雨書房，對莊內方位顯是熟悉，來到江天雨書房並推開房門後，快速在書房內摸黑搜索良久。因搜索不到意欲之物，其中一人心想莊內眾人應已入睡，遂點燃房內油燈，繼續翻箱搜櫃。

這時，一位尚未入睡之家丁，見莊主江天雨書房油燈亮著，以爲方才忘了熄滅，便來到書房門口，正巧撞見兩名黑衣人，一見黑衣蒙面人在書房搜索，驚慌之餘連忙大喊：「有賊，有賊！」

其中一名黑衣人聞聲，趕緊步出門外，見那家丁二話不說，一掌將他劈死，並立刻回房對另一名黑衣人說道：「不妙，看來已驚動其他人，你繼續搜索，外面來人我自應付。」

果然一陣驚喊後，許多家丁分持棍棒來到書房門前。那黑衣人見家丁前來，逢人便殺，毫不留情，由於黑衣人武功高強，家丁瞬間慘死於黑衣人掌下。這時大少羅俊及二少歐陽秀已趕至現場，羅俊一見黑衣人便怒言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爲何闖我山莊，又殺我家僕，可惡之甚。」

那黑衣人並不說話，只是嘿嘿兩聲，隨即一掌劈向羅俊，羅俊閃過那掌後，歐陽秀掌運氣勁，與那

黑衣人對抗，但黑衣人武功高強，與歐陽秀過了五招之後，一掌劈中歐陽秀左胸，歐陽秀當場口吐鮮血。羅俊見狀，一式「如意掌」夾帶七分氣勁，凌空往那黑衣人擊去，黑衣人一個側身，縱身躍上半空，一個凌空飛旋，反掌凝氣，往羅俊劈去。羅俊知來者此掌非同凡響，運足全身內力，雙掌與那黑衣人相接，砰……的一震，羅俊往後退了三步，雙手虎口震裂。

此時羅俊心想：「此人武功極高，出手招招斃命，今日暗夜遭逢殺星，恐怕難逃死厄。看來……得先護送瑩妹出莊保命。」

於是，羅俊來到受傷的歐陽秀身旁低聲說道：「二弟，你快帶大小姐離開，這裡由我應付。」

歐陽秀道：「大哥，可是你已受傷，怎有辦法應付？」

羅俊厲聲說道：「快！遲了就來不及了，快去！」

歐陽秀無奈，只好趕緊起身前往江瑩寢房，黑衣人見狀本要前去阻擋歐陽秀，但卻遭羅俊以身擋住去路。

黑衣人冷言說道：「今日你們誰也逃不掉。」

羅俊回道：「你究竟何人，我煙波山莊與你有何仇恨，爲何如此相逼？」

那黑衣人張揚笑道：「哈哈……本以爲神不知鬼不覺，我等搜得物品後，自會離去，但既被你等發覺，只好奉命殺人滅口。所以，今夜不留你煙波山莊任何活口，誰也別想離開。」話畢，黑衣人立時連出三掌直取羅俊命門，羅俊一個仰身避過，出掌與那黑衣人拆招，不出十回合，黑衣人一個綿掌擊中羅俊胸

前，羅俊也是當場口噴鮮血。

這時，歐陽秀已叫醒江瑩，負傷正要帶著江瑩逃離煙波山莊，經過煙波山莊庭園之時，江瑩遠遠望見羅俊口吐鮮血之幕，當下淒厲聲大喊：「俊哥！」轉身要往書房方位奔去羅俊身邊，這一轉身，卻被歐陽秀一手按住臂膀，無法前行。

歐陽秀因受重傷，用微弱的語氣說道：「大小姐，快逃，快，遲了就來不及了。」

江瑩淚眼直流，泣道：「可是……俊哥他……」

不等江瑩話說完，歐陽秀用堅毅的語氣說道：「大小姐，快走，不走，我們全部都會沒命，快走！」轉身拉著哭泣心碎的江瑩趕緊離開庭園，往煙波山莊大門而去。

羅俊胸前中掌後，自知此劫難逃，但爲牽制眼前的黑衣人，以便歐陽秀及江瑩順利逃離煙波山莊，於是，即使口中鮮血直流，仍是勉力運勁，將畢生所學功力發揮至極致，期能一掌擊傷對方，便可爭取江瑩逃離的時間。

這時，黑衣人見歐陽秀帶人離去，恐留禍根，爲求速決，當下雙掌上下交錯，風中氣流旋動，瞬間右掌運勁，掌心如火，如野火燎原的氣勁撲向羅俊。兩人近身交手不過三招，黑衣人一掌劈中羅俊天靈，羅俊命喪當場，氣絕而亡！

隨後，黑衣人以急如風的身影，追趕逃離的歐陽秀及江瑩兩人而來。正當歐陽秀將大門拉啓之時，黑

衣人攔住急欲逃離的兩人。

歐陽秀在此逼命時刻，便擋身於前，護住江瑩於後，並對江瑩說道：「大小姐，這裡有我擋著，妳快走！」

江瑩含淚顫抖回道：「二哥，要走一起走。」

歐陽秀心知此劫難逃，絕望說道：「大小姐，快逃命去，越遠越好，我自能保身，快去，遲了，眞就來不及了。」於是，歐陽秀使勁將江瑩往外推了出去，以致江瑩跌個踉蹌，但仍是淚泣樣的望著煙波山莊內的人影，一步一步往後而退，最後終究還是無奈的在黑夜中轉身，茫無目的往前奔去。

黑衣人見江瑩逃離山莊，急忙躍身要去追趕，卻被歐陽秀擋住了大門，黑衣人情急之下，掌力八分，單掌行如火龍，直撲歐陽秀天靈；只見歐陽秀竟避也不避，更不接掌，但已運足畢生功力，凝氣於指，急攻黑衣人腰間，準備同歸於盡。

黑衣人掌勁已出，原以爲歐陽秀會反手來擋，否則掌劈天靈必死，豈料歐陽秀竟不來擋，視死如歸似的凝指來襲腰間，黑衣人趕忙收掌回防，握住歐陽秀雙指，運足氣勁，將歐陽秀那指折斷，以致歐陽秀痛不欲生，黑衣人順勢劈出一掌擊中歐陽秀左胸，身軀飛出數丈之外，平躺於地滑行而止。

黑衣人見歐陽秀躺平，心想再活不久，轉身要去追擊江瑩，正要跨過門檻之時，後頭歐陽秀使盡最後一絲氣力，又上前抓扯黑衣人左臂，黑衣人使勁一轉身，甩落歐陽秀，由於歐陽秀抓得甚緊，甩落之時，扯破黑衣人右臂半截衣袖，露出手背上烙印著「火」的圖樣。黑衣人一怒之下，一腿踢飛歐陽秀，飛落於

數步之遙。隨後黑衣人自行扯下衣衫一角，將被扯破的手臂包覆好後，隨即轉身趕追奔逃而去的江瑩。

歐陽秀飛落之後，神智已近彌留之狀，氣如游絲，但仍秉著最後一口氣，用斷指鮮血，在地上寫出「臂火」兩字之後，便此氣絕而亡！

此時，江瑩卻像魂飛魄散似的，在黑夜的荒郊中茫然狂奔，她不解此刻究竟是夢境抑或事實，也不知究竟發生什麼事。眼前歷歷在目的，是方才目睹心愛的情郎口吐鮮血那悽慘之狀，讓她不敢置信今夜的事實，但她仍是一路跌跌撞撞地狂奔。

黑衣人身手極快，擊斃歐陽秀後趕緊急追而來，片刻之後，便即追上倉皇驚奔的江瑩，一個縱身攔在江瑩面前，江瑩失望地跌坐於地。

暗夜蕭風，月影孤寂，萬籟俱寂的夜色中，只聽得江瑩悽楚的哭泣聲，衣衫單薄，秀髮散落的江瑩，在月光映照下更顯楚楚可憐。只聽得傷心欲絕的江瑩，微弱的語氣哭泣問道：「爲什麼要殺我煙波山莊，爲什麼？」

黑衣人冷然無語，爲趕時間，全然不予同情眼前悽楚可憐的女子，一個反掌運勁，無情的右掌擊往江瑩天靈而去。

黑衣人掌風已到江瑩天靈三寸之前，江瑩絕望閉目面對死劫，電光石火之間，一股宏大的手勁抓住黑衣人手臂，以致那黑衣人動彈不得，隨即內勁氣發，將黑衣人震出數步之外。

江瑩雙眼睜開，立在眼前的正是一位玉樹臨風，氣宇軒昂的書生。那書生修長英挺的身軀，面如冠玉，一身素雅青袍，烏髮飄然，皓月長空下挺然而立。那黑衣人因被人所阻，心下生怒問道：「你是何人，爲何插手？」

月光之下，只聽得那書生瀟灑回道：「玉峰派，洛玉波，路見不平。」

那黑衣人方才被他氣震數步，心想：「玉峰派，怎沒聽過此派門，方才震我之力，此人必是絕頂高手，武功可能在我之上。今夜搜索任務不可有失，我看還是先回煙波山莊再說，只好讓此女逃脫了。」於是，黑衣人盤算眼下勝算難料，遂放棄追殺江瑩，縱身離開，急急趕回煙波山莊。

黑衣人回到煙波山莊後，趕緊回到江天雨書房與另一黑衣人會合。另一黑衣人方才在江天雨書房內尋得一個木盒，打開那木盒一看，果有一顆明珠，心下大喜，收入懷中後，搜遍山莊內的大小家丁婢女，盡數殺人滅口，見同伴回來便說道：「東西已得，趕緊離開。」

兩人相互點頭示意後，關上書房房門，隨即躍上屋頂，揚長而去，徒留黑夜染血的煙波山莊。

黑衣人離去之後，江瑩絕處逢生，逃過死劫，卻因驚嚇過度暈厥而去，躺泊於暗夜之中。洛玉波無奈只得抱起江瑩，在暗夜荒郊中走了數十里路，尋到城中一處客棧暫宿。

翌日午時，洛玉波發覺江瑩仍陷昏迷，探其額溫竟是高燒，全身發燙，洛玉波趕忙到城中請個大夫來診治江瑩病情，大夫則開了帖藥方讓洛玉波前去抓藥煎服。

得了藥方後，洛玉波速往城街藥鋪抓藥，並商請藥鋪掌櫃派個人手，陪同他前往客棧煎藥，以便救治江瑩。藥鋪掌櫃正因忙碌，本無人手可前往幫忙，但店內一位約莫十二歲左右的小女孩，髮紮兩條細辮，一雙柳眉靈眼模樣可人，向掌櫃說道：「舅父，我陪這位大叔去好了。」

藥鋪掌櫃回道：「那可得先去問問妳爹，不然有個什麼差池，我可不好對妳爹娘交代。」

洛玉波聞言說道：「掌櫃放心，客棧只在前方不遠處，洛某保證一定護衛小姑娘安全。」

小女孩回道：「大叔您等等，我先進去稟告爹爹，免他擔憂，您先稍後。」轉身進入後堂向其父稟告後，經其父允准，小女孩便陪同洛玉波前往客棧。

那小女孩陪洛玉波來到客棧後，便即備了煎煮之具熬煮那帖藥材，只見小女孩專注熬煮著，洛玉波一旁憂心無語，擔心江瑩病情惡化。

小女孩見洛玉波面有憂容，關心道：「大叔，我看您很擔心夫人，可否請問夫人得了什麼病症讓你如此憂心？」

洛玉波聽她此問，卻輕笑一聲說道：「小姑娘，她不是我夫人，我與她素不相識，只因昨夜她遭人追殺，我順手爲她解圍，但她卻暈厥不醒，我現憂心的是她高燒不止該如何是好。」

小女孩羞愧說道：「眞是抱歉，誤會您了！不過大叔您眞是俠義心腸，這大姐姐還好遇見大叔，否則在這亂世之中，若是遇上蒙古人，後果可就不堪設想了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小姑娘，看妳年紀尚小，卻知這亂世紛擾，眞是懂事。在下洛玉波，請問小姑娘如何

稱呼？」

小女孩說道：「洛叔叔，我姓孫，名羽珊，常聽爹爹及大人們提及蒙古人欺壓百姓，因此在這世道混亂之下，性命也就格外不值了，所以大姊姊遇您搭救，實是幸運呀！」

洛玉波訝異孫羽珊如此年紀，竟可理解這家國社稷之事，說道：「羽珊實在年幼懂事，將來一定是個才女。……對了，爲何藥鋪掌櫃說店裡忙碌，卻允許小姑娘妳前來？洛玉波方才實有疑惑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洛叔叔有所不知，羽珊家居距此約莫二十里之沛坡村，非本地之人，藥鋪掌櫃乃羽珊舅父，遇店內較爲忙碌期間，爹娘便會前來幫忙舅父。羽珊對藥理醫術頗有興趣，常陪爹娘來到舅父藥鋪裡打雜，學點藥理經絡知識，洛叔叔要人幫忙煎藥，對羽珊而言自然小事一樁，便就自告奮勇前來了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原來如此……」

談話間藥已煎好，於是兩人便將湯藥端至江瑩身邊，洛玉波扶起全身發燙的江瑩，一口一口的餵她喝完那碗湯藥，孫羽珊一旁細心協助。而洛玉波對孫羽珊小小年紀如此懂事細心，心下著實讚嘆佩服。

協助煎藥後，孫羽珊本應回藥鋪而去，但她擔心江瑩湯藥雖已服下，此時仍是昏迷不醒，心想自己離開後洛玉波也不知如何煎藥，索性便暫時留下觀察江瑩病情，也好有個照應。數個時辰過後，江瑩雖仍昏迷，但高燒已退，洛玉波總算放心不少。

這時，見天色已近黃昏，孫羽珊憂心家人擔憂，又恐洛玉波不知如何照料江瑩，遂對洛玉波說道：「洛叔叔，天色已晚，羽珊怕爹爹見我未回而擔心，羽珊幫您再煎一帖藥，晚些讓這大姊姊服用，如果湯藥涼了再請客棧溫熱，明日羽珊再來探視病情。」

洛玉波見她如此熱心，感動說道：「羽珊，妳眞是熱心之人，將來誰娶了妳必是前世千修之緣。洛玉波在此先謝過妳的熱心協助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洛叔叔，您才令羽珊佩服，羽珊自幼敬佩古今英雄，爹爹常說蒙古統治中原以後，我漢人常受蒙古人鄙視欺侮，因此時下之人多懦弱畏縮不敢惹事，只是思盼英雄再起。您是自羽珊懂事以來，所見第一個俠義英雄，敢在這亂世紛擾之時搭救這位姐姐，又如此細心照料她，羽珊才眞是佩服您。」

洛玉波聽得孫羽珊如此讚佩自己，不由笑道：「羽珊姑娘，妳過誇了，我此番乃渡海西來尋訪親友，雖知蒙古人已統治中原，但無論它如何改朝換代，江山易主，無礙洛玉波處事爲人性格。人既有危，怎能不解；人既病弱，如何不助，此乃本性，若惹得什麼事什麼人，洛玉波自然擔得起。所以，眼前這位姑娘既是昏迷不起，洛玉波只得待她醒來康癒，才能放心離開。」

孫羽珊輕嘆一口氣回道：「這年頭，實難尋得像洛叔叔您這樣眞性情之人。……不說了，羽珊得趕緊煎藥，免得晚了爹娘擔心。」話畢便逕自繼續煎藥完後，準備告辭離去。



因緣會初授神功，喪情緣哭斷肝腸

洛玉波心下甚爲感謝孫羽珊，親送她至客棧門口，此時天色未黑，突見客棧門口三個蒙古大漢，正圍著一位約莫十二、三歲左右的少男，似要索討少男手中之物，但那少男堅持不給。

片刻之後，那三個蒙古大漢強搶少男胸前一個玉珮，少男將玉珮緊握掌中，死命不放，三個蒙古大漢便將那少男毆打在地。那少男顯已受傷，但三個蒙古大漢並不放過他，正要以腳踢他後腦，倘若一腳落下眞是踢中後腦，那少男非死也必定重傷。

孫羽珊在客棧門口赫見此景，當下驚恐大喊：「住手，不要再打，住手！」

孫羽珊才開口喊出「住手」兩字，那三名蒙古大漢其中一名，大腳正往那少男後腦踢落之際，一陣急風而過，只聽得碰的一聲，那名蒙古大漢竟右腳折曲，左腳站立不穩而跪在那少男面前。另兩名蒙古大漢驚呼怒道：「你是誰，膽敢插手。」

原來一聽孫羽珊大喊，洛玉波料想那少男應是孫羽珊友人，立即疾馳而前，提腳踢折那大漢右腳。這時，洛玉波對那蒙古大漢回道：「玉峰派，洛玉波。」

另外兩名蒙古大漢見來者只是一個俊雅書生，輕視喝道：「小子你不識好歹，敢得罪我蒙古人，你是活得不耐煩了，今天不給你點顏色瞧瞧，你不知天高地厚。」話畢，兩人同時一拳擊往洛玉波而來。

然洛玉波何許人也，豈是兩名非練武的尋常蒙古人可敵，那兩人不自量力，一拳使勁擊向洛玉波，只見洛玉波單手一個反掌，半握掌心，掌腕飄動，一式「雲轉峰迴」破風而出，兩名蒙古人瞬間被擊飛跌落於十步之外，倖洛玉波並無殺人之意，出掌未運氣勁，因而兩名大漢只是跌傷，並無性命之憂，起身之後，三名蒙古大漢抱頭鼠竄而去。

孫羽珊急忙將那少男扶起，心有不捨說道：「傷得如何，疼嗎？」

那少男起身拍拍身上塵土說道：「胸口有些疼痛，但還好無大礙。」

孫羽珊深情握住少男手腕，溫柔說道：「你怎會來此，那些蒙古韃子又爲何欺負你呢？」

少男回道：「我到藥鋪尋妳不著，孫伯父說妳來幫助人家煎藥，我在藥鋪等候許久見妳未回，憂心妳有閃失，問妳舅父妳往何處後，便一路來此尋妳。豈知這群可惡的蒙古韃子，見我胸前家傳玉珮珍貴，想要索討，我自然不給，硬來搶奪。」

洛玉波聞言，見這對少男少女之言行舉止，足顯兩人感情甚篤，於是問道：「小兄弟，冒昧請問羽珊姑娘是你何人，你對她似乎甚爲關愛。」

少男回道：「只顧著與羽珊說話，卻還沒謝謝叔叔相救，眞是抱歉！感謝叔叔方才出手相救。羽珊與我從小青梅竹馬，是我未婚妻。因孫伯父憂心羽珊外出未回，所以我便趕緊來尋她行蹤，卻遇那些人挑釁，方才幸得叔叔相救，否則恐怕傷重難免。」

洛玉波笑道：「看來小兄弟也是重情之人，與羽珊姑娘看起來著實登對，果然是佳偶天成呀！」

這時，孫羽珊說道：「洛叔叔，你趕緊先去看看大姊姊，免得大姊姊醒來無人照料，我也得趕緊回家以免爹娘擔憂。我們先行告辭，明日再來探視大姊姊病情。」

洛玉波本要送他倆回藥鋪，但孫羽珊堅持與少男作伴同回，並請洛玉波回去照料江瑩，自與那少男匆匆離去，快步奔回藥鋪。

江天雨回到煙波山莊，見山莊大門開啓未閉，心中滿懷疑惑踏入山莊，見門庭似有打鬥痕跡，心覺不妙之際，赫見數步之處歐陽秀躺於血泊之中。一見眼前歐陽秀死狀，江天雨不敢置信，哀悽說道：「怎會這樣，怎會這樣，發生什麼事！」隨即轉身對隨身的三少武雲說道：「武雲，你趕緊去查探其他地方，看俊兒及瑩兒何在。」

江天雨探歐陽秀已無鼻息，全身冰冷僵硬，應是死去多天，江天雨撫著他身軀，傷心滴淚，突見地上兩個血字「臂火」，顯是歐陽秀死前用最後一口氣寫下的線索，於是江天雨心想：「臂火，……這字難道是秀兒所寫，是何意義？」

正當江天雨恍神之際，武雲匆匆來報，神情驚恐說道：「義……父……，大……哥，大哥也遇害，莊……內……所有家丁，全……全部遇害。」

江天雨一聽噩耗驚跌在地，眼神惶恐，神情慘白，顫抖問道：「那……那……那……瑩兒，瑩……兒呢？」

武雲回道：「義父，我搜遍莊內上下，卻不見大小姐，不知去向。」

江天雨起身後，身形不穩，渾身顫抖的前往羅俊陳屍之處，來到書房門口，見羅俊倒臥於地，死未瞑目，江天雨來到羅俊身邊，用手闔上羅俊雙眼，哀傷泣道：「俊兒，俊兒，怎會這樣，怎會這樣！」江天雨一時難以置信，哀號不已！

驚魂甫定之後，江天雨苦思不解究竟煙波山莊與何人結仇，疑惑爲何家丁及羅俊均死於書房門前。此刻……，江天雨突然想起一事，便起身推開書房房門，果見書房內東倒西歪，顯是遭人搜索過之痕跡，江天雨趕緊將左牆架上一個櫃門打開，取出一只木盒，打開後赫見盒內空無一物。這時江天雨總算知道煙波山莊染血的主因，只聽得他口中喃喃說道：「月靈珠，竟是月靈珠惹的殺身之禍。」江天雨呆坐書房良久無語。

隨後，江天雨找來傷心欲絕的夫人商討此事，江天雨對夫人說道：「這江山使命，實非我江天雨所能成就，反致我家破人亡，我想改日邀集部分武林人士，告知這日、月、星珠之江山使命，以便武林人士自去尋找，這也是我所能做的了。」

江夫人回道：「也好，我們既無能力完成這使命，也該公諸於世，讓有緣之人完成這使命，以雪復我大宋江山。」

兩人商議已定，次日遂命武雲料理眾人後事，並打探江瑩行蹤，但卻是毫無任何訊息。

話說孫羽珊離開客棧後，翌日上午，又與那少男一同前往客棧探視江瑩，但江瑩因驚嚇過度，且於逃命過程數度撞傷，因此歷經兩夜仍未清醒。洛玉波見孫羽珊與那少男來到，急忙對孫羽珊說道：「羽珊姑娘，這可如何是好，這姑娘仍未清醒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洛叔叔，以後您還是叫我羽珊就好。至於大姐姐病情，請洛叔叔莫憂，這大姐姐乃受驚嚇而昏迷，羽珊昨日回去與舅父請教後，舅父抓了幾帖藥來給大姐姐服用，我這就去煎藥，或許對病情有助。」話畢便趕緊前去準備煎煮藥方。

等候之時，洛玉波對那少男問道：「小兄弟，昨日見你被那三名惡漢欺負，生命已是萬分危險，卻仍緊握手中之物，不畏強勢，著實骨氣不小呀！」

那少男似有羞愧樣回道：「讓洛叔叔見笑了，實不相瞞，那玉珮乃娘親交給我的祖上傳家寶，我怎能讓它在我手中失落。那些蒙古無賴著實可惡，專門欺壓漢人，我恨不得早日長大將他們打得落花流水。」

洛玉波笑道：「長大了便能將他們打得落花流水！那可不一定呦，你爹能夠將那些無賴打得落花流水嗎？」

那少年皺眉苦笑回道：「不能，爹沒有練武。」

洛玉波微笑道：「是呀，沒有武功怎能將那無賴打得落花流水，怎能保護你未婚妻羽珊呢？」

那少年聽洛玉波這席話，深覺有理，頓時默然無語，陷入一陣沉思，憂心自己如不練武，怎能在這亂世之中護衛家人周全。

洛玉波見他惆悵模樣，突然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哈哈，小兄弟，你怎麼啦，怎不說話了？」

少男回道：「深思洛叔叔之言有理，便想此事。」

洛玉波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怎麼稱呼？」

少男回道：「顧著聊天，忘了自我介紹，洛叔叔，我姓李，名玄揚，家居離此約莫二十多里路的沛坡村。」

洛玉波道：「沛坡村！昨日羽珊也說家住沛坡村，你倆同村。」

李玄揚道：「是的，家父與孫伯父乃世交，又是鄰居，我與羽珊從小青梅竹馬，自幼便有婚約。羽珊這次隨她雙親來舅父藥鋪幫忙，孫伯父邀我同行來此玩玩，所以便一同前來，預定明日黃昏便要回沛坡村了。」

洛玉波聽他明日便要回鄉，突然心中盤算打量片刻，說道：「玄揚小弟，我見羽珊乖巧懂事，仁心善良，又見你骨氣不凡，對羽珊如此重情，你倆與我有緣，爲讓你日後得以護衛羽珊，我教你幾招防身武功招式，並授你幾式口訣，日後你勤加鍛鍊，定可防身不受欺負，如何？」

李玄揚聞言欣喜不已，說道：「當然好！玄揚在此謝謝洛叔叔。」

洛玉波笑說道：「玄揚，雖只是幾式防身招式，那可是我玉峰派絕學『迴雲十二掌』的入門招式呀！因此，一時之間你恐難熟練，但謹記口訣，日後勤於鍛鍊必當有成。」

便在此時，孫羽珊藥已煎好，端進房內，洛玉波便告知孫羽珊欲趁他倆未回沛坡村前，趕緊教授李玄

揚幾式武功。於是便由孫羽珊餵食江瑩湯藥，洛玉波則至房門外客棧中庭，傳授李玄揚「迴雲十二掌」之前三式。

孫羽珊獨自一人在房內照護江瑩，突見江瑩緩緩睜開眼睛，眼神似乎呈現呆滯模樣，孫羽珊見狀立刻說道：「大姐姐，妳終於醒了，太好了。」

江瑩氣虛無力，低聲緩緩問道：「這是……哪裡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這裡是客棧，妳暈倒了，洛叔叔救了妳。」

江瑩聽孫羽珊此言，意識漸漸清醒，想起那夜被追殺情景，不由臉上開始呈現驚恐表情。

孫羽珊急忙打開房門大喊：「洛叔叔，大姐姐醒了。」又立刻回到江瑩身旁。

江瑩垂淚輕聲喃喃喊道：「俊哥、二哥，在哪裡。俊哥、二哥，在哪裡。」

孫羽珊不知她口中所言俊哥何人，一時也不知如何應答。這時洛玉波與李玄揚已進入房內，來到江瑩身邊。

洛玉波說道：「姑娘，妳醒了，……現在感覺如何？」

江瑩眼神疑惑看著洛玉波，回道：「你是……我想起來了，那日是你，是你將那蒙面人退走。……對了，是你救了我。……你知道俊哥、二哥還好嗎？」

洛玉波搖頭說道：「姑娘，那日黑衣蒙面人離開後，現場只有妳一人，我不知妳家住何處，夜裡也不

知去處，抱妳走了數十里方至此城客棧，只好在此暫住休養，卻不知妳昏迷這麼久，故洛玉波實不知妳口中所言之人如何。」

江瑩欲起身，卻無氣力，哭泣說道：「我要回山莊，我要趕緊回去看看俊哥及二哥是否安好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大姐姐，妳現在身體虛弱，得先休養一下，否則沒有氣力。」

江瑩自知此時自己無力起身，只好躺臥淚泣，不由回想那夜親眼目睹羅俊口吐鮮血及歐陽秀挺身護己之情景，一心懸著羅俊及歐陽秀生死，只能垂淚無語，一旁三人見了不忍鼻酸。

由於時近黃昏，同樣爲免家人擔憂，孫羽珊與李玄揚只得先行回藥鋪，只剩洛玉波與江瑩獨留房中。

此刻江瑩心情尚未平復，仍在被窩中哭泣，洛玉波無從安慰，只是一旁靜默無語。數個時辰之後，夜幕低垂，江瑩總算心情較爲平復，見洛玉波一人獨坐無語，遂開口輕聲問道：「公子，請問尊姓大名？」

洛玉波簡短回道：「洛玉波。」

江瑩說道：「洛公子，我已昏迷多久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那夜我扶妳到此，今夜已是第三夜了，卻不知妳家居何處，無從送妳回去。」

突然，江瑩冷咳數聲難停，洛玉波並不忌諱男女授受不親，來到床邊掌心貼她後背，一股暖流瞬間注入體內，江瑩立即止咳。

咳聲歇止後，江瑩繼續低聲問道：「這幾日都是你照顧我麼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是，既然救妳，卻見妳昏迷不醒，只好等妳醒來送妳回家，洛玉波方能心安。如今，妳既已清醒，明日若有體力，我便送妳回去，只是不知姑娘家居何處？」

江瑩回道：「我住煙波山莊，名叫江瑩，先謝過洛公子救命之恩！但……我現在最擔憂之事，乃煙波山莊情形！拜託公子可否帶我回煙波山莊？」

洛玉波聞言回道：「我實非本地之人，路經此地卻遇見妳，我也實不知煙波山莊距此多遠，明日我再向客棧小二詢問煙波山莊位於何處，妳若體力恢復我會立即送妳回去。夜已深，妳早些休息吧！」

這一夜，江瑩輾轉難眠，心所牽掛終是煙波山莊及羅俊生死。

次日上午，孫羽珊及李玄揚依舊來到客棧探視江瑩，並多帶了幾帖藥材。這時的江瑩因一夜未眠，清晨方才入睡，故孫羽珊及李玄揚來到之時，江瑩尚未甦醒。

又李玄揚與孫羽珊午後便要回沛坡村，便將手中藥材交給洛玉波，孫羽珊並將煎煮方式再向洛玉波說明一次，隨後辭別洛玉波說道：「洛叔叔，有機會可到沛坡村找我與玄揚，我請娘親燒幾道好菜招待洛叔叔。」

洛玉波欣喜說道：「好，羽珊、玄揚，他日洛玉波再來中原之時，必當前往。還有，玄揚切記我話，好生鍛鍊自己，日後好保護羽珊喔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一定好好鍛鍊，洛叔叔，後會有期。」

於是孫羽珊與李玄揚便辭別了洛玉波，回到藥鋪與孫父及孫母一同回沛坡村。

江瑩醒來後，房內不見洛玉波，但自己體力已漸恢復，於是慢慢坐起，接著雙腳著地，正要起身下床行走，豈知身體力勁落於雙足之時，一個劇疼右腳登時虛軟，整個人跌落於床下。原來那日黑衣蒙面人追趕時，江瑩一路跌跌撞撞狂奔之時，不慎失足右腳折傷，因昏迷數日未曾行走，洛玉波根本不知江瑩右腳折傷。

這時，洛玉波推開房門，見江瑩躺坐床下，急忙將她抱起。江瑩突見洛玉波近身將自己懷抱而起，心下一羞，卻又不知如何拒絕，只好任由洛玉波行事。豈知那洛玉波抱起江瑩之時，身手俐落，氣度瀟灑，毫不畏縮男女之親，一個瞬間已把江瑩扶回床上躺坐著。

洛玉波不以爲然地說道：「姑娘，妳既無體力，何不先休養身體，再做打算。」

江瑩無奈慚愧回道：「我……，我右腳受傷，無法支撐，才會不小心跌落。」

洛玉波疑惑說道：「右腳受傷，這我倒是未察覺，那日見妳昏迷只將妳抱回客棧，卻不知妳腳上有傷。我來看看……」

一個俐落身手，洛玉波已將江瑩裙襬撩起至膝，手推腳踝受傷之處，江瑩見他撩起自己裙襬，更是臉紅而羞，而當洛玉波手推腳踝之時，江瑩竟是疼得哇哇大叫。只聽得洛玉波喃喃說道：「不好，腳骨折傷。」接著對江瑩說道：「江姑娘，妳這腳骨折傷，洛某雖可將妳腳骨接好，但須抓個方子敷以藥膏治

療，約莫十多日方能行走，恐怕，這一時半刻卻無法送妳回家了。」

江瑩回道，面有憂容說道：「十多日……，不知現在山莊如何，俊哥如何？」

洛玉波道：「方才我已打聽過，妳所提煙波山莊在此城南約二十里之處，前去需數個時辰，本想妳今日體力如有恢復，便送妳回家。可現在妳卻右腳傷重無法行走，一路顛簸恐更加重傷勢，依我之見，只好等妳腳傷初癒後，洛某再送妳回去了。」

江瑩心想，自己右腳完全無力支撐，也只好無奈等腳傷初癒再說了。

隨後，洛玉波至藥鋪買回跌打損傷藥膏後，讓江瑩端坐床上，抓起江瑩右腳踝，正要幫她接續骨折之處，只聽得洛玉波道：「忍著，疼痛無比。」話畢，江瑩尚未有心理準備，洛玉波一個前扯後推，江瑩疼得哇哇大叫，雙目垂淚，洛玉波卻已將骨折之處接好，並將藥膏塗抹江瑩雙腳，手腳相當俐落。

江瑩見他專心塗抹及包紮傷處，心想此人氣質不凡，這幾日卻這樣辛勤照料自己，心中不知洛玉波之意，便問道：「公子，您爲何救我，又對我如此照顧？」

洛玉波繼續專心包紮著，回她話道：「路見不平，本該互相扶助。而妳傷勢未癒，親人又不在身邊，我既見妳危弱，如何棄妳不顧。等妳傷癒送妳回家，洛玉波自然無愧於心。」

江瑩回道：「江瑩先行謝過公子，待回煙波山莊，再請爹爹好好答謝公子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答謝就免了，洛玉波行事順心而爲，妳要謝我，洛玉波自然接受，但要說答謝可就免了。」

江瑩依舊看著洛玉波爲自己包紮傷處，心中卻想著怎有如洛玉波此等灑脫率性，卻又古道熱腸之人，也暗自慶幸若非此人，自己早已香消玉殞。

由於江瑩歸心似箭，在洛玉波照料下，江瑩也乖乖聽從洛玉波之言休養，儘量讓自己右腳骨傷處儘速癒合。果然過了九日之後，江瑩右腳已能下床行走，洛玉波便問了路，送江瑩回煙波山莊而去。

話說煙波山莊眾人後事料理完後，武雲到處打探江瑩行蹤，卻無任何訊息。

數日之後，武雲正要出門再去打探江瑩行蹤，門前一輛馬車停了下來，武雲疑惑之際，突見車內一位書生下車後，由車內抱著一位姑娘下車，武雲一眼瞧見，當下驚喜喊道：「大小姐，是大小姐，妳回來了。」急忙向莊內大喊：「義父，義父，大小姐回來了，大小姐回來了！」

洛玉波扶著江瑩，緩步走入煙波山莊，入門之時，江瑩一臉驚恐的看著門庭四周，似乎回想起那夜之事。這門，是最後歐陽秀護她而推她離去之處，此刻她心下急切想知歐陽秀那日安危如何，急忙問道：「武雲，我問你，二哥呢，二哥可安好？」

武雲聽她此問，不禁紅了眼眶，尋思：「大小姐難道不知煙波山莊發生何事，她既不知二哥已死，定然更不知大哥已亡，該如何告訴她實情呢？」

江瑩見他不語，更是心慌急問：「武雲，我問你話呢！二哥呢？」

武雲支吾回道：「大哥、二哥，他們，他們……」

這時江天雨聽聞武雲大喊江瑩已回，與夫人急忙趕到前庭，一見江瑩，江天雨紅了眼眶呼道：「瑩兒，瑩兒，是瑩兒，果真是瑩兒！」

一見江天雨，江瑩大呼道：「爹……」一個快步，顧不得自己腳傷尚未痊癒，衝上前緊緊擁抱江天雨，江天雨則緊緊抱住他視為生命的掌上明珠。這一分離，恍如隔世，自那日回煙波山莊見羅俊、歐陽秀雙雙死去情景，江天雨心想未見女兒蹤影，應是凶多吉少，以為今生再也見不著江瑩。如今，活生生的江瑩回到他眼前，他緊抱著女兒，雙目垂淚，心中無限激昂，這是一個父親最大的企盼與寄託，他可以捨棄所有一切，但是卻不能失去自己女兒。

江瑩涕淚縱橫的說道：「爹，女兒回來了。」

江天雨擦乾眼淚，見洛玉波英挺之姿靜立一旁，問道：「瑩兒，這位壯士是？」

江瑩回道：「爹，他叫洛玉波，女兒性命便是他所救，女兒傷重蒙他照料數日，所以今日方回山莊。」

江天雨聞言，急忙拱手鞠躬說道：「在下江天雨，多謝壯士相救我女，大恩大德畢生難忘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莊主無須多禮，洛玉波只是路過，路見不平乃人之常性，莊主無須掛念於心。」

江瑩又急忙問江天雨道：「爹，俊哥呢？二哥呢？那日黑衣蒙面人侵入山莊，他們可好？」

原來江瑩尚不知當日羅俊、歐陽秀生死，而江天雨心想還是必須讓江瑩知情，於是嘆道：「瑩兒，為父那日回莊後，見山莊……見山莊慘不忍睹，而且，羅俊……與秀兒，……都已喪命。」

一聲「喪命」，如晴天霹靂落於江瑩心坎，她顫抖低語說道：「喪……喪……命」，無法承受她至愛的羅俊已死，江瑩當場暈厥而去。

江瑩正要跌落於地之時，洛玉波風馳電掣的身影微動，一把抱住昏厥的江瑩，免得江瑩跌落於地，但江瑩卻受激過度，一時不醒。

洛玉波沉穩語氣問道：「莊主，江姑娘寢房位於何處？」

武雲忙回道：「洛大俠，大小姐寢房往此處，請隨我來。」匆忙引領洛玉波抱著江瑩前往寢居。

洛玉波將江瑩安置於床後，輕輕搖頭嘆道：「那一夜，她一昏迷就是三天；這一次，我實在怕……。筋骨斷傷，我能療治，但神智昏迷……我可真沒辦法！」

突然，洛玉波想起日前孫羽珊離去之時，帶了數帖藥方吩咐他如何使用，於是洛玉波打開行囊，將幾帖藥交給武雲說道：「快，快去煎煮一帖藥方讓她服下。」

武雲遂退下，趕緊吩咐新招募的家丁煎煮藥方。

此時，江天雨將洛玉波請至大廳招待，對洛玉波問道：「江某冒昧請問，不知洛大俠來自何門何派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我乃玉峰派掌門，洛玉波。」

江天雨聞言，疑道：「玉峰派……，洛大俠，恕江某寡聞，敢問玉峰派位於何處，江某少與江湖人士

打交道，僅知有五大派四幫門，但卻未聽聞玉峰派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我玉峰派非位於中原武林之境，莊主自然未曾聽聞。」

江天雨心生好奇問道：「非位於中原之境，敢問位於何處？」

洛玉波道：「莊主既有興趣，洛玉波便就自我介紹。玉峰派位於台灣島，地處閩東之海，中原人士稱其流求，但島上部分人自稱爲台灣。洛玉波先祖原居泉州，以討海爲生，一日外海捕魚之時風大船翻，一路漂流至台灣島，幸得島上之人救命，療養期間感於島上之人心純性良，古道熱腸，病癒後遂回鄉攜眷而來，定居於台灣島。其後，洛玉波遷居於玉山之巔，與山中部落結識爲友，並因緣際會習得一套劍法，後見玉山雲霧之變幻莫測，便自創一套『迴雲十二掌』。因此，爲將己身所學教居民健身防衛，遂創立門派，並嘆服島上『玉山峰』之雄偉壯麗，遂名玉峰派。」

江天雨細細聆聽，方知洛玉波乃練武之人，又問道：「洛大俠既居台灣，何故西渡中原，並於危難之時相救我女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洛某平日偶回泉州探視遠親，並結識多位好友，那夜本欲前往臨安尋找友人，因路程估算有誤，以致未及入城歇宿，因而暗夜賞月趕路。豈知行經附近之時，竟見一名黑衣蒙面之人正要擊斃江姑娘，洛玉波自然出手制止。」

江天雨聽他提及黑衣蒙面人要擊斃江瑩，當下心頭一凜，連忙起身再對洛玉波鞠躬深表謝意，語帶些許顫抖的說道：「洛大俠，容江某再對你致上最深謝意，若非你出手相救，恐怕……恐怕江某將失去瑩

兒！」

這時，來人通報江瑩已醒，江天雨及洛玉波兩人遂急忙前往江瑩房間。

江瑩見江天雨進房，放聲大哭道：「爹，俊哥，俊哥怎會……，人呢？人呢？」

江天雨撫慰她說道：「瑩兒，爹不知妳行蹤，已將俊兒及秀兒厚葬，讓他倆入土爲安了。」

江瑩泣不成聲，斷續說道：「牌位……俊哥牌位，……我……我要……去……上香。」

於是，洛玉波扶著江瑩，在江天雨引領下前往煙波山莊祠堂。

江瑩一入祠堂，映入眼簾的，正是牌位寫著「羅俊」兩字，江瑩雙腳無力當下虛軟，跪趴於地哭喊：「俊哥……俊哥……」其聲肝腸寸斷，呼天哀號，搶地而泣。

羅俊，乃戰亂流離孤兒，江天雨見他孤苦無依，收爲義子扶養成長，因羅俊懂事，江天雨甚爲疼愛，令他教導江瑩，兩人便日久生情，情感至深，並互許終身，江天雨本欲爲他倆舉辦婚事，如今羅俊竟暗夜魂斷，天人兩隔，教江瑩如何承受。

這時天色已晚，江天雨便留洛玉波在煙波山莊過夜，並命家丁準備豐盛佳餚答謝洛玉波，但席上只見江瑩失魂無語，黯然心傷，畢竟失去心所愛之人，終是生命中難以承受之事。

這一夜，江瑩徹夜難以入眠，迴盪腦海的是歷歷在目的羅俊身影，如今卻只剩伊人淚濕枕巾。江瑩心傷啜泣著，這時，忽見門外幾個黑影晃動，驚恐的江瑩突然大叫：「救命，救命。」

門外黑影一聽叫聲，立刻破門而入江瑩房間，見人舉刀便要砍殺。只見那人一刀舉起，卻突然聽見手骨折斷之聲，隨後一陣氣流波動，那人身軀竟莫名飛出丈外，當場氣絕身亡。

門外其餘黑影約莫有十個黑衣蒙面人，見同伴突然如此喪命，其中一人惱怒說道：「今夜務必不留活口，全部格殺毋論。」

這時，卻見一條冷然身影，步出江瑩房間，昂步而來，正是洛玉波。原來方才洛玉波一聽江瑩大叫，身影迅速進入江瑩房間，見那黑衣人舉刀正要砍殺江瑩之時，出手便致那黑衣人死命後，回身來尋其他黑衣人。

暗夜之中，只見洛玉波眉頭深鎖，不發一語，正是惱怒之至，那幾名黑衣人亦持刀劍上前圍住洛玉波。

爲首一名黑衣人大聲對洛玉波喝道：「今夜必不留你等活口，納命來。」話畢舞動手中金刀，其刀凌厲夾帶渾厚內力，招招逼命，實乃高手，刀鋒直逼洛玉波而來。

這時江天雨及武雲匆忙來到江瑩房門前，正見此景，江天雨隨即入房探視女兒，武雲則立於門前準備相助洛玉波。

洛玉波依舊冷然而立，雖不發一語，但見彼等黑衣人又闖入山莊驚嚇一次江瑩，洛玉波心中已定，必除此等賊人。見那刀鋒逼近之時，洛玉波身形微動，托掌凝氣，一式「捲雲秋風」，出手三招，左掌將那人手中金刀擊落，右掌夾帶擊天內力，一掌擊斃那人。

其餘黑衣人見狀，立刻舞刀上前砍殺洛玉波，洛玉波急挪身影，步走乾坤八卦位，雙掌錯動，氣凝於掌，氣流波動之際，見他由乾位步入離位，瞬間又旋動於艮位轉入坤位，身影飄忽之間，竟在數招之內擊斃賊人。由於洛玉波那掌勁具滔天之威，黑衣人全數氣絕當場。

將黑衣人撂倒之後，洛玉波隨即轉身步入房內探視江瑩，武雲見洛玉波如此身手，一陣驚呆之後，隨同進入探視江瑩。

只見江瑩渾身顫抖，驚魂未定，見洛玉波進門驚慌問道：「黑衣人呢，走了沒？」仍是驚魂未定模樣。

洛玉波安慰她回道：「江姑娘放心，洛玉波沒讓他們離開。」

江瑩更加顫抖急道：「沒離開，在哪裡，他們在哪裡？」

武雲這時回道：「大小姐請放心，全部被洛大俠當場擊斃。」

江瑩一聽此言，心中雖仍驚恐，但心下稍寬。

武雲繼續說道：「洛大俠武學造詣十分驚人，功力數十倍於我，那掌勁明明未提眞氣，卻能在倉促之間一掌致命，實在令人佩服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要讓我洛玉波生怒不易，但我好不容易等到江姑娘清醒送她回家，這幫人竟又來驚嚇於她，洛玉波既已生怒，手下絕無留情。」

這時江瑩驚魂甫定，見江天雨一旁默然無語，若有所思，問道：「爹，您在想什麼？」

江天雨回過神後回道：「那黑衣人既奪我月靈珠而去，又回來做甚。且爲父自回山莊後，並未有黑衣人闖入，卻在近日發帖邀約五大派後，黑衣人便又闖入山莊，且此次目的乃爲滅我煙波山莊不留活口。經我細想，必是不讓我透漏日月星珠之訊息，故想滅口。真若如此，這指使之人是何用意，又是何人？⋯⋯對了，雲兒，你去查明那幫人身上有無留下任何訊息。」

於是武雲隨即查探黑衣人身上，果然發現其身均有一鐵牌繫於腰間，牌上寫著「天道門」，武雲立刻回報江天雨。

江天雨聽聞死者乃天道門後，心想：「看來這月靈珠應是被天道門劫去，天道門又如何知我有月靈珠，此事著實令人納悶！我既無法完成匯聚三珠開啓乾坤門，無論如何必須將這消息告知武林正派人士，否則如落於蒙古人手裡，恐後患無窮。」

但江天雨心中又擔憂自己如前往襄陽城密會五大派時，江瑩孤身安危問題，遂對武雲說道：「雲兒，六日後爲父要前往襄陽城密會五大派，你留山莊保護瑩兒。」

江瑩聞言說道：「不可，爹爹不可獨自前往，武雲一定要陪您前往，以護衛爹爹安全。」

江天雨鎖眉對江瑩說道：「不，眼下不知何人要滅我煙波山莊，雲兒務必要留在莊中保護妳，不然爲父不放心。」

原來武雲乃煙波山莊武功最高者，當年江天雨本雇請武雲當保鑣，因武雲忠心護主，瞻前顧後的護衛江天雨，江天雨也收他爲義子，自此之後，武雲對江天雨更是以命相護。而江天雨憂心江瑩腳傷並未痊癒，長途跋涉於傷不利，又憂心煙波山莊恐再遭襲，因此才決定讓武雲留下保護江瑩。

正當兩人爲武雲爭執之際，洛玉波開口說道：「江莊主，你自與武雲前去，江姑娘有我護衛，你大可安心。」

江瑩聽聞洛玉波此言，內心突不知是感動還是歡喜，畢竟自那日蒙洛玉波相救之後，只要洛玉波在身旁，她幾乎不會感到恐懼，但自己是黃花閨女，又怎讓一個外人留下照護自己，一聽洛玉波願意留下護衛山莊，內心自是矛盾萬分。

江天雨說道：「洛大俠，瑩兒已勞煩你多日，豈敢再勞煩你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如江莊主所言，洛玉波既已勞煩多日，也不差多勞煩幾日，只是恐得吃你山莊，住你山莊一段時日，怕你介意。」

江天雨笑道：「哈哈，江某乃好客之人，如洛大俠不棄山莊鄙陋，要吃住幾日都是江某榮幸。既然洛大俠願意協助煙波山莊，江某感激不盡。」

眾人商議已定，數日之後，江天雨便在武雲護衛之下，前往襄陽城，洛玉波則暫留煙波山莊作客。



五派暗會三珠密，黃山掌門得英才

這時，江瑩腳傷已然痊癒，元氣也已復原，但羅俊之死對她衝擊甚大，終日以淚洗面，心中難以走出死別陰霾。洛玉波見她心傷，自知多言無益無須打擾，便自行在江天雨書房閱讀古書。

這日眾人享用晚膳之時，江母無心之下，命人準備一道「煙醺烤鴨」讓洛玉波品嘗，豈知這「煙醺烤鴨」乃羅俊生前最愛佳餚，江瑩一見之下，睹物思人，當下泣淚哽咽不能自已，晚膳難以下嚥，江母便命家丁扶她回房休息。

洛玉波晚膳用畢後，來到江瑩房間，見她仍獨自心傷，於是對她說道：「江姑娘，洛某見妳數日心傷，實因摯愛死別乃人生至悲，不該多言。但見妳心傷遲遲不能平復，今日洛玉波有一語建議於妳，望妳思慮。」

江瑩拭乾眼淚，慚愧說道：「江瑩慚愧，心傷難抑，讓公子見笑了。」

洛玉波道：「我看今後妳呼我洛玉波即可，我與妳相識已有數十日，妳這樣公子長短的稱呼，洛玉波實感彆扭。」

與洛玉波對話後，江瑩一時忘卻心傷，心情較爲平復，回道：「那這樣吧，你年紀約長我十歲，那我稱呼你洛大哥吧！而洛大哥如不介意，便跟爹一樣稱呼我瑩兒吧！」

洛玉波聞言，喃喃複誦說道：「瑩兒，瑩兒！」他想了一下，急忙應道：「不不不……這稱呼太親暱，洛玉波心生疙瘩，不習慣。……我看妳年紀足當我妹，稱妳小瑩好了！」

江瑩回道：「好，今後我叫你洛大哥，你叫我小瑩。對了，洛大哥，你方才有何話要建議我？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江姑娘，實話……」

江瑩連忙搶言道：「不是要叫我小瑩嗎？」

洛玉波自嘲笑道：「對，對，小瑩，一時尚未習慣。」

江瑩回道：「洛大哥無妨，久之便會習慣。不知洛大哥有何建議小瑩之語。」

洛玉波正色說道：「小瑩，洛玉波實話建議妳，也顧不得恭維之語。這羅俊已死，絕計無法復生，妳當忘卻過去，面向未來嶄新人生，方能告慰羅俊在天之靈。」

江瑩細聽，一時無語，因江母也數度如此安慰，但心愛之人頓時離去，江瑩終是難掩心傷。

洛玉波見她無語，轉身看著窗外說道：「人生無常，相識自是機緣，緣起之時，當把握當下率心而爲，勿錯良緣。若錯良緣之機，往往需付出渡涉水火、歷盡滄桑的代價，才能追回錯失的機緣；但即使如此，那若是生命的價值，也該用生命去追回。然緣滅之時，也該讓它隨風而去，任水而流，將那一瞬相遇的刻骨回憶永銘於心，而非眷戀。這便是洛玉波的涉世態度。」

洛玉波再回身看著江瑩繼續說道：「因此，我若羅俊，在此機緣已盡之時，見妳仍爲我黯然失魂，九泉之下必難瞑目；既因愛妳摯深，死後必望妳歡喜度日，不捨妳失志垂氣。……如妳在莊內終日睹物思

人，難忘舊人，那明日洛玉波帶妳外出賞景，教妳騎馬射箭。願與不願，心門開與不開，僅在一念，妳去思量。」話畢，見江瑩聞言卻獨望窗外明月，一陣愁思並無應語。

數刻之後，洛玉波見江瑩仍是獨望窗外無語，便自告退回房歇息。

夜裡，江瑩輾轉深思洛玉波之語，心想：「洛大哥之言有理，俊哥疼我愛我，必不捨我終日心傷淚泣，但實因莊內一景一物，彷如俊哥活靈身影，教我如何不睹物思人……，爲了不讓俊哥憂心，我確實應歡喜度日，免他黃泉之下爲我擔憂。」如此反覆思量著，江瑩入夢而去。

次日清晨，江瑩格外早起，先至祠堂爲羅俊上香後，步出祠堂，迎面往洛玉波方向走來。洛玉波初次見她臉上紅妝，一身白袍，氣質秀雅不凡，又見她臉上已無憂容，見洛玉波時嘴角竟泛起一絲微笑，並寒暄道：「洛大哥，早。」

洛玉波見狀當下佇立良久，注目訝然，疑惑問道：「妳今日一臉紅妝，莫非要外出？」

江瑩回道：「是呀！洛大哥你不是要教我騎馬射箭。」

洛玉波聞言恍然大悟，心想：「原來她是將我昨夜講的話聽進心裡了，我還以爲小瑩吃錯什藥！」隨即哈哈笑道：「好，好，別的洛玉波不會，騎馬射箭最是在行。走，今日便去。」

於是在家丁引領下，洛玉波至煙波山莊馬廄選了一匹白馬，再去削製木枝自製兩把彎弓及箭矢後，牽馬來至前庭，一把將江瑩抱上馬背後，自己隨即一躍上馬坐於江瑩後方，立即縱馬而去。

江瑩乃黃花閨女，出入均乘花轎或馬車，卻生平第一次與男子共馬而乘，江瑩一時心生害臊，但卻見洛玉波毫無男女生分，立即攬馬奔躍，自己也就無話可說。

來至一片綠野之處，洛玉波下馬並手執馬轡，以讓江瑩練習適應騎馬。

隨後，洛玉波引弓疾射，那真是百步穿楊，弓起、箭出、禽落，江瑩見狀瞠目結舌，連聲讚嘆，洛玉波並讓江瑩練習引弓技巧。

江瑩引弓正要射箭之時，慌張說道：「我不敢，洛大哥，我不敢射兔子啦，我會害怕！」

洛玉波聞言笑道：「我倒忘了妳是黃花閨女，恐怕連隻螞蟻都不敢傷牠，何況是隻兔子。不過這樣怎能練成射箭，射箭除可獵物，亦可防身。」洛玉波隨即思索一番後，說道：「那兔子如果是黑衣人，妳射也不敢！」

江瑩想起黑衣人的可惡恐怖，當下咬牙切齒引弓拉弦，箭矢疾馳而出，雖未能射中野兔，但已讓那黃花閨女克服心中障礙。

不久時至正午，洛玉波便生火烤了飛禽野兔充飢，江瑩本不敢食，洛玉波並不勉強她，只是對她說道：「小瑩，妳雖長期居於煙波山莊，但宜適應求生之力。畢竟月無常圓，偶有晴缺；日無常照，偶有陰雲，人之命運何嘗不是如此。懂謀生，學自立，今後妳爹才不致終日牽掛妳的安危。」

江瑩實不敢吃，但又覺洛玉波之言有理，遲疑回道：「這……，好吧！洛大哥，你既如此說我，那小妹來試試味道！」江瑩嚐後，雖覺那野兔味道鮮美，但心中難免疙瘩，吃了幾口充飢，不敢再吃。

江瑩並問洛玉波，說道：「洛大哥，你常在外如此烹調進食麼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我終日漂浪在外，如此已是稀鬆平常。在玉山峰上，常於山中獵食，已是習慣之至。」

江瑩說道：「對了，那日黑衣人闖入山莊之時，武雲直誇你掌勁未提真氣，卻能在倉促之間一掌致命，這是為何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此乃平日慣打山豬所練，也無原因。」

江瑩疑惑說道：「打山豬！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對，其實洛玉波自居於玉山之巔後，與山中部落好友一樣，食物來源多數是山林裡的飛禽走獸，尤以山豬居多，因此練就一擊致命掌勁。所以妳也該多練習練習射箭，無須近身拚搏，只要百步穿楊，一樣可以防身。」

江瑩回道：「好吧！我會好好練習啦！」

餐後兩人依舊練習騎馬射箭，偶而洛玉波載著江瑩縱馬飛奔，讓江瑩感受馬躍黃沙的速度感，直到日暮餘暉，兩人方回煙波山莊。

這一夜，江瑩入睡之前想著，今日在外，竟真未想起羅俊，心想總算能讓羅俊知道自己可以歡欣度日，免讓羅俊黃泉之下憂心。而由於白日奔波疲累，這一夜江瑩睡得甚為香甜。

如此一連數十日，兩人白日而出，黃昏方歸，在洛玉波陪伴下，江瑩除學會騎馬射箭之術外，更熟悉

野味烹調，且已不再如先前那般為羅俊傷悲，漸漸走出喪痛陰影。江瑩內心深處想著，或許真是洛玉波的豁達灑脫，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。

這時，江天雨在武雲陪同下，已來到襄陽城內，並前往「祥悅客棧」用膳，兩人點了幾道菜，正用食之間。

門外走進三人，尋了張方桌，各將手中刀劍平置，並各自坐妥後，向店小二點了幾道酒菜。

其中一位乃太陽門門人，名喚楊錨，對另兩名同伴說道：「這襄陽城今日甚不尋常，方才我見著劍雲派掌門郭雲天，及天目派掌門古琉軒，這兩人乃五大派之一的掌門人，怎在這同一時間來到襄陽城內，你們說是不是有什大事？」

另一人回道：「是不尋常！而且方才我聽見他二人言談之間提及日月星三珠，我看……定然與日月星三珠有關。」

一聽鄰桌之人提及日月星三珠，江天雨登時拉長耳朵細聽。

楊錨說道：「這武林早已盛傳日耀珠在綠林幫手中，但近日有一更為重要大事，與三珠有關之消息，你們可曾聽說。」

那兩人興致勃勃問道：「三珠消息……，楊兄不妨說來聽聽。」

這時店小二將酒菜端至桌面。

楊錨喝了口酒說道：「近日聽說月靈珠已出現蹤影。」

那兩人一聽月靈珠，急忙問道：「月靈珠，在哪?真有月靈珠。」

江天雨一聽自己失落的月靈珠消息，更是仔細竊聽。

楊錨乃愛炫之人，並未放低音量，昂聲說道：「聽說那月靈珠落入天道門許平手中，因此，不少武林高手正極力追搶。而且，聽說這許平也來到襄陽城中，這次劍門派及天目派兩大掌門來到襄陽城，我看必與此事有關。」

兩名同伴聞言點頭認同，於是三人繼續享用酒菜佳餚，楊錨則繼續向其他兩人張揚誇說有關月靈珠消息。

而江天雨竊聞楊錨之言後，心想：「今日五大派掌門受我邀約，確實有關三珠之事，但卻不是你等所言乃五大派掌門為追月靈珠而來，此事乃屬巧合，你等卻是誤會。」

又江天雨此行原為密會五大派，卻意外得知月靈珠消息，自己是否應去追尋明珠，心下著時矛盾萬分，尋思又想：「為此珠，斷送俊兒及秀兒之魂，又險喪瑩兒性命，雪復大宋江山之重任，實非我江天雨所能承擔。……算了，我只能將陸丞相交代有關三珠之遺言，告知武林正派人士，讓有緣者尋之以取天虹神劍，至於月靈珠失落，我就無需再去追回了！」

江天雨正思之間，忽然，客棧門口一陣刀劍聲，鏗鏘作響，拼鬥甚是劇烈，楊錨等三人及江天雨與武雲等人，分別付了酒錢，急忙往外探看。

門口正是兩名蒙古壯漢合攻一位身著道袍漢人，楊錨見狀喊道：「是許平，天道門的許平。」

楊錨是個愛炫好奇之人，一時好奇為看個清楚究竟，便踩上一處高處欄杆，以清楚俯觀那三人纏鬥之景。

此時兩名蒙古壯漢持刀上下圍攻許平，許平身手輕盈，舞動手中長劍抵禦，但那兩名蒙古人刀鋒凌厲，氣勢威猛，許平疲於抵禦，毫無進攻機會，顯居下風。

其中一名蒙古壯漢喝道：「快快交出月靈珠，免你不死。」

許平回道：「甭想，此珠乃我天道門辛苦奪來，怎能讓給你。」

江天雨一聽，心想：「果然是你天道門闖我煙波山莊，真是可恨至極！」江天雨本想命武雲上前向許平討問公道，但見許平正與蒙古壯漢交手，便未聲張。

而兩名蒙古人見許平不交出月靈珠，二話不說，揮刀而去，刀劍交鋒之間，光閃如虹，噹……鏘……數十招過後，許平手中長劍飛落，命在旦夕之際。

忽然，楊錨原站立於欄杆之上湊看熱鬧，一時站身不穩而腳底滑落，跌入戰局。

見有人躍入解圍，那許平一臉疑惑看著楊錨，心想：「此人是誰，為何救我？」

那兩名蒙古壯漢見楊錨躍入戰局，喝道：「你是何人，多管閒事。」

楊錨顫抖回道：「在下太陽門，楊錨。」

一名蒙古壯漢以為聽錯，喝聲問道：「你再說一次。」

楊錨便再朗聲回道：「太陽門，楊錨。」

那蒙古壯漢不由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羊毛，我以爲是我聽錯，你乾脆叫豬毛好了，還羊毛咧，不知死活，快閃開。」

楊錨聽他如此侮辱自己姓名，氣道：「你好沒禮貌，侮辱我名。」

蒙古壯漢喝道：「既然你想多管閒事，不差你這條亡魂。」舉刀便要往楊錨揮去。

楊錨急忙喊道：「且慢！且慢！」

蒙古壯漢急停手中大刀，問道：「有何遺言，快說！」

楊錨回道：「我是不小心從那欄杆上滑落下來，無意插手你們。」

那蒙古壯漢又氣又惱，又覺好笑，厲聲喝道：「快滾！」楊錨趕緊離開戰局。

這時因方才楊錨的插入戰局，許平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心想：「被這人無端攪局，眼下該當如何……，算了，趕緊離開再說吧！」於是許平拾起地上長劍，立時急速快奔而去！

兩名蒙古壯漢見許平疾馳逃離後，一時遲疑片刻，遂快步追趕許平而去，徒留現場圍觀的群眾，眾人也紛紛議論著原來這月靈珠竟在天道門手中，隨後群眾便一一散去。

見眾人離開後，江天雨對武雲說道：「眞是天道門闖我煙波山莊，奪我月靈珠，實是可惡至極！」

武雲心有怒氣回道：「義父，是否容孩兒前去追拿許平，奪回月靈珠？」

江天雨雖是恨極，但終是不願再惹武林事，便制止武雲說道：「免了，由它去吧！煙波山莊爲此珠付

出的代價，數十條人命，實在太大了。有緣者自會得之，雲兒，我們走吧！」

於是兩人自回客棧內，當晚並於客棧內歇宿。

翌日午時，祥悅客棧與往常般人來人往，並無異樣，只是西廂外側方桌，坐著一男一女，面相行裝似有不凡的江湖人物，正喝著茶酒，似在候人。

店內一名年約十八的落魄少年，衣衫襤褸，蓬頭散髮，面容饑黃，顯是多日未曾進食，正沿桌叫賣著「平安香水符」。

來到這西廂外側方桌一男一女旁，落魄少年依舊認眞地介紹所賣的「平安香水符」，說道：「大叔、姑娘，看看平安香水符，配在胸前可保平安，是否來一個？」

座中紅衣女子拱手作揖回道：「這位小哥，眞是抱歉，我們並無佩掛香符習慣，實在沒有需要。」

那紅衣女子身旁年紀略長的白袍道者，見這落魄少年雖是衣衫襤褸，面容饑黃，但觀其容貌濃眉丹鳳眼，眉宇間含藏英氣，卻有將才之姿。白袍道者眼神上下打良落魄少年一番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看你似已饑餓多日了。」

落魄少年笑笑回道：「大叔，所言正是，我正在籌措餐費。」

紅衣女子說道：「我們這有酒菜，兄弟何妨一同來用。」

落魄少年聽那女子說話之態頗有英氣，心下甚是欣賞，回道：「謝姑娘盛情，丘膺烙實因辛苦所攢銀

兩讓人竊了去，才無奈挨了這幾餐餓，再辛苦點攢錢便是。只是姑娘如此盛情，丘膺烙銘感於心，這『平安香水符』送一個讓姑娘配戴，保妳平安。」

紅衣女子起身說道：「這怎好意思，沒關係，我買一個便是。」

丘膺烙笑道：「姑娘，方才妳若買了，丘膺烙便收下妳銀兩。但此番乃丘膺烙誠心贈妳，除非妳不接受！」

聽丘膺烙此言，紅衣女子只好欣然接受，丘膺烙便將那平安香水符輕輕套在女子頸上，那一近距離的瞬間，丘膺烙突對那紅衣女子生起一股莫名的愛慕。

平安符套好後，丘膺烙說道：「願它保佑姑娘平平安安。對了，冒昧請問姑娘芳名？」

那紅衣女子回道：「我叫陽紫萍，謝謝你的平安符。」

一旁的白袍道者眼神觀察丘膺烙良久，見他已然挨餓卻不接受施捨，心中暗暗佩服丘膺烙的骨氣。

丘膺烙回身而去，向著鄰桌繼續推銷他的平安符。連續推銷了幾桌，有些客人也熱情的購買。

這時丘膺烙來到客棧中央，三名男子正飲著酒，見丘膺烙來到，丘膺烙尚未開口，一名男子便自行取了三個平安符，握在手中。

丘膺烙高興的說道：「願它保佑你們平安。」

那男子回道：「好。」便繼續喝酒與同伴閒聊。

丘膺烙說道：「這位大哥，三個平安符共三文錢。」

那男子卻耍賴回道：「錢，方才那姑娘你不是送她，我們的也用送的。」

丘膺烙和顏悅色說道：「這位大哥，眞對不住，那姑娘是我送的，但我這平安符是用來賣的，你們如不想買，還我便是。」

那男子喝道：「你不知死活。」隨後一掌擊往丘膺烙前腹。

丘膺烙一時措手不及，手中平安符全數撒落於地，他忍氣將那撒落的平安符撿起，並再向那男子冷冷說道：「你們如不想買，平安符還我！」

那男子以爲丘膺烙應會就此轉身離開，豈料竟又來要回平安符，當下惱怒道：「小子，你眞的不知死活。」話畢，一掌又擊往丘膺烙，丘膺烙閃過那掌，那人見他閃躲，當下起身又是連環數掌，丘膺烙略有身手，左閃右擋一一避過。

那男子數招失手後，登時氣運於掌，絕招上手，瞬間將丘膺烙擊飛落地，震驚客棧內用餐之人。

那男子搶步上前，並將丘膺烙押回桌上，將丘膺烙之頭抵於桌面，怒道：「爺叫陳雄，快跟爺我賠個不是。不然，信不信讓你腦漿當菜餚。」見此情景，客棧內多數客人嚇得付錢速離。

丘膺烙怒目忍氣，並不回話。陳雄更是惱怒，手勁施力似要壓破丘膺烙項上人頭，氣道：「你小子很有骨氣嘛！快說，給爺賠個不是。」陳雄同伴一旁冷聲哈哈大笑。

丘膺烙仍不回話，陳雄惱怒至極，拿起桌上竹筷，使勁正往丘膺烙左腦刺去，說時遲那時快，竹尖將至腦邊卻被一柄長劍架開，正是方才那紅衣女子陽紫萍出手相救。

陳雄見陽紫萍，淫笑說道：「喲，小子，美姑娘來爲你出頭了，那好，爺順道帶回去給幫主當夫人好了，哈……哈……。」

陽紫萍鎖眉冷言道：「無禮之至！快放開他！」

陳雄邪惡笑道：「呵呵，放開他……，爺連妳也一起要。」話畢，陳雄一個搶步上前要抓陽紫萍，陽紫萍一個側身，長劍應式而出。

陳雄見陽紫萍身手不凡，不敢大意，放開丘膺烙，雙掌運氣，一個劈風之勢，掌風直逼陽紫萍而來。陽紫萍以劍破掌，劍影迷離，十數招之後，一個劍影誘掌，讓陳雄攻其右路，左路出其不意急攻陳雄右肩，陳雄中掌。陽紫萍趁機一個回劍，劍鋒正要抵住陳雄咽喉之際，一個老者擋於陳雄面前，雙掌合十將陽紫萍手中長劍緊緊夾住，令陽紫萍手中長劍動彈不得。

那老者乃陳雄同伴，見陳雄居下風立時出手相助。老者氣行於掌，一股冷流隨氣而出，震退了陽紫萍數步。那老者瞬間再轉動右掌，掌色翻紅，夾帶萬鈞氣勁急拍陽紫萍而來，正到陽紫萍胸前五寸之處，突然，砰然一聲。

正是陽紫萍同桌白袍道者出掌，與那老者雙掌相擊，兩人內力交會瞬間，老者掌氣由血紅轉爲冷冽，掌力似要催命。但見那白袍道者接掌之後，氣化兩儀，臉色輕然，神情自若，反觀老者漸露疲象，額冒冷珠。

那白袍道者本就無意交手，瞬收掌勁反震而出，將那老者震退數步。那老者氣血翻湧，咳了數聲，一

陣眩暈，站身不穩，卻未受傷。

白袍道者收勁化開老者掌氣後，說道：「血掌幫冰火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老者落敗心有不甘，哼的一聲，不屑說道：「哼！留名來？」

角落一桌坐著一人，隔桌朗聲而道：「血掌幫只知爲盜作惡，豈不識兩儀玄掌絕學，乃黃山掌門，陽平秋。」說話之人，正是華山派掌門，穆秋震。

陳雄狠話說道：「好個黃山派陽平秋，血掌幫會記得你。」

陽平秋冷目而視，回道：「將那三個平安符還給這小兄弟，陽某便不與你計較。」

陳雄見陽平秋眼神冷冽，便將三個平安符丟於地上，還給丘膺烙後，對丘膺烙撂話說道：「臭小子，還你便是，你現在有幫手，改天你瞧著。」隨後與另一名同伴扶著老者，轉身狼狽而去。

一旁華山派穆秋震掌聲來到陽平秋面前，說道：「面對冰火掌，接掌氣色不紅不喘，陽掌門武功果然名不虛傳，佩服佩服。」

陽平秋拱手作揖道：「陽某在穆掌門面前獻醜，事出緊急，不得已而出手。」

穆秋震轉身對丘膺烙說道：「平安符小兄弟，你遇貴人，不然遇上這血掌幫，那可是江湖上爲非作歹出了名的幫派，你十條命都不夠死。」

丘膺烙一身殘破，英挺趨前，向陽平秋及陽紫萍誠意鞠躬道：「丘膺烙謝過陽前輩及陽姑娘搭救之恩。」

陽紫萍嫣然回道：「這位小哥不必客氣，我爹已將那些個惡人驅走，現在你可好好賣你的平安符了！」

丘膺烙再次感謝過後，轉身離開客棧而去。

陽平秋雙眼凝視丘膺烙許久，直到他離去，心中似有所思。

這時，客棧東廂房之處，江天雨與武雲步出，來到陽平秋及穆秋震面前，拱手說道：「在下江天雨，久聞黃山派陽掌門、華山派穆掌門，今日得見真是榮幸。」

穆秋震回道：「閣下便是煙波山莊江莊主？幸會幸會。」

陽平秋道：「江莊主，幸會，不知江莊主邀約我等有何要事？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其他三派掌門已到，兩位掌門隨我來。」江天雨便引領陽平秋父女及穆秋震，一同前往東廂房內。

那東廂房內，席間正坐三人，乃劍門派掌門郭雲天、霍山派掌門玉霖雙，及天目派掌門古琉軒。

原來江天雨邀約時間爲午時，這三派掌門上午已到祥悅客棧，江天雨便邀請眾人前往東廂房入座茶敘。

江天雨請陽平秋父女及穆秋震入座後，便引言說道：「各位掌門人，在下煙波山莊江天雨，今日邀諸位掌門密會於此，實乃與江湖所流傳日月星三珠之事相關。」

劍門派掌門郭雲天道：「近年武林流傳『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』，莫非就是莊主邀請帖中所提之三珠？」

江天雨點頭回道：「郭掌門所言無誤，日、月、星三珠便是開啓乾坤門，取得天虹寶劍的關鍵鎖鑰。」

這時，天目派掌門古琉軒一聽天虹劍，便興致沖沖問道：「這天虹劍莫非就是岳飛將軍所持之佩劍『天虹』？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正是岳武穆將軍之佩劍！今日江某邀約各位掌門前來會商，便是爲此。」

古琉軒又問道：「數年前，綠林幫眾拾得一顆明珠，並留有『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』之偈語流傳江湖，但終究無人知曉其義，所謂『乾坤門』，又是何處？」

江天雨道：「這『日月星聚』所指便是日耀珠、月靈珠及星炫珠，只要匯聚三珠便能開啓乾坤門，乾坤門內便藏有天虹寶劍。至於古掌門所言之乾坤門位於何處，江某也不知曉。」

古琉軒聞言詫異問道：「不知曉！既不知曉，江莊主又如何邀約我等討論日月星三珠之事？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實不相瞞，江某原本持有月靈珠，但前些日子江某的月靈珠遭竊，殃及我煙波山莊上下人丁遇害，所以江某自知已無力獨自完成此江山大事。因久仰五大門派威名，便邀集各位掌門前來會商此事。」

原本黃山派掌門陽平秋對天虹劍未感興趣，但聽江天雨有關江山大事之言，疑惑問道：「江山大事，

日月星三珠如何涉及江山大事，江莊主不妨說來聽聽。」

江天雨嘆道：「這事情說來，是在三年前厓山海戰發生的數月前。」

一聽厓山海戰，眾人面色凝然，不由回想起三年前宋朝滅亡的最終戰役，連武林中人也由衷佩服陸秀夫及張世傑不屈異族的凜然志節。

江天雨則是繼續說道：「那時，宋室行朝準備自福建登船前夕，陸丞相與我乃故舊，臨行前特至煙波山莊，將自己所持的月靈珠託付予我，並告知『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』此言，託付我尋得其他明珠匯集後，再尋宋主以圖大事。」

此時，眾人正屏神凝聽，江天雨喝了一口茶，繼續說道：「陸丞相告知我尋得三珠，取得天虹劍後，並向星炫珠持有人探詢有關宋主的消息，持天虹劍扶持宋主，再現岳武穆神威，忠心護主以雪復神州。而依陸丞相所言，乾坤門的地點，便刻在三珠之上。由於當時陸丞相神情相當匆忙，告知我這些訊息，並交付月靈珠予我後，便匆忙離去。豈知數月之後，爆發厓山海戰之役，陸丞相爲不忍宋主屈膝折辱，負帝投海而死。」

一時，眾人想起厓山海戰的壯烈，仍是心情沉重無語。

江天雨又繼續說道：「當時，我心想宋主已死，如何再去尋宋主，又如何去雪復神州，本無意再去尋三珠。但後來江湖流傳三珠之事，江某又想起陸丞相臨終託付之事，卻不得不辦，爲免延誤江山大事，以致蒙古異族蹂躪之下，我大漢民族生靈塗炭，故自此之後，江某便時時留意打聽三珠消息。雖知目前日耀

珠已在綠林幫手中，但畢竟星炫珠杳無行蹤，故江某仍僅是低調查探星炫珠訊息。豈料，江某所持之月靈珠竟遭竊失落，昨日才確認落入天道門手中。」

華山派掌門穆秋震道：「天道門，江湖上鮮少聽聞此門派，不知是正是邪，落入其手中，將不知如何尋得。」

古琉軒道：「至少知道在天道門手中，總比星炫珠不知行蹤要好。」

一旁黃山派掌門陽平秋，憂心蒙族統治，說道：「既無法尋得宋主，江莊主，如今您有何打算？我等又如何協助？」

江天雨拱手說道：「各位掌門，江某實非武林中人，也不知如何處理江山大事，只因陸丞相於危急之時信任託付，又千託萬囑務必暗中行事，切不可落入蒙古人手中。如今，江某卻無力保住月靈珠以致失落，又險些自身家破人亡。江某心知無力完成此江山大事，又不敢張揚此事，故特密邀各位掌門告知此項消息，盼各位能協尋三珠開啓乾坤門，取出天虹劍，再看後續如何讓有德者持劍驅退蒙古人，以雪復我大宋江山。」

此時，陽平秋憂心說道：「這天虹劍削鐵如泥的神威，已是江湖上人人欲奪之物，如今又肩負著九五至尊的聖命，恐怕將惹來不少覬覦者的豪奪，看來未來的武林恐難平靜。」

古琉軒對天虹劍已是興緻萬分，主張說道：「既然江莊主託付我們武林正道五大門派，我等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，大家說是也不是！依我之見，不如各派暗自協尋，尋得三珠匯集者，自然可得天虹劍，各位

意下如何？」

眾人聞言，尋思片刻後，郭雲天回道：「眼下一時也無他法，雖知日耀、月靈兩珠分別在綠林幫及天道門手中，但如未尋得星炫珠，一切仍是空談。此事已非中原武林大事，更是關乎我漢族江山之大事，我等武林人士自不能置身事外。郭某願為江山盡一份心力，如有探得星炫珠消息，必邀諸位共商後事，以讓有德者號召天下共雪神州。」

陽平秋道：「我意與郭掌門同，陽某雖志不在江山大業，但事涉漢族存亡，不容有門派之別，陽某自也不能置身事外，也願盡此一份心力。」

眾人在天目派掌門古琉軒詢問之下，均表贊同，只有霍山派掌門玉霖雙，靜坐不發一語。

古琉軒鎖眉問道：「玉掌門不置可否，不知是否不苟同我等之做法？」

玉霖雙冷言回道：「我霍山派無意見，自無須多言，你等決定便是。」

眾人既表認同，古琉軒便朗聲說道：「既然各位均表贊同，那就請各派暗自協尋，如有尋得星炫珠，再議後事。」

於是江天雨拱手謝道：「感謝各位掌門願意協助，江某也算了一樁心事，免因江山大事誤在我手。」

眾人既已獲具共識，用膳完後便各自離去。而江天雨也總算卸下一樁心事，以免三珠之事常懸於心，並深恐自己延誤了江山大事。因此，此番密會之後，江天雨心情登時輕鬆不少。

這時，天色已近黃昏，陽平秋與陽紫萍離開客棧後，行經一處太清宮，陽平秋正要入內參拜太上老君，卻在廟旁遇見正午於客棧初識的少年丘膺烙，正屈居於牆角處製作他所販賣的平安符。

陽平秋走近丘膺烙身旁問道：「與小兄弟又在此相遇，真是有緣。」

丘膺烙起身回道：「原來是陽掌門及陽姑娘，屈身於此讓你們見笑了。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丘兄弟何故屈身於此，難道無家可歸？」

丘膺烙輕聲嘆道：「遍地烽火，百姓流離，幾人有家可歸。家父死守襄陽之時，戰死沙場，家母悲痛過度而逝，獨留八歲的丘膺烙一人孤身流浪，四處為家。幼時便以家母所傳平安符手藝餬口，實因身上錢財遭人盜去，所以暫此屈身。」

陽平秋聽他乃宋蒙戰爭孤兒，雖是孤身一人，卻言談堅毅，一身骨氣，惜才之餘問道：「陽某近年因蒙古人占領中原，便自創黃山派傳承中原武學。丘兄弟既然四處為家，居無定所，不妨到我黃山來，讓陽某授你健身衛己之術。」

丘膺烙忽聞陽平秋此言，內心頗為感激，頓時紅了眼眶，想起自己飄泊十多年，如今得有容身之所，本想答應，但又恐陽平秋因憐憫自己身世而收容他，一時無語不知如何回答。

一旁的陽紫萍說道：「丘兄弟，我爹之意就是要收你為徒，這可是不容易，我黃山派門人雖眾，奉我爹為師，但我爹只授人武藝道法，鮮少收人為徒，目前爹爹僅有收我及二師弟為徒而已。我爹想收你為徒，必是你有不凡之處，既是我爹美意，你若不嫌棄我黃山，就答應我爹吧，與我們一同回黃山。」陽紫

萍初見丘膺烙之時，已頗有好感，又聽陽平秋之意顯是惜才，遂一旁附和。

聽聞陽紫萍此言，丘膺烙心想自己如此殘破貧寒，身爲武林五大派之首的黃山派掌門竟願意收自己爲徒，內心百感交集，沉默片刻後說道：「我丘膺烙何其卑微，能蒙陽前輩收容已是蒼天眷憐，怎敢嫌棄黃山派。」

這位不曾乞討，不曾向人屈膝，一身骨氣的丘膺烙，頓時雙膝跪地，眼眶含淚，卻不滴落眼眶的淚珠，對陽平秋叩首說道：「如蒙不棄，丘膺烙在此拜陽前輩爲師，望師父今後指點迷津，使膺烙成有用之才，爲江山社稷奉獻心力。」

陽平秋自見丘膺烙第一眼起，便對丘膺烙的骨氣甚爲欣賞，如今竟可收得丘膺烙爲徒，內心自是感動欣喜，攙起丘膺烙說道：「膺烙吾徒請起，自今而後隨我前去黃山，修心養性，勤修文武，俟天下大起之時，便可爲江山社稷貢獻心力。走吧！」

於是，三人入宮參拜太上老君後，丘膺烙便隨陽平秋及陽紫萍前往黃山而去。



絕靈聖手鵲橋牽，血掌歷劫平安回

自密會五大派掌門，告知日月星三珠之密後，江天雨與武雲兩人便回煙波山莊而去。數日之後的黃昏，江天雨回到煙波山莊，心中甚是牽掛江瑩對羅俊之死難以忘懷，但回莊卻不見江瑩，聽江夫人之言才知隨洛玉波外出。

不久，見門外兩匹駿馬躍馳而來，其中一匹白馬之上，竟見自己愛女江瑩，手攬馬轡，輕鬆英姿的駕馭著那匹白馬，當下又驚又喜。

江瑩下馬，急奔來到江天雨身旁，一句「爹，你回來了！」父女兩人緊緊相擁。

江天雨對江瑩道：「瑩兒竟已會騎馬，爲父甚爲驚訝！」

江瑩撒嬌道：「爹爹，怎麼樣，我的騎馬技術不錯吧！」

江天雨原以爲女兒應陷於羅俊之死的傷悲中，豈知離別二十多日，江瑩此時竟是笑容滿面，心下也就稍寬，笑著回道：「哈哈，我的好瑩兒，方才的騎馬技術，恐怕比爲父高明許多，怎麼學的？」

江瑩嬌嗲說道：「爹爹，你說呢？猜猜看我如何學的？」

江天雨對江瑩身後的洛玉波點頭示意感謝後，對江瑩說道：「名師才能出高徒，短短數日瑩兒馬術如此進步，應是洛大俠辛苦指點囉！」

江瑩嫣然笑道：「讓爹爹給矇對了，就是洛大哥教我的，我連射箭的準度也不差喔！爹爹要不要瞧瞧？」

江天雨仍是笑道：「好呀，爲父倒想瞧瞧我的瑩兒眞會射箭嗎？」

江瑩信心十足，取出一把箭矢，引弓疾射，射落門庭果樹一顆石榴，令江天雨瞠目結舌。

江天雨誇道：「數十日不見，瑩兒實令爲父刮目相看。」隨後轉身對洛玉波拱手說道：「感謝洛大俠這些日子護衛我女，並教授騎馬射箭之術，瑩兒能在這短短數十日有此成果，洛大俠實是高明之至，江某萬分佩服，更是萬分感激。」

洛玉波灑脫回道：「免去這感謝的俗套，洛玉波只是舉手之勞，授她防身之術而已，莊主無需如此大謝。倒是她因思念羅俊之情，突然轉爲上進之力，才能在此短時之內進步神速，非因洛玉波之功。」

江天雨說道：「洛大俠眞乃眞性之人，古道熱腸，又不拘俗節，江某佩服。」

當晚，江天雨命人準備豐盛晚宴，除慶賀江瑩武學初成外，也謝洛玉波爲煙波山莊的辛勞。而江天雨自當年受陸秀夫託付月靈珠之後，險些導致家破人亡，如今獲得武林正派允諾協尋三珠，總算心上一塊巨石落地，內心著實輕鬆不少，席間江天雨因內心歡喜，燒酒便也多喝了數杯。

散席之後，江天雨回房就寢，午夜之時，江天雨突然高燒畏寒，頭疼欲裂，及至天明高燒仍是未退。

江夫人憂心之餘，命家丁前往城內請大夫前來診治，並依大夫所開藥方抓藥煎煮，讓江天雨服了數

帖。但一連三日，江天雨仍是高燒不退。

這日，那大夫自認實在診斷不出病因，對江夫人說道：「這莊主之病實在怪異，我已將所有可用藥方盡用，但高燒仍未退去，病情毫無起色，恕我實在無能爲力了！」

江夫人聽大夫之言，心急如焚問道：「大夫，您行行好，無論如何請你傾全力醫治，無論多少代價都行！」

大夫搖頭回道：「唉！夫人，我實在盡力了！」

一旁江瑩惶恐擔心問道：「大夫，如此說來，難道我爹爹之症無法救治麼！」

那大夫回道：「主要是高燒不退才是棘手，如退得了這高燒，倒可慢慢尋根治療，但如今苦尋不著這病根，恐難退高燒，若高燒再持續下去，後果難料。」

眾人聞言不知如何是好，沒想數日前江天雨尚是健壯，如今卻有性命之憂，一時在場眾人莫不慌亂憂心。

洛玉波問道：「大夫，難道沒有任何方法？」

那大夫想了半晌後，回道：「除非尋得那『絕靈聖手仁齋仙』，必定能治。」

江瑩聽他此言，急切問道：「仁齋仙是誰，又在哪兒？大夫，請你快快指點。」

大夫回道：「那仁齋仙，俗名楊士瀛，自號仁齋，一身妙手回春之本領，因施救無數絕症，所以人稱『絕靈聖手仁齋仙』。老朽我也只是聽聞他的本事，未見過其人，據說居於此間北方百里之處的紫雲洞

山，但能不能尋得，也只能靠運氣了。這是我所知唯一的方法，不然我也不知其他法子了。」

江夫人謝過那大夫後，大夫開了幾帖藥方讓江天雨暫時服用，便離莊而去。而那大夫特別告知，藥只能穩定病情不惡化，卻無法治癒，警告江夫人務必要另尋名醫救治。

眼見江天雨病情加重，偶呈昏迷，雖說北方有神醫，卻又不知如何尋找，正當江夫人憂心不知如何是好之際，洛玉波見狀說道：「江夫人勿憂，我去紫雲洞山尋神醫來。」

江夫人回道：「怎敢一直勞煩壯士，我讓武雲去尋仁齋仙好了。」

洛玉波說道：「莊裡上下都少不得武雲，洛玉波閒人一個，其他事也幫不上忙，所以便可幫江夫人跑這一趟，前去紫雲洞山尋找神醫。」

江夫人不敢一直勞煩洛玉波，內心遲遲不敢應允，這時江瑩說道：「娘，我與洛大哥前去好了，洛大哥之言有理，武雲留莊內打理大小事。」

江夫人也著實無其他更好辦法，只好鄭重致謝洛玉波的相助，於是江瑩及洛玉波兩人便啓程前往紫雲洞山。

洛玉波及江瑩兩人分騎兩匹駿馬，一路快馬往北奔去，遇人便問紫雲洞山之處，但因路途遙遠，當日夜晚不及入城，兩人便在荒郊野外生火夜宿。

由於近月以來，江瑩每日跟隨洛玉波騎馬射箭，燒烤野味，漸漸褪去她那原本黃花閨女的驕矜個性，

對這野外求生已漸習慣。洛玉波將手中烤熟的雞腿遞給江瑩，江瑩因一日趕路肚子正餓，也顧不得窈窕形象，一下子便將那雞腿狼啃般的吃光。

這時明月懸空高掛，江瑩想起與羅俊一起賞月的身影，不由想起羅俊，但內心卻已無悲傷，望著明月，雙手合十說道：「俊哥，你要保佑爹爹早日康復，也要保佑我前去尋得仁齋仙前來。」

洛玉波聞言笑道：「你在拜誰呀！」

江瑩正經回道：「我在請俊哥保佑爹爹早日康復。」

洛玉波聽她此言，知她確已不再因羅俊之死而憂傷，轉而認眞過日以告慰羅俊在天之靈，心中甚覺寬慰，回道：「放心吧，羅俊那麼疼妳，他在天之靈，一定會保佑妳尋得神醫，治好妳爹。」

江瑩聞言，自勉回道：「是呀，俊哥最疼我了，一定會幫我尋得仁齋仙。」

入夜之後，兩人席地而睡，但江瑩雖能適應野外求生，卻是第一次餐風露宿郊外。那入夜之後的夜梟嗚啼聲，不免讓江瑩心生恐懼，雖知與洛玉波總有男女之分，但卻不自覺挪身到洛玉波身旁，以減低那莫名的恐懼感。

突然，一隻夜鷹鼓翅停歇於江瑩腿上，江瑩一個驚嚇於淺眠中驚醒大叫，洛玉波被江瑩這聲大叫瞬間驚醒，只見江瑩驚嚇的緊緊抱住洛玉波，不住顫抖說道：「好可怕，好可怕。」

洛玉波順手將她擁在懷中，輕拍背心緩和驚嚇中的江瑩，安慰說道：「只是一隻夜鷹而已，沒什好怕，……看，已經飛走。」

江瑩原本連頭躲入洛玉波懷中，聽他說夜鶯已飛走，仍是緩緩探頭瞄視，確認見不著夜鶯後，才抬起頭來，卻想到自己正躲在洛玉波懷裡，一時臉紅羞澀的急忙離開。

這江瑩自己雖覺臉紅羞澀，但洛玉波心直坦蕩，舉止瀟脫，並無任何非分之想，卻沒將這緊抱之事放在心上，反而笑道：「也太膽小了，一隻夜鷹便把妳嚇得驚慌失魂，這一路還不知要露宿幾夜呀！早知不讓妳跟來。」

江瑩羞澀回道：「人家擔心爹爹，想來一同求神醫相助嘛！況且你一個人爲爹爹長途奔波，怕你獨身一人孤單嘛！」

洛玉波莞爾笑道：「我洛玉波獨走江湖多年，雲波蒼松相伴，何來孤單。」

江瑩嘟嘴撒嬌，回道：「好嘛！既然都來了，我會適應啦！……沒事了，洛大俠……睡吧！」就這樣，江瑩度過生平第一次的露宿。

翌日天明，兩人仍是快馬急趕，前往紫雲洞山，一連趕了數日，總算來到紫雲洞山近郊。經人指引，來到紫雲洞山南麓一處木屋，正是仁齋仙居處。洛玉波連續敲門數聲，卻未見有人前來應門。

這時，屋前恰有一老婦路過，見洛玉波及江瑩兩人，問道：「你們是來找仙翁嗎？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是，想請仁齋仙神醫前往救急。」

那老婦說道：「哎呀！真是不巧，仙翁昨日已上山尋藥去了，你們恐怕要改日再來了！」

江瑩一聽緊張回道：「我們千里迢迢來此尋找仁齋仙，他既去尋藥，我們在此等他便是，爲何要改日再來？」

老婦回道：「姑娘呀，妳有所不知，我是仙翁鄰居，仙翁近年在整理醫典，每隔一段時日，便會上山尋藥，一入山便是數十日方回，你們在此等候，可不知要等候多久呀！」

江瑩一聽嚇傻，驚道：「數十日！那爹爹豈不是更危險，這可如何是好？」話畢慌張地來回踱步。

洛玉波說道：「莫慌，神醫既然入山，我們去尋他便是。」

這時，洛玉波轉身問那老婦道：「大娘，可知仙翁前往何處，我們前去找他。」

老婦回道：「你們要去找他！那紫雲洞山這麼大，怎麼找得到，你們還是改日再來才不會白費工夫。」

洛玉波冷靜問道：「大娘，無妨，妳只要告訴我神醫往哪裡去便可。」

那老婦指著身後一條小山路，說道：「好吧，隨你們！……仙翁昨日就是由此條小徑上紫雲洞山而去。只是紫雲洞山過午之後，飄起山嵐之雲霧變幻莫測，如果不識山路極易迷路，你們要小心。」

謝過那老婦後，兩人將馬拴於木屋門前，便急忙往紫雲洞山而去。

一路上，江瑩問道：「那大娘說，午後山嵐飄起時極易迷路，我們萬一真迷路了怎麼辦？」

洛玉波嘴角微揚而笑，說道：「小瑩，妳知道我洛玉波居住在哪兒嗎？」

江瑩皺眉回想一下，說道：「記得你跟爹爹說過，住在玉什麼之巔的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是玉山之巔。」

江瑩道：「對，對，玉山之巔。你住哪兒，跟我們等等會不會迷路有關嗎？」

洛玉波搖頭說道：「那玉山之上，山勢高聳，層峰相連，雲霧長年繚繞，其東北有座奇萊峰，雲波更是詭譎，我洛玉波每日與山爲伍，怎會在山中迷路。」

江瑩聽聞洛玉波此言也覺有理，總算放心，但仍是憂心山林遼闊，如何尋得仁齋仙，於是問道：「可是，這山林如此廣大，我們怎能找得到他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那大娘既說仁齋仙往此小徑上山，而慣常行山之人，如遇岔路小徑，多會留下印記以便識別，這一路上如有小徑叉路，我們再仔細瞧瞧，或許可藉此尋得神醫行蹤。」

江瑩恍然大悟，頻頻點頭深感認同，心中卻也不自覺佩服起眼前的救命恩人洛玉波，不但武功高強，更是見識廣博。

而由於山路顛簸，洛玉波雖是山路行慣之人，本是健步如飛，但江瑩畢竟是一個黃花閨女，沒幾步山路便是氣喘不已，因此行走之速變得甚爲緩慢。

不久，一個峰迴路轉之後，見有一處小丘平台，視野開闊，可見紫雲洞山之峻聳及那谷中的蜿蜒細流。兩人因饑餓欲暫時小歇，故洛玉波身輕如燕似的幾個騰步，躍入蜿蜒的溪流中抓了幾隻魚來燒烤果腹。

兩人正食之間，忽見對向山坡小徑之上，一頭猛虎吼聲迴盪山谷，正要攻擊一名老翁，那老翁一見猛

虎當前，早已嚇得跌坐於地，只見那猛虎見那老翁跌坐並未奔跑，疑惑端詳那老翁，並嘶吼示威。

那老翁口中顫抖念念有詞，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阿彌陀佛！如來佛祖顯靈，老虎快走，老虎快走！」

那猛虎幾聲嘶吼示威後，虎口一張露出尖銳利牙，猛力躍前襲擊老翁，只見那猛虎躍上半空，往自己身上撲來之時，老翁心知天命已盡，本能舉起右手抵擋，卻雙眼一閉靜待死神降臨。

片刻之後，一聲虎吟哀號之聲，只見那猛虎跌落於地，驚恐的奔跑而去。那老翁不知所以，只覺怎地猛虎未撲上身，睜眼一看，眼前一個玉樹臨風的身影，宛若如來佛祖降臨，幫自己度過死厄。

原來洛玉波在對向小丘平台之上，聽聞虎吼聲，遠遠見著這驚險之幕，急忙一個輕功躍上空中，幾個騰空翻轉，踩著樹梢借力快速而來，在那猛虎躍上半空之際，洛玉波已先趕到老翁身前，一個「迴雲掌」順勢而出，擊中那猛虎頭部，所幸洛玉波並無傷虎之意，那猛虎一陣眩暈後，便驚恐奔去，老翁便此逃過死劫。

驚魂甫定之後，老翁起身說道：「多謝，多謝，方才眞驚煞我也，還好有壯士相救，老朽撿回一命。」

洛玉波回道：「老丈不必客氣，只是這山中猛獸極多，實要小心爲好。」

這時洛玉波突然想到，來此便是要尋仁齋仙，眼前這老翁該不會眞是自己要尋的神醫，喜悅之餘試探問道：「老丈，請問您是仁齋仙嗎？」

老翁聽他問語，放下方才驚嚇之事，笑著說道：「老朽便是仁齋居士，不知壯士找我何事？」

洛玉波聽他便是仁齋仙，心中十分興奮喜悅，尋思暗想：「果然蒼天有眼，讓那猛虎吼聲助我尋得這神醫，幸好方才未傷那頭老虎。」

洛玉波對仁齋仙說道：「不瞞神醫，我洛玉波便是上山來尋神醫，想請神醫隨我前往煙波山莊救急。」

爲了答謝洛玉波的救命之恩，仁齋仙當下應允，於是兩人一同走回與江瑩會合，但由於天色已晚，三人便在山中生火過夜。

兩人對仁齋仙說明來意，望他前往醫治江天雨的緣由後，仁齋仙問道：「那高燒已有幾日？」

江瑩回道：「我們離莊之時，爹爹已高燒三日未退，我們來尋神醫趕路已有五天，這會兒爹爹如果高燒未退，恐怕已有八天了。」

仁齋仙又問道：「除高燒之外，有何症狀？」

江瑩回道：「爹爹除高燒之外，主要是頭痛甚劇，肢體疼痛。」

仁齋仙聞言說道：「不妙，此乃寒瘧之症，高燒半月恐有性命之憂。」

江瑩聽他之言，心下甚爲慌張問道：「有性命之憂！爹爹不是染上風寒而已嗎？怎會有性命之憂？仙翁，這該如何是好，無論如何請您救救我爹爹。」

仁齋仙回道：「濟世救人本就是醫者天職，姑娘妳勿憂慮，但令尊此症如果高燒不及時驅退，恐有生命之憂。這樣吧，老朽這身老骨頭，恐怕無法與你們如此趕路，但這症狀需儘快服藥，不得耽擱，明日下山，老朽便開立一帖柴胡桂薑湯藥方，你倆儘速快馬回去，務必在六日之內讓他服下。老朽行動較慢，再自行雇匹馬車前往煙波山莊便是。」

於是翌日三人下山，回到仁齋仙住處後，仁齋仙將藥方寫好交給江瑩，並吩咐說：「記得，令尊如果頭痛較甚，則藥方內再加『白蒺藜』；如果寒顫仍甚，加『荊芥穗』；如果肢體還是疼痛，多加『羌活』、『秦艽』。藥方之上我均有載明，你倆速去，老朽慢點便來。」

江瑩回道：「多謝仙翁，我已謹記在心。」

隨後，洛玉波將煙波山莊地點繪圖告知仁齋仙後，兩人便遵照仁齋仙之吩咐，快馬飛奔趕回煙波山莊。

由於時間緊迫，一路上除夜宿、用膳之外，兩人不斷趕路。但江瑩畢竟馬術較差，總是遠遠落後，洛玉波則常等江瑩趕上之後，繼續縱馬在前。

兩人行經雁石鎮郊一個彎路時，洛玉波一樣等候片刻，卻不見江瑩跟來，心下疑惑半晌，回頭來尋江瑩，遠望來時路竟不見江瑩，洛玉波當下生慌，策馬飛馳尋找，大喊：「小瑩……，小瑩！」

忽見那黃沙大道旁的綠坡上，一行五、六個壯漢，牽著一匹白馬，其中一名壯漢揹著一個布袋，正笑呵呵地往綠坡那頭而去。洛玉波見那匹白馬乃江瑩乘坐之馬，但卻不見江瑩，細瞧之下，見那壯漢所揹之布袋，似乎包捆著一個人正掙扎搖晃著，洛玉波恍然驚知遇上山賊。

於是洛玉波惱怒之餘，縱馬急馳上前，一個縱身空躍，攔在那群大漢之前。

那群大漢本是有說有笑，見洛玉波攔在前方，一名大漢喝道：「哪個渾蛋傢伙！敢攔在你爺爺陳雄面前，你活得不耐煩了。」

洛玉波冷冷回道：「那布袋內裝著何物？」

陳雄以囂張口吻說道：「那是爺等孝敬幫主的樂子，關你屁事！」

這時袋內之人發出驚恐叫聲：「洛大哥，救我，救我！」正是江瑩。

洛玉波眼神冷冽，對陳雄說道：「放開她！」

陳雄大笑數聲，一旁同伴跟著大笑，陳雄不屑回道：「放開她！要放開她……那我們還抓她做甚！」

洛玉波依舊冷冷說道：「我再說一次，放開她，我不追究，你們可以安然離開，不然，……就別想離開了。」

陳雄仍是哈哈大笑，說道：「哈哈，臭小子，你沒聽過血掌幫吧，你以爲我們血掌幫在江湖混假的呀！今天是你別想離開了！」

洛玉波聽畢已是惱怒，但冷冷問道：「血掌幫專做壞事嗎？」

陳雄回道：「壞事？我們哪有做什麼壞事，我們都做好事！拿點別人的銀子給兄弟們花用，哪是壞事；找些姑娘讓兄弟們享樂，哪是壞事，你說對吧？」一旁大漢仗著人多，又是跟著哈哈大笑。

洛玉波此時反倒冷笑，說道：「所以血掌幫專長是打劫強盜，擄掠婦女了！」

陳雄跟著笑道：「耶，說得好，那便是我們血掌幫專長，哈哈！兄弟，你該不會也要來搶這妞兒獨享吧，何不乾脆加入咱血掌幫。」

洛玉波問道：「血掌幫在哪兒？」

陳雄正經說道：「咦！兄弟，你該不是眞想加入咱血掌幫吧！」

洛玉波笑道：「不，等洛玉波事情處理完，便上血掌幫去，讓它永遠消失江湖。」

陳雄聞言，氣憤說道：「臭小子，你誇口，不想活了。」

話畢，陳雄一掌劈向洛玉波而去，洛玉波輕輕一個側身避過那掌，身影以迅雷之速，急速來到那揹著布袋之大漢前，一掌往那大漢肩頭一震，那大漢臂膀立時喀的一聲，應聲而斷，跪地哀號，手中布袋脫手落地之前，洛玉波順手接過了布袋，並將那布袋放在地上。

這時陳雄同行之人，一名老者乃那日祥悅客棧與陽平秋交手之人，名叫鬼佬兒，見洛玉波這等身手，心知眼前之人乃強敵，不敢大意輕敵，連忙叫其餘同伴使出絕學應敵。

那鬼佬兒之冰火掌功力純熟，其餘同伴冰火掌雖未純熟，但已有七分功力，眾人分立五個方位合擊洛玉波。

因江瑩遇伏，且洛玉波平生最不喜見以強欺弱之人，更兼眼下急迫欲趕回煙波山莊，心中氣惱之餘，洛玉波爲求速決，下手俐落。

只見鬼佬兒冰火掌勁力十分，一連八招綿密不絕，直逼洛玉波而來，洛玉波毫不避閃，絕學「迴雲

掌」應式而出，一式「風捲殘雲」與鬼佬兒接掌，那風捲殘雲之式，掌法神出鬼沒，打得鬼佬兒一時無法招架，再與洛玉波對掌一震，鬼佬兒當下五臟俱創，面色駭然。

一旁四人見狀上前搭救，洛玉波一個回掌，掌勁渾厚，瞬間分別擊在其中三人胸前，那三人當場嘔血身亡。陳雄則是逞口舌英雄之人，未敢近身與洛玉波相搏，因此逃過一劫。

陳雄拔出大刀護於胸前，手中發抖，顫抖說道：「臭小子，你給爺記著，血掌幫會來討這筆帳！」

洛玉波冷眼而視，冷漠說道：「不必來討，血掌幫既然無惡不作，洛玉波一定會前去滅你血掌幫。至於你，我已說過，今日別想離開了。」

聽聞洛玉波此言，鬼佬兒心知眼前洛玉波不會手下留情了，因此，當下心思脫逃之計。

突然，陳雄一個長刀壯勢晃動，轉身便要脫逃，洛玉波一個搶步，已來到陳雄面前，一掌正要擊落陳雄胸口之際，那鬼佬兒突然拾起一個石塊，使勁飛擊布袋內的江瑩，氣勁之大欲使江瑩斃命。……電光石火之間，洛玉波以迅雷之速回身布袋之旁，雙掌化去那石塊之勁力，並接於手中。

便在這一瞬間，鬼佬兒早已趁勢去奪江瑩之白馬，連忙上馬倉皇而逃，縱馬飛奔而去。

陳雄嚇得雙腳顫抖漏尿，眼看著自顧逃離的鬼佬兒，語抖喊道：「鬼……佬兒，別丟下我呀，鬼佬兒。」

洛玉波見危機已化解，急忙解開袋口放出江瑩，江瑩一見洛玉波，驚喊：「洛大哥。」雙眼垂淚，緊緊抱著洛玉波，仍是不住顫抖。想起方才自己險些被這等惡賊擄回玷汙，江瑩心中仍是驚駭萬分。

洛玉波安慰說道：「沒事，沒事！」

陳雄見狀，正要逃走，洛玉波回身開口說道：「站住！」

陳雄聞言雙腿一軟，踉蹌跌落於地，忙說：「大俠饒命，大俠饒命！」

洛玉波指著一旁方才被他扭斷手臂，正在哀號的大漢，及地上死去的三人，對著陳雄說道：「帶他離開，饒你們不死。我說過，來日，我洛玉波一定去滅你血掌幫，永絕惡類，到時如果還讓我見到你們兩個，尚未改邪歸正，下場跟他們三人一樣。方才逃走那人，回去轉告他。」

話畢，洛玉波將顫抖不已的江瑩扶上馬，隨後自己躍上，兩人共乘洛玉波的駿馬奔馳而去，留下一臉驚恐的陳雄。

原來方才洛玉波趕在前頭，轉過大路路彎時，一樣在路彎處等候江瑩。而血掌幫專嗜劫財搶奪，擄劫少女，惡名昭彰，故陳雄等一行人，正如往常般於黃沙大路設障，趁勢搶奪過往旅人財物。見洛玉波策馬在前之時，審酌一番後放他而過，卻見後方江瑩乃一女子，立即絆馬擄了江瑩，並把她擄入布袋掩人耳目，一群大漢見江瑩年輕貌美，一路上正談論著如何享樂之際，所幸洛玉波及時察覺趕來搭救，否則慢了一步便將不見江瑩蹤影。

洛玉波載著江瑩繼續趕路之時，江瑩在後方緊緊抱著洛玉波，想著方才那群惡漢輕佻之語，仍是冷汗直冒。一路上閃過她腦際的，是那夜洛玉波暗夜之下的救命英姿，以及方才的即時解圍，彷彿自己的救命天神。因此，她緊緊的抱住洛玉波，雖是以防自己跌落馬下，實則是求得內心的安全感。

在歷經驚險之劫後，兩人終於趕回煙波山莊，江瑩見江天雨仍是高燒，且已陷入昏迷的命危之境，早已忘卻自己驚險的遭遇，連忙探詢江天雨的頭疼、寒顫、肢體疼痛狀況後，依仁齋仙之吩咐添加藥方，趕忙命人抓藥煎煮讓江天雨服用。

那江天雨服下仁齋仙所開藥方後，過了六個時辰，高燒果然稍退，於是一連三天服了九帖藥方後，高燒盡退，江天雨並已清醒，只剩肢體疼痛之症，眾人莫不讚嘆藥效神奇。

果在半月之後，仁齋仙終於來到煙波山莊，把脈診斷江天雨病情，又開了幾帖藥方讓江天雨服用，江天雨總算藥到病除，僅剩體力尚未恢復。於是仁齋仙謝過洛玉波打虎救命之恩後，便仙遊四海，繼續研究藥理而去。



結環贈伊許終身，血氣成錯摧肝腸

在煙波山莊內，自仁齋仙醫治江天雨離去後，經一個多月期間，莊主江天雨總算完全恢復往昔的氣色神情，驚險度過一劫。於是這晚，江夫人準備了一桌豐盛宴席，宴請洛玉波及家丁等眾人，以答謝眾人近日對江天雨照料之辛勞。

席間洛玉波一語，卻讓江瑩一陣心愁。洛玉波說道：「莊主既已康復，洛某在此也叨擾數月之久，明日便要告辭，前往臨安訪友，順此向莊主及夫人辭別。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洛大俠不再多留數日，好讓江某盡地主之誼。」

洛玉波笑道：「洛某實在叨擾太久，莊主無須再客氣，我明日便將動身啟程。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洛大俠助我煙波山莊甚多，江某還來不及言謝，何來叨擾。不過既然洛大俠有事要走，江某自然不便強留，改日有空，望洛大俠定要前來煙波山莊一敘，再讓江某招待。」

洛玉波自是真性之人，前已答應江天雨外出密會五大派期間，護衛江瑩及煙波山莊安全，見江瑩落淚心傷，順勢引導她心情，讓她改變思念羅俊的角度以遠離哀傷，並隨緣授她射箭騎馬等防身之道。俟江天雨五大派密會回莊後，原本已要告辭而去，卻見江天雨突染怪病，因此便繼續停留數月，待江天雨確已康復，洛玉波總算能寬心離去。

而洛玉波暫居煙波山莊數月期間，江瑩與洛玉波朝夕相處，兩人雖是兄妹相稱，洛玉波自然心如止水，江瑩心愛羅俊，自然將洛玉波當大哥相待，但時間日久，江瑩也就習慣這位大哥帶給她的安全感。

但這時，江瑩一聽洛玉波明日便要離去，她這數月的喜悅，頓時凝結。江瑩心想，眼前的洛玉波，其豁達灑脫的眞性，已改變了自己的生活態度，有洛玉波在身旁，她的內心是安全的，無懼的。在她心中已然不知，對洛玉波的身影是一種習慣，還是自己已經悄然愛上洛玉波而不自知。因此，一聽洛玉波明日便要離去，一時之間卻默然無語，直到晚宴結束。

先前數個月的夜裡，江瑩每夜均是香甜入眠；但今夜，她又是輾轉難眠。過去，爲免九泉之下的羅俊憂心，自下定決心要過得歡欣起，她已不再心傷度日。

但此刻闔上雙眼，浮現腦海的竟不是她刻骨銘心的羅俊，而是風捲黃沙，揚動髮絲衣袖飄動時，玉樹臨風挺然而立的洛玉波身影，她心下不承認愛上洛玉波，她知這是習慣後的寄託，她不斷反覆地告訴自己並未愛上洛玉波，因爲……她自己認爲不可以，她是愛羅俊的。豈料，心愈是抗拒，腦海愈是浮現洛玉波的身影，輾轉不能成眠。

星辰轉動，喚醒一夜沉睡的旭日，隨著東昇之陽普照大地，江瑩的心中愈是忐忑不已。

這時，洛玉波整理行裝後，來到大廳向江天雨夫婦及武雲辭行，卻不見江瑩。莊主江天雨說道：「感謝洛大俠這些日子對瑩兒的關照，江某銘感於心。瑩兒尚未起床，洛大俠是否等辭別瑩兒後再離去？」

洛玉波道：「怕她來送我，又不忍送客別離而哭啼，洛玉波就此告辭。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既如此，就請洛大俠一路保重，後會有期。」

江天雨夫婦及武雲，一路由大廳送洛玉波到庭門。辭別了眾人後，洛玉波正要轉身離去，背後一句輕聲呼喊「洛大哥」，正是江瑩一身女紅妝緩步而來。

洛玉波見她來送行，回身來到江瑩身邊，說道：「原以爲妳尚在睡夢中，便阻止莊主喚醒妳。」

江瑩故意氣道：「洛大哥好生見外，竟不向我辭別便要離去。」

洛玉波嘴角泛起微笑說道：「是，洛某失禮了。洛玉波就此告辭，望小瑩妳今後仍要歡喜度日，逝者已矣，來者可求，切記我語，勿再眷戀過往。」

江瑩回道：「我會的，我會歡喜過日，免讓俊哥九泉之下掛懷，只是……只是……」江瑩強忍淚水，勉力說道：「只是……洛大哥……要保重自己。」一句想挽留洛玉波的話，江瑩話到嘴邊，終究啓不了口，生硬吞回。

洛玉波仍是笑道：「那洛玉波就此告辭，諸位也多保重。」隨後轉身離去。

望著洛玉波灑然離去的背影，江瑩眼淚已然奪眶而出，腦海一幕幕回想那夜洛玉波臨危救命的情景、在客棧照顧自己的身影，以及兩人騎馬射箭、郊外燒烤的笑鬧聲，與前往尋找仁齋仙時，夜宿野外的種種情景。

這一幕幕的過往，都將隨洛玉波漸行漸遠的身影而成回憶。江瑩心中猶豫不已，不知是否要向前留住

洛玉波，把握這得來不易的幸福，……而淚眼依舊泛流，此刻她已心知，潸然的淚水非爲心愛的羅俊，而是……洛玉波。因爲，她已然知道，迴盪心底深處的，竟是自己……愛上了洛玉波……，但矛盾的內心卻又難以置信……。

終究，洛玉波的身影，……逐漸隱沒在綠草古道的盡頭。

畢竟，洛玉波乃天涯飄泊的俠客，這一離別，江瑩能否再見洛玉波，終究只能寄望蒼天的因緣了！

這一方面，李玄揚及孫羽珊自那日在客棧與洛玉波辭別，回到家鄉沛坡村後，李玄揚便勤練洛玉波提點的迴雲掌招式。

一日，對於洛玉波指點之「璇璣穴」不解，便對孫羽珊問道：「珊兒，洛叔叔指點我武功之時，有關璇璣穴我卻不解，其穴位在何處？」

由於孫羽珊自幼喜愛醫術藥理，小小年紀已熟諳經絡之學，並能熟知漢代張機所著之「傷寒雜病論」，因此，李玄揚問她璇璣穴之時，她便回道：「玄揚哥，璇璣位於胸骨前面正中，天突下一寸的凹陷中，端坐姿勢便可取穴。」

李玄揚聽她提「天突」穴，又是一陣混淆，於是孫羽珊索性將人體正經十二經絡及奇經八脈，對李玄揚講解說道：「玄揚哥，人體內六腑六臟共配置十二經，爲正經十二經，爲補助正經十二經，佈奇經脈巡繞周身。奇經有八脈：督脈行後背，都督諸陽脈；任脈行前腹，任養諸陰脈，……」李玄揚因洛玉波指點迴雲掌後，對經絡奇穴更感興趣，便仔細聆聽孫羽珊講解有關經絡穴位之理。

果然在孫羽珊提點之後，李玄揚功力進步神速，對洛玉波所授迴雲掌第一式，約莫已領略五成。但畢竟洛玉波的武學根基高深莫測，因此，以李玄揚初次習武之人能領略迴雲掌第一式，已是難能可貴。

見李玄揚如此勤練武功，孫羽珊問道：「玄揚哥，自與洛叔叔別後，你便日日勤練武功，這麼認眞辛勤練武，莫非想成大俠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不勤練武功，無法保護羽珊。這年頭蒙古韃子當道，若無武學根基，像那日被人欺侮，如何保護羽珊。」

由於兩人自幼相伴成長，雙方父母雖已指婚，但終究尚未過門，然李玄揚總將孫羽珊當成自己妻子，對她百般照顧，如今聽得李玄揚練武爲保護自己，孫羽珊當下感動回道：「玄揚哥，你待我眞好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珊兒，妳是我娘子，我當然要待妳好！」

孫羽珊嫣然回道：「玄揚哥，我們都還未成親呢，說人家是你娘子，也不怕別人笑話。」

李玄揚昂然說道：「有何笑話，誰人敢笑！孫伯父、孫伯母早將妳許配予我，妳就是李玄揚今生妻子，我哪怕人笑。況且我親手製了一件神秘之物，明天帶來給妳，就當妳我定情之物。」

孫羽珊疑惑，問道：「你製了什麼祕密之物？」

李玄揚語帶玄機道：「既是祕密，當然不能告訴妳囉！」

孫羽珊聽他此言，心知李玄揚之用心，內心暗自竊喜，嫣然而笑。

薄暮之下，只見兩人深情依偎身影，情郎志守愛人直到天荒，閨女許諾今生終至地老，正是少男少女的兒女情長，盼能彼此攜手，白頭共老。但畢竟異族入主下的江山，天地何時變色，人倫何時生離，總是考驗著多少眾生。

李玄揚回到家中，李母見他回來，正高興的端出一盤自己新創的點心讓李玄揚品嘗，那點心上下兩層麵皮，其中包裹內餡紅豆，李玄揚取過來咬了一口，嘗後說道：「娘，這餅好吃，內餡香濃，味道可口，不過……下次麵皮可再焦些，香味必更醇濃。」

李母反回應道：「餅皮太焦會有苦味，還是這樣熟度較好。」

李玄揚爭執說道：「焦度才有香味，不然妳試試。」

李母仍堅持道：「就說焦了會有苦味，這樣熟度較好。」

兩人爭執片刻後，李父本在一旁劈柴，這時冷冷回道：「魚已經焦了啦，再不快去就真會有苦味了！」

李母這才想起方才正在廚房煎魚，趕緊奔往廚房，果然那鍋底香魚已成焦魚，無奈晚餐之時，三人只得吃那半邊焦魚。

翌日，初陽東昇，李玄揚帶著親手自製之物，興高采烈地要出門，突見李母手中持物，匆忙跑至門前

說道：「玄兒，這麵筒餡餅待會兒拿給珊兒品嘗，也順便帶點過去給你孫伯父、孫伯母嘗嘗。」

李玄揚看了那餡餅，皺眉回道：「娘，妳餅皮還是沒烤焦些呀！」

李母仍是嘔氣回道：「我懶得跟你囉嗦，這已夠焦，烤得太焦會有苦味，你偏要爭執。拿去給珊兒吃吃，讓她嘗嘗再說。」

李玄揚不悅說道：「這餡皮沒烤焦又不好吃，送給孫伯父豈不丟臉，我才不要！」

李母氣火說道：「你這孩子，叫你拿去就拿去，不好吃丟老娘的臉沒關係，反正不甘你事！」

李玄揚心有怒氣，「哼」的一聲，應聲甩門而出，便往孫羽珊家去。

李母餘怒未熄，對李父說道：「嫌老娘做的餡餅不好吃，不好吃以後就別吃了，哼！」

李父木訥之人，並未回她話，繼續無語地逕自綁著地上的柴薪，李母對著木訥無語的李父嘮叨半晌後，也覺無趣，便做自己的事而去。

李玄揚出家門後心雖不悅，但仍帶著那麵筒餡餅，出門找孫羽珊而去。到孫羽珊家門口，李玄揚也就忘卻方才與母親的爭執，拿了一個麵筒餡餅讓孫羽珊品嘗，並將其餘餡餅交給孫父及孫母後，兩人便攜手嬉戲而去。

兩人來到常遊舊地，李玄揚歡喜地說道：「珊兒，妳把眼睛閉上，我有一物送妳。」

孫羽珊嫣然笑道：「什麼東西如此神祕？」

李玄揚嘴角微笑，得意笑道：「閉上眼就是。」於是孫羽珊依他之言，闔上雙眼，暗自期待。

李玄揚從懷中掏出一物，正是一只竹編的手環，那竹編手環以五色細竹環編而成，五彩交錯，細緻美麗，環上李玄揚親自刻著大大一個「玄」字。李玄揚將那只手環持於孫羽珊面前，並示意孫羽珊睜開眼睛。

孫羽珊不知所以，睜開眼睛，見那只手環細緻，欣喜說道：「玄揚哥，這是什麼，這是你親手所製麼？」

李玄揚將那只手環套於孫羽珊右手腕上，並說道：「羽珊，請妳當我李玄揚娘子，我要守妳護妳終生，並要妳生生世世當我李玄揚之妻。這手環我花三十多日親自編製，作為妳我的定情之物。」

孫羽珊感動淚流道：「玄揚哥，我既已許你終身，你又何須耗時自製這手環。」

李玄揚將她擁入懷中，說道：「珊兒，妳待我好，我深知道，故製這手環作為我倆定情之物，日月共鑒我李玄揚真心，以此手環為證，偕妳到老。到時兒女成群，讓爹娘及孫伯父、伯母含飴弄孫。」

孫羽珊依偎在李玄揚懷裡，嬌羞拍著李玄揚胸脯，呢喃說道：「你羞也不羞，都尚未成親，就想兒女成群，你壞也不壞？就想欺負人家。」

李玄揚正經回道：「傳宗接代理所當然，有何好羞！」

孫羽珊羞澀道：「你討厭啦，都還未成親，以後再說啦！……這手環我要好好收藏著，看玄揚哥你以後是否好好待我！」

於是李玄揚訴說著自己以後的生活，他想學習李母廚藝，開家小館，與孫羽珊及家人平凡過日，孫羽珊則立志學醫濟世。李玄揚並問道：「珊兒，妳最想吃什麼菜，到時我將那道菜當我們館子的鎮館名餚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我最想吃伯母燒的那道『椒鹽排骨』，我一想到就垂涎三尺，回味無窮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我最愛那道『紹興醉雞』，這樣好了，我倆來將這兩道菜做個對聯，以後張貼在館子門前。」

孫羽珊附和回道：「好，好，這樣十分有趣。那我這道菜你如何做聯？」

李玄揚想了一下，天真地說了上聯道：「那就『椒鹽排骨沛坡香』，如何？」

孫羽珊孜孜笑道：「好似不怎麼經典名句的感覺，這菜名要改個名稱嗎？」

李玄揚正經回道：「椒鹽排骨就椒鹽排骨，改個名稱反而不知是椒鹽排骨，所以就椒鹽排骨吧！」

孫羽珊嫣然笑道：「好吧！那玄揚哥這道菜，我就叫做……『紹興醉雞酒濃醇』好了！」

李玄揚聽完，低聲吟了一次：「椒鹽排骨沛坡香，紹興醉雞酒濃醇。」又自己低聲吟了數次，大聲叫道：「好，極好，我回去將這兩道佳餚好好學透徹。」

兩人嘻笑的討論如何開館子，店名要取「玄珊小館」等等，孫羽珊則偶談自己將如何濟世救人的偉大理想。

直到初暮時分，兩人漫步回家，行經一處大宅門前，突見約莫八個大漢圍成一圈，圈內正有一年輕女

子淒厲大喊「救命」，但四周尚有路人行過，卻未有人敢上前制止，一見那群大漢便即避過。

李玄揚在遠處即聽見那救命喊聲，見無人上前搭救或制止，原不以爲意，但近前一看，竟見一蒙古少年在光天化日之下，正要強行非禮那年輕女子。但因那群大漢相貌均是蒙古人，且衣著顯是元朝皇室貴族裝扮，行過之人豈敢惹事，紛紛走避，任由那蒙古少年欺侮那年輕女子。

李玄揚近前之時，那蒙古少年已將那年輕女子壓制於地，並將其衣帶扯斷，正要撕去那女子上衣綢緞，李玄揚上前見狀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們做什麼，竟在欺負這大姊姊。」

那蒙古少年被李玄揚之聲喝止，一旁的幾個蒙古大漢怒目說道：「小子，你不想活了，敢妨礙世子好事。」

那蒙古世子做事從不敢有人干涉，如今竟被一個小子喝止，心中有氣，當下放下那年輕女子，起身走到李玄揚身邊說道：「小子，你可知本世子是誰？」

李玄揚朗聲回道：「我管你是誰，欺負弱女子就是混蛋。」

那蒙古世子冷笑說道：「呵呵，我列里哥從伊兒汗國到中原，一路上不敢有人阻止我任何事，你這小子有眼無珠，不知本世子是誰。好，本世子就在你面前，好好享受這女子讓你看看，看你如何來管。」話畢，又將那年輕女子抓在手中，強行往她臉上吻去，雙手並已將那女子上衣扯落至肩。

只聽得那女子驚嚇叫喊：「不要，不要。」

李玄揚雖知他乃蒙古人，卻不知是何身分，見著他脫去那女子上衣，並已將那女子再度壓制在地，正

要褪去裙襬，按耐不住火氣，惱怒之下，洛玉波傳授之迴雲掌瞬間上手，一個迅雷不及掩耳，一掌往那蒙古少年後腦擊落。

李玄揚這一出手，驚煞在場那些蒙古大漢，眾人以爲李玄揚只是個小少年，能有幾兩重，本不以爲意，一旁跟著那蒙古世子起鬨欺侮那女子。豈料，李玄揚竟一掌往蒙古世子後腦擊去。由於李玄揚所學乃洛玉波獨門迴雲掌，雖是第一式僅有五成功力，卻是掌勁威力不小，又因那蒙古世子非練武之軀，筋骨脆弱，李玄揚一掌擊落之時，登時腦漿迸裂，當場身亡。

這突如其來的衝擊，一旁大漢不及防備，蒙古世子已被李玄揚擊斃，那八名大漢錯愕之餘，急忙上前將李玄揚制伏，李玄揚畢竟年紀尚小，雖學迴雲掌但未臻熟練，氣力終究不及那八名大漢，當下立刻被制伏押解。

孫羽珊見狀立刻上前阻止說道：「你們快放開玄揚哥！」

一名大漢猛力將孫羽珊推落，孫羽珊跌坐於地。

李玄揚見狀喊道：「珊兒，珊兒，你們不要欺負珊兒。」

一名蒙古大漢因見保護的世子驟死，顫抖語氣說道：「你這小子，竟……竟……竟……然殺死世子。我等保護世子卻讓世子遭殺，眞……眞是被你害慘。你肯定是不能活命。既然兇手是你，便將你押回伊兒汗國治罪，我等才能脫罪……。」話畢，抱著蒙古世子屍首，並將李玄揚押解而去。

孫羽珊一路哭喊：「玄揚哥，放開玄揚哥！」數度上前拉住李玄揚，卻被那大漢使力推落於地。

一名大漢並對孫羽珊厲聲喝道：「這小子犯下滔天大罪，準備爲他收屍吧！」

孫羽珊聞言慌亂，見那群人已將李玄揚押走，急忙奔回李玄揚家中，將李玄揚被押走一事告知李父和李母。

李父和李母聞言，驚慌失措，急忙前往官府詢問如何釋放李玄揚。

官府之人道：「你兒子恐無生機了，他竟殺了世子——列里哥……，你可知列里哥乃伊兒汗阿八哈的義子，這下你兒子只有死路一條了！方才護衛已將你兒押赴大都，由朝廷親自決定如何處決。他這是重囚犯，恐怕你們要探監也很困難了！」

李母一聽，不敢置信今早方才與她嘔氣出門的愛子，今晚竟已回不了家，當下氣血衝腦，立時昏厥而去。

李父將李母攙回家中，李母甦醒後，見不著愛兒李玄揚悲痛萬分，對李父說道：「我要去找玄兒，我要去大都找玄兒。」

李父雖木訥寡言，但愛子被囚，內心自是悲痛，聽李母要去尋愛子，回道：「昨日官府有說，恐不能探監吶！」

李母泣喊：「不能探，我也要想法兒探，生要見人，死……死……也要見玄兒呀！」

話至此，李母已是老淚縱橫。

李父安慰說道：「好，好，既然如此，我們明日便動身前往大都。」

夫妻兩老一夜悲痛難抑，徹夜整理行囊。待至黎明，兩老至孫羽珊家中辭別孫羽珊及孫父、孫母。

孫羽珊因一夜哭泣，雙眼紅腫，聽李母要前往大都尋李玄揚，說道：「伯母，羽珊與你們一同去尋玄揚哥！」

李母雖憂心愛兒，但仍保有理智，對孫羽珊說道：「珊兒，玄兒眼下生死不明，妳隨我兩老前去，只是誤了青春。待我倆探得玄兒消息，再告知妳，妳切勿隨我倆前去，而讓父母憂心。」

孫父說道：「珊兒既已許配玄兒，我看讓珊兒陪你們前去，也好有個照應。」

李母說道：「雖是許配，但終未成親，玄兒生死如何，尚未可知，不能誤了珊兒終身呀！你們等等消息，我兩老前去便可。」

拗不過李母的堅持，孫羽珊只得目送李父、李母離開。那兩老畢生不曾離開沛坡村，如今爲尋愛子，背負行囊遠離家鄉，晨光中，只見兩條單薄衰弱的身影相互扶持，步上茫茫未知的尋子之路。

而這一天的夜裡，夜空明月格外圓亮，月光灑落倚窗思君的孫羽珊臉上，只見她仍是雙目垂淚，心繫押赴遠地的李玄揚，這一別，究竟是生離，抑或死別，她已不敢多想。望著昨日李玄揚送她的竹編手環，上頭刻著「玄」字，靜然映入眼簾，孫羽珊不由嗚咽而泣，心想怎地昨日恩愛，一夕如此。此刻……縱然伊人泣盡淚水，斷腸而悲，終究改變不了李玄揚離去的事實。

同樣的月光，在煙波山莊之內，自洛玉波離去後數月，江瑩終日悶悶不樂，眉頭深鎖，想起與逝去的羅俊諸多往日回憶，腦海卻又刻刻浮現與洛玉波相處的歡笑身影。

幾經思索後，她心知縱使深愛羅俊，但卻永遠也喚不醒羅俊，於是……，心中深深思索洛玉波那夜開導之語：「緣起之時，當把握當下率心而爲，勿錯良緣。若錯良緣之機，往往需付出渡涉水火、歷盡滄桑的代價，才能追回錯失的機緣；但即使如此，那若是生命的價値，也該用生命去追回。然緣滅之時，也該讓它隨風而去，任水而流，將那一瞬相遇的刻骨回憶，永銘於心，而非眷戀。」於是，江瑩內心有了決定。

翌日，江瑩起個大早，來到大廳，江天雨夫婦正沏茶而飲，江瑩一見雙親，一改洛玉波離去後數月的悶沉，說道：「爹、娘，早！」

江天雨一臉霧然，見女兒臉上紅妝，氣色與昨日之前大不相同，疑惑問道：「瑩兒，早！今兒個怎地起得如此早？」

江瑩回道：「爹、娘，女兒有一事要與爹娘商量，望爹娘恩許。」

江天雨更爲疑惑道：「瑩兒，何事說來無妨。」

江瑩說道：「爹，女兒長大了，本想嫁予俊哥終老，如今俊哥已逝，女兒當思歡欣度日，不應讓俊哥九泉之下爲我憂心。而俊哥既逝，女兒本已無心再論情緣……，但……女兒總不能永遠依賴爹娘，也應另覓良緣才是……。豈料，那蒼天已然安排好的情緣，我卻錯失了！」

江天雨驚訝回道：「錯失！何來錯失情緣，爹怎不知？」

這時一旁江夫人疑惑片刻後，恍然大悟說道：「洛大俠，不會是洛大俠吧！」

江天雨回道：「洛大俠，洛玉波！」

江瑩點頭說道：「爹，女兒這幾日思索，自他救我，照顧我，開導我，陪我度過最傷痛的時候，我卻能爲俊哥活得更快樂，更踏實，就是因爲有他。尤其是他給我的安全感，那是……，那是……女兒沒有過的感覺。可是，……」

江瑩突然紅了眼眶，繼續說道：「可是，我卻錯過了，我沒能開口留住他！爹，那是上天安排賜給瑩兒的因緣，但……我卻錯過了……」

江天雨靜默良久，淡淡說道：「早知妳喜歡他，爹也會幫妳留住他！那是難得的英雄。」

江瑩回道：「我沒能將他的話好好思索，他曾開導我說：緣起之時，當把握當下率心而爲，勿錯良緣。而我卻在此當下，……錯過了他。」

江瑩眼神突然轉爲堅毅，繼續說道：「爹，洛大哥說得沒錯，既然錯過了，只能自己去追回錯失的機緣。即使要付出渡涉水火、歷盡滄桑的代價，我也要去尋他，那已是女兒生命的價値。」

江天雨一聽江瑩要去尋洛玉波，心下生慌說道：「可妳要如何去尋，依他所言，他居於遠在中原人罕至的台灣島，且目前又不知所蹤，豈非大海撈針。」

江夫人更是心疼女兒，含淚說道：「不，我不准，那台灣島不知在何處，我不准妳去。」

江瑩垂淚跪了下來，求道：「爹、娘，女兒知你們疼我，不忍我有絲毫損傷，但女兒這條命，畢竟是洛大哥救回來的。昨夜深思，女兒心意已定，無論天涯海角，女兒一定要去尋得他。他既在台灣島玉山之巔，待他去臨安城訪友後必回台灣島，女兒便去台灣島玉山峰尋他，望爹爹娘親成全女兒之願。」

江天雨仍是憂心不捨說道：「可那島上情況完全不知，妳如何去……」

江瑩打斷江天雨的話說道：「瑩兒知爹娘不捨，但女兒已經錯失因緣，我只能自己付出代價去找回來，女兒心意已決，請爹娘成全。」

江天雨夫婦知女兒心意已定，又爲自己幸福去尋意中之人，心雖不捨，與江夫人商量後，兩人也只能成全江瑩之願，於是江天雨說道：「既然妳心意已定，爹娘只好許妳，由武雲一路護衛妳去，爹娘才能放心。」

江瑩喜悅回道：「謝爹爹及娘親成全，無論尋得洛大哥與否，瑩兒都會回來向爹娘報安。」

於是，數十日之後，估算洛玉波應已回到台灣島，江瑩便在武雲護衛之下，乘船前往台灣島去尋洛玉波，踏上那迢迢未知的情緣路。

而在錯失蒼天安排的姻緣之機後，江瑩此去能否尋得洛玉波，兩人能否再度重逢，在這亂世之秋的兒女情長，只能寄望蒼天的垂憐了！

江瑩與武雲兩人乘舟破浪，遠渡重洋橫渡那大海峽灣，此刻舟隨波流，江瑩心中所想已是那俠骨柔情

的洛玉波，爲了羅俊，更爲自己的幸福，錯過的她便要自己去尋回。而此刻意堅情定的江瑩，看在武雲眼裡，已難想像是過去那驕矜的煙波山莊大小姐，武雲心中也爲江瑩感到高興。

在那漁樵精湛的駕船術下，兩人總算步上台灣島塵土。眼前所見，正是碧海藍天，雲雀飛鳴之景，又見遠處層峰疊疊，雲霧繞頂，一片遼闊之境。武雲讚嘆道：「這便是傳說中的流求，好美的景色！」

江瑩說道：「不，武雲，洛大哥說這是台灣島！」她四周環顧後，低聲嘆道：「他長年居此仙境之地，難怪如此性情灑脫不羈。」

武雲說道：「小姐，我們沿路去尋人問路，探知如何前往玉山峰，走吧！」

於是兩人步行片刻，見一處小村落僅約十多戶純樸人家，見有個老翁正在曬網，武雲上前問道：「這位老丈，請問您可聽過玉山峰？」

那老翁熱情說道：「你們要去玉山峰呀！哪兒很危險的。」

武雲回道：「可我們要去找人，須上玉山峰去，還請老丈指點。」

那老翁說道：「哎呀！你們是中土來的吧，可能不知玉山峰之險，還是建議你們不要去的好呀！」

武雲說道：「感謝老丈提醒，可是爲尋人，我們一定得去呀！」

那老翁回道：「唉！好吧，不過上山一定要十分小心呀！看！你們什麼裝備都沒有，怎麼上山？等等吶！」話畢老翁入屋內備了點乾糧，出屋後拿給武雲說道：「這些個東西帶在身上，上山前的路途還很遠的，到了山下還有幾戶家，還要補點乾糧再上山，一路要小心呀！」

原來兩人只知來尋洛玉波，卻不知島上鮮有人居，不似中原處處尋得客棧用餐，銀兩盤纏在此是一無用處，幸得那老翁古道熱腸，讓他兩人帶上乾糧上路，否則一路上兩人將無食糧，更遑論上山去尋洛玉波。隨後經那老翁指引路途，兩人謝過老翁後，便一路往玉山峰前去。

兩人一路往玉山峰而上，山中崎嶇路岔，越往高處，風寒刺骨，一路可眺圓柏、冷杉、鐵杉及雲杉分落而生，絕美景色渾然天成。行了數十日，兩人終於來到一處啞口，見群山高聳入雲，再遠眺玉山峰，見那玉山峰山形高峻，四面陡壁危崖，南北兩側更是千仞峭壁，絕壑深溝。

此刻正值午後時分，兩人雖往玉山峰而來，卻不知如何去尋洛玉波，無助的兩人對目而視。卻在這時，驟然間風雲變色，山嵐瞬間迴盪山間，兩人訝異這風雲怎會如此詭譎之際，不過半個時辰，竟已雲霧繚繞，更兼風吼處處，江瑩見狀一時心驚不已。

武雲說道：「小姐，此處突然風大，又是雲霧蔽日，我們還是找處安全之地歇息再說。」

江瑩回道：「好吧！午前還是晴空萬里，怎地馬上風雲變色！」

武雲說道：「高山風雲常是如此，總不按牌理出牌。小姐，我們走吧，前面那絕崖小徑十分危險，小姐務必小心，過了那危崖有處山凹，我們便到那兒歇息再說。」

於是兩人小心翼翼按原路而回，步經那絕崖小徑之時，突捲刺骨狂風，登時飛砂走石，江瑩心慌之際，步履顫抖，忽然一個不慎，「啊」的一聲尖叫，竟失足跌落腳下迷霧之谷，武雲聞聲回頭淒厲叫喊：

「小姐！小姐！」只見江瑩陡然墜落，消失在那迷霧深谷之中。心慌的武雲只能身貼絕崖聳壁，無助驚慌地大叫：「小姐！小姐！……」，卻再也喚不回陷落深淵的江瑩。

此時群山空谷的萬壑中，只聽得忠心武雲斷腸悲嚎的叫喊聲，一段錯失的因緣，竟是香消玉殞仍換不來，無語蒼天只能默嘆，靜靜看著人世間的兒女情長。

如果那世俗凡人能懂蒼天的細心安排，也無須歷盡水火，捨命追求那刻骨銘心的情緣；可卻也只有刻骨銘心的情緣，才讓世人更懂真情無價，蒼天又豈能知！

風停之後，面色慘白的武雲，驚慌的沿路涉谷以尋江瑩，但那絕壁深淵雖目可視，卻無路可下，武雲一路蜿蜒去尋，卻迷失了路，尋了數天，自然再也尋不得江瑩，失落無助的武雲，只好滿懷愧疚，回煙波山莊報知江天雨。江天雨夫婦聽聞噩耗，傷心欲絕，哭斷肝腸，卻再也見不到心愛女兒江瑩。

江天雨心中懊悔萬分，早知如此，說什麼也不讓江瑩去尋洛玉波；但如今再多的懊悔已無意義，失去最鍾愛的女兒，如今只能終日以淚洗面，了度餘生。



忘年會英雄相惜，賜神功託江山密

話說李玄揚自誤殺列里哥後，被一路押解至大都皇城。

由於列里哥乃伊兒汗國君主阿八哈之義子，因此大元朝廷急送文書前往波斯，通報伊兒汗——阿八哈此事，以候阿八哈派員前來接押李玄揚前往伊兒汗國，由阿八哈親自審理處決。

伊兒汗阿八哈獲報得知列里哥被殺之事，甚爲震怒，立派將士前往中原接押李玄揚。而爲等候伊兒汗國派員接押李玄揚，元廷便將李玄揚暫囚於兵馬司土牢中。

獄卒將李玄揚押入兵馬司土牢後，說道：「小子，其他牢房沒位了，你又只是過客等候押解伊兒汗國，所以在這裡好好待著，珍惜幾天活的日子，可不許給我胡來，等到伊兒君主派員來，再押你去赴死吧！……你還眞夠大膽的，敢殺世子！眞服了你！」話畢，那獄卒搖搖頭，將牢門上鎖後離去。

這時，李玄揚見所囚之土牢昏晦陰暗，同牢之內，有一中年書生當中閉目盤坐。那中年書生雖是鬚長髮亂，卻是面容凜然，毫無憔悴之色。

獄卒走了之後，李玄揚獨自倚坐牆角，懊惱自己的血氣方剛，以致鑄成大錯，今後是否有緣再見雙親及孫羽珊，他心中已無法企盼。

想到這裡，李玄揚不由大嘆一聲：「唉！」

那中年書生聽獄卒之言，已知李玄揚擊殺蒙古世子，此刻卻聽他嘆息之聲，睜眼說道：「大丈夫嘆什氣！枉你有擊殺蒙古世子的豪氣，卻在此哀聲嘆息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大叔，您有所不知，我沒要殺他呀！我剛學武，無法控制力道，那掌擊出之後，不知威力如何，豈知竟……唉！我上有高堂須奉養，下有未婚妻之誓約，如今卻因自己的血氣方剛，而身陷囹圄，所以嘆息呀！」

那中年書生回道：「異族侵我大宋漢邦，多少家庭破碎流離，似你這等境遇，未來將不知又有多少！眞我大宋子民之難！……不過，小兄弟，你有此等勇氣擊殺蒙古世子，也顯氣魄非凡，文某佩服！」

李玄揚道：「唉！是那蒙古世子欺人太甚，光天之下便要欺侮一個大姊姊，我自然氣不過！」

那中年書生回道：「比起屈膝異族的大宋朝臣，小兄弟你夠志氣了！」

李玄揚又道：「對了！大叔，您又怎會囚禁在此？」

那中年書生說道：「這事說來話長，對了，小兄弟，你如何稱呼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姓李，名玄揚，大叔您呢？」

那中年男子說道：「我姓文，名天祥。忽必烈要我歸順，我不從，便將我囚禁於此牢之中。」

李玄揚疑惑問道：「忽必烈是誰？」

文天祥遲疑了一下，回道：「忽必烈是蒙古大汗，現在卻侵我中原，自稱元朝皇帝！」

李玄揚眼神一驚，訝異問道：「皇帝！我只知有皇帝，卻不知皇帝名爲忽必烈。皇帝要你歸順，大

叔……，那你卻又爲何不歸順呢？」

文天祥道：「玄揚老弟，你願被蒙古統治嗎？」

李玄揚咬牙氣憤回道：「我若願被韃子統治，就不必打死那惡劣世子，以致與家人分離至此了！」

文天祥見他如此氣憤，笑道：「玄揚老弟好骨氣！……那忽必烈要我歸降，以鞏固其統治政權，行其以漢制漢策略。但北朝興武侵略我大宋疆土，文某乃大宋朝臣，豈能歸順他蒙古異邦，何況我大宋將士多少英魂前仆後繼捍衛江山，終是證明我大宋王朝並非屈膝異族而獻江山。大丈夫立於天地之間，應仰不愧天，俯不愧地，自古忠臣不事二主，如今文某寧可斷頭，何言歸順？」

李玄揚望著文天祥佩服說道：「大叔，佩服佩服！我則與你不同，我非不怕死，而是誤殺那世子！您是明知會死，卻寧全志節，因此玄揚佩服！」兩人如此閒聊甚久，直到獄卒送來飯菜才停歇。

經過數日的相處，兩人雖是年紀相差懸殊，但卻無所不聊，閒聊之間文天祥已能了解李玄揚的重情之義，雖知李玄揚因年少而血氣剛盛，但卻是惜情重義之人，於是文天祥心下有了決定。

文天祥說道：「對了！玄揚老弟，文某當年於五坡嶺匆忙被俘，經輾轉囚禁於此，未遇識人交代要事，方才突想起此事，今將此要事託付予你，望你有緣尋得我大宋後裔再圖大事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一臉疑惑的看著文天祥，淡然說道：「大叔您被關幾年了？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自五坡嶺被俘迄今，已有三年多了，被囚至此也有兩年。」

李玄揚一副無奈之態，冷笑道：「文大叔，你不要說笑了！我殺了蒙古世子，聽說是死罪耶，你將要事託付於我有何用處，我可會比你早死呀！」

文天祥一聽此言，深覺有理，怎會交代一個比自己可能早死之人要事，於是不由也自己發笑。但經仔細思索後，仍安慰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老弟，你話雖不錯，但我還是應將此事交代予你，如我比你早亡，你尚可再交代他人。但是切記，仍不可放棄任何生機，世事往往會有九死一生的轉機。」

李玄揚無奈笑道：「大叔，你又說笑了！我可沒那種有本事刀下留人的皇親國戚可以救我耶！哪有九死一生的轉機！……不過大叔既有要事交代，玄揚謹記便是。」

文天祥將李玄揚叫至身邊，低聲對他說道：「如果玄揚老弟大難不死，則宋室江山尚有興復機會。」

李玄揚也是低聲問道：「元朝已統治，如何有機會？」

文天祥說道：「這事說來話長，是有關日月星三珠開啓乾坤門之大事。我朝太祖趙匡胤以文爲重，不重習武，故歷代兵書、武功祕笈均沒收藏於藏經閣。蒙古軍南下時，我與張世傑及陸秀夫憂心兵書、祕笈落入蒙古人手中，曾商議打造乾坤門收藏兵書、武功祕笈，但卻未付諸行動。」

李玄揚心下好奇問道：「打造乾坤門，那後來你們有付諸行動嗎？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有！其後，蒙古軍攻克襄陽城時，我等三人鑒於大宋曾因北方金人攻克開封而淪陷，如文物重資淪於敵軍之手，則難圖後事。因此，爲確保後起之蓄積，並避免兵書及文物落入蒙古軍之手，遂決議開鑿乾坤門保存資產，以圖後事。乾坤門由張世傑命人派調工匠鑿山開挖，自峨嵋山牛心嶺北麓開

挖，寶物則由我派員護送，護送之人卻不知護送之物爲何，且護送完成後，由我炸山封存。而陸秀夫則命人由牛心嶺南麓挖鑿另一端開啓之門，並打造日、月、星三珠，以作爲開啓乾坤門之鎖鑰。如此一來，所挖鑿之工匠均以爲是挖掘帝王陵寢，也就無人知曉乾坤門之密，自能保全宋室資產不落入蒙古人手中而遭摧毀。」

文天祥說得詳細，李玄揚聽得專注，這時，獄卒突然送來晚膳，文天祥立即停話不語。

那獄卒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小子，好好多吃這幾餐，免得到陰間當餓鬼，聽說已經去通知伊兒汗國了，等那邊來人便把你接走。」

獄卒離開後，兩人用過晚膳，文天祥便再繼續說道：「那乾坤門內分日廳、月廳及星廳。我運送寶物時，於大廳，也就是日廳，放置一把天虹寶劍；左有月廳，放置黃金；右有星廳，放置文物資產及兵書祕笈。大廳懸掛天虹寶劍之用意，乃因天虹劍爲岳武穆當年佩劍，威震北域，但自武穆將軍遭害後，寶劍便下落不明，後有一名江湖高人，人稱一筆春秋柳行風，將它送還給朝廷，從此藏於宋廷宮中。由於寶劍鋒利且保存完好，置於乾坤門內明顯處，如因異心之人攻入，奪得名劍後，則自欣喜攜劍離去，不會覬覦另兩項寶物；但如正義之士得劍，則能持天虹雄風，號召仰慕岳武穆精神的正義之士，雪復大宋神州。」

此時，文天祥細細端望牢外，確認無人後，繼續低聲說道：「月廳則藏黃金，作爲未來抗元扶宋之資金。星廳則箱存宮中保存完好之歷代文史資料及兵書武略等，此等文物如落於蒙古軍之手而摧毀，則漢族文化盡失矣，所以最爲重要。」

李玄揚甚爲好奇，便問道：「既然無人知道乾坤門，後人又如何尋得寶物？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這便是我今日要託付你的重點。乾坤門之開啓地點，陸秀夫命人繪刻於三珠之上。這三珠即爲日耀珠，交由張世傑藏收；月靈珠交由陸秀夫藏收；我則藏收這星炫珠。因此，今告知你此事，便是要將我藏置星炫珠之地告知予你，你若幸能生出此牢，便去尋它，以匯聚三珠開啓乾坤門。」

李玄揚這時搖搖頭，嘆道：「生出此牢，唉，文叔，我也希望呀！」

文天祥拍他臂膀安慰道：「聽天由命，但樂觀些！」

這時，李玄揚突然握拳信心回道：「好，文叔，我一定會活下去！」

文天祥聽他此言，不由發笑，笑道：「哈哈，對，就是要如此樂觀有信心，就算要死，也要昂首笑入黃泉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，文叔，砍頭前我一定大笑三聲！不負你所望。……對了，文叔你方才所要託付之星炫珠，藏於何處？我若生出此牢，一定去尋。」

文天祥高興回道：「有你此言，託付要事後，文某可死矣！文某當年於江西對抗蒙古軍時，見情勢危急，爲免自己遭遇不測而失落星炫珠，故於行經黃公灘時，見一處公墓安座數十座墓碑，於是另掘一處墳墓，並取其『惶恐』之義，立碑爲『黃孔』之墓，將星炫珠埋置於墓內。以後你如能生出此牢，記得前去江西黃公灘附近墳場，尋找一個『黃孔之墓』，擊棺取出那星炫珠。當年敵將張弘範押我至伶仃洋上，迫我修書招降張世傑時，我便想起此事，曾將藏置星炫珠之處，隱喻於文詞中，盼張世傑能懂我意。豈料他

竟……唉！他竟早我先赴黃泉。」

這時文天祥又想起三年多前的厓山海戰，回憶起陸秀夫及張世傑殉難之景，不由悲從中來，頓時轉頭仰天，難過無語。

突然，文天祥恍然想起張世傑當時本要再以楊太后之名，再扶宋主之事，於是猛然回身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對了，玄揚老弟，尚有一件更爲重要之事，文某險些忘了。你如眞能開啓乾坤門取得諸寶物後，去尋宋室後裔，以天虹劍扶持宋室後裔，再顯當年武穆之威，雪復我大宋神州。這宋室後裔乃當年靖康皇帝於北地所生之子趙訓，趙訓逃出北地後所生之六世玄孫，名爲趙平，目前居於連峰岡，此乃目前僅餘可尋之宋室血脈。此事務必記得！文某險些忘記這件重要之事。」

文天祥將此重要之事託付李玄揚後，李玄揚當下雖仔細聆聽，但仍心知自己死期不遠，終究將無法完成文天祥託付之事。

此後數個多月時間，兩人獨處於土牢之中，論天說地，文天祥則偶說四書五經，及孔孟之道讓李玄揚明瞭。由於兩人均爲死囚，不知何時將死，以及何人先死，便在這兵馬司土牢中，竟此結爲忘年之交。

這一日時近中秋，文天祥突想起一事，便對李玄揚問道：「玄揚老弟，你囚禁於此已有多久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約莫五個多月了。」

文天祥想了片刻說道：「自這獄卒更換後，未聞此獄卒提及伊兒汗國之事，你所犯既是死罪，時過五

月之久，怎未見來人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文叔之言也對，那蒙古人說我殺了阿八哈義子，又說那阿八哈是君主，我必處死罪，要押往伊兒汗國，怎麼現在還未來押我？」

文天祥說道：「所以這事應有蹊蹺，說不定玄揚老弟眞有九死一生的機會。」

李玄揚聽文天祥此言，心中甚感奇怪，心想：「我擊殺那列里哥之時，所有蒙古隨從及官府人員均甚慌張，直說要押往伊兒汗國去處置，可是那伊兒汗國卻爲何尚未派員來押我，這事甚奇！」

這時文天祥說道：「玄揚老弟，說不定你眞洪福齊天，能有絕處逢生之幸。文某突想起一事，欲將兩套我所背誦之武功心法，口述傳授予你。」

李玄揚詫異回道：「武功心法？文叔你也會武功嗎？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文某平日國事煩心，實無暇勤練武藝，以致雖能熟背這兩套絕世武功心法，卻無緣修練。」

李玄揚問道：「哪兩套絕世武功？玄揚很好奇。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一爲上乘輕功心法『追雲步』，據說當年達摩祖師以此輕功，一葦渡江，可見其輕功之修爲。另外一套，乃修爲更高之內功心法──『菩提易筋經』，當年達摩祖師傳授少林神僧『易筋經』後，再悟金剛經文一切有爲法，如夢幻泡影、如露亦如電之深意，研創最後一式『無住菩提』，其功虛實互換，時而虛時而實，虛時如幻如影，實時排山倒海，雷霆萬鈞。由於修練者功體非臻上乘，心未達無所

住之境界者，不可修練，否則必走火入魔。因此，達摩祖師不敢傳授，以免少林神僧誤練而入魔。」

李玄揚問道：「達摩祖師既未傳授，文叔又怎會有武功心法？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當年達摩祖師將『無住菩提』以梵文載於禪宗傳法袈裟，並將那袈裟作爲信物傳予慧可法師，又爲免慧可法師誤練走火入魔，達摩祖師傳法之時，並未告知此事，心知有緣者自可得神功，而禪宗自六祖慧能法師以後，衣缽袈裟未再後傳，因此可能無人知曉這神功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可那六祖未傳袈裟，那袈裟又流落何方？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當年唐武宗排佛後，六祖袈裟幸得禪宗門人保存收藏，後輾轉保存於宋室藏經閣，我朝當時有位翻譯經典之士，將此袈裟上之梵文譯爲漢文，譯經之人並將少林易筋經與『無住菩提』彙整成冊，並將此武功心法命爲『菩提易筋經』，載明應於少林易筋經練成後，方可領悟『無住菩提』式。而此神功心法便一直保存於宮廷中之藏經閣。」

李玄揚理解點頭後，又問道：「那文叔你又如何能見得這武功心法？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文某於當年整理藏經閣期間，翻閱經書典籍時，幸見此『菩提易筋經』與『追雲步輕功』兩套武功心法，並將此兩部神功心法熟記，俟將來辛苦練成神功後，期許自己可如岳武穆將軍般，大破敵軍收我山河。唉！奈何國事煩心，無暇修練。今幸遇玄揚老弟年輕有爲，將這兩套武功心法口述傳你，如你真能逢凶化吉，生出此牢，便可勤練神功以保家衛國。」

說此緣由後，文天祥便將那「追雲步輕功」及「菩提易筋經」武功心法，詳細背誦予李玄揚，盼李玄揚有機會逃出此牢，修練武功以保家衛國。李玄揚則將文天祥口述傳授的武功心法，經數日時間便全數銘記於心。此時，李玄揚內心也不由開始有些絕處逢生的期待。

果然，時過數月之後，時節已入十二月隆冬，獄卒已換過數次，仍無人前來押解李玄揚，或提刑李玄揚。因此，這段時間，文天祥除常解說四書五經讓李玄揚明瞭之外，李玄揚自己也偶而運功修習菩提易筋經心法。

由於當年孫羽珊曾講解經絡之學讓李玄揚明瞭，故李玄揚對菩提易筋經心法所載之氣息運行，及穴位經絡之理，更爲容易理解，因此修習功體漸有成效。

又過數日，這一日乃臘月初八，忽有獄卒引領五位皇宮衛士，前來兩人關押之土牢門前。其中爲首一位衛士極爲禮貌說道：「文先生，陛下有請，煩請文先生移駕，與我等前往晉見陛下。」

文天祥見狀聞言，說道：「不知北朝君主見我何事？」

那衛士回道：「恕我等不知，請文先生隨我等前往晉見便知。」

這時文天祥尋思：「忽必烈必又勸降，前所憂心乾坤門及宋室後裔之事，均已託付玄揚，吾事已了，無須再與他耗日拖磨，今番應讓他徹底放棄勸降之念。」

於是，文天祥來到李玄揚身邊，整理自己的儀容，並對李玄揚低聲說道：「千萬記得我囑託之事。」李玄揚聞言輕輕點頭以示明瞭。而這低聲說話動作，文天祥於整理儀容時做得順勢優雅，因此，衛士並未見著文天祥與李玄揚說話動作。

文天祥走出牢門之時，一名衛士在前引領，其餘三人在左、右、後看守，將文天祥護於中央，前往皇宮而去。而為首那名衛士對獄卒問道：「牢中關押這少年是誰？先前未見過，怎會關押在此？」

獄卒回道：「小的也不知道，前個牢頭大哥交接之時，只說這少年在此等候伊兒汗國派員前來押解，小的只知看守而已，不知伊兒汗國何時要來提押。」

那衛士問道：「他已在此關押多久？」

獄卒回道：「小的來此看守已有三個月了，卻不知他先前已關押多久。」

那衛士說道：「既是伊兒汗國之囚，速去通報兵馬司，或刑部，可先將人押往邊關鳴沙山暫囚，並遣人前去通報伊兒汗國，告知伊兒汗國前往鳴沙山暫囚牢接押即可，可免長途跋涉風險。」

獄卒聞言回道：「是，小的這就去通報兵馬司。」於是那獄卒便依衛士之言，前去通知兵馬司有關李玄揚押解之事。

文天祥隨衛士來至殿中，文天祥見忽必烈高坐殿上，為顯漢人之禮節，對忽必烈拱手作揖，卻不跪拜。

一旁衛士見狀，想強押文天祥下跪，並喝道：「大膽，見陛下還不跪下。」但文天祥堅持站立不為所動，衛士即使讓他屈膝，文天祥依舊站立而起，耗了片刻後，只聽忽必烈說道：「不必勉強他，你等退下。」衛士只好退下。

忽必烈和顏笑對文天祥說道：「我大元皇朝確已一統中原，文先生何不歸順呢？」

文天祥直言回道：「我大宋君王並非無道，百姓生活安定，只因朝廷母老子弱，聽信權臣之言而誤國，以致用人不當而至如此。你北朝用我朝之叛將、叛臣，才得以攻入我臨安都城，毀我大廟宗室，何能言勇！我文天祥受聖命之託，輔佐大宋於傾危之時，如今宋室已亡，我文天祥理應速死，豈可在此偷生！更遑論歸順！」

忽必烈聞言，說道：「文先生你以輔佐宋朝之心輔佐我，朕可任命你為中樞丞相，一樣可治理天下。」

文天祥堅毅的對忽必烈說道：「我文天祥為大宋朝的狀元宰相，大宋既亡，我文天祥只有一死，不可求生，你若恩准，賜我一死，文某便感激不盡，無須宰相之位。」

忽必烈仍不死心，又說道：「你若不願任宰相，朕可命你為樞密，統領大軍，如何？」

此時文天祥更為堅毅的說道：「除死之外，其他再言無益！」

忽必烈苦勸無效，已經轉為惱怒，喝道：「好，既想尋死，朕便成全你！來人，押回去。」於是衛士又將文天祥押回土牢之中。

翌日早朝之上，有朝臣奏請忽必烈，應將文天祥賜死。就這樣經過多年的勸降無效之後，忽必烈因餘氣未消，終於准奏，並下令即日將文天祥押赴刑場斬首。

不久，獄卒前來通知文天祥，午時即將押赴刑場斬首，文天祥聞言心下終寬，於是取來筆墨，取出腰帶，振筆於腰帶書曰：「孔曰成仁，孟曰取義；惟其義盡，所以仁至。讀聖賢書，所學何事？而今而後，庶幾無愧！」並再將那腰帶繫於腰間。

李玄揚自聽得獄卒來告午時文天祥便將行刑，內心悲痛萬分。文天祥安慰他道：「玄揚老弟，文某求仁得仁，當爲我高興，莫爲我悲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，願……願文叔一路好走！」

文天祥笑道：「數月之前，原以爲我送玄揚，如今卻是玄揚送我，可見蒼天有眼，玄揚老弟或許有九死一生的轉機。對了，務必切記文某交代之言，如能活著逃出牢獄，去尋星炫珠開啓乾坤門寶物，並交給宋室後裔。如此，文某也算是仁至義至，無愧天地了。但是切記，如果那寶物可能落入蒙古人之手，便寧可讓它永遠塵封，等待機緣之時，也萬不可洩漏。」

兩人說完不久，衛士便前來押解文天祥。文天祥起身離去之時，見李玄揚眼中不捨之情，於是拍拍李玄揚臂膀說道：「玄揚老弟，你乃文某人間最後至友，獨赴黃泉之前能有幸認識你託付要事，文某無憾矣！切記，男子漢，就算要死，也要昂首笑入黃泉！」話畢文天祥轉身離去，衛士並急忙上前押解。這時只見文天祥神情從容，意氣瀟灑自若的離開土牢。

李玄揚望著文天祥單薄堅挺的背影，眼眶沒有掉下淚珠，那是他對慷慨赴義的文天祥，最崇高的敬佩。這時李玄揚想著，雖是再過不久，自己也將步上黃泉之路，但比起文天祥那種重於泰山之死，自己的死，也實在太輕如鴻毛了。心中暗暗立誓，如眞有幸能生出此牢，定要爲社稷江山獻上一己之力。

這時，兵馬司土牢內外佈滿衛兵，戒備森嚴，在那冬雪未退的寒風中，上千的市民聽聞文天祥處斬訊息，爭相聚集於街道兩側，探望這位亙古忠臣最後一眼。只見他昂然自若，神情從容毫無懼色，堅毅參天的氣節，見聞路人雖是淚送文天祥，皆讚嘆萬古英雄莫過於此。

到了柴市口刑場，行刑之前，監斬官遲疑而尊敬的問道：「丞相，回奏聖上尚可免死，不知丞相是否有話要說？」

文天祥回道：「文某事已託付完成，如今求仁得仁，刑者刀下勿疑，感激不盡！請問哪邊是南方？」

監斬官爲他指引南方之位後，只見文天祥面南而跪，仰天說道：「臣文天祥竭力而爲，無力保我大宋江山，罪臣有負皇恩，在此領死。」話畢，面南三叩首跪拜之後，力促監斬官行刑。

監斬官見他堅毅凜然之志，終究無法屈其意志，無奈一柄刑刀高舉，一代赤血丹心的忠臣文天祥，從此天人兩隔，遺作「正氣歌」自此萬古流芳。一旁見聞者，無不流涕。

就在現場民眾悲嚎之時，遠方忽有一駿馬疾馳而來，馬上之人亮聲高喊：「刀下留人，聖上有旨，刀

下留人。」

那馬上之人到刑場之時，見大刀早已揮落，終是慢了一步。原來忽必烈昨日見文天祥如此堅毅尋死，卻不歸順他大元皇朝，甚爲惱怒，今日早朝大臣又順勢參奏賜死文天祥，忽必烈氣憤未消，故立即下旨即時處死。待聽得衛士回報文天祥已押赴刑場時，忽必烈突又回想起數月前曾問議事大臣：「南方、北方宰相，誰是賢能？」群臣回答他「北人無如耶律楚材，南人無如文天祥」之語。所以，忽必烈恍然大悟，此時如處斬文天祥，則錯失賢才，又該如何完成自己「以漢制漢」的統治目標，於是急忙下旨命人前來阻止行刑，但終是慢了一步。

文天祥死後，玄揚獨自一人在獄中無所事事，但也不知自己何時將死，便繼續修習菩提易筋經心法，練到第四式摘星換斗之時，已是文天祥死後一個月了。

這一日，終於有四個兵士進來提押李玄揚，並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小子，刑部下令將你先押往鳴沙山暫囚牢，那兒離伊兒汗國較近，跟我們走吧，一路上可別亂來！」

於是，那四個兵士押解李玄揚，準備前往西域關口之鳴沙山石牢暫囚，以縮短伊兒汗國派員前來押解死囚之往返時間，刑部並已通知伊兒汗國前往鳴沙山暫囚牢押解李玄揚。

押解途中，李玄揚除雙手被銬住外，均徒步自行行走，他心想人生至此最後必死，死前何不放開胸懷欣賞大地風光。

這時，他正欣賞萬里晴空之白雲時，忽然想起文天祥背誦給他的追雲步輕功口訣，於是押解途中，李玄揚不斷以追雲步口訣運氣練功，勤練追雲步輕功。期間，押解將士見他行進間苦練輕功，卻也未加阻止，更彼此笑道：「這小子都死到臨頭了，還練這輕功做甚，唉！難不成黃泉路上要走的快些。」一旁同伴聞言跟著哈哈而笑。

豈知，由於身上枷鎖加添重量，且李玄揚心無旁騖，苦思鍛鍊，竟在這兩個多月路途長遠的押解期間，讓他學成了最上乘的追雲步輕功。



遇佳人結生死情，解衣袍緣得劍訣

一行人到了鳴沙山石洞囚牢後，獄卒便將李玄揚暫時關在牢中。這鳴沙山囚牢是大元帝國與伊兒汗國間，因兩國路途遙遠，於邊境所設置之暫囚處，而李玄揚被押至此牢後，便將在此牢中等待伊兒汗王派員前來押解。

話說由於一年前，伊兒汗國君主阿八哈，得知義子列里哥被殺，甚爲氣憤，立派一支數十人的衛隊，前往大元帝國押解李玄揚。但因蒙古帝國自忽必烈與其弟阿里不哥爭奪汗位後，四大汗國便此分裂。其中，伊兒汗國支持忽必烈繼承正統，以致與海都統治的窩闊台汗國及察哈台汗國間常有衝突戰爭。因此，伊兒汗阿八哈當時所派人員，竟於過境窩闊台汗國時不幸被殺，也就因此一直無人前來大元朝廷接應押解李玄揚。而便在這事數月之後，伊兒汗阿八哈也突然駕崩，因而伊兒汗國眾臣完全不知有李玄揚誤殺列里哥之事。

又伊兒汗國繼位者爲阿八哈之弟——貼古迭兒，雖獲通報李玄揚暫囚鳴沙山等候押解，但新伊兒汗國君主貼古迭兒，不知有李玄揚誤殺列里哥事件，且貼古迭兒因自己推動的宗教改革，正面對著自己姪兒阿魯渾（阿八哈之子）引爆的內戰奪權之憂，根本無暇在意李玄揚之事。

果然不久，阿魯渾推翻貼古迭兒繼位爲伊兒汗，阿魯渾更不知其父阿八哈曾收義子，也就不知有李玄揚事件。因此，李玄揚就此一直被關押於鳴沙山石牢之中，也一直沒被提刑，鳴沙山石牢之獄卒也換過數批，便就無人知曉李玄揚所犯何罪。接管獄卒只知李玄揚爲死囚，等候伊兒汗王派人親自押解，李玄揚便如此關押於這鳴沙山石牢之中。

花開花謝，春去春來，李玄揚這麼一關，就是九年光景……。九年之間獨自一人囚於牢中面對暗黑石壁的日子，李玄揚也由一名少年逐漸長成爲英挺之軀。

李玄揚所囚之石牢，內有四個牢房，兩個爲邊境重囚房，一爲邊境死囚房、一爲女囚房。囚牢入口處爲五米見方的看守區，中間一條廊道通往各牢房，廊道前段兩側爲兩個重囚牢，專門關重刑犯等待發配邊疆勞改之囚犯，尙有些微光線；再往廊道後段深處，其左側爲死囚牢、右側爲女囚牢，燈光更形微弱；盡頭處則爲密房，專供儲物之用。

李玄揚在死囚牢一關就是九年，今年已經年約二十二了。這九年間，前五年他已把菩提易筋經前十二式練成，但是達摩祖師最後所創「無住菩提」式，李玄揚終究無法成就，他總是無法參透所謂「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」、所謂「如夢幻泡影、如露亦如電」，每練此式，依法運氣所產生之沛然內力，頓時不知如何駕馭，因而氣血攻心，險些走火入魔，苦練四年還是難以成就最上乘的「無住菩提」式。就這樣，後四年幾乎每天思索，也忘記自己是一個死刑犯了。

這一天，女囚房突然關進一位青衣女子，年紀約莫二十三、四歲，衣服雖舊，但倒也沒有破損，披頭散髮，臉上顯然是因風沙關係沾滿泥沙，初被關入牢中時，呆坐良久。由於女囚房在李玄揚所關的死囚房對面，這還是李玄揚這九年來第一次見過的女子。

蒙古人押解時均用波斯語對談，那名青衣女子被關入時也都不發一語。直到當天深夜，李玄揚入睡後，忽然聽到淒厲的女子大喊叫聲：「不要，救命呀！救命，不要！」李玄揚當下驚醒，正見六名獄卒露出猙獰喜悅的笑容，欲要非禮對面女囚房內的青衣女子。

只見那青衣女子不斷聲嘶力竭的叫喊著：「救命呀，救命，不要呀，你們這些禽獸！」那女子越是叫喊，那獄卒越是哈哈大樂，立刻把那青衣女子的上衣撕裂，正要撕裂女子長裙之時……。

李玄揚見狀，聽那女子的叫喊聲竟是漢語，才知那女子是漢人，情急之下，內力勁發，瞬間擊破了死囚房鐵門，縱身趨前進入女囚房，當下一掌擊斃正要非禮女子的三名獄卒，大聲喝道：「你們這群沒人性的禽獸，欺負一名女子還是人嗎！」

這突如其來的動作有如迅雷之速，其他三名獄卒被嚇得震退數步。其中一名獄卒用漢語喝道：「小子，你不想活了，竟敢妨害老子享樂，等等我去取兵器要你立刻便死。」由於李玄揚頃刻間擊殺三人，另三人已心生恐懼，說罷立即回身去取兵器並通知其他護衛。

這時，青衣女子滿臉驚恐顫抖，李玄揚心想必須趕快逃離，否則其他增援的獄卒或護衛馬上便來，這青衣女子恐怕也是難逃魔爪。於是，李玄揚抱起青衣女子往牢中廊道另一頭狂奔，青衣女子雖是驚恐，但

知李玄揚是漢人，且又挽救自己免於被獄卒侵犯，心便稍寬。

李玄揚抱著青衣女子奔至廊道盡頭，結果盡頭處竟是一間倉庫密室，後頭獄卒已持刀槍追趕而來，情急之下，李玄揚反手關上倉庫之門，獄卒趕到時李玄揚已將那門上鎖。

於是一名獄卒大聲喝道：「小子你快開門，大爺們可以饒你不死，不然，恐怕到時候讓你不得好死，快開門！」

李玄揚將青衣女子平躺放置地面，心想前無出路，這下成了對方的甕中鱉，如不殺出一條生路，恐怕也難以離開此地，忽又想起方才一掌擊斃對方，可能過去幾年苦練之神功眞有作用，心想眼下也只好冒險一搏了。

於是李玄揚對那獄卒回答道：「好，你們聽好，我不想濫殺無辜，剛剛是你們一些禽獸要欺負一個女子，我不得已而擊殺，但等會兒我推開門後，若你等有堅持攔阻之人，就別怪我格殺無論了。」

獄卒聞言喝道：「要命你就快開門，別說廢話。」

這時，李玄揚尋思：「無論如何，一定要殺出去，否則身在此地如甕中之鱉，不是餓死，也必定被對方用煙燻死。可是這女子全身衣服已被撕扯得殘破不堪，無法蔽體，身軀已然若隱若現，要如何抱她殺出重圍呢！」

透過一絲微光，李玄揚在倉庫內四處尋找有無廢棄的衣物。這時，青衣女子蜷曲地上臥著，恐懼已較爲鎮定，看著李玄揚東翻西找，說道：「你在找什麼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找衣服讓妳穿呀！」

青衣女子知道後羞澀說道：「謝謝你。」

李玄揚慌忙回道：「等我們能安然離開再謝吧！」

這時，青衣女子雖是驚魂甫定的平躺，雙眼仍是心有餘悸的呆視倉庫頂板，這頂板實在太高，突然，那女子隱隱約約看到頂板牆角處好似有個東西懸掛著，於是回身向李玄揚說道：「你抬頭看看，頂上好似有個細長的畫軸。」

李玄揚抬頭一看，眼光尋了半晌，果見牆角處隱約懸有一幅細長畫軸，於是恍然一悟，大喜說道：「太好了，這畫軸肯定是用布料製成，至少有布就可以先把妳包起來了！」

但這倉庫上頂實在太高，李玄揚想起在押解前往鳴沙山的路上，自己曾經練過追雲步輕功，不妨試試。於是躍身一縱，竟是不費吹灰之力，飄上倉庫頂上牆角處，輕易取下那幅畫軸。

那青衣女子見狀，心上一驚，說道：「好厲害的輕功。」

李玄揚自己也是一驚，回道：「沒想到這追雲步的輕功如此了得，我也不敢相信。」

兩人高興的打開那畫軸，說也奇怪，他兩人只道是用畫軸之布來包覆身體，暫渡眼前危機，豈知那竟非畫軸，而是一面行軍旗幟，而連同旗幟捲在一起的，竟是一套上等絲綢所製的錦衣長袍。

兩人見狀實是難掩心中喜悅，但因時間緊迫，李玄揚趕忙將衣袍讓那青衣女子套上。由於那衣袍並無腰帶可繫，於是李玄揚旋即將那面旗幟捲成細長腰帶，繫在那女子腰間。

這時門外獄卒已經連續幾次撞擊倉庫之門，並一直不斷咆哮道：「小子，趕快開門，你不想活了嗎，快把那婆娘交出來。」

突然……，李玄揚緩緩打開倉門，並未露出身影，眾獄卒及護衛對這舉動也感疑惑，但敞開的倉門後方，卻未見人影走出。由於燈光昏暗，眾獄卒想起方才三名同伴被擊斃情景，心中惶恐也就莫名而生！

其中一名獄卒喝道：「小子，快出來，不要裝神弄鬼。」李玄揚仍不作聲。

這時，爲首一名護衛持一柄長槍，準備進入倉庫，甫一步入門口，李玄揚運盡全功，以菩提易筋經第十二式的內勁，一掌擊中那名護衛。由於那內勁有如排山倒海之威，只見那名護衛由廊道這頭，彈飛到廊道另一頭的囚牢入口，連身撞擊壁牆，全身骨頭碎裂，經脈全斷，撞擊之聲震得整座囚牢砂石部分崩裂，所有人都嚇得目瞪口呆，連李玄揚自己及那青衣女子也是大吃一驚。

原來那李玄揚已練成武林至高的內功心法，菩提易筋經，就算少林易筋經能夠練成十二式的少林派掌門，歷年來也是寥寥無幾。李玄揚不知自己神功威力無邊，爲求眼前脫困，驚恐之餘運盡全身神功擊出，而這掌威力之大，就算連武功內力極高之人若被擊中，也是立即斃命，更何況只是一個士兵。

其他獄卒及護衛初見此等情景，嚇得七魂六魄飛散，沒人敢再入內察看。

經過片刻，密室倉庫內外雙方毫無任何動靜，李玄揚心想對方應是心生恐懼不敢進入，於是大聲喝道：「再說一次，我不想濫殺無辜，如果你等堅持要攔阻，休怪我格殺無論。」說罷，右手拾起方才那名

護衛掉落的長槍，左手抱起那名青衣女子，謹愼緩緩的步出倉庫門口。

眾人一見李玄揚，無人敢立於第一個，心生恐懼直往後退。李玄揚見狀提槍往廊道牆壁震擊，產生極大震動，並大聲喝道：「還不閃開。」

眾人驚嚇退到囚牢入口處，李玄揚趁勢快步趨前，來到囚牢入口處，約莫有十二名獄卒及護衛已守在此處，而入口處是片五米見方的空地，已非方才狹窄的廊道無法同時併立數人。

這時因獄卒及護衛人多勢眾，而方才爲首護衛已被李玄揚擊斃，於是另一名護衛副領大喊：「大家一起上，殺了這不知死活的小子。」話畢，便有五人立舉刀槍，上前與李玄揚過招，由於李玄揚內力剛猛，三招之間，這五人竟被李玄揚內力震得兵器脫手，旋即被李玄揚刺死於槍下。眾人尚未看清李玄揚如何出招，竟然五名同伴已經斃命，當下更是驚駭連退數步。

而李玄揚由於神功練成後尚未運用，尚不知如何收發自如，直到此時才知自己所學武功，竟至如此境界。

見眾人眼神一片驚恐，李玄揚便趁勢搶步，抱著那女子已經來到囚牢門口，眾人自知不是李玄揚對手，無人敢再上前阻攔，於是李玄揚急忙震開牢門，逃離而去。李玄揚打開囚牢大門後，正欲抱著女子飛奔，見門口一匹駿馬，於是奪了那馬匹讓女子乘坐後，自己並未上馬，牽著馬匹帶那女子快速飛奔而去。

此時，那群獄卒及護衛驚魂方定，但由於爲首護衛及獄卒均已被李玄揚擊斃，頓時眾人也不知所措，更不知是否追趕，但又心想囚犯逃脫，恐也免不了上層追究責任，於是眾人只得無奈面面相覷，這些自不在話下。

卻說李玄揚攜那女子逃脫後，夜空繁星點點，黎明未至，但因時正十二月，天氣寒冷，兩人在夜空下默默無語飛奔良久後慢了下來。

那女子本已心覺李玄揚是正人君子，但竟在這逃命關頭，還如此老實，並未騎馬逃命，而自行徒步奔走，心中納悶良久後，忽然開口說道：「公子，你怎不騎馬奔逃，卻跑得如此累喘！」

李玄揚無奈回道：「老實說，我不會騎馬。」

那女子不禁訝異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早知你不會騎馬，方才我就可騎馬載你。」

李玄揚苦笑說道：「最好方才妳知道如何騎馬奔逃，我扶妳上馬之時，妳可是還在發抖哩！」

那女子嬌羞地回道：「這……！方才眞的感謝公子相救，若非你出手解圍，我眞不知……」

李玄揚聞言感嘆回道：「姑娘無須客氣，那群人實在可惡至極，誰見了都怒不可抑！不過托妳之福，我竟然……我竟然出了那囚牢……」

聽李玄揚感嘆之語，那女子疑惑問道：「公子你被囚禁在此多久了？」

這時，因天候漸寒，李玄揚僅著一件囚衣而已，開始冷得直打哆嗦，那女子見李玄揚如此寒顫，便說道：「公子你上馬來吧，我載你一程。咱們得趕緊找個避寒之地，生火取暖！」

李玄揚因實在冷得寒顫不已，也就順口應允上馬。那女子便快馬加鞭縱馳而奔，寂靜的夜裡，只聽得

兩人茫然馳騁夜空下的馬蹄聲。

黎明時分，一線曙光映照大地，忽然……，映入兩人眼簾的，竟是一片阡陌黃沙，那女子突然勒馬急停，使得李玄揚也瞬間緊緊的抱住那女子以防自己墜馬。

這一抱，不免讓兩人內心有些尷尬，卻也產生了點莫名的情意。而這一急停，也讓李玄揚心驚一顫，險些摔落馬下，便疑惑問道：「怎麼了？」

那女子回答：「糟糕，眼前怎會一片黃沙？」

這一問，兩人的確是疑惑了，昨夜只知逃命，卻怎知兩人竟在這荒漠之中逃亡。陽光投射在兩人疲憊的臉頰，原是囚犯的兩人，均是蓬頭垢面、灰頭土臉，這時才清楚的看清了對方的模樣，兩人不由相視而笑。

這時李玄揚說道：「這該如何，看來一時之間我們恐難離開這遍野黃沙！」

那女子環顧四周後說道：「前方遠處看來像是有座亭子，我們先去那兒歇息，尋些柴薪生火取暖，再做打算吧！」李玄揚聞言點頭認同，於是女子便縱馬馳騁往亭子而去。

果不其然，進前一看真有一座大涼亭，亭邊竟有一池泉水湖，池的形狀彷若彎月形狀。兩人來到池邊，心中大喜。

因時節方入十二月，風雪未至，幸得那湖水尚未結冰，兩人經昨夜的生死交關，身心極是疲憊，口渴

加上飢寒交迫，見了那池泉水湖泊，兩人自然興高采烈的背對著背，各自飲水並清洗一番。

只見那女子梳理了一番，並將長髮束紮而起，洗盡一夜的疲憊倦容。正當回眸而來的那刻，李玄揚突然驚見那女子竟是如此清秀脫俗，纖腰似柳，貌如芙蓉，柳葉細眉下明亮深邃的眼眸，正是閉月羞花的絕色容顏。映入眼簾剎那，李玄揚當下一驚，不自覺呆立的脫口而出說：「姑娘妳……妳長得好……好漂亮。」

那女子聽後嬌嗔羞澀的說道：「哪裡，謝謝公子讚美！」

這時，李玄揚呆立中卻想起青梅竹馬的孫羽珊，心想：「這十幾年來不知珊兒過得如何，也不知嫁人了沒。」

那女子見他入神而思，輕拍他肩膀叫道：「公子，你怎麼了？」

李玄揚回過神來，回道：「突然憶起一些往事……。對了，妳會餓嗎？」

那女子回道：「老實說，真的很餓！」

李玄揚道：「我們去抓些魚來填飽肚子再說。」

說罷，兩人持手中長槍到湖中刺了幾尾魚，但因兩人都不會抓魚，弄得衣服一身濕後，才在涼亭邊生火烤起魚來，邊烤也邊聊著，這時已是正午時分。

李玄揚問道：「對了，我叫李玄揚，還沒請教姑娘芳名。」

那女子道：「我姓袁，名莫雲，以後你叫我莫雲好了。」

李玄揚又問道：「莫雲，妳怎地被關來此處？」

一聽李玄揚的問語，袁莫雲若有所思的長聲嘆息，說道：「唉……，這事說來話長，先談談你吧，我看你也不是什麼凶神惡煞的，怎會被關於此地，而且看你頭髮、鬍鬚長的，好像已被關了好幾年似的。」

這時，李玄揚比方才袁莫雲更為亮聲地嘆道：「唉……！不是好幾年，是十幾年，可能關了十多年吧，連我自己也算不清關幾年了。」

袁莫雲驚訝的說道：「十多年！你犯了什滔天大罪，怎麼會關得這麼久。」

李玄揚莞爾一笑的回道：「我本來是要關到地獄去的……，但是，說來也真是奇怪，這閻羅王竟然不收留我，還派了個美若天仙的妳，……前來將我救出那不見天日的牢獄。」

袁莫雲聽了更是訝異，追問道：「地獄？難道你是死刑犯？」

李玄揚回答：「是呀，我殺人。」

袁莫雲道：「殺人！關了十多年……，你小時候就殺人了！不會吧，你看來是個老實人呀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像昨晚那些人的惡行，該殺嗎？」

袁莫雲聞言，想起昨夜險遭惡人欺侮，仍是心有餘悸，不禁又是駭然心顫，一時默然無語。

李玄揚雖見她餘悸猶存之狀，卻不知如何安慰她，仍是繼續說道：「當年一位蒙古世子欺負鄰家姊姊，行徑跟昨晚那些人簡直一模一樣，光天化日之下那姊姊都被壓在地上了，我見狀當然二話不說，一掌往那蒙古世子頭頂重擊下去，哪知他竟然當場斃命！唉……我也就被抓起來了。」

李玄揚這麼說著，突然一陣鼻酸，想起爹娘，眼淚逕由眼角落了幾滴下來，又繼續說道：「自從被抓走後，我就再也沒見過爹娘，也沒見過我青梅竹馬的未婚妻羽珊。只能每天望著一片漆黑，常想著我爹娘不知是否有人照顧，是否過得安好，羽珊不知是否平安健康，嫁人了沒？但卻又不知自己何時將死，所以每天練功渡日。如今……竟然出現奇蹟讓我逃了出來！」話畢，李玄揚因想起爹娘及自己年少的荒唐，不由內心一陣淒酸，哽咽而泣。

袁莫雲聽他遭遇如此坎坷，不由輕嘆一聲，說道：「唉……，這麼說來，我們兩人都真是天涯淪落人。」

隨後，李玄揚心情較為平復後說道：「真對不住，說起自己遭遇，竟像個女孩家似的這般哭啼，讓妳見笑了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你這等遭遇，算古今以來最悽慘的，你也是因為思念爹娘思念愛人才如此神傷，不打緊，我不會告訴別人的。」

李玄揚反問袁莫雲道：「光說我，妳呢？怎被關了進來？」

袁莫雲這時眉頭微皺回道：「唉，我身世也是坎坷，只是沒有比你來得悽慘。」

李玄揚道：「如何坎坷，我倒想聽聽。」

於是，袁莫雲訴說著：「我本家居雲南，自蒙古統治後，每日總是過著提心吊膽的日子，有時蒙古官兵姦淫擄掠，隨便關押，便導致許多人家妻離子散。」話畢嘆了口氣，繼續說道：「我夫君原是大宋鑄劍

師，當年襄陽城被元軍圍城五年，糧食本已耗盡，幸得將軍李庭芝派兵攜帶城內急需之物資，突破元軍包圍，使襄陽城內獲得補給，但卻因抵抗元軍所需的弓箭不足，城內更無鐵料可再製箭，於是，我夫君遂在李庭芝將軍之部將護衛下，冒險衝出襄陽，趕赴雲貴一帶趕製兵器。唉！豈料不久後，竟聽聞襄陽守將呂文煥投降蒙古，我夫君錯愕不已，眼見忠臣良將陸續戰死，降臣降將又紛紛爲蒙古出謀獻策攻宋，心灰意冷之餘遂隱居於雲南。」

李玄揚聽完此言，心中若有感慨嘆道：「也難爲當年文大叔孤臣怎能守得住這殘破的江山呀！」

袁莫雲聽他提到文大叔，突然問道：「你是說文天祥嗎？」

李玄揚答道：「是呀！」

袁莫雲又問道：「聽你的語意，好像認識文天祥。」

聽袁莫雲這麼一問，李玄揚遂將他與文天祥的識遇，以及如何學得一身武功之經歷，詳細告訴袁莫雲。

聽完李玄揚所說，袁莫雲一臉不可置信的表情端視著他，說道：「所以你的輕功如此了得，昨夜武功如此高強，都是文天祥教你的！」

李玄揚無奈嘆道：「是呀，如果我當年就已練就神功，也不必眼睜睜見著文大叔赴死了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我夫君說當年聽聞文天祥死訊，稱讚他才是頂天立地的眞英雄。」

李玄揚道：「剛剛話說到一半，妳夫君隱居雲南，所以才與妳結識成親嗎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是，我夫君年紀比我大二十餘歲，數年前有一日正午，約莫五、六名蒙古士兵來到家中，應是探得夫君的鑄劍巧技，便命我夫君前往蒙軍煉製兵器，夫君未允，那五、六名蒙兵遂把夫君強行押走。不久，當我外出回家後，見夫君失蹤，詢問鄰居後方才知情……」

袁莫雲這時神情突然轉爲哀默，且紅了眼眶繼續說道：「我夫君當年曾言，宋軍是蒙古東征西討中最難攻下的國家，原因除宋軍將士的浴血精神外，便是宋軍的兵器及弓箭等均較蒙古人鋒利，所以蒙古軍滅宋後，爲了繼續西征，勢必徵召漢人工匠煉製兵器。所以……，他們應是已經打探得知我夫君的鑄劍技能了。……夫君失蹤後，我便到縣衙打聽，但均毫無任何消息。因此，我便離開家鄉，到處打探蒙古軍隊有關的消息，最後得知原來他們要攻打一個波斯西方的國家，因此，夫君可能便是被帶往蒙古帝國的伊兒汗國。」

話到此時，袁莫雲已是淚眼潸潸了，仍是繼續說道：「我不知伊兒汗國在哪，有一日見到一位西域來的商人名叫馬里，運了一車絲綢要回波斯，因此，我便央求馬里讓我跟隨，一路來到了敦煌。那日，正要出玉門關，我因身無通關文件，便藏身絲綢堆中，卻不幸被哨兵查獲，便將我關到這囚牢來。我昨夜還想今後該如何是好之時，豈知，竟見那五、六個獄卒進來，二話不說，就把我……嗚……嗚……，還好有你！」想起自己的夫君，又憶起昨夜的驚恐，這時的袁莫雲已經哭得泣不成聲。

李玄揚見她哭得如此傷心，又看著她那單薄的身影，不由心疼，便將手臂搭在袁莫雲肩上安慰。豈料這一搭肩，袁莫雲竟是哭得更加崩潰，登時想起這數年來千里尋夫，即使深夜傷心哭啼，也無人可爲依

靠，僅能自己堅強。而如今眼前這名男子，卻讓她這數年多來無助惶恐的情緒，一時宣洩而出，竟不自覺的依偎在李玄揚懷裡放聲哭號。

李玄揚當下於心不忍，便將她摟抱於懷中，一時兩人無語……。此時，遼闊的黃沙大地，只聽得袁莫雲肝腸寸斷的悲泣聲。

數個時辰後，袁莫雲心情已平復，兩人也因患難結識，又對彼此遭遇心生憐惜，便此互信依賴。而這時天色已近黃昏，兩人正商討著眼下應該何去何從，於是袁莫雲說道：「那兒有座山丘，我到高處看看附近何處可以暫時棲身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去好了。」

袁莫雲反用俏皮的語調說道：「你會騎馬嗎？」

李玄揚被她這麼一笑，回說：「好好好，袁姑娘妳去。」

袁莫雲聽罷，嘻嘻笑了幾聲，遂縱馬而去。李玄揚望著縱馬遠去的袁莫雲背影，心想她如此單薄，卻有這般悽憐的遭遇，心中甚為憐惜。想著想著……，又想起他那十多年未見的未婚妻孫羽珊，也不知這十多年間羽珊過的可好，越是想著，心中越是盼著早日歸鄉。

過一會兒，袁莫雲便已查探回來，李玄揚見她歸來便問道：「如何呢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不好，方圓可看到的範圍並無人跡，但遠眺約莫一、二里遠處有座小山，只能期望那

裡有山洞暫時棲身了。」

說罷，兩人便即上馬，袁莫雲載著李玄揚縱馬奔馳而去。

這時，火紅斜陽即將沒入地平線，天色已暗，兩人縱馬騎了半晌，來到一處山下，果然見山下有處山洞，山洞左側有條小溪流，兩人遂生起火把進入洞內察看一番。

原來這山洞是一處石窟所形成之洞穴，因來往商旅寒冬之時常遇暴風寒雪，或來不及趕赴客棧歇宿，均幸得此石窟暫宿棲身。而暫宿之人為感念此石窟洞可救濟臨時路過之旅人，離去之時總會留下一些物品，以供救濟往後的暫宿棲身者。因此，石窟洞內材火、乾糧、藥品等物幾乎一應俱全。兩人見狀後哈哈而喜，心想總算今夜可在此棲身了。

於是，生起火堆取暖後，兩人便商議著明日該如何趕路，前往鄰近城鎮。這時，入夜後更為寒冷，且今夜比起昨夜更加寒冷，而袁莫雲身上所穿乃上等錦袍，足可禦寒，但李玄揚身上所披乃單薄囚衣，此刻已是冷得全身顫抖，雙手掌心不斷摩擦，以生暖保溫。

袁莫雲見他直打哆嗦，遂解下腰間所繫之旗幟布條，以便讓李玄揚披覆禦寒。李玄揚見她寬衣解帶之舉，詫異說道：「妳要做甚？」

袁莫雲見他這等驚慌，疑惑回道：「你這樣直打寒顫，我將這面旗幟布條讓你披上，可禦寒保暖呀！不然你以為我要做甚？」

李玄揚道：「喔，我以為妳怎要脫衣，都還來不及迴避呢！」

袁莫雲聽他此言，突然心上一陣嬌羞。隨後，便將那面旗幟披覆李玄揚身上，以幫助他禦寒保暖。

忽然……，袁莫雲見那面旗幟中央有個大字，那大字乃用精工刺繡而成，其上繡著一個偌大的「漢」字，大字兩旁卻用毛筆寫了幾行小字。

袁莫雲見狀疑惑說道：「玄揚，你看……，這旗幟上有字，好似用筆寫上去的。」

這一疑惑，李玄揚倒忘卻了寒冷，兩人將那旗幟攤平於地，並靠於油燈旁仔細察看。

那旗幟上有幾行小字寫著：「大漢驃騎將軍霍去病，元狩二年記言：本將承襲武神定軍硯『疾龍劍法』，已成就第二式劍訣，率我大漢神軍擊退匈奴，明日即將班師。本劍法因殺傷力勁猛，善者用之可定江山，惡者用之生靈塗炭，故依武神僅傳有緣人之遺願，特將疾龍劍譜藏於衣袍內層，並掩藏於旗內懸掛於此。匈奴若得此劍訣，不識漢字，則此劍訣便自然消失世間，但他日如因匈奴來犯，我朝奉派將軍迎敵至此，必屬良將，如有緣得見此旗，盼能習成此劍訣，再破匈奴，安我大漢山河。」

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讀完此旗幟上之文字，不敢置信的抬望對方，半晌無語……。此旗幟竟是西漢武帝年間，冠軍侯霍去病將軍所持之大漢行軍旗，而旗上所寫，竟是霍去病將軍隔代傳劍法之文書。當年霍去病將此軍旗及錦袍掩藏於此密洞後，因那密洞陰涼不見天日，因而能完整保存千年毫無損毀。

雖說不可置信，這時李玄揚開口說道：「若真是萬古戰神霍去病，那……那這面行軍旗……已經……已經放置了一千年以上！」

袁莫雲目瞪口呆，輕緩搖頭回道：「這……太……不……可……思議了。如此說來……霍去病所載的疾龍劍法，便藏在我穿的錦袍裡！」

李玄揚兩眼直視袁莫雲，眼神從她的雙眼，緩緩移到她的胸口，說道：「看來是的……，但是……，卻必須……脫去妳身上的錦袍！」

袁莫雲聽他之言，又是一陣羞澀，突然兩人四目相接，雙方眼神從注視，到含情默默，一時之間，兩人無語，天雷勾動地火，時空彷彿靜止……。

第一次，這是十多年來的第一次，李玄揚如此接近一個女子。這十多年來從少男長成一位身形俊雅的青年，雖是目前髮鬚尚未清理，無法看清他真正的臉龐，而心中雖是時時惦念著未婚妻孫羽珊，但眼前的袁莫雲……，是這十年間他唯一見過的女子，不由內心產生一股異性的傾慕之情，竟是他自己始料未及的感覺……。而此時的袁莫雲，內心也是心有所想……。

這時，袁莫雲率先劃破靜默的氛圍，說道：「既然這劍譜便藏在衣袍夾層，咱們不如來找找……。」

李玄揚疑惑說道：「可就算藏於衣袍內層，這衣袍拆後倘若破損，妳也沒有衣服可穿了呀！這可如何是好。」

袁莫雲尋思心想：「也對，如果衣袍真破了，我也真沒衣服可穿了，可現在真好奇想看看這所謂的千年劍譜長什模樣，該如何是好。……不如他轉過身去，我自己把衣服脫下來察看再說。」心裡這麼想著，袁莫雲卻又心存疑惑，暗想：「但在此共處一室的男子面前脫去衣服，這又成何體統！……算了！反正我

的命是他救的，我的清白也是他保住的，況且……我昨晚衣衫殘破，也不知他是否瞧見……，就這麼辦吧！」

於是，袁莫雲提議說道：「這樣吧，你轉過身去，我自己先把衣服脫下來察看，情形到底如何我說給你聽就是，等我取出劍譜並著裝完畢後，你再轉過身來，這樣好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主意！那我便轉過身去。還有，妳大可放心，我不會轉過身來的！」袁莫雲聽他如此回答，內心自然更爲信任李玄揚。

於是，袁莫雲脫下那件衣袍，身上仍舊穿著原本被撕裂的青衣，仔細察看那件錦袍。原來這件錦袍分內外兩層，外層用上等絲綢編織，內層用羊毛縫製，兩層間則用細細的絲線縫合。袁莫雲向李玄揚說明情形後，便拾起李玄揚放置地上之長槍，輕輕的挑斷縫合處的絲線，那絲線可能是霍去病請人縫製，手法相當細緻，因此，爲了不破壞衣衫，保持衣衫完好，袁莫雲整整花了三個多時辰才將衣袍內外兩層分開。

衣袍分開後，果見內外兩層之間，縫製並固定了一片折疊數折的薄羊皮，上面書寫著武神定軍硯所自創的「疾龍劍法」。

袁莫雲取出那劍譜後，正要告訴李玄揚，但這時的李玄揚，因昨夜迄今均未闔眼，等著袁莫雲挑斷衣衫的縫合線之時，卻已疲累而不自覺熟睡了。袁莫雲見他熟睡之狀，也就不去喚醒。

這時，袁莫雲端詳著眼前這個男人，心中默默想著：「如果沒有他，我此時眞不知後果如何……。唉！也不知今後該何去何從……算了，明日醒來再做打算吧！到時再與他一起同看劍譜，同時滿足那好奇感好了。」

於是，袁莫雲將那內層的衣袍及羊皮劍譜，蓋在李玄揚身上保暖禦寒，自己則裹上外層的衣袍，躺於地上入睡而歇。

黎明又至，天亮甦醒，袁莫雲醒來見不著李玄揚，卻見自己身上覆蓋著那內層衣袍及羊皮劍譜，便起身喊叫李玄揚數聲，遲遲未聞回應，心中突然一陣慌張，心想：「莫非他走了！」

袁莫雲立即起身走出洞外，見那馬匹尚在，眼前大地一片遼闊的黃沙，獨不見李玄揚。這時，袁莫雲有些許失落，便更爲慌張的大聲叫喊：「玄揚……，玄揚，李玄揚。」但卻無人應答。

袁莫雲尋思：「他眞走了嗎？不！不可能，如果他就這麼走了，當時就不可能出手救我。」心中想著之時，卻見遠處一條身形俊秀而臉龐陌生的身影快步走來，其速之快，更顯此人的上乘輕功。

袁莫雲頓時心生恐懼，暗想：「這人是誰，怎快步往此而來，到底是善人還是惡人。」心中暗想之時，那人已來到數步之遙的距離，並喊道：「莫雲，妳醒了吻！」

袁莫雲聞言一驚，這熟悉的聲音確是李玄揚無誤，可怎跟昨日完全不是一個模樣，近瞧之下，見他長髮散而不亂，劍眉星目的風姿，實在英挺俊秀，袁莫雲突然當下一愣。

原來李玄揚方才持洞內放置的利刃，自行剃去髮鬚，並紮起紊亂的長髮，因此模樣已然與昨日有所不同。瞧著眼前俊挺的人影，袁莫雲心中想著：「原來他竟長得這等俊灑……！」

這時，見李玄揚身上僅穿了件單薄的囚衣，袁莫雲快步向前問道：「你去哪兒了？穿得這樣單薄不冷嘛！」當下將昨日拆下的內層衣袍，披在李玄揚身上禦寒，關心之情溢於言表。

李玄揚見狀回道：「衣服給我穿，那妳呢？」

袁莫雲一邊幫李玄揚披起衣袍，一邊說道：「這衣袍有兩層，內外均是厚厚的綢緞毛料，你穿一件，我穿一件，這樣咱倆都能禦寒了。對了，方才你去哪兒了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去抓了幾條魚，等等烤來填飽肚子。等吃飽了，我們再來商議往哪兒去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我醒來不見你，原來你是抓魚去了……，昨夜未食，肚子也真是餓了，便依你之言，填飽肚子再來商議往何處去尋路吧！」於是，兩人便生起火來，烹烤那味美的鮮魚。

這時，袁莫雲攤開昨夜拆下的羊皮劍譜，兩人並肩而坐，仔細閱讀那密麻細小的古字，由於袁莫雲識得古字，便將李玄揚不識的部分轉譯讓他明瞭。

那羊皮上前言寫著：「疾龍劍法，劍訣分三。第一式，疾風訣，須以行如風之上乘輕功爲基，方能有成，神功成就，天下無敵。第二式，千軍破，須再兼有無上內功修爲，方能融匯，神功成就，萬夫莫敵。第三式，穹空無劍，本式心法爲上，深悟視劍非劍，凝指成劍，幻化無盡穹空爲一蒼龍，神功成就，則氣驚天地，劍震九州，非深悟此訣者難成本式。疾龍劍法三式成就，威力足劈天地，善者用之可定江山，惡者用之生靈塗炭，故受此劍法者，依其因緣，僅傳有緣。……第一式，疾風訣，本式……」以下便詳細記

載著「疾風訣」、「千軍破」、「穹空無劍」這三式的劍訣心法。

兩人看完後，袁莫雲卻嘻笑的說道：「氣驚天地，劍震九州耶！李大俠，你如果真練成此劍法，可以去當盤古了。」

李玄揚疑惑道：「盤古？什麼意思？」

袁莫雲繼續嘻笑說道：「盤古開天呀，這劍法不是說第三式成就，威力足劈天地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那第三式練不成呀！妳看，霍去病不也只練到第二式。」

袁莫雲忽然站起，拱手道：「恭喜李大俠，願你神功成就，再現驃騎軍威……」袁莫雲話未說完，外頭竟已開始下起大雪。

李玄揚見狀，皺眉說道：「糟糕！外頭怎下起大雪來了，這下咱們恐怕無法離開此地了……這該如何是好呀！」

兩人正躊躇如何因應之際，豈知那大雪竟越下越大，到了黃昏已是大雪紛飛。兩人無奈，只得續留石窟洞內暫時躲避風雪，由於不知大雪何時停歇，兩人憂心洞內柴火不足，便在洞內四處察探，竟見洞內柴火、鍋具等器具齊全，暫時安身不成問題，兩人這才安心。搜查之時，赫見一張漠北及西域地圖，兩人欣喜不已，遂商定待大雪停歇後，便立即趕路前往最近的城鎮：敦煌城。



八 瞧熱鬧險送性命，共患難互許深情

原以為這場大雪幾日便停，豈料竟整整下了兩個多月，原本黃沙滾滾的大地，早已被冰雪覆蓋。兩人無奈，只好在這石窟洞內足足待了兩個多月。

在此期間，兩人除閒聊外，每天對練疾龍劍法，李玄揚並指點袁莫雲追雲步輕功及部分菩提易筋經心法，若遇風雪稍歇，兩人便到洞外練劍騎馬。

隨著相識相知的情緣，兩個多月的相處，兩人情感越為深厚，雖說各有伴侶情人，但此刻兩人已然不知對方是生死之交、紅粉知己，還是……真心喜歡了對方……。而這個迷惑的疑團，便就此深深藏在兩人內心深處……。

兩個多月過後，由於李玄揚之「追雲步」苦練多年，已臻上乘極致輕功；內功修為更是了悟易筋經最上乘心法，雖未參透菩提易筋經之最後一式「無住菩提」，但其內力根基已至化境程度。因此，便在此兩個月間，李玄揚竟已練成疾龍劍法第二式「千軍破」，但第三式「穹空無劍」，則仍苦於無法參透視劍非劍之真義，因此一直難以成就，而袁莫雲雖練不成疾龍劍法第一式，卻已有初步根基。

這一天早晨，兩人醒來後，大地竟出現久違不見的陽光。而由於前一夜風雪已停，如今又逢冬陽乍現，兩人見狀大喜，立即整理行裝，離開石窟洞穴，快馬加鞭趕路，到了黃昏果然來到了敦煌城。

袁莫雲因感於李玄揚囚禁十年，可能不識中原風土人情，且自己千里尋夫數年多來，毫無線索，遂自願陪同李玄揚先回家鄉。

李玄揚也承諾如見得雙親及未婚妻，將協助袁莫雲打聽尋找夫婿。因此，兩人便打算在敦煌城歇息一夜後，一路作伴趕回李玄揚的家鄉——沛坡村。

自離開敦煌城後，行了數日，一日午後，兩人行經長安城時，於長安大街找尋客棧之時，見街旁一處廣場聚集甚多人潮圍觀，兩人便過去瞧瞧熱鬧。

那場中約莫十多人正舉行祈福法會，一名身著紅色道袍尊者，手持木劍，口念咒語，正在為案上符咒施法。一旁有位身形魁武，身著白袍，袍上有紅色蓮花之猛漢，在一旁護守那紅袍尊者。

經過一炷香時間，那紅袍尊者顯已施法完成，一旁教眾便將那案上符咒持前，向民眾說道：「各位鄉親，年節將近，為求平安好年，我紅蓮教護教天尊，方才祈求紅蓮神君賜福，並加持符咒，你等將這些符咒帶回於家中安置，可辟邪保安。需要者可上前領取，並歡迎加入我教。」

由於紅蓮教自蒙古入主中原後，便逐漸聚眾成教，十多年來已吸引甚多教眾，每到過年之前，便於各地為蒼生祈福，藉以吸引更多教眾。部分圍觀群眾抱持半信半疑之心，前往領取符咒回家安置。

這時有位虎背熊腰的大漢，上前領取符咒後，高舉那符咒，並在眾人面前撕毀，哈哈笑道：「這等欺騙眾生的伎倆，你們也相信，哈哈！」

這突如其來的挑釁動作，惹惱方才一旁護持尊者的白袍猛漢，當下跳出喝道：「大膽狂徒，敢褻瀆我紅蓮神君！」

挑釁之人說道：「紅蓮神君，簡直招搖撞騙。蒼生爲禍人間，摩神最終會降臨，殺戮天下，信我摩神教才可得救贖，趕緊歸降我摩神教。」

白袍猛漢氣憤回道：「呸！我雷彪可不許你侮辱紅蓮神君。你摩神教到處劫掠童子，爲禍武林，你如在此繼續搗亂，雷彪今天便要爲民除害。」

挑釁之人哈哈笑道：「小小一個紅蓮教地虎堂主，能有什麼本領！紅蓮教下，地水火風，四大堂主，今若是風雷堂主龍燁，倒是令人敬畏，但憑你一個雷彪，我摩神護法葛元，可不是讓人給嚇大的。這符咒本就是騙人伎倆，我葛元可沒胡言亂語！哈哈……」

雷彪雖是心中惱怒，卻一時壓抑情緒，想起教主一再吩咐不可於眾人面前任意逞兇鬥狠，以維護紅蓮教之威信，因此立時忍住氣忿，思索一番後冷笑說道：「算了，你不信我紅蓮神君降世護生，一切由你，你那殺戮摩神，終將被紅蓮神君收服！」

話畢雷彪轉身欲去之時，那葛元施力按住肩膀，雷彪一個手勁將葛元甩開，葛元氣憤一拳往雷彪面門揮擊而去。雷彪閃身避過那拳，退了三步，怒目對葛元說道：「今日你摩神教既到此擾亂，且你摩神以殺

戮爲業，我雷彪便在各位鄉親面前替天行道，看你摩神如何殺戮蒼生。」

葛元冷冷笑道：「嘿嘿，既然如此，我葛元便在此尊奉摩神殺令，將你等異教狂徒就地正法。」

話畢葛元朝雷彪揮出數拳，虎虎生風，地虎堂主雷彪身形微動，四兩撥千金一一化去葛元重拳。在場眾人見葛元之拳揮向雷彪，威力萬鈞，本是甚爲憂心雷彪，但見雷彪以如此絕妙身手化解，便齊聲讚嘆。

葛元見自己拳拳撲空，越是羞愧轉憤，出拳越是凶猛，不留生機，忽然進攻雷彪上盤，倏忽便轉爲襲擊中盤，不斷變換拳路。雷彪幾個身手避過之後，約略知其拳勁路數，兩人交手三十餘招後，雷彪開始轉守爲攻。

一旁的李玄揚與袁莫雲原是好奇上前觀看，見紅蓮教作法賜符，知其乃一般宗教法會，本要離去之際，卻見葛元挑釁紅蓮教，及與雷彪爭執之言，又見葛、雷兩人大打出手，爲免惹上無端是非，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轉身，正要擠出圍觀人潮離去。

這時葛元與雷彪兩人交手已過五十餘招，地虎堂主雷彪一式地虎伏魔掌，掌風飄忽，由左右兩路急攻葛元，葛元明顯招架不住，一個閃身不慎跌了個踉蹌，身子又突失重心，往外飛身摔倒，撞上正要離去的袁莫雲，袁莫雲不慎跌坐於地。

葛元飛身摔落後，一個瞬間急忙起身，由腰間急取一包白粉，等雷彪上前之時，正要將白粉往雷彪身上灑去。豈料，雷彪快了一步，一掌劈中葛元後背，葛元六腑受創，手中白粉脫手掉落，部分飛灑在跌坐

於地的袁莫雲臉上。

葛元受掌重創後，自知不敵雷彪，急忙縱身逃離現場，雷彪本無殺他之意，因此並未上前追擊。

而見袁莫雲突受波及跌坐於地，李玄揚連忙將她攙起，袁莫雲則自己輕輕拍去那撲鼻的白色粉末，不以為意。

李玄揚說道：「唉！連湊個熱鬧也受波及。難怪我記得娘曾說過，寧可看人吃肉糜，勿要看人劈柴薪，免被木屑濺傷，果然沒錯！」

袁莫雲起身後，竟站身不穩，原是腳踝已經扭傷，因此嘆氣回道：「真是倒楣！早知道如此，便不來湊看這熱鬧。」

於是李玄揚攙著跛腳的袁莫雲，一步一步的離開法會現場。

而自挑釁鬧場的葛元離去後，圍觀民眾對紅蓮教更是好感倍增，紛紛上前索取符咒，紅蓮教雷彪等人則一一分發。取符之後，那施法的紅袍尊者，則為取符信眾灑符水驅邪，更獲民眾認同。

李、袁兩人離開法會現場後，李玄揚檢視袁莫雲腳傷確定無礙後，兩人便來到一處客棧住下，並點了幾道菜餚食用。正用膳之間，忽聽戶外遠處一名母親哭泣呼喊兒名，像是兒子失蹤一般，聲音由遠而近，又由近而遠，一路呼喊尋找失蹤的兒子。

這時李玄揚鄰桌正坐兩人，聽那戶外母親聲聲呼喊，其中一人對同伴說道：「唉！看來又有孩童失

蹤，想必又是摩神教幹的好事。」

另一人回道：「這血掌幫，及摩神教兩大武林惡源，一個到處劫掠錢財及女子，一個到處劫掠童子培養殺手。而血掌幫，幾年前被玉面如來所滅後，已經消失一大惡源，如今還剩這摩神教到處為禍，不知還要拆散多少家庭呀！」話畢頻頻搖頭感嘆。

而方才聽到遠處那名母親的呼喊聲，又聽鄰桌客人談及多少家庭被拆散一事，李玄揚一時默然入神許久，心中一陣鼻酸，眼眶泛紅。

袁莫雲見狀問道：「你在想什麼？」

李玄揚本要回答，但卻一時哽咽，沉澱了心中情緒後，說道：「我想起我娘！」

袁莫雲才知，原來方才聽那戶外母親的呼喊聲，卻讓李玄揚想起自己娘親。

李玄揚心情稍平後，輕嘆說道：「當年我的血氣方剛，讓我娘親失去我，連最後一面都未見著！不知……不知她老人家是如何承受。而因為我的血氣方剛，拆散了自己的家庭，也拆散了我的姻緣。不知爹……娘……現在……現在如何？」

袁莫雲安慰說道：「你這不是自由了，總算可以母子重逢。」

李玄揚突然顫抖說道：「其實，我很怕……很怕……他們，……不在了。」李玄揚雖勉強忍住思親之情，但話到此處，卻紅了眼眶一陣鼻酸，不自覺流下淚來。

在他內心深處，最怕當年血氣方剛的代價，是讓他再也見不著雙親，這是他內心最深最深的期待。想

起當年，爲了麵筒餡餅皮烤焦問題，竟與母親負氣而出門，卻因此險此天人永隔，如今想來，自己實是萬分懊悔。此刻他心中所想，如能讓他再見雙親一面，就算那麵筒餡餅烤成木炭，他也會如甘飴般來品嚼。

袁莫雲同情他與親人離散的悵痛，見他如此思親淚流，不住輕拍臂膀安慰，待李玄揚心情平復之後，兩人便各自回房就寢。

天明之後，已近午時，李玄揚不見袁莫雲醒來，心下甚疑，來敲袁莫雲房門數次，都無回應，李玄揚心覺不妙，也顧不得失禮，便推開袁莫雲房門，竟見袁莫雲臉色青綠，印堂發黑，顯是中毒現象。橫臥於床的袁莫雲，見李玄揚破門而入，以氣若游絲的語調說道：「我……，……我頭暈……渾身……無力……」

李玄揚見狀心下生慌，急忙說道：「莫雲，妳臉色極爲青綠，怎會如此，昨晚不是還好好的？」

袁莫雲無力回道：「我……也……不……知……道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妳在此歇息，我去找大夫來看看，千萬不要亂動，等我回來。」話畢李玄揚急忙前往城中，去尋大夫前來醫治。

約莫經過一個多時辰，李玄揚帶著看診大夫前來。

那大夫對袁莫雲把脈後，問診說道：「姑娘目前有何不適現象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頭暈……目眩，胸……胸口……悶痛。」

那大夫聞言，憂心嘆道：「不妙！面青印堂黑，目眩胸悶疼，……這位姑娘中了『七夜迷』之毒。」

李玄揚慌張問道：「七夜迷，大夫，什麼是七夜迷？」

大夫回道：「此毒乃摩神教獨門劇毒，中毒者會昏迷七夜不醒，七日之內如無摩神教獨門解藥，便會致命。只是這姑娘所中之毒乃輕症，應是吸入七夜迷之毒量不多，所以還能清醒。」

李玄揚驚恐問道：「致命！大夫，那莫雲之症可以治好嗎？」

大夫搖頭說道：「姑娘雖是輕症，但仍有性命之憂，只是不至於七日內喪命，但……三個月內如果再無解藥，恐會陷入昏迷不醒，那時……便有性命之憂，倘若幸運未死，也會永遠昏迷呀！」

李玄揚一聽，驚慌道：「永遠昏迷！怎會這樣。」

大夫仍是搖頭說道：「此毒一般藥石罔治，恕我實在無能爲力，你只能去向那摩神教求取解藥一途，別無他法。」

李玄揚聽聞此言，一時慌亂，六神無主，隨後問道：「大夫，摩神教在哪兒？我又要去哪裡求解藥，怎地我們跟摩神教毫無瓜葛，卻中此毒。」

大夫疑惑回道：「這摩神教專門劫掠童子，惡名遠播，並研創此七夜迷毒藥，用來攻擊敵人，過去已有許多人死於七夜迷之毒粉。可是你們既與摩神教無仇，實在沒有理由以毒藥攻擊你們，這事也甚爲奇怪。」

這時袁莫雲雖無氣力，仍勉力說道：「玄揚，可能是……昨日……的……白粉……。」

聞聽袁莫雲此言，李玄揚想起昨日紅蓮教法會現場鬧事之人，便是摩神教，那鬧事之人葛元，跌撞袁莫雲後，手中掉落的白粉部分飄灑袁莫雲臉上，原來那白粉便是七夜迷，袁莫雲卻因此無辜中毒。所幸袁莫雲接觸白粉之量不多，只是輕症中毒，因此雖是頭暈目眩，病情卻未嚴重惡化。

李玄揚隨後問道：「大夫，你可知摩神教位在何處？」

大夫回道：「這我就不知了。不過小兄弟，你必須趕緊去打聽摩神教，求他們賜給解藥，這姑娘才有救。」

於是李玄揚送走大夫，並將袁莫雲安置歇息後，獨身在長安城內徘迴，四處向人探聽摩神教之消息，但卻毫無任何摩神教之蹤跡。

由於擔心袁莫雲病情，李玄揚每日上街打聽消息，但一連探聽了數十日，均無摩神教蹤影，此時李玄揚心中越加心慌，更擔心袁莫雲的病情惡化。

自兩人相識至今，心中驀然一股情愫，隱於兩人內心。兩人雖各有愛人，但畢竟患難相識，日久生情，那情愫既無從表露，也就各自埋隱於心，只是平日言談舉止間，卻是訴盡綿綿深情。但此刻袁莫雲突染毒病，李玄揚一股悲然之傷從衷而來，數日抑鬱而憂，一籌莫展。

袁莫雲雖是病臥床榻，但見李玄揚憂愁悵然之狀，心中不捨之情油然而生，只能期望自己能得天保佑而痊癒。

這日午後，李玄揚由長安城南，繼續不斷打聽詢問摩神教蹤跡，但多數人均知摩神教爲惡，卻不知摩神教總壇位於何處，李玄揚無奈的繼續徘徊街頭詢問，絕不放棄任何一絲可能的機會，只期望能尋得一絲生機，救治袁莫雲。

這時，突然遠處一名中年婦人大喊：「還我兒來！還我兒來！」不住的嘶聲吶喊，前方兩名中年男子急奔，其中一名手中扛著一名孩童，顯是劫掠了那中年婦女愛子，並往李玄揚的方向狂奔而來。

李玄揚遠遠已聽到那嘶喊聲，但一路上卻無人阻擋那兩名中年男子，兩名男子奔至李玄揚面前時，卻被李玄揚擋了下來。

其中一名中年男子名叫楚豹，喘氣喝道：「該死的傢伙，讓開！」

李玄揚心想這兩人應是擄掠那婦人之子，心中本是氣憤便要上前搶下那孩童，但突然想起年少時的血氣方剛而誤事，因此，沉住心中怒氣，冷冷問道：「這孩童是那大嬸的兒子嗎？」

楚豹怒道：「是又怎樣？」

李玄揚忍住心中怒火，依舊冷冷而道：「還人家，偷人家小孩是不道德之事，你可知那大嬸失子之痛有多難過！」

楚豹見李玄揚正說道理，氣憤回道：「我摩神教豈管你道不道德，這孩童以後可成爲我教摩神護衛，那是她的福氣。」

李玄揚一聽摩神教，心中突然興奮萬分，竟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，急忙問道：「摩神

教，你們是摩神教徒？」

楚豹大聲喝道：「老子便是摩神教神兵，知道了還不讓開。」

李玄揚連忙客氣問道：「這位老哥，請問你有七夜迷的解藥嗎？」

楚豹冷笑回道：「嘿嘿，七夜迷，原來你是來討解藥。」

這時，那中年婦人已追趕上來，見楚豹兩人後，雙目含淚怒視，竭力吼聲說道：「你們這些妖魔，快把兒還給我！」

楚豹冷笑道：「哼！能爲摩神效力，是妳兒子的福氣，妳還得感謝我呀！」

那婦人哭道：「你們還是人嗎！」話畢猛力上前要抓回自己兒子。

楚豹見狀，一個氣勁把那婦人推倒於地，跟著一個大腳要往那婦人身上踹去，這一踹卻被李玄揚挪腳架開，楚豹險些摔倒。

立身站穩後，楚豹對李玄揚怒目而視，氣憤道：「小子，你找死，敢管老子的事，你還要不要七夜迷解藥？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七夜迷解藥，我是一定要，但這孩童我可不由你將他帶走，你這一帶走，這位大娘可是會哭斷肝腸呀！」

楚豹回道：「你小子眞要管閒事，老子現在身上便有這七夜迷解藥，但就是不給你，連這小孩我也要

帶走，看你能奈我何，走！」話畢兩人正要轉身離去，李玄揚硬是攔住去路。

又見李玄揚攔路，楚豹氣憤之下，猛力一拳往李玄揚面門擊去，李玄揚一改過去血氣方剛個性，忍住怒氣，將那拳輕易撥開。

楚豹見他如此輕易便化解拳勁，一時駭然，當下運足拳勁毫不留情揮擊而來，李玄揚一個側身輕易避過，一把抓住楚豹右臂壓制於地，楚豹動彈不得；另一人見狀扛著孩童，正要逃離，李玄揚放開楚豹，輕輕一掌擊中那人後背，那人一個踉蹌站身不穩，肩上小男童跌落於地。

那中年婦人見兒子跌落，趕緊上前抱住昏迷的愛兒。

這時楚豹起身正要逃走，李玄揚急忙上前將他拿住，說道：「這位大哥，我眞無意傷你，我就只要七夜迷解藥救人，求你賜我解藥。」另一名同伴見楚豹被拿住，自己則趕緊逃離而去。

楚豹雖被擒住，但仍硬著性子說道：「哼，救不救人與我無關，那是你的事！」

李玄揚心中實在憂心袁莫雲，本是好言請求楚豹賜藥，但見那楚豹竟是毫無同情之心，又想方才擄人孩童的泯滅人性之舉，李玄揚頓時轉爲氣憤，說道：「我好言相求，只爲救人，你不要惹怒我！」

楚豹仍是冷笑道：「哼！老子我不是被嚇大的，你最好放了我，等等我摩神教派人前來，你可就……嘿嘿……」

李玄揚見他毫無相救之心，心中已然惱怒，一個使力，喀的一聲，那楚豹右臂應聲而斷，悲聲哀號。

李玄揚威脅說道：「實話告訴你，我殺過人，也不差今日再殺你一個，今日我勢必要拿到解藥，快拿

來。」

由於右臂筋骨極疼，楚豹哀號著說道：「饒命，饒命，解藥在這。」在懷中取出一小包藥粉遞給了李玄揚。

李玄揚取過那解藥後，心中暗想：「這人如此歹毒，如果給的不是解藥，我豈不受騙。」他不敢冒著袁莫雲生死的風險，於是對楚豹說道：「跟我回去，等那解藥眞有效時，我便放了你。不過……」李玄揚語氣轉爲冷毅堅定，說道：「不過，如果你那解藥有詐，……我會讓你永遠後悔。」

這時那孩童已經清醒，婦人抱著愛兒來到李玄揚身邊，不住地感謝李玄揚相救，李玄揚示意一番後，便押著楚豹前往客棧而來。

那楚豹其實所給並非解藥，而是七夜迷毒藥，但一路上楚豹打量著李玄揚方才威脅之語，評估自己毫無逃出李玄揚掌心的任何機會，若眞讓李玄揚發覺解藥是假，恐白白賠上自己性命。

因此，一到客棧，楚豹從懷中取出一瓶藥水，語詞閃爍對李玄揚說道：「這位少俠，其……其……其實，這個才是解藥，剛剛……一時恐懼，拿……拿……拿錯了。」

李玄揚不語，冷言對他瞪視，隨後取過那瓶藥水後，說道：「你先喝一點，並告訴我如何服用解毒。」

楚豹擔心性命不保之餘，乖乖自己服用那解藥，並將服用之法告訴李玄揚。而李玄揚擔憂袁莫雲病

情，實在已無他法，只好按楚豹所言之法，讓袁莫雲服用解藥，果然數個時辰之後，袁莫雲氣色好轉，面青印堂黑之現象已然消除。

由於天色已黑，且袁莫雲病情已然好轉，李玄揚便依諾將楚豹放回，楚豹回復自由之身後，懷恨離去。而李玄揚心想楚豹必定回來尋仇，連夜抱著袁莫雲另投客棧而宿，以免楚豹帶人前來尋仇，傷及重病未癒的袁莫雲。

袁莫雲心知李玄揚擔心惡人前來尋仇，而擾她病情及憂心她的安危，一路上李玄揚抱她行走之時，袁莫雲深情的雙眸，細細端詳眼前重情的李玄揚，內心卻是百感錯雜……。

而袁莫雲服過七夜迷解藥後，毒性雖已驅除，但因那毒藥已傷心臟，元氣大傷，因此只能躺臥於床休養元氣。李玄揚請來大夫爲袁莫雲診治後，開了幾帖藥方療養袁莫雲，李玄揚每日餵藥餵食，細心照料袁莫雲。

一日，袁莫雲見他如此辛勞，說道：「眞是勞煩你了！早知如此，那日便不要去湊那熱鬧。」

李玄揚無奈嘆道：「眞是莫名其妙，我倆怎會無緣無故惹來這場是非，還險些喪命！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你傷了那摩神教徒，他們如果找你尋仇，該當如何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摩神教是什教派我不知曉，但他們劫掠孩童的可惡行徑，實是人人得而誅之，那日若不是爲了央求他的解藥，那等惡人實不該饒恕，如果前來尋仇，我也無須對他們客氣了。」

袁莫雲莞爾笑道：「哇！惹怒我們李大俠了。」

李玄揚仍是心有怒氣，回道：「實在是擄人小孩，拆散人倫，簡直罪不可赦！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那你如果又不慎誤傷他人，被官府又關押起來，豈不連去尋你未婚妻的機會都沒了。」

李玄揚沉默片刻後，冷然堅毅的說道：「蒙古統治，侵我江山，文大叔至死都不歸順蒙古，而我李玄揚既非北朝子民，又何懼他官府。這次任何人要抓我擒我，便要看他的能耐了，我李玄揚今後再也不會束手就擒。」

袁莫雲聽他之言，心覺李玄揚已從過去少時血氣方剛，意氣用事的個性，轉爲心思果敢，俠義眞情的男兒。此時她又一次細細端詳眼前的李玄揚，細聲而關心地問道：「我們這一路去尋你雙親及未婚妻，但這十年間畢竟世事變遷，倘若你未婚妻眞嫁爲人婦，你將如何？」

李玄揚頓時默然無語，不敢想像。畢竟十年的光景，自己當年是死囚之身，從不曾奢望能再見孫羽珊，更不敢期盼孫羽珊等他，只是他內心卻不敢想像孫羽珊嫁爲人婦的事實。因此，一股思緒湧上心頭，輕嘆道：「她本就不該等我，我也該祝她幸福！」

李玄揚抑制心中情緒，突然轉問袁莫雲說道：「哎呀！光說我，妳呢？如果妳也尋不著妳夫君呢，如何是好？」

袁莫雲一樣沉默半晌，回道：「不敢想了！看來我們都是天涯淪落人！」

李玄揚這時反倒深情地望著她，想起與袁莫雲認識以來的患難之情，端詳著她那傾國傾城的容顏，內

心不由一股情愫莫名湧上心頭，李玄揚不自覺輕輕說道：「到時如果妳眞尋不著夫，我又尋不得未婚妻，便此相伴吧！」

此話一出，倒是道盡兩人這數月以來隱藏的心聲，袁莫雲聞言立時羞澀，不知如何回語，頓時雙頰紅潤，更添那絕色的美麗容顏。

雖是患難相逢而萌生情愫，但兩人仍是互相祝福對方，能早日尋得自己朝思暮想的眷侶。

數日之後，袁莫雲已然痊癒，但經此一折騰，兩人卻在這長安城內耽擱了一個多月，整理了行囊後，兩人便繼續往沛坡村而去。



九 蒙漢會初顯身手，初生犢技驚戰神

回家鄉途中，途經臨安城郊，李玄揚與袁莫雲談笑而行，突見兩名男子快步而來，隱約聽得他們對話。

那高者忿忿道：「蒙古韃子簡直藐視我中原武學，當年要不是宋室賊臣亂國，弄得我等淪爲亡國之奴，不然憑我中原武林人士聯合，豈是蒙古軍所能敵！」

那矮者回道：「師弟，氣有何用，雖說賈似道等誤國，但國無明君，不能重用能臣，又怎能守得住江山。」

那高者又道：「大師哥，這些韃子著實可惡，等等你要出手麼？」

那矮者道：「等等見勢而爲，你也不得魯莽行事，切記。」

那高者低聲回道：「是，謹遵大師哥告誡。」那兩人說罷便匆忙趕入城中。

這時袁莫雲開口對李玄揚說道：「你聽到了嗎？臨安城不知要發生什大事了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嗯，好像跟蒙古韃子有關。」

袁莫雲好奇說道：「要不要跟過去看看？」

李玄揚記取前次經驗，疑惑說道：「還要過去湊熱鬧，妳忘了前番險些喪命！」

袁莫雲嫣然說道：「可是這次不知是什大事，好像跟那蒙古韃子有關。不然……，不然這次咱們站遠點觀看好了。」

李玄揚想了一會，自己心下也好奇蒙古韃子有何作爲，因此回道：「好吧，去看看什麼大事，不過這次咱們可得站遠點，免得又無端捲入是非。」

於是兩人隨即一同跟入臨安城中。

來到城中一處廟前，廟前有個廣場，四周圍滿了人群，好不熱鬧，似乎都是武林中人，多數人手中持有刀劍等武器。除武林人士外，仍集結不少百姓圍觀湊看熱鬧。

圍觀人群中，約莫有二、三十個蒙古士兵，持刀、劍、弓箭站立一側，士兵前方坐了三個身形壯碩的彪形大漢，三人凜然坐定，面露嗤笑表情。場中央有一名蒙古人與漢人正在過招。不一會兒，那漢人竟被那蒙古人一掌劈中腦門，當場斃命，眾人一陣驚愕。

這時突有三人將那死去的漢人抬到一側哭喊：「三師弟，三師弟。」

其中一名綠衣男子回首怒目，對那蒙古人道：「鐵鷹戰神……你……你……竟殺了我師弟。」

那蒙古人名叫鐵鷹戰神，回道：「拳腳無眼，技不如人，也是死有餘辜，哈哈。你既然心有不甘，不如出來較量較量，讓我見識見識你們漢人的繡花拳腳。」說罷，得意的哈哈大笑。

那綠衣男子氣憤難平道：「好，俠刀門陳明袖領教。」隨即拔刀跳入場中，並說道：「鐵鷹戰神，你欺我漢人太甚，今日讓你領教俠刀門武學。」

那鐵鷹戰神見他持刀，遂從容向一旁士兵取了一把彎刀，笑道：「哈哈，俠刀門素以青雲刀聞名，今日如果你持青雲刀，老子尚且怕你三分，但你只拿一把破銅爛鐵，也想與我較量，也太小看我大元帝國的武學了吧！」

兩人說罷便提刀過招。只見陳明袖一刀劈去，咻的一聲，便是一招「虎嘯奔騰」，威力萬鈞，那鐵鷹戰神正要側身避開，陳明袖手中大刀立時轉向，刀鋒已來到鐵鷹戰神咽喉，鐵鷹戰神提刀一擋，噹噹兩聲，兩人刀風迴旋，各自退了三步。

鐵鷹戰神心知陳明袖武功更高於他剛死去的三師弟，爲求速決，於是運足三成功力，以「雷劈轟頂」之勢猛攻陳明袖上盤，由於鐵鷹戰神內力深厚，陳明袖以「護龍斬」左右抵擋時，卻震得虎口出血，手已無力持刀。

鐵鷹戰神藐視笑道：「今日讓你俠刀門，滿門含悲！」話畢，冷不防竟雷霆一刀往陳明袖腦門劈去，速度之快，刀鋒之猛，毫不留生機，陳明袖當場身首異處。

在場眾人，本以爲鐵鷹戰神勝了便是，卻沒想到竟殺了陳明袖，見這等情景，眾人一陣驚恐。

畢竟俠刀門這幾年來在江湖中也是頗有名望，併稱於五派四幫門，沒想到短短一刻間，竟有兩位門人命喪這鐵鷹戰神手中。

由於鐵鷹戰神下手兇殘，一旁圍觀的武林人士及民眾有人叫囂道：「既然說是蒙漢比武，怎麼變成大屠殺，你們蒙古人未免太殘忍。」

聽聞有人如此叫囂，鐵鷹戰神斜嘴冷笑道：「方才比武前已有言在先，勝負爲先，生死不論，有膽量者才上場比武。既然上場，刀劍拳腳自然無眼，死傷也就在所難免了。」

鐵鷹戰神繼續以藐視的口吻說道：「今日在你們漢人臨安城召開蒙漢比武，如果你們漢人贏不得我們四大金剛戰神，那今後你們各門派，就好好向我們大元朝稱臣吧！」此話一出，一旁的蒙古士兵及三名高坐的蒙古彪漢跟著哈哈大笑。

這時，李玄揚與袁莫雲正站在離廣場百步距離高處一座涼亭，正好看見那群蒙古人哈哈大笑，卻不知場中情事。

見這等蒙古人藐視漢人的情景，方才在城外李玄揚遇見的那位高者，突然跳入場中說道：「臭韃子，用我宋朝降臣降將，才滅我宋朝，有何能耐要我等心服稱臣，眞是笑話，我華山楊通就不可能心服！」

鐵鷹戰神聽罷，鄙視笑道：「那好，既然不服，我就讓你心服口服，亮招來吧！」

楊通旁的那名矮者見狀，立刻上前擋住楊通說道：「五師弟，你不是他對手，退下吧！」

楊通氣憤的回道：「大師哥，這些韃子藐視我們，我不服氣。」

那矮者知自己師弟楊通功力不足，不是鐵鷹戰神對手，便回道：「沒關係，你退下，讓我來。」

楊通回道：「大師哥，可是……」

那矮者對楊通使個眼神，示意不可再言，於是楊通無奈退下場去。

這時，那矮者回過身對鐵鷹戰神說道：「在下華山派林成儀，領教。」

鐵鷹戰神回道：「五大門派之一的華山派，我倒想見識見識名聞天下的五大派能耐，不過我想也是浪得虛名吧！」

說罷，兩人提起刀劍過招。林成儀心知對方武功極高，不敢大意，起手式便以華山派的上乘滄浪劍法進攻，劍風氣勢如萬馬奔騰，現場眾人內心莫不驚服果然爲五大派高手。由於林成儀出劍快而俐落，頓時鐵鷹戰神只能趨於防守。

忽然，鐵鷹戰神轉守爲攻，也不敢大意，運足內力以快刀急攻林成儀下盤，這時林成儀以一式「雲波映光」護守，一時鐵鷹戰神也占不了上風。

但鐵鷹戰神終究是蒙古九大高手之一，爲求速決，鐵鷹戰神右手大刀突然迅速轉攻上盤，林成儀以劍迴旋抵禦，可突然間，鐵鷹戰神左手抽出纏繞於腰間的細刀，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往林成儀腰間劃去。

由於這突如其來的陰險絕招，林成儀一時不及閃躲，腰間被畫出一條傷口，鮮血立時噴了出來。鐵鷹戰神抓準契機，以右手快刀正要往林成儀腦門劈去，林成儀因腰部中了刀傷，劍法紊亂，一時不及抵擋鐵鷹戰神劈往腦門的快刀，眼下林成儀即將斃命之際，噹的一聲，震驚了現場眾人。

正是一把長劍而出，掠開了鐵鷹戰神劈往林成儀腦門的一刀。

原來，一位白袍道者見鐵鷹戰神又要趁勢殺人，因此出劍化解了這次的殺戮。由於那劍氣沉穩，掠開鐵鷹戰神厚重的鋼刀，導致鐵鷹戰神跌了個踉蹌，因此氣憤的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那白袍道者說道：「黃山派，陽平秋領教，陽某方才不及救俠刀門，此人卻不能再死於你刀下。」

眾人驚見黃山派掌門上場，大聲叫好。眾人心想，黃山派乃當今武林五大門派絕世高手，陽掌門上場，已是我漢人武學泰斗出戰，總算有機會出口悶氣了。

鐵鷹戰神聞言氣憤說道：「想要比武剛剛上場便是，怎會趁人比武之時出手，也太不光明了吧！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閣下比武時出陰招傷人致死，恐怕也不怎麼光明吧！」

鐵鷹戰神不服氣的說道：「既是比武，自然所有兵器都可使用，有何不光明！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勝負既分，閣下也無需殺了華山派這位兄弟吧！」

說罷，陽平秋將林成儀扶到一旁，楊通也上前幫林成儀探傷說道：「大師哥，你還好吧！讓我上去殺了這個韃子。」林成儀示意楊通不可再魯莽，楊通也就未再多言。

鐵鷹戰神這時說道：「既然你們漢人總算來個像樣的高手，那我鐵鷹就讓你們好好心悅誠服。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既然如此，陽平秋領教。」

這時，三名在座的蒙古彪形大漢中，其中一名起身說道：「鐵鷹，讓我來。」

鐵鷹戰神聞言回道：「二哥，這……」

那蒙古彪漢打斷鐵鷹的話，並在他耳邊低聲說道：「你且暫歇，來者武功非凡，你先前已戰三人，我

等不可輕敵。」

鐵鷹聽罷回道：「是。」便回座位坐了下來。

那出戰的蒙古人棕髮大眼，身形孔武，說道：「貧道銀狼，大元朝蒙戰將軍手下金剛戰神之一，特來領教陽掌門的八卦迷魂劍法。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我漢人雖已由元朝統治，但中原武學博大精深，需要大智慧的人方能悟透，恐非你等馳騁大漠的虎爪狼牙可以理解！」

這話說完，群眾大聲拍手叫好，讚賞陽平秋總算是在言語上為漢人出了一口怨氣。

但這時，銀狼戰神已皺起眉頭說道：「那貧道倒要見識見識中原武學有如何的博大精深。」話畢，銀狼揮舞手中一把細刀，由於那刀輕盈，一招「落雪斬」迅速往陽平秋攻來。

陽平秋身形微動，提劍破刀，鏘……噹……的幾聲，一式八卦迷魂劍法的「蕩迷蹤」招式，頓時破了銀狼戰神的刀式。

說時遲，那時快，陽平秋又一記「迷魂迴影」，以忽快忽慢的招式，迅速刺向銀狼戰神，兩人刀劍一來一往過招，已過百餘招，仍尚未分高下。

由於陽平秋八卦迷魂劍法忽快忽慢，忽隱忽現，時而快時而慢，每一招都讓在場眾人甚為驚服。但銀狼戰神畢竟為蒙古高手，也未讓陽平秋占得上風。

過招之中，兩人均深知對方武功高強，再不發揮畢生絕學，恐有性命之憂。這時，銀狼戰神運足十成內力以一式「亂刀洪流」急攻，陽平秋也以畢生功力，一式「八卦乾坤」攻守，兩人過招一瞬，刀劍刷……噹……之間，陽平秋略占上風。

這時銀狼戰神一個側身，突然現出一個破綻，陽平秋一劍正要往銀狼戰神右手虎口方向刺去之時，突然間，一根銀針無聲破風而來，速度之快令陽平秋無法閃避，快到連在場眾人也未察覺。只見銀針疾飛刺入陽平秋手掌中指，以致陽平秋刺往銀狼戰神之劍招並未傷及銀狼。甚且，由於銀針含有劇毒，陽平秋頓時手掌一麻無法運劍，手中劍鋒突然轉向杵立地面，危急萬分……；銀狼戰神見機不可失，手中細刀迅速往陽平秋咽喉砍去，眾人見狀一陣錯愕，只見那細刀正達陽平秋咽喉一尺前，眼見陽平秋毫無生機。

突然，如電光石火般，兩聲噹……噹……巨響，令在場眾人一時屏息。竟是一根女子髮簪，急馳打在銀狼的細刀上，細刀立時斷成兩截，那髮簪更不偏不倚射中在座一名蒙古彪漢的椅背上。在場圍觀眾人及場中站著、坐著的蒙古人，都被這一幕情景給震懾……。

待眾人驚魂甫定，那名端坐的蒙古人從容起身，拔出身後椅背上的髮簪，向著百丈外高處的涼亭說道：「在下金獅戰神，何方高手請露面。」

由於金獅戰神內力渾厚，朗朗宏聲迴盪四周，在場眾人聽得清清楚楚。

原來方才銀狼戰神略居下風之時，金獅戰神見陽平秋手中劍鋒正要刺中銀狼，為不使蒙古戰神落敗出

糗，故金獅戰神以極高的內力往陽平秋手掌射出劇毒銀針，由於速度之快，在場眾人幾乎無人察覺。但豈料這根銀針疾射而出後，竟有人見此情景，反倒回敬金獅戰神一根內力甚為深厚的髮簪飛鏢，連金獅戰神也甚為驚服。

在金獅戰神問請何方高手之後，眾人目光隨即注視那座涼亭，涼亭中約莫數十人，這時袁莫雲因為髮簪被李玄揚抽走，頓時長髮落了下來，她訝異的呆望著李玄揚說道：「你……」一時卻說不出話來。

竟是方才李玄揚因佩服陽平秋解救林成儀的豪氣干雲，見陽平秋剎時生命危在旦夕之際，毫未猶豫及思考，立時拔起身旁袁莫雲的髮簪，並射出髮簪解救陽平秋，也同時射往金獅戰神的座椅。

只見李玄揚向著金獅戰神高聲說道：「閣下好不光明磊落呀，暗下毒手傷人，可讓人看不過去呀！」

由於李玄揚內力深厚，聲音迴盪四周，眾人聽他稱說對方暗下毒手傷人，才知為何陽平秋會突然劍鋒轉向杵著地面，原來是金獅戰神暗下毒手。

這時金獅戰神回道：「閣下豈不知，雙方比武，各施所長，銀狼自有獨門暗器施展，可不算不光明磊落呀！閣下既然插手比武，可得上場說個清楚！」

李玄揚心想：「明明是你金獅戰神發的毒針，竟說成是比武中的銀狼所發，真是陰險狡猾。看來，既已插手干預這事，得上場說個清楚了。」

於是李玄陽回頭對袁莫雲說道：「莫雲，妳在這兒等我。」

袁莫雲憂心李玄揚涉世未深，緊張回道：「你真要上場，對方可都是蒙古高手呀！」

李玄揚拍拍袁莫雲肩膀，安慰說道：「無妨，恐怕現在我也是身不由己了，妳等我就是了，放心，我保證會平安回來。」說罷一個縱身躍入場中。

眾人見躍入場中的竟是一個二十來歲的年輕人，都是一副不可思議的神情。

李玄揚入場後，立即扶著受傷而立身不穩的陽平秋說道：「前輩，你還好吧！」

這時黃山派門人約莫四、五人，也上前攙扶著陽平秋。見陽平秋身中銀針劇毒，李玄揚立時點住陽平秋的巨闕穴，以減緩劇毒攻心。

陽平秋以氣若游絲的語調說道：「小……兄……弟，要……小心，對方……陰險，武功……高強……。」

李玄揚聞言回道：「前輩，放心，我來便可！」並請黃山派門人護送陽平秋下場，隨後回頭與金獅戰神對話。

金獅戰神見李玄揚回頭後，拱起雙手作揖說道：「請教閣下大名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在下李玄揚。」

金獅戰神道：「敢問這位小兄弟插手銀狼與陽掌門的比武，不知是何用意？」

李玄揚見他這等陰險抵賴，反倒點著頭回道：「若說插手，晚輩不敢，但既然是他二人比武，誰勝誰負倒是與我無關，晚輩只是見到陽掌門即將取勝，卻不巧見到大師您的銀針射向了陽掌門，所以起了興

趣，想向大師討教，可不算是插手他二人的比武。」

金獅戰神回道：「小兄弟，你誤會了，老夫可沒出手呀！你倒是可以問問在場眾人，有誰看到老夫出手了，那可是銀狼的獨門武器呀，是陽掌門自己不防。」

李玄揚已知金獅戰神要抵賴不認，心想眼下倘若辯解起來，金獅戰神也不會承認，既然是自己打斷了比武，所以轉個話鋒說道：「大師，您有沒有出手也與我無關，我也不想爭辯，方才陽掌門既是拔刀相助那位林成儀大哥，晚輩自然也能相助陽掌門吧！又既是蒙漢比武，自然比比看蒙古人厲害還是漢人厲害囉！所以，晚輩討教討教大師便是。」

金獅戰神方才雖被李玄揚射出那髮簪的深厚內力所震懾，但此刻見來者只是約莫二十多歲的年輕人，於是胸有成竹的哈哈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好，中原武林竟有似你這等氣魄的人，直接要挑戰老夫，老夫倒是要好好領教。」

這時蒙古席座中，一位滿頭金髮的壯漢衝上前，氣憤說道：「小子，你算老幾，你還不夠格跟俺大哥比武，讓俺銅虎先來會會你。」

這時銀狼也在一旁說道：「是呀，大哥，讓我來就好了，這小子應該還不用你上場吧！」

只見金獅戰神向銀狼及銅虎兩人說道：「無妨，這位小兄弟既是指名挑戰我，就由我與他比試比試，也好顯出我大元帝國的氣度。」

其實金獅戰神雖見李玄揚年紀輕輕，但方才那飛簪射中椅背的力道，只有金獅戰神最爲清楚，那股宏大內勁著實讓金獅戰神震懾，但因不知李玄揚的功力深淺，因此金獅戰神不敢貿然由其他人與李玄揚比試，決定親自出馬一探李玄揚根基。

只見金獅戰神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拿什麼兵器？」

李玄揚這時回身走向陽平秋身旁，說道：「前輩，借你的劍一用。」

黃山派門人遂將陽平秋佩劍交給李玄揚。李玄揚取劍後，對金獅戰神說道：「用此劍，讓你見識萬古以來，我大漢民族的莫測高深！」

眾人聽聞李玄揚說話的氣勢，莫不心中暗自讚賞。因爲自元朝統治以來，漢人受盡蒙古人欺凌後，心生自卑，少有人敢對蒙古人用此等口吻談話。

金獅戰神聽到李玄揚的話後，取出一把厚重長刀說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哈，好，年輕人，我蒙古戰神征戰天下未逢敵手，我倒想好好領教領教，大漢民族如何的莫測高深，來吧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大師，你我如何分出勝負？」

金獅戰神說道：「你說呢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既是比武，正如方才所言，自然是生死不論。因此晚輩如死於大師刀下，自然毫無怨言，但晚輩如勝得大師一招半式，卻也不至於傷得大師毫髮，那該如何分出勝負呢？」

金獅聞言後說道：「好，小兄弟對自己頗有自信，這樣吧，比武中老夫如果這把刀離手，便是老夫輸

了，你說如何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，大師，晚輩三十招內，如果不能讓大師大刀離手，便是晚輩輸了。」

眾人聽到李玄揚的回話後一陣錯愕，內心均想，陽平秋武功如此高深，百餘回合尚與銀狼平手，金獅戰神功力更在銀狼之上，李玄揚怎會說出三十招決定勝負之語，實在令人匪夷所思！

原來自李玄揚習武後，除於獄中解救袁莫雲外，不曾與高手真正對決，以爲三十招足夠分出勝負，因而口出此言，以致令在場眾人匪夷所思。

而金獅聽聞李玄揚三十招便分勝負之語，內心稍有警戒，暗想：「這小子對自己這等有自信，莫非真是來者不善，但三十招便要勝我，也太誇口了，看來我也不可輕敵。」

心裡盤算完後，金獅說道：「好，小兄弟，三十招自是玩笑話。沒關係，無論幾招，只要老夫刀一離手，便是老夫輸了，就此說定，亮招吧！」

只見金獅戰神右手舉起長刀護於胸前，刀光氣映天地，在場習武之人均可感受逼人刀鋒。這時，李玄揚手中長劍斜持於腿側，劍鋒朝地，目光注視金獅戰神。剎時，金獅戰神揮動長刀趨步向前，瞬間刀鋒直劈李玄揚左肩，李玄揚見刀鋒至，略移身影閃過，豈料金獅戰神刀刃瞬時快速旋動，刀鋒挑刺李玄揚下顎，李玄揚往後一個弓步避過。

這時，金獅戰神一式「破空鴻燐」連續十招快攻李玄揚，只見李玄揚用手中長劍一一掠開逼命刀鋒，

在場眾人見金獅戰神「破空鴻燐」的刀威，如虎嘯生風，心生驚服，每一招都擔心李玄揚命喪刀下，但竟見李玄揚挪步如雲，輕易的便將金獅戰神的逼命刀鋒一一掠開，化去驚險。

只見金獅戰神三個虛招刀法後，突然一個劈空刀鋒急往李玄揚胸膛而來，李玄揚退無可退，閃無可閃，提劍橫擋金獅戰神長刀。眾人見狀屏氣凝神，眼見那長刀瞬間劈中長劍……，只聽得鏘……的一聲清脆響聲……。這一劈，震驚了在場眾人，連金獅戰神自己也面容驚恐。

原來金獅戰神快刀迴旋三個虛招後，運足真氣劈出這致命一刀，那刀鋒劈中李玄揚手中長劍之時，金獅戰神卻彷如感覺劈在巨石一般，回震自己胸口，才讓他驚恐眼前這位年輕人竟有如此深厚的內力。

如此一來，金獅戰神已出手十數招，尚未取得上風。反觀李玄揚，只是迴避護守，尚未施展一招半式，弄得在場眾人一頭霧水。大夥兒心中疑惑著，心想應是金獅戰神快刀逼得李玄揚無法出招，以致李玄揚只能護守。

其實，李玄揚過去僅是自修練功，不曾與高手對決，因此真是一時不知如何出招應敵，但見金獅已然出招揮刀而來，因而只是閃躲護守。而李玄揚畢竟所學追雲步輕功已至化境，心覺金獅戰神刀法雖快，但見其步法與刀法並未融合，因而金獅戰神的每一式每一招，李玄揚都看得一清二楚，故能從容避過，並適時提劍掠開刀鋒。

這時，金獅戰神退了一步說道：「小兄弟，身手不錯，試試老夫的獨門刀法。」話畢，一式「蒼波屠龍」，夾帶萬馬奔騰的氣勢直攻而來。

眼見金獅戰神已發揮絕學，這時李玄揚經過方才的過招，已然領悟如何見縫出手攻擊，於是手腕旋動劍柄，一個側步快如風，劍鋒後發先至，直抵金獅戰神腰間，金獅戰神立時正要回刀來擋，李玄揚一個回身挪移身輕如雲，第二招劍鋒已離金獅戰神咽喉三寸之距。金獅戰神一個移步退後打算閃避，卻見李玄揚劍影旋動，那劍法快得讓金獅幾乎不及招架，李玄揚八招過後，身影迅速回到原位，持劍而立。

李玄揚回到原位後，金獅戰神這才稍稍獲得喘息，心想：「這小子，劍法竟然如此快。」於是，金獅運足十成功力，瞬間運刀十二連環急攻李玄揚，李玄揚側步移動，長劍一擋，立時旋動劍柄，招式其快如電，劍光閃動如虹，正是疾龍劍法之「疾風訣」。

刀劍交揮之際，兩人對招數個回合，只見李玄揚劍鋒即將刺入金獅戰神右手虎口，金獅戰神眼見閃避不及，不得已只得立時放開手掌之刀，以避開那劍鋒。

這時李玄揚劍鋒由金獅手掌與刀柄之間瞬間掠過，一個迴身轉動劍柄，身軀回到原位。

便在李玄揚迴身之時，正巧金獅戰神放開手掌脫手之長刀，隨著重力那刀又自然落回金獅戰神手中，由於眾人被李玄揚遮擋，並未見到金獅戰神長刀脫手。

只見李玄揚氣定神閒，回到原位後說道：「大師，今日之戰，晚輩已出手十八招，大師也尚未讓玄揚斃命，但晚輩原是爲救陽平秋前輩而出手，晚輩憂心陽前輩傷勢。今日可否以平手收場，自然也就說不得漢、蒙間誰勝誰負，您說如何？」

金獅戰神這時氣息稍順，心知方才自己大刀已經離手，幸有李玄揚迴身擋住眾人目光，才不致讓自己

在眾人面前落敗，保住了自己顏面，內心暗想：「這小子功力明顯在我之上，再比下去必然露出敗象，到時讓我大元蒙羞，可就不是今日比武之目的。這小子既有意保我顏面，不如順水推舟……。」

於是金獅戰神對李玄揚笑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好……好……，果然是英雄出少年，能擋住老夫獨門刀法，武功果然不凡。既然你無心比試，老夫就算勝你也不光彩，那今日比武就到此結束。」

金獅話畢後，這時在座的銅虎戰神突然衝了上來說道：「大哥，……」金獅戰神卻示意銅虎不可再言，銅虎只好默然回座。

在場眾人聽金獅戰神宣布比武結束，慶幸漢人可沒被蒙古人瞧不起，但卻也不知今日蒙古人精心籌劃的比武大會，爲何尚無勝負便就此收場。眾人雖是疑惑，但也彼此議論著陸續離開會場。



十 傻愣郎結師徒緣，共枕眠心動怦然

眾人陸續散場而去之時，李玄揚趕緊來到陽平秋面前，袁莫雲也已由後頭來到李玄揚身邊。李玄揚見陽平秋中毒傷勢不輕，想前去向金獅戰神索討解藥，豈知自宣布比武結束後，四大金剛戰神立即離去，李玄揚因而遍尋不著金獅戰神，回到陽平秋身旁著急對袁莫雲說道：「糟糕，眼下前輩傷勢如此嚴重，該如何是好？」

一旁的黃山派弟子及袁莫雲同樣也是著急萬分。

這時，突然有一衣衫襤褸的少年走來，一副傻呼呼的模樣，以瘋癲的語氣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喂喂喂，大哥大哥，你武功很厲害，教我武功好不好呀，我也來把壞人打光光。」

李玄揚心想，眼前正苦惱陽平秋傷勢，怎會跑出這個瘋癲傻里傻氣之人，於是回道：「這位小哥，眞對不住，我現在沒空教你功夫，日後再說吧！」

那人突然高聲說道：「這位小哥你沒空，那我好像也沒空告訴你怎麼救中毒的老頭囉！」

聽聞那人之語，李玄揚眼睛爲之一亮，說道：「什麼，你知道怎麼救？」

那人故意不予理會，回道：「這位小哥，這……我要想一想了，好像……想不起來怎麼去救了。」

只見這時陽平秋臉色已轉爲青色，可見那銀針劇毒的厲害，李玄揚急忙對那人道：「這位小哥，你好心幫幫忙，高抬貴手，救救這位前輩吧！」

那人突然歡欣喜悅的回道：「那你要教我武功嗎？」

李玄揚連忙回道：「教……教，一定教。」

那人聽罷更是高興，說道：「好……好……，我阿永要打倒蒙古人，哈……哈，我以後就是天下第一高手了，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」

李玄揚見阿永如此自樂模樣，打斷說道：「可是這位前輩傷勢還沒好，我沒空教你武功呀！」

阿永回道：「走……，我帶你們去見神醫。」

話畢，阿永引領眾人往前行去，眾人也眞沒法子救治陽平秋劇毒，只好半信半疑的跟著阿永前行。

一行人整整走了一個多時辰，來到臨安城內一處小街巷內的一家醫坊，門上高掛著「神農堂」牌匾。

這時陽平秋已經昏迷，並由黃山派門人將他所躺的單架抬著進入堂內。

只見屋內約莫有數十人正等著抓藥，卻不見堂上有人看診。一行人匆匆進了屋內後，只聽阿永高聲說道：「快快快，出人命了，快請大夫救人呀！」

這時堂上有位中年人名叫元旺，出來說道：「大夫今日不在！」

阿永聞言回道：「不在，死了，這下死定了，小兄弟，沒救囉！」

李玄揚聽罷急忙向那中年人元旺問道：「這位大哥，這位前輩身中劇毒，再不趕緊醫治，恐怕延誤病情，請問大夫何時回來？」

元旺回道：「大夫一家人數日前回鄉，明日才會回來。」

李玄揚聞言著急說道：「糟糕，這可如何是好……」

這時袁莫雲追問元旺說道：「這位大哥，堂中可有人還會看診醫治？」

元旺回道：「姑娘，眞對不住，我們神農堂就只有一名大夫。但大夫數日前回鄉而去，預定明日才會歸來，堂上實在沒有人會治病呀！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那有沒有什麼解毒藥？」

元旺聽完袁莫雲的話，思索一會，突然想起說道：「對了，你們等等……。」

於是元旺轉身進入內堂，不一會兒拿著一瓶藥水罐出來，說道：「這是緩靈水，我方才想起孫大夫曾說過，此水無法解毒，但能降低血行速度，可延緩劇毒攻心的時間。眼下也只能先延緩劇毒發作的時間，等待大夫回來了。」

眾人實在已無辦法，也只好照此法讓陽平秋先服下緩靈水，延緩劇毒攻心速度，並等待大夫明日的歸來。

這時天色已晚，李玄揚及袁莫雲兩人離開神農堂，到附近找了間客棧歇宿。但由於今日觀看蒙漢比武之人，多爲外地來的門派，大夥兒便在這臨安城內暫住一宿，以致兩人接連找了十餘家客棧，幾乎全部客滿。最後來到一處小客棧，僅剩一間小客房，兩人無奈只得暫時入住落腳，共處一室。

那客房空間不大，並無茶几。兩人進入房內後，李玄揚因歷經一日比武及陽平秋一事，身體已經頗爲疲憊，兩人來到床邊坐了下來。這時袁莫雲以關心的語調說道：「你今天比武有受傷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沒有。」

袁莫雲續說道：「你眞是的！讓我擔心萬分，別人比武，你去湊什麼熱鬧。」

李玄揚以輕佻的口吻說道：「妳擔心我贏，還是擔心我輸呀……」

袁莫雲見他這樣挑情的語氣，故意氣呼呼的說道：「我怕你若不是被打死，就是打死人又被關個八年、十年的。」

李玄揚見她如此關心，安慰的說道：「好啦好啦，眞對不住，讓妳擔心了。我實在見那陽前輩九死一生，只好出手相救，但卻讓妳如此擔心受怕，眞對不住！」

袁莫雲這時才嬌嗔的說道：「這還差不多……，不過爲了救人，這本也應該，只是你突然拔走我的髮簪，我當下眞的突然嚇呆了……。對了，你跟金獅戰神怎麼不分勝負就平手結束，那蒙古人刻意安排這場比武大會，就是要挫我漢人顏面，怎會如此善罷干休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其實比武之時，我已近身將劍鋒逼得金獅戰神長刀脫手，只是爲了顧全他的顏面，才佯稱平手讓他有個台階能下，不然這場比武如果他金獅戰神顏面盡失，我看以他們狡猾的手段，眞不知如何收場！所以我靈機一動，聲稱平手，他也欣然接受，才平息今天這場危機。」

袁莫雲聽罷後，拱起雙手作揖，開玩笑說道：「李大俠，您眞是文武雙全，佩服佩服！竟然戰勝蒙戰

將軍手下的四大戰神，您眞是武功蓋世呀！」

李玄揚調侃回道：「不敢不敢，蒙您當時解下大衣讓我一窺武功祕笈，才有今日呀，感謝感謝！」

袁莫雲聽他調侃之語，不由心上一羞，臉紅無語。

李玄揚又說道：「對了，莫雲，今夜這床讓妳睡吧，我在門旁席地養神便可，這客棧實在已無其他空房，還望妳不介意。」

袁莫雲聽他這麼一說，內心沉思了一會，心想：「他今日與高手比武，必然身體疲累，又為陽平秋一事奔波，席地養神又如何恢復體力；而今夜天冷，也僅有一件床被，他又如何保暖。況且……，在石窟相處的幾個月，不也睡在同一個洞穴內。」

於是心中一番猶豫後，袁莫雲羞澀的開口說道：「我看你今晚也一同睡這床榻上好了，不然若養神不足，又著了涼，明天怎有體力去探視陽平秋，況且……如果蒙古人又來找你尋仇，你能有體力應戰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這……」一時也不知如何回語。

隨後袁莫雲將那頭枕置於床榻中央，說道：「這麼吧，畢竟男女有別，咱倆隔著這頭枕，也好有個區別，免你我兩人憂心這男女有別之禮，你看如何？」

李玄揚因身體甚為疲累，又聽她所言有理，心想兩人也相處已久，於是說道：「好吧！就依妳之言，今夜也只好委屈妳了！」於是兩人便就此同床而眠。

由於經過一整日的折騰，李玄揚已明顯疲累，床榻一躺後不一會兒便立即沉睡而去。因那床舖不大，

袁莫雲貼近李玄揚身邊，看著李玄揚英挺的臉龐，絲絲入耳的鼻息聲，想著與他這一路來的奇緣，而自己則是已婚之婦，如今竟然與這男人共處一室，同睡一床。內心牽掛著自己去向不明的夫婿，卻遍尋不著行蹤，毫無辦法；而眼前這段奇遇因緣，卻又不自覺日久生情。

明月當空，月光穿透窗台映照在袁莫雲絕色的容顏上，而內心深處的矛盾與困惑，卻一直迴盪在袁莫雲腦海，伴隨著她與不是自己夫婿的李玄揚同床而眠，進入那無邊的夢境。

黎明時刻，一線曙光劃破暗夜長空。

李玄揚因熟睡一夜，體力完全恢復而早起，睜開眼睛，卻見袁莫雲睡在自己身旁，身上未蓋被單，李玄揚看著她那豐圓的胸脯及婀娜的體態，襯托秀雅白皙的臉龐，聽著細細如絲的喘息聲，想著這一路兩人相伴的種種情景，李玄揚嘴角不由泛起一絲微笑，內心盪起怦然心動的情感，突然……，一股想在袁莫雲臉頰上親吻的衝動油然而生，他不自覺的低下頭，正要親吻袁莫雲的臉頰時……，剎時閃過一個念頭，想起小時的青梅竹馬——羽珊，而眼前的袁莫雲則是已婚之婦，自己又怎可欺負人家。

李玄揚一個回神，仍是眼神呆滯的看著睡夢中的袁莫雲。突然……，袁莫雲睜開了眼，正見李玄揚注視著自己，一時兩人四目相接，李玄揚心跳加速，臉上泛起一陣害羞的紅光。

兩人默默無語，李玄揚只是尷尬的將被單蓋在袁莫雲身上，自己逕自手足無措的下床打理行裝。而此時此刻，映入袁莫雲腦海迴盪不去的，卻是剛剛睜眼見到李玄揚那近在咫尺的深情……。

不久，兩人打理行裝後，來到客棧中角落處正用早膳，聽得客棧中央一桌約莫四、五個江湖行裝打扮之人，正討論著昨天蒙漢比武的情形。

一位身著藍袍的青年說道：「昨日比武現場一陣混亂，你們可知到底那年輕人與金獅戰神比武勝負，怎麼會平手收場，那蒙古韃子怎會善罷干休。大師兄，你武功最厲害，我倒想聽聽大師兄你怎麼說。」

一位年紀約莫四十多歲，身著紅袍的白面中年書生回道：「姚清師弟，這次大師兄我可真沒看仔細。我只見得那年輕人李玄揚身手矯捷，金獅戰神似乎傷不得他毫髮，他出劍奇快，金獅戰神回刀也頗猛，可也未見兩人勝敗，但卻不知兩人爲何握手言和，這事也著實奇妙。」

這時，在座一位名喚劉儀的壯漢，眼光落在客棧角落的李玄揚身上，一眼便認出了昨日場上比武的李玄揚。

五人立即起了身，由紅袍書生領著眾人來到李玄揚及袁莫雲面前說道：「在下劍門派趙蓮平，昨日李少俠英勇，保我漢人威風，蓮平特來致上敬佩之意。」

李玄揚起身回道：「不敢不敢，晚輩也是迫於救人才出手，實在談不上英勇。」

趙蓮平見他如此謙遜，回道：「李少俠謙虛，自元朝統治中原以來，極盡打壓，意欲折我漢人志節，向其屈服。可我中原武林門派林立，臥虎藏龍，終是蒙古人心頭大患，故以比武方式欲挫我漢人威風。昨日盡是蒙古高手，我劍門五子若能同時聯手應敵，必有勝算，但蓮平自知以一對一，自然武功不如那蒙古戰神。眼看黃山派陽掌門已上場比鬥，竟還勝不得那蒙古戰神，沒想到……卻是李少俠挫了那蒙古人的威

風。」

話畢，趙蓮平向李玄揚介紹他身旁的二師弟劉儀、三師弟陳均山、四師弟張遠銘、五師弟姚清，眾人也向李玄揚致意。

這時，趙蓮平心想，李玄揚既是這般俠義心腸之人，遂將年中武林大會之事向李玄揚說道：「李少俠，再過五個多月，紅蓮教將於聚風坪舉行一場武林大會，會中將共商日月星珠開啓天虹劍之武林大事，……」

話未說完，李玄揚突然打斷話鋒說道：「日月星珠，開啓天虹劍……」

趙蓮平見他神色突然轉變，問道：「少俠知道這訊息嗎？」

這時李玄揚心想，莫非是文天祥所提的乾坤門密穴之事，自出獄以來，自己倒是忘了文天祥交付之事，想必趙蓮平所提日月星珠的武林大會，必與此事有關。

於是李玄揚回道：「小弟也只是聽聞，不知詳情。」

趙蓮平說道：「十多年前，江湖上流傳『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』一事，自此之後，武林人士便紛紛尋找日、月、星三珠，以開啓乾坤門取出天虹神劍，但十多年來還是無法會聚三珠，尋不得天虹神劍，更遑論一雪神州了。因此，紅蓮教此番於聚風坪召集武林大會，便是邀集各路群雄共商此事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點頭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！」

趙蓮平說道：「看來李少俠似乎不知此事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……我不是武林人士，所以……不知武林事。」

趙蓮平笑道：「哈……哈，李少俠眞人不露相，李少俠的俠義心腸，以及那超卓的武功，蓮平實在敬佩。」

這時，趙蓮平突然想起尙有要事必須趕路，因此急忙辭別李玄揚，並邀約李玄揚五個月後武林大會上相見。於是李玄揚應允，雙方便互揖告別。

忽然，外頭一陣打殺聲，李玄揚與袁莫雲到戶外察看，見三名男子正圍攻一位老者，只見那三名男子中，有一人舞動手中蛇鞭，勁力柔中轉剛，瞬間纏繞那老者週身。

這時見那老者揮動手中竹杖，驚險化解那蛇鞭勁力，豈料，另一人手持短劍由那老者後方一個突刺，只見那老者背後似長眼睛，一個低腰旋身避過，手中竹杖與那短劍相接，咯、咯幾聲。突然第三人一個無影神針破空急飛而來，那老者聞風辨位功力已至化境，聽那神針接近之際，一個騰空躍上六尺高空，並在空中轉了三圈後，迅速於幾個箭步之外落地，並以上乘輕功快步奔去。那三人見老者逃離，立時飛身追去。

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見狀好奇，爲一探究竟，隨即並肩跟蹤而去。

由於那老者快步身輕如燕，一下便穿越臨安城門，來到城外一處竹林，三名男子緊追不捨，跟著追入

竹林中。

這時，那三名男子輕功雖不及老者，但老者畢竟體力稍遜於那三名男子，四人在林中停了下來。袁莫雲因在河西石窟中有李玄揚教她追雲步輕功，所以兩人一下便追了上來。他兩人見那四人在竹林中停了下來，便躲在一處樹叢觀看。

這時那老者說道：「楚萬心，你百獨門何苦相逼？」

只見楚萬心舞動蛇鞭哈哈說道：「歸末谷，快快交出身上的明珠，可保你長命百歲。」

歸末谷回道：「哈哈，楚老弟，長命百歲我歸末谷可不敢奢望，至於這珠呢？卻是我綠林幫至寶，可由不得老頭我作主就給你呦！」

聽歸末谷這麼一說，那楚萬心登時轉爲惱怒說道：「既然你不想壽終正寢，那我等只好讓你享受萬毒攻心的快感了。」

歸末谷笑笑回道：「如果是你們毒王——秋槐仇，那老頭兒我倒是懼怕數分，但憑你們三人，一個楚萬心，一個尤鬼，一個麻多，嘿嘿……，還差得遠咧！」

楚萬心這時已經火冒三丈說道：「尤鬼、麻多，別讓歸老頭活命。」

話畢，楚萬心手中蛇鞭挾帶雷霆萬鈞的氣勁，瞬間揚起漫天沙塵，那蛇鞭分十二路襲擊歸末谷，歸末谷不敢大意，旋動手中竹杖化解。

隨後，尤鬼急馳射出三支長針，歸末谷急忙回杖抵禦，幸得那三支長針射落於竹杖之上。此時手持短劍的麻多，劍抹劇毒，見歸末谷露出破綻之時急刺數劍，但歸末谷身手矯捷從容避過，全然看不出是個六十多歲的老頭。四人來回鬥了數十回合，難分勝負。

歸末谷無意戀戰，也無意與百獨門結怨，心想必須儘速離開，於是右手抵禦楚萬心的蛇鞭之時，見尤鬼又射出五支毒針，立時翻起衣衫阻擋毒針，身上卻掉落一個東西，五支毒針正好射在衣衫上，歸末谷一個弓步正好踩中那掉落的東西嵌入土泥之中。

爲求脫身，歸末谷立時運足氣勁，將手中竹杖轉向，擊中尤鬼天靈，只見尤鬼當場頭破血流，楚萬心及麻多見狀一個震驚之餘，歸末谷趁勢瞬間一個騰空躍上林端，以草上飛的輕功飛步離開。

楚萬心及麻多見同伴尤鬼傷重，一時慌張，連忙上前扶起尤鬼慌張說道：「尤鬼……尤鬼……」

尤鬼因頭顱鮮血直流，顫抖說道：「我……我……恐怕不行了……」

楚萬心慌亂說道：「尤鬼，先別說了！該死的歸末谷……總有一天要你性命！……走，麻多，咱趕緊先扶尤鬼回去再說吧！」

麻多回道：「好吧！」於是兩人扶著尤鬼，迅速離開現場，不再繼續追逐歸末谷。

一旁觀看的李玄揚與袁莫雲，兩人均目睹歸末谷方才翻起衣領時，身上掉落了一個東西，但四人卻均未察覺。因此，在四人離去後，他倆便上前察看歸末谷所掉落之物。

只見地上嵌入土泥中的，竟是一顆如拳頭般大小，晶瑩剔透的透明珠球，那珠內嵌著狀似太陽的紅寶石。

李玄揚拾起地上那顆明珠，與袁莫雲兩人互看了一下。李玄揚聳肩對著袁莫雲說道：「打鬥了半天，那歸末谷前輩掉了這顆明珠，他三人卻也沒察覺。結果，我倆在此隔山觀虎鬥，卻得到這顆明珠，天下怪事真是無奇不有！」李玄揚並將那明珠遞給了袁莫雲。

袁莫雲接過明珠回道：「這是什麼珠呀，看起來很重要，讓百獨門拼了老命也想要搶過來。我看吶，那歸末谷如果知道明珠掉了，肯定急死。」

李玄揚這時陷入沉思，回想九年前文天祥曾告知三珠齊聚開啓乾坤門一事，於是對袁莫雲說道：「這莫非便是文大叔臨終託付的日月星三珠，用來開啓乾坤門的關鍵鎖鑰。」

袁莫雲聽他這麼一說，一臉好奇的神色問道：「方才劍門派的趙蓮平也是提及爲了日月星三珠召開武林大會，什麼是日月星三珠呀？」

這時，李玄揚正要將當年文天祥託付他有關日月星三珠之事的原委，告訴袁莫雲。忽然遠處傳來極快的腳步聲，正是歸末谷焦急的四處尋找掉落的明珠。兩人遠遠瞧見歸末谷，便揮手示意，歸末谷於是飛步而來，神色慌張的問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們可有看到顆珠子嗎？」

袁莫雲故作神祕的說道：「前輩，珠子我們是沒有看到啦，不過……呀，不過……呀……」

歸末谷急忙問道：「不過什麼……，小姑娘呀，妳倒是快說呀，老頭子心臟可不好呀！」

袁莫雲見他如此驚慌，便說道：「不過呀，我們有撿到啦，你看，是這個嗎？」話畢，將那顆明珠遞交歸末谷。

歸末谷見到那顆明珠失而復得，總算放心說道：「謝天謝地，小兄弟、小姑娘，老頭兒我眞是謝謝你們，不然呀，我可不知如何對我幫眾交代囉！」

袁莫雲心中好奇未明，開口對歸末谷問道：「前輩，這明珠有這麼重要嗎？看你們打殺的……。」

歸末谷嘆了口氣搖搖頭說道：「天下皆知的祕密，你們都沒聽說過嗎？」

李玄揚聽到這祕密天下皆知，倒是很疑惑的說道：「怪了，天下人都知道了，哪還是祕密呀！前輩，我們倒是很想聽聽。」

歸末谷見他倆這般好奇，反倒吊胃口的說道：「唉呀，也對啦，反正是天下皆知的祕密囉，所以老頭兒也不必說啦！」

袁莫雲聽他語調，顯然是回敬方才吊他胃口之意，於是帶點撒嬌並故作氣憤的說道：「前輩，你這樣算過河拆橋喔，我們還幫你撿到你心愛的珠子，不然它就永遠石沉黃土，永不見天日，你還這樣對待我們，哼！」

歸末谷回道：「好好好，我們小姑娘生氣了。小兄弟，你這媳婦都這麼不溫柔呀！」

李玄揚聽他這麼一說，急忙回道：「前輩，誤會誤會，我倆不是夫妻啦！」

歸末谷見他這等緊張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這麼不想跟她當夫妻呀，看你窮緊張的。」

李玄揚已經有點不耐煩的說道：「前輩，我們是不是夫妻不重要啦，快跟我們說說什麼祕密吧！」

歸末谷見他倆如此急切想知，也就不再逗他倆，於是緩緩說道：「其實呀，這祕密武林傳言已久，話說當年宋室亡國之時，陸秀夫率南宋大軍與蒙古人於厓山海戰決戰前，告知好友煙波山莊江天雨：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。這所謂的日月星，就是日耀珠、月靈珠、星炫珠。」

歸末谷轉動手中明珠繼續說道：「於是陸秀夫將他手中的月靈珠託付江天雨保管，豈知，多年前一個夜晚，煙波山莊遭人攻擊，月靈珠從此失落江湖。江天雨才因此邀集五大派掌門密會共尋寶珠，自此而後，江湖人也就皆知這個祕密。當然了，江湖上人人也就因此開始搶奪。」

袁莫雲疑惑問道：「這珠眞有這麼重要嗎？」

歸末谷回道：「小姑娘，珠是不重要，誰管它月靈珠、天靈豬，還是普渡豬什麼的，劍才是重點。那可是天虹劍呀，是一把神劍，當年岳飛將軍持天虹劍，以雪靖康之恥爲志，打得金軍屁滾尿流的。那寶劍鋒利無比，削鐵如泥，這可是當年岳家軍口耳相傳下來的。不過自從岳將軍被十二道金牌調回，關在獄中被奸臣害死後，自此再也沒了天虹劍的蹤影，直到四十多年前終於再現天虹行蹤。武林人士爲奪神劍，於崑崙頂峰整整比鬥了三天三夜，最後由劍怪、詭譎刀、一筆春秋一爭高下，三人武學已至登峰造極，纏鬥了六天六夜，最終由一筆春秋勝出，因此武林便流傳著『劍怪詭刀論頂峰，一筆春秋稱英雄』。豈料那一筆春秋奪得天虹劍後，爲免武林再陷入你爭我奪之殘殺，便將那天虹劍歸還朝廷。哎呀！武林多少人士想一睹天虹神劍的風采英姿，更想成爲那天虹劍的再世主人呀！如今既有天虹劍行蹤，自然要來爭奪，哪管

它什麼珠的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點頭稱道：「這一筆春秋前輩真是慈悲之人，若未將那天虹劍交給朝廷，當真是你爭我奪的殘殺。」隨後李玄揚又尋思暗想：「看來文大叔及陸丞相三人，也知天虹劍可喚醒武林人士之注意，自可以此誘導有志之士團結，以扶持宋室後裔，真是好方法。」

李玄揚聽完後，也總算完全瞭解當年文天祥交代之事，畢竟當時李玄揚只是十三歲的少年，對岳飛之事實在所知有限。

而李玄揚雖知文天祥交代之星炫珠行蹤，但卻也尚未親身尋到見到，因此便也不敢貿然告知歸末谷。但因涉及三珠會齊開啓乾坤門後，除天虹劍外，更重要的是文天祥所交代的黃金至寶及文物。因此，李玄揚端詳歸末谷手中的明珠，問道：「前輩，您手中的明珠便是月靈珠嗎？」

歸末谷回道：「不，我這顆是日耀珠，月靈珠自江天雨失落後，不知去向。另外，尚有一顆星炫珠，至今未見蹤影。我這顆日耀珠，可是我綠林幫的鎮幫寶物，當年一位幫眾在海邊偶然撿到，便由老頭兒我保管。」



十一 再續緣伊人重逢，黃公灘掘墳得珠

這時，天色已近正午，三人本正聊得起勁之時，歸末谷突想起日落前必須趕回綠林幫，於是急忙向李玄揚與袁莫雲告別後離去。這麼一來，今早他兩人本要探視陽平秋傷勢，但卻因此事耽擱至正午，兩人遂立即快步往臨安城內而去。

用過午膳後，李玄揚與袁莫雲來到了神農堂，見門口排滿人潮，兩人甚爲驚奇，心想這大夫難不成真是神醫，怎地求診的病患如此之多。突然，遠處有個人朗聲叫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我找你好久呀！」原來是昨日那瘋癲漢阿永，阿永今晨便來尋李玄揚不得，此時一見李玄揚，便快步跑來，氣喘吁吁的說道：「師……師……父，你跑……跑……哪裡……去了，我阿永找都……找不到。」

李玄揚聽後回道：「阿永，你叫我師父，我怎麼敢當。」

阿永聽李玄揚此言，當下立刻大哭大叫道：「你不教我武功了，你騙我，你說要教我武功的，嗚……嗚……哇……哇。」

李玄揚聽他大哭大鬧，想是昨日救治陽平秋心切，答應教他武功的無心之話，阿永卻認真了，李玄揚不忍讓他失望，遂應允教他武功，阿永這才哈哈大笑了起來，直呼李玄揚：師父，師父的！

這時，昨天堂上那中年人元旺正巧在門口搬運藥材，見了李玄揚便說道：「少俠您來了，昨天夜裡大

夫便已回來，看過陽掌門傷勢後，便以藥方解毒，陽掌門的毒傷已經無礙了。他還在屋裡頭休養，您可以去看看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太好了，這大夫真是神醫呀，這位大哥謝謝。」

話畢，元旺繼續工作，李玄揚則請阿永在門外稍候，自與袁莫雲兩人到屋內欲探視陽平秋。

屋內進門處約莫有二十餘張矮凳，坐滿等候看診的民眾，而堂上坐著一名亭亭窈窕的女子，水靈秀目，一雙纖纖玉手正在幫病人把脈看診，李玄揚與袁莫雲見狀，心下才知原來這神醫竟是位年輕女大夫，長得如此麗質清秀。

李玄揚欲進入內堂前往陽平秋休息的床榻，與袁莫雲經過看診處，身子來到女大夫的右後方，與看診的女大夫約有三步之距。正巧李玄揚那眼眸餘光，瞧見女大夫正在把脈的右手腕上，掛著一只綠竹製編的手環，那手環不大，緊緊的套掛在那女大夫的右手腕上，好似要在手臂上留下刻骨銘心的傷痕。

這時，李玄揚忽然停下腳步，內心突然一陣劇烈的跳動，他緩緩往右移了一步接近那女大夫，想要仔細看清那手環。正當那女大夫縮回把脈的右手，拿起案上之筆寫起藥方時，李玄揚這時更清楚的看清那手環上的字。

這一幕，李玄揚的內心已經崩潰，他紅了眼眶，哽咽已然讓他無法言語。是的，這是小時候，他親自做的手環，送給他青梅竹馬的未婚妻——羽珊，他們倆已有婚約，李玄揚當時做這只手環，在手環上親自

刻個「玄」字，套在孫羽珊的手上，要她生生世世當他的妻子。而今，人事已非，他不敢置信的望著這只手環，心想，眼前這位女大夫，真是他這十年來朝思暮想的孫羽珊嗎？

旁人並未注意到李玄揚已紅了眼眶，這時，袁莫雲對他這奇怪的舉動也感到有點莫名無語。

李玄揚心裡想著，心上一陣鼻酸，突然落下了眼淚，哽咽的在那女大夫背後吟道：「椒鹽排骨沛坡香。」

只見那女大夫突然停下筆，眼神訝異的看著前方，她也一時無語，眾人也都一頭霧水，那女大夫原本平靜無波的心中，登時滔天巨浪，李玄揚所吟的這字句，是她十多年前，最後離別情人時最刻骨銘心的記憶。

須臾間，那女大夫也語帶哽咽的吟道：「紹……與……醉雞……酒濃醇。」她輕輕回眸看見身後的李玄揚，見他那眉宇英挺的模樣，不是她所熟悉的身影，而這時她血紅的眼眶卻已是淚眼潸潸了。

兩人淚眼相對，那女大夫語調顫抖，嗚咽說道：「你……你是……你是，玄揚哥嗎？」

李玄揚語帶顫抖哽咽回道：「是……，是的，妳是……妳是……珊兒，妳真的是珊兒……。」

話畢，兩人緊緊的相擁而泣。李玄揚抱著孫羽珊，呼吸中感受到孫羽珊秀髮散發的芳香，腦中一幕幕閃過的是當年因擊斃蒙古列里哥，在孫羽珊面前被強行抓走的生離，以及被囚禁死牢的死別心情。他不敢相信這一刻的真實，在獄中的這十多年來，他不敢奢望過這一刻，想著想著，他更緊緊的抱著孫羽珊。

而孫羽珊哭倒在李玄揚懷裡，緊抱住他，好似深怕李玄揚又離開她身邊，更不敢置信這一刻的真

實，哭泣的開口說道：「玄揚哥，我總算……把你……把你給盼回來了。我不會再讓你離開，再也不會……。」

兩人的悲泣聲令在場眾人動容，袁莫雲這才恍然知曉，原來孫大夫正是孫羽珊，也感動得一旁落淚。

兩人相逢，自是無限欣喜，堂上眾人聽得他倆這番遭遇，也都無限感慨。兩人重逢雖有千言萬語亟欲傾訴，但因堂上等候看診鄉親眾多，兩人也只好等待晚膳之時再互傾情思。於是孫羽珊擦乾了眼淚，告知李玄揚有關陽平秋的傷勢已經無礙後，便只好先繼續爲堂上鄉親看診，李玄揚則與袁莫雲進入內堂探視陽平秋。

陽平秋一見李玄揚，立刻下床雙手作揖謝道：「李兄弟，陽某特謝救命大恩。」

李玄揚扶起陽平秋回道：「前輩您客氣了，您的俠心仗義，晚輩實是尊敬。只是未能即時相助前輩免於毒傷，晚輩實感汗顏。」

陽平秋說道：「這要怪陽某技不如人，竟遭人暗算而不自知。幸得李兄弟少年英雄，陽某才免於一死。」

這時陽平秋身旁的陽紫萍說道：「感謝李公子相救父親，紫萍及眾師弟更感謝少俠救我黃山派，也滅滅那蒙古人的威風。」

陽平秋接著說道：「昨日陽某奄奄一息不知後續之事，但方才聽我這幾個徒兒提及李兄弟的武功出神

入化，這可是令陽某相當佩服，不知李兄弟師承何人？」

李玄揚聽他這麼一問，實在不知如何回答，也只好照實說道：「不瞞前輩，晚輩未曾拜師，所學武功乃文天祥大叔口述相傳，晚輩自己苦練而成。」

在陽平秋一旁的陽紫萍，及二弟子姜毅、三弟子丘膺烙、四弟子管治育，聽李玄揚這麼一說，均是一副不可置信的神情。

那三弟子丘膺烙武功屬眾弟子中最高者，說道：「李兄弟比武時身輕如雲，劍招急快如電，莫非便是師父曾提過失傳已久的追雲步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的，玄揚原是將死之人，自知來日無多，閒著無事在獄中練功度日，因此練成這些神功，昨日卻不知這些武功竟可相救前輩，實在是因緣所致。」

陽平秋聽他所言，本欲瞭解李玄揚爲何入獄成爲死囚，但如此一問恐有冒昧，遂改口嘆道：「唉！李兄弟所言文天祥，乃我大宋英雄，寧死不屈膝蒙古爲臣，如果我大宋有你等這般英雄，何愁不能雪復山河。……對了，紅蓮教邀集五大門派及各路英雄豪傑，要在聚風坪召開武林大會，會商有關協尋日月星珠開啓天虹劍一事，李兄弟屆時是否願與陽某一同前往？」

李玄揚聽陽平秋又提及日月星三珠，心想原來這日月星三珠竟是武林這等大事，看來自己終必捲入這武林紛爭，但自己已然受文天祥之託，自當忠人之事，眼前既有機會匯聚三珠開啓乾坤門，應當把握時機，遂應允陽平秋之請。

見李玄揚應允，陽紫萍提道：「李公子，到時來我們黃山，讓我們好好款待，以答謝你的恩情。」

這時因天色已晚，陽平秋道：「李兄弟，天色已晚，我們就此別過，陽某再次感謝你的恩情，五個月後記得黃山相約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前輩保重，玄揚一定如期赴約。」話畢，黃山派眾人便辭別離去。

這一晚，孫羽珊雙親歸來後，見李玄揚大喜，孫母趕緊準備豐盛酒菜招待李玄揚、袁莫雲及阿永三人。席間李玄揚將他這十多年來關押的遭遇，以及遇見袁莫雲因而破獄而出的經過向孫家人詳說。

這時阿永說道：「師父，師父，那我也要被關起來，學武林神功。還有還有，你要教我好多好多武功喔！」

李玄揚見阿永雖然呆頭呆腦，但本性純真，模樣天真可愛，回道：「好好好，你以後要乖乖聽話，我才教你武功。」

阿永連忙大聲回道：「好，阿永會乖乖聽話，那師父你要教我很厲害的武功喔！」

李玄揚應允，並怕阿永胡亂插話，遂示意他聆聽就好，不要隨意胡言。

這時李玄揚問道：「對了，我自出獄後，一路趕路欲回沛坡村，結果路經臨安城卻撞見比武會場，才得與你們相逢，你們可知我爹娘安好？」

聽李玄揚這麼一問，孫羽珊及孫父、孫母三人頓時默然，孫羽珊嘆了口氣，說道：「玄揚哥，自從你

被捕後，李伯母思念你肝腸寸斷，又聽官府告知你是死囚，已經押赴大都，遂與伯父前往大都打聽你的下落，想到獄中探望你，伯母心想生要見人，死要見屍，總不能讓玄揚哥你落得……」

說到此處，孫羽珊語帶哽咽的說不出話來。而李玄揚這時已是紅了眼眶，雖是強忍奪眶的淚滴，但仍是鼻酸哽咽，聽到雙親爲他奔波折騰，不禁對自己當年的懵懂而釀成大禍，甚爲懊悔。

孫羽珊心情稍平復後繼續說道：「因此，爲了尋你蹤跡，伯父伯母辭別了我們，前往大都尋你，但這一去……，也是十年了，我們再沒見過他兩老！」

孫羽珊父親孫強則說道：「八年前，我隻身到大都想尋他兩老，順便打聽你的行蹤，可我透過所有關係打聽，獄中卻沒你的蹤影。方才聽聞你的遭遇，原來你竟是關到了邊關去。可他兩老既尋你不到，卻也沒回沛坡村，我們現在也實在不知他兩老下落何方。」

李玄揚自與孫羽珊相逢後，內心原本欣喜萬分，但聽到雙親遭遇，心情突然轉爲失落憂心，眾人也只得無奈地安慰李玄揚。

而一旁的孫母則向袁莫雲問道：「袁姑娘，我看妳也是亂世中的天涯淪落人，如不嫌棄，不如暫時於寒舍暫居，再看看如何尋妳夫君。」

袁莫雲心想李玄揚既已尋得故人，本想不該打擾，正要回話謝絕孫母好意，豈料這時阿永答話：「好好，大娘，那我們就住下來了，我阿永也要住下來喔！」見孫母一再盛情相留，袁莫雲也就應允暫居。

席間，李玄揚與大夥兒商議著今後何去何從，內心雖憂心雙親行蹤，但天地之大，大都城之大，人海

茫茫卻不知何處尋他雙親。再者，文天祥臨終前交代之事，可是攸關黎民百姓與社稷江山的大事，更是事關五個月後武林大會匯聚三珠之大局。因此，李玄揚將當年文天祥在獄中交代他如有機會出獄，協助尋找三珠，將寶物送交宋室後裔一事，告知孫羽珊及袁莫雲，兩人更驚訝他有如此境遇。

於是經三人商議後，李玄揚打算七日之後，啓程去尋文天祥所說的黃公灘，完成文天祥交代之事後，再尋雙親。

而孫羽珊早已認定自己是李玄揚的妻子，自與李玄揚相逢後，更下定決心今後要與李玄揚行影相隨。因此，便與父親孫強及母親姜怡商定，今後她將隨李玄揚浪跡天涯，行醫江湖。

孫強夫婦念及女兒苦守十年等待的夫婿，竟奇蹟似的平安歸來，自也贊成女兒隨李玄揚而去。

袁莫雲則因無通關文件，自然也無法通過西域前往伊兒汗國尋夫，孫羽珊提議請袁莫雲作伴同行，再共商如何取得通關文件，協助她前往西域尋夫，因此袁莫雲便應允同行。

而阿永是個孤兒，天地爲家，到處流浪，李玄揚不忍見他無依無靠到處流浪，遂帶著阿永，一行四人，於七日之後，一路由臨安往江西而去，前往尋找文天祥藏匿的星炫珠。

這一日，四人經當地人指引，來到一處大江灘頭，見那大江轉折湍急，江面流水衝擊巨石，激盪雪白浪花。見這等情景，孫羽珊說道：「看那江水湍急，行經此處灘頭必是危險萬分。玄揚哥，我們要過江而去嗎？」

李玄揚回想半晌後，說道：「當年文大叔曾說，他將星炫珠藏在黃公灘附近的一處墳墓。至於是哪裡，……我也不知曉。」

袁莫雲道：「這兒的確是黃公灘沒錯，可放眼所見，並無你所說的墳墓呀？」

只見阿永一臉狐疑地說道：「唉呦，師父，你在找墳墓呀，墳墓不會在水邊啦！淹水、淹水、會淹水啦！」

孫羽珊聽阿永這麼一說，也深覺有理，說道：「阿永說的沒錯，我好像也沒見過水邊有墳墓。」

李玄揚抓著頭髮，皺著眉頭無助的回道：「這下我也不知往哪兒尋找，這可是我僅有的記憶了。」

阿永見李玄揚一副無助的神情，問道：「師父，你是要找墳墓喔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呀，我要找一個叫作黃孔的墳墓，但現在不知道哪兒有墳墓。」

阿永聽李玄揚這麼一說，於是自信滿滿，挺起胸膛拍著胸脯哈哈說道：「哈哈，師父，你要找墳墓，找我阿永就對啦！我可是偷過不少墳墓的咧！」

三人聽他這麼說，都是一副訝異的神情。袁莫雲皺眉說道：「阿永，你偷人家墳墓呀！」

阿永回道：「當然囉，很刺激耶！每次如果偷到有金銀財寶的話，哈……哈……哈……，我阿永就可飽餐一頓了。」

袁莫雲見阿永偷人墳墓還如此喜樂狀，厲聲責道：「阿永，掘人墳墓很不道德，對往生者不敬之至，你知道否？」

阿永見袁莫雲如此責備，收起笑臉轉爲一副無辜模樣，低聲道：「莫雲姊姊，我阿永實在餓得發慌，人家吆喝一起去偷我才去的。真的肚子餓才偷呀，肚子餓呀……」話畢，淚珠在眼眶轉了轉，差點掉了下來。

三人見他這副無辜模樣，心疼他自小孤身一人流浪，想必是爲了填飽肚子而受人煽動到處胡作非爲，也就沒對他繼續責備。袁莫雲轉而安慰地對他說道：「乖，阿永乖，以後不要再偷人家墳墓就好了。」

阿永聽了點點頭，袁莫雲繼續說道：「不然，你不怕夜路走多會碰到鬼呀！」

阿永聽到此言，反倒又笑呵呵地回道：「莫雲姊姊，阿永都一直走黑路啊，我都很少走白路，鬼才會怕阿永咧！」眾人知他智能不高，但聽他這副童言童語，也不禁笑了出來。

這時孫羽珊道：「玄揚哥，這裡尋不著你說的墳墓，該如何是好？」

阿永聽聞此言，又大聲說道：「師娘，要找墳墓阿永是專門，你們在這裡等等，阿永來打聽打聽。」

李玄揚聽阿永要去打聽，說道：「你怎麼打聽？」

阿永故作神祕回道：「阿永自有辦法，我到附近問問同道人。」話畢，直奔而去不見蹤影。

阿永知孫羽珊乃李玄揚未婚妻，因此一路上均呼她師娘，孫羽珊因畢竟未與李玄揚成親，總是要阿永不要稱呼師娘，但阿永總改不了口，孫羽珊也就任由他稱呼自己爲師娘。

阿永離去後，三人在一處樹蔭下等了半晌，終於見到阿永喘呼呼地跑了回來。孫羽珊首先問道：「阿永，問到消息了嗎？」

阿永仍是氣喘如牛，上氣接不著下氣地說道：「師……師……父，有……有……找……找……到……了。」阿永喘息過後繼續說道：「走，跟我走。」

於是一行人由阿永帶路，離黃公灘約莫百丈外有一小徑，沿那小徑緩緩爬上一座小山坡，沿路均是荒煙蔓草，行約半個時辰左右，來到山坡背側，果見一片亂葬崗。

眾人見狀心下大喜，但此時天色灰濛，雲層遮住了陽光，午後的寒風吹來，陰風颯颯，令眾人不覺毛骨悚然。

孫羽珊害怕地說道：「玄揚哥，真的要在這裡找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珊兒，我想是的，這兒應該便是文大叔所說的地點。」

袁莫雲應聲說道：「可是，這裡的墓恐怕有數百個，長草甚至淹沒了墓碑，如何尋法？」

袁莫雲此話不假，文天祥藏珠之時，此地只有數十個墓碑，但時過將近十五年，亂葬墓碑已增百倍之多，放眼所見盡是一片荒煙蔓草，實在難以找尋。

眾人正一籌莫展之際，阿永疑惑問道：「師父啊，你要找誰的墓呀！」

李玄揚回他道：「我找一個叫黃孔的墓。」

阿永道：「那我去找呀，這對阿永來講太簡單了啦！」

李玄揚道：「眼前盡是荒煙蔓草，如何去尋？」

阿永一副自信滿滿的語氣說道：「師父，太簡單了啦，我都直接在上面跳來跳去的，這個難不倒阿

永。師父你們等我，我去去就來。」

語畢，阿永直接躍入樹叢中，須臾間又轉了回來，微笑道：「師父，阿永不識字哩，你寫給我看好不好。」

於是孫羽珊在地上拾起一塊小石板及小石頭，用小石頭在那小石板上刻出「黃孔」二字，讓阿永攜在身上核對。

阿永這一去，就是三個時辰，三人實在不知如何在這蔓草及亂葬墓上行走，自然無法協助阿永一同尋找，只見阿永偶而在遠處探出頭來，又低下頭去一個一個的核對墓碑，李玄揚、孫羽珊及袁莫雲三人也只能在旁一籌莫展的等待。

天色已近黃昏，寒風颯颯，陰氣森森，孫羽珊因害怕這萬人塚，不由緊緊抓住李玄揚的手而顫抖著。

突然，遠處傳來阿永的喊聲：「找到了，找到了，師父，找到了。」

三人聞訊大喜，李玄揚抱起孫羽珊，一躍而去，草上幾個飛步迅速來到阿永身邊，袁莫雲曾學得李玄揚的追雲步輕功，也騰空一躍幾個飛步，來到阿永身邊。

四人見那墓碑題字，果爲「黃孔」之墓，下方小字還提了「宋瑞」兩字。孫羽珊曾聽文天祥生平事蹟，便知宋瑞正是文天祥。李玄揚於是更爲肯定文天祥當年託付之言是眞，勢必要完成文天祥託付之任務。

由於天色已晚，眾人心中難免毛骨悚然，袁莫雲提議道：「天色已晚，既然尋得這墓碑，明日備齊挖掘工具再來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也好，那我們先找個客棧休息一宿，明日再來挖掘。」於是一行人便迅速離開亂葬崗，前往客棧暫宿。

翌日，四人用過早膳後，來到市集購買圓鍬、鋤頭等工具，便再前往那黃孔墓碑處。

只見阿永見了墓碑後，提起鋤頭準備對那墓身掘了下去，突然聽得孫羽珊大聲喝道：「阿永……」

大夥兒著實嚇了一大跳，回身見那孫羽珊緊張惶恐的不住顫抖，孫羽珊見眾人盯著她看，低聲說道：「阿永，你這麼掘下去，會不會把那骨頭給弄碎了？」

阿永聽了又是趾高氣昂的說道：「師娘，這妳可不知道了，我阿永挖過這麼多啊，絕對是讓它們完完好好的啦，放心放心啦！」

孫羽珊聽了仍是不安的對李玄揚問道：「玄揚哥，文丞相應不至於爲藏明珠而掘墳穴，你眞確定藏在墓穴中，會否藏在墓碑下或墓碑旁？」

李玄揚這時遲疑一下，思索後說道：「我記得文大叔確實對我說擊棺取珠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則必掘墓穴不可了。」孫羽珊仍是一副難以置信的神情說道：「文丞相怎會掘人墳墓而藏珠，實在令人費解。算了，阿永，你就掘吧！」

於是阿永費了一番功夫挖掘，一個時辰過後，已然可見那棺身，阿永回身對李玄揚問道：「師父，要

將它打開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，但細心點，免得壞了那身骨。」

這時，孫羽珊緊張的閉眼躲在李玄揚背後，阿永則輕輕撬開那棺蓋，只見棺內並無人骨，卻隱約可見一件兵器。

於是阿永將棺蓋整個掀開，疑惑說道：「師父，裡面沒有人，怪了，怎麼沒人呢，唉呦，有寶劍耶！」

這時孫羽珊聽得棺內並無人骨，這才鬆了口氣。眾人見那棺內置有一柄寶劍及一個木匣，總算理解文天祥爲藏明珠而以空棺藏匿，並非掘人棺木而藏。

李玄揚取出那柄寶劍及木匣，並打開那木匣觀之，果然內有一顆明珠，與那日歸末谷手中所持明珠相同，但珠內所鑲嵌者乃一藍色星形寶石，上面刻著「牛心」兩字。

李玄揚見狀說道：「此珠必是文大叔所言之星炫珠。看來武林大會所尋者，應是此日月星三珠。……咦，這裡有張字條。」

原來那明珠之下放有一張字條，寫道：「宋主飄零，孤臣之罪。天意雖此，天祥與陸秀夫、張世傑仍圖力挽狂瀾以保山河。然運數難測，天祥之命全繫於天，爲恐江山易主，文化心血失落，藏我朝至寶於乾坤門，以張世傑所持日耀珠、陸秀夫所持月靈珠及本顆星炫珠，得啟乾坤門至寶，續我宋室江山。另置吾皇尚方寶劍於側，如得天祥託付者，期以此劍誅退異族賊子，復我大宋山河。文天祥。」

李玄揚聽袁莫雲讀完此字條，想起當年文天祥赴義的情景，不禁一陣鼻酸紅了眼眶，仰天說道：「大叔，您的忠義託付，玄揚一定完成。」

語畢，李玄揚突然緊握雙拳，義憤填膺對空喝道：「你們這些蒙古韃子，早晚將你們趕回漠北。」

李玄揚氣憤之聲迴盪山谷，只見阿永聽了李玄揚之言更是氣憤喝道：「對，把你們韃子都殺光光，把你們打得當狗爬，再讓我阿永騎著你們這些蒙古狗逛大街。」

袁莫雲見他倆這副氣憤的模樣，心中油然昇起一股憎恨，冷冷說道：「玄揚，如要消滅蒙古人，算我袁莫雲一份。」

這時，孫羽珊見天色已近正午，眾人卻突然陷入一陣氣憤的惆悵，遂勸道：「玄揚哥、莫雲姊，現在氣憤無濟於事，先離開此地再從長計議吧！」

眾人聽她之言有裡，心情也漸爲平復，於是一行人取走明珠及尚方寶劍，並將那墓穴復原後，便離開往城內而去。

這一夜，四人夜宿於雩都城內一處客棧。

明月當空，夜風徐徐夾雜幾許刺骨寒風，悉悉的枝葉扶疏聲中，憑添幾許思念情愁。午夜時分，月光下一條單薄的人影，斜倚客房外的欄杆，呆看那夜空下搖曳的樹影，心中似有無助千愁。那人正是袁莫雲，於冷然無情的夜色中呆然而立，一聲輕嘆後，來到客房外庭院的一處石椅坐了下來，抬頭望著明月默

然無語。

這時，一扇房門輕輕推開，孫羽珊自房內走了出來，緩緩來到袁莫雲身旁坐了下來，輕輕說道：「莫雲姊，妳睡不著？」

袁莫雲收起愁容輕聲回道：「是，想那月色如此美麗，故來散步走走。羽珊也睡不著，還是我吵醒妳了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心疼莫雲姊姊，故來聊聊。莫雲姊思君之情，羽珊全懂。月若有情，當知姐姐心思。」

袁莫雲聽孫羽珊一言說中自己心思，頓時仰天無語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卻緩緩的呼了出來，抑制不住內心無助的心酸，失落的語氣淡淡說道：「淚已經哭乾，無盡的企盼，只希望是生是死的一個訊息。但這點小小的奢望，歷盡千辛萬苦，卻不可得。」

孫羽珊牽起並握住袁莫雲的雙手，說道：「這種心情，羽珊體會過，羽珊親歷這種生離之痛，肝腸寸斷，只希望無盡穹空給一個回答。無盡的等待、無盡的盼望，即使望眼欲穿，卻也盼不著。」

袁莫雲嘆道：「難道這眞是亂世中，老天所賜給的無法承受的玩笑。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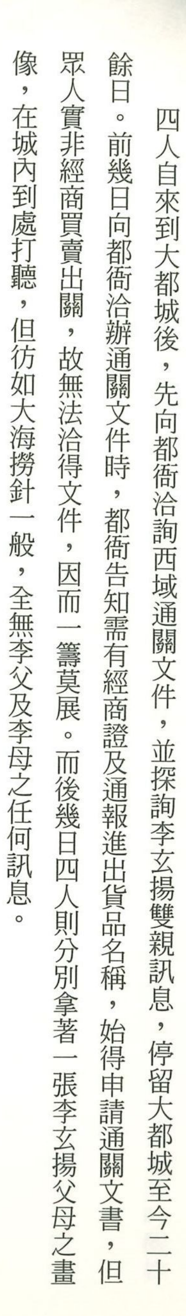
孫羽珊回道：「莫雲姊勿憂，既已探得妳夫君在西域伊兒汗國，想必蒙古軍爲製戰爭兵器，定然不致加害。明日我等即將啓程前往大都，到那兒再尋法子取得通關文件給莫雲姐姐，自然可前去尋找妳夫君。」

聽得孫羽珊如此關心，袁莫雲心情轉爲平復，收起愁悵的心情微微笑道：「讓羽珊見笑了，妳等待情郎一等便是十年，莫雲比起妳，可眞是小巫見大巫了。想是今日在那掘墓之時，見妳與玄揚兩人如此眞情摯愛，不由想起夫君種種。」

孫羽珊嫣然笑道：「那倒是羽珊讓莫雲姐姐見笑了。羽珊得與玄揚哥今生再度相逢，也是莫雲姐姐所賜，不然羽珊可怎盼也盼不得。」

月下兩人彼此傾訴思君情愁，黎明前才回房入睡。

隔日，四人離開雩都城往大都城而去，一來尋找李玄揚雙親訊息，一來探聽如何申請前往西域的通關文件。



十二 結縭糟糠不離棄，行善拜佛感人腸

四人自來到大都城後，先向都衙洽詢西域通關文件，並探詢李玄揚雙親訊息，停留大都城至今二十餘日。前幾日向都衙洽辦通關文件時，都衙告知需有經商證及通報進出貨品名稱，始得申請通關文書，但眾人實非經商買賣出關，故無法洽得文件，因而一籌莫展。而後幾日四人則分別拿著一張李玄揚父母之畫像，在城內到處打聽，但彷如大海撈針一般，全無李父及李母之任何訊息。

由於大都城廓範圍甚廣，又無法確認李父及李母兩老是否居於大都城，抑或流浪異地，因此尋人實難；二來李玄揚託人所繪之父母畫像，乃李玄揚憑印象口述予畫師所繪，實則與本尊不像，自然尋人不得。

這一日，李玄揚由於思念雙親難眠，因此較往常早起。清晨時分，獨自離開客棧到戶外徒步散心，街上冷清路人甚少，忽見大街另一頭聚了約莫二、三十人，李玄揚心下好奇走了過去。原來一中年男子約莫四十多歲，一大清早便在此街角販賣清粥。見這許多人吃得津津有味，李玄揚也點了一碗來品嘗一番。

只見那清粥看來沒甚特別，當李玄揚喝了第一口粥後，那粥當眞美味開脾，必是大骨熬湯再以慢火細燉而成，李玄揚暗想：「這粥實在是費盡心血熬煮，眞是我這輩子以來所吃過最好的美味呀！但……怎麼來大都城這幾十日，都未見到這小販，今日卻正巧可享口福，應該找珊兒、莫雲及阿永來品嘗品嘗。」想

著想著，那粥不一會兒便即喝光。

這時，李玄揚拿了銀兩正要付帳，說道：「老闆，多少錢？」

那販粥的中年男子卻回道：「小兄弟，免啦！」

李玄揚聽到此言疑惑問道：「免，不用錢？」

這時，有一吃粥客人向李玄揚說道：「劉廣兄不收錢的啦！收起來，收起來。」

李玄揚疑惑地收起銀兩，來到一旁向另一個正要離開的客人問道：「這位大哥，請問這粥煮得這麼好吃，老闆卻為何不收錢呀！」

那客人搭了李玄揚肩膀，將他帶離開那粥攤後，對他說道：「這劉廣呀，煮粥給大夥吃有十多年了，所以呀，有些清早便要工作的人、或是趕路的旅人、或是一些流浪人，吃了他煮的粥，都精神了起來，好吃又開脾。可他，卻從來不收錢，可是個大善人呀！」說話至此，卻突然輕嘆了一口氣，繼續說道：「不過呀，這老天爺也著實太不公平，這麼個大善人卻有著不幸的遭遇。」

李玄揚聽聞此言，問道：「不幸的遭遇，這是怎回事？」

那人回道：「唉！這劉廣夫婦恩愛，過去可是眾人皆知，但十多年前也不知怎地，他夫人不知得了什麼怪病，竟然就整個人沒有知覺，雖說是會睜開眼吃東西的，但就是不會行動，簡直沒有意識，整個人就只是癱瘓床榻之上，看了眞叫人鼻酸呀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那看大夫沒用嗎？」

那人冷笑回道：「大夫，可不知看過多少大夫了，沒有一個知道得什麼病，這……這……你說，這不就是中邪嗎？好，就說是中邪，你知道劉廣有多愛他妻子嗎？他可是求過多少神，問過多少卜呀！他可是揹著妻子到處求醫，四處求神問卜，整整求了一、兩年，你說怎樣？沒用呀！你說，這老天爺是不是不公平？不公平呀，可是誰有辦法，看了鼻酸難過呀，所以剛剛不敢在劉廣面前跟你講呀！」

李玄揚聽完此言，輕嘆道：「是呀，老天眞是不公，這麼個大善人卻……。唉，那他怎會煮粥給大家吃呢？」

那人回道：「這我也不知，自從他妻子發生這事後，大約兩年後，他大概已經束手無策了吧，反而每天清早煮清粥供人食用，大夥兒吃了他的粥都是滿懷感謝的。天亮了以後，他就收攤回家幫妻子打理早膳，之後就到前面那處觀音廟念經，一念就是到中午，才又回家幫妻子打理午膳，下午就到這街上做生意維生。這樣子一過就是十幾年了。我想他大概是想做善事迴向給他妻子吧！好吧，小兄弟，我也有事要去忙了，再會了。」話畢兩人便互相告別而去。

這時孫羽珊、袁莫雲與阿永也都起床了，三人因見不著李玄揚正疑惑間，卻見李玄揚一人悠然地散步回來。

袁莫雲見李玄揚這副悠然模樣，調侃說道：「我們李大俠似乎心情不錯，一個人閒情逸致，悠然自得呀？」

李玄揚微笑道：「美味，美味，眞是人間美味，此味只應天上有，人間哪得幾回嘗呀！」

孫羽珊見他如此陶醉，問道：「玄揚哥，什麼美味呀，我們怎麼都沒吃到。」

李玄揚這才將自己吃到的清粥，告訴三人是何等的美味。但李玄揚實在將那清粥的美味說的太好，讓三人垂涎三尺。阿永聽完坐在地上大聲叫道：「師父，不夠意思不夠意思，好吃的不帶阿永吃。走走走，阿永肚子餓，現在去吃。」袁莫雲及孫羽珊也同聲讚道。

李玄揚禁不起阿永這麼一吵，連忙說道：「好好好，帶你們去吃。」

於是李玄揚帶著三人，來到方才的販粥攤位，但環顧四週卻不見那販粥的中年男子。李玄揚這才對他三人說道：「老闆收攤了，那我可沒法子了，你們沒有口福，可怪不了我。」

阿永又吵著道：「那明天吃，明天再來吃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可我們已經決定今日起程回臨安，總不會爲了那粥再留一夜吧！阿永，沒關係，以後有好吃的再請你。」

阿永不甘心的回道：「好啦！好啦！師父可不許忘記喔！阿永要吃好吃的。」

這時袁莫雲說道：「這位大俠，阿永好哄，我們兩位姑娘可不好哄喔，這樣就想打發我們呀！」

李玄揚只好無奈回道：「袁大姑娘，這實在是老闆收攤，我也難爲呀！」

袁莫雲仍調侃道：「方才你要自己去享福時，帶我們一同去不就好了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冤枉呀，小弟實在睡不著早起散心，巧遇那攤販才吃了碗粥，你們可睡的甜呢！」

孫羽珊答話道：「好吧，原諒你，但下次有好吃的，玄揚哥可要帶我們一起去喔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是是，一定一定，請三位諒解。」

袁莫雲嫣然一笑說道：「這還差不多。好，饒你方才貪吃之罪。現在就帶我們去吃頓上等好菜，走吧！」

經過此番鬥嘴後，四人遂來到一家餐館，點了一桌豐盛的早點，用過早膳後，正準備出城。途經一座觀音廟，李玄揚想起小時母親常帶他到觀音廟祈求平安，如今父母遍尋不著，自出獄以來亦未曾到過廟宇，於是便進入廟中參拜，以祈求觀音菩薩保佑自己早日尋得雙親。

進入那觀音廟後，因時非初一、十五，廟中香客不多，李玄揚見有一人跪於神壇前，手持一本經書誠心誦讀，那人不是別人，正是清晨販粥的中年男子——劉廣。

李玄揚見他虔心跪於神像前誦讀佛經，想起清晨那位客人對他所說有關劉廣的遭遇，這時見他如此虔心誦經，不由爲之鼻酸。

孫羽珊見李玄揚神情有異，遂低聲問道：「玄揚哥，怎麼了？」

李玄揚這才將劉廣妻子癱瘓的遭遇，以及劉廣煮粥行善，還有在此虔心誦經之緣由告訴他三人，孫羽珊及袁莫雲也都深感憐憫。

孫羽珊說道：「這到底是什病症，我倒想瞧瞧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說是所有大夫都看過，均不知原因。不如等等我們等他誦經完後，再問他詳情。或許珊兒能看出點端倪也說不定，像他這等好善人，爲他妻子如此眞情付出，眞是令人不捨。」

於是四人點香參拜，李玄揚祈求早日尋得雙親，袁莫雲則虔心祈求早日尋得丈夫，四人參拜完便在一旁等候劉廣。

只見劉廣誦完經後，起身走到廟門前，卻見李玄揚走近身來。

李玄揚拱手說道：「大叔您好，今晨謝謝您的清粥，眞是好吃。」

劉廣見李玄揚歡欣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是你呀！這煮粥是沒什麼，我是心想清晨時分，一般店家也未能及早提供早膳，但有些趕路人、工作人或流浪人清晨肚子可餓著，因而便煮點清粥給大家慰勞。你們是外地人吧，所以沒吃過阿廣的粥。」

阿永搶著說道：「大叔大叔，我阿永想吃好吃的粥，師父都自己一個人吃。」

李玄揚見狀嚴肅喝道：「阿永，不得無理。」阿永聞言便不敢再多言。

劉廣則微笑道：「小兄弟，沒關係，喜歡吃，我阿廣煮給你們吃呀！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大叔，感謝您的盛情。不過，有件事情想冒昧請教大叔，也略盡我們棉薄之力。」

劉廣疑惑笑道：「哦，什麼事？」

孫羽珊接著說道：「大叔您好，我叫孫羽珊。聽說尊夫人身子有些不適，長期臥床，大夫不知病因，恰巧羽珊懂得一些醫術，感念大叔乃深情之人，想說是否可爲尊夫人診斷試試。」

劉廣聞言，立時收起原先微笑的臉龐，轉爲祈求的眼神說道：「一定是菩薩顯靈，一定是菩薩顯靈，孫姑娘，請……請……妳……爲我……。」這時劉廣泛紅的眼眶，流下了眞情男兒淚，話中顫抖不已，突

然跪了下來斷斷續續道：「請……請……妳……為我……娘子……看看……。請妳……看看她……是怎麼了。我可以代她受罪，只要她……可以好起來。」劉廣說話至此已是嗚咽不已，眾人聽他這短短的幾句話，竟也陣陣鼻酸。

孫羽珊趕緊扶起劉廣說道：「大叔您請起，羽珊承受不起。未見病症，羽珊也不知從何言起。」

五人到一旁坐了下來，等劉廣心情平復。

孫羽珊說道：「大叔，您可以說說尊夫人的病症因何而起嗎？」

劉廣這時已然平復，淡淡說道：「我也不知起因，十四年前某一日，我與內人跟往常一樣到山裡工作，只是當天夜裡，內人突然身子發冷顫抖，我想是得了風寒，隔日便到藥房抓了一帖藥，豈知……」劉廣話停頓了一下，深深吸了一口氣，忍住悲傷的情緒後繼續說道：「豈知，我要喚醒她服藥，只見她睜開了雙眼，卻叫也叫無知覺，雙眼只是呆呆地看著房內頂板。請來了大夫看病，大夫卻看不出病因。因此，我只好揹著內人到處尋訪名醫，所有的大夫都不解原因，也診斷不出病因。無奈，我只好經人指點，求神問卜，以符法驅邪，但內人卻沒有一點改善。就這樣經過了三年，突有一日，在城內巧遇一位一寧禪師，一寧禪師指點因果隨緣，並指點說『虔誠祈求，立時行善廣結因緣，相信我佛慈悲，終有奇蹟轉圜』，因此，我便抱著最後一絲的期望，開始行善佈施，煮點粥幫助辛苦的人暖暖胃，也每日誦經祈求觀音菩薩顯靈，為我內人解脫苦難。就這樣日復一日十多年……。」話畢，劉廣顯得神情相當落寞。

袁莫雲說道：「大叔如此深愛夫人，不離不棄，令人感動。」

劉廣聞言淡淡回道：「我們夫妻共同打拚，共同努力，日子雖然辛苦，但互相扶持，生活恬淡無爭，怡然自得，原本相依作伴，如今卻……唉！這苦難，寧可阿廣來受，不該是她，……」一時哽咽再說不出話。

孫羽珊說道：「大叔，一時羽珊卻也聽不出病症，不如我等隨大叔前往探視尊夫人，羽珊診斷試試。」

劉廣聞言立刻起身深深鞠躬謝道：「孫姑娘，劉廣萬分感謝，請求妳無論如何幫幫我娘子。今生今世，劉廣生死以報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大叔，別這麼說，行醫濟世，那是羽珊天職，無論如何，羽珊一定盡最大能力，還煩請大叔帶路。」

話畢，劉廣帶著一行人前往家中。

來到劉廣家中，孫羽珊幫劉廣之妻把脈許久，似乎診斷不出原因，接著又撥開眼睛觀察數次。之後，孫羽珊沉思片刻不發一語。眾人見她沉思，也並未問話干擾她的思緒。

不久，孫羽珊說道：「玄揚哥，你去市集買一顆地瓜回來好嗎？」

李玄揚疑惑回道：「地瓜……，喔，地瓜就好嗎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對，玄揚哥，我只能靠地瓜驗證看看。」

於是，李玄揚問了劉廣市集的位置後，飛快的前往市集。

孫羽珊並對劉廣說道：「劉大叔，請您多拿幾件被單蓋在夫人身上，並在她頭上裹個厚棉頭巾，我想以熱氣逼出大娘頭頂的汗珠來測試。」

劉廣聽了她的話後，便依話行事。

不久，李玄揚買了一顆地瓜飛快的趕了回來。孫羽珊並請阿永將地瓜搗成泥狀取出地瓜汁，並將地瓜汁用碗盛著。

這時，孫羽珊手持一片薄樹葉，輕輕的在劉廣之妻額頭旁及頭頂處，刮下數滴汗珠，隨後將那汗珠滴入地瓜汁中，只見那原本米黃色的地瓜汁，立時由黃轉爲藍綠色。

孫羽珊見此情形，眼神突然轉爲驚恐，一時說不出話來。眾人因不知怎麼回事，也都一陣默然無聲。忽然聽得孫羽珊以顫抖的語調低聲說道：「見血封喉，毒箭木！怎麼可能，……」

袁莫雲一聽孫羽珊口說見血封喉毒箭木，神情驚恐地說道：「什麼，羽珊，妳說見血封喉毒箭木，是真的嗎？」

孫羽珊點點頭說道：「是的，這種天然劇毒已經絕跡甚久，如果劉夫人當時有傷口，必是立時斃命。可能劇毒汁液滴落她頭頂，或是什麼原因與頭部接觸，因而麻醉了腦部運作。古來醫典並未記載此種情形，我是突然想起曾有一部野史似曾提及，因此想以地瓜汁液測試，果不其然，眞是見血封喉毒箭木之劇毒。」

劉廣聽他二人所言緊張說道：「孫大夫，妳眞診斷出來內人的病症，那……那……那這毒有辦法解嗎？」

孫羽珊聽他如此一問，不知如何回答，隨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大叔，此乃天地奇毒，也唯有天地間唯一的解藥……紅背竹竿草。但是……這紅背竹竿草也早已絕跡。因此，羽珊只知其因，卻……，唉，卻……束手無策。」

劉廣聽她此言，原本抱著極大的希望，以爲尚有一絲機會，但聽到最後一句束手無策時，那顆期待的心，突然似由山峰之頂瞬間跌落深谷，整個人跌坐在矮凳之上，人如槁木死灰，立時無語。

現場一陣默然無聲後，劉廣回了神說道：「孫姑娘，無論如何，阿廣眞的很感謝妳，這麼十幾年來，總算是讓我心安了。至少妳給了我目標，我只要找到紅背竹竿草，那麼就可以喚醒我娘子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大叔，大娘一時生命無虞，可是，這紅背竹竿草早已絕跡，古籍記載只有一處可尋此草，便是『落雁峰』，但幾百年來未曾有人知曉。」孫羽珊提及落雁峰時，袁莫雲神情有了轉變。

這時劉廣焦急的問道：「那落雁峰在何處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不知道，自古幾乎無人知曉，古籍也未曾記載落雁峰位於何處，只有記載落雁峰門人偶會出現分發藥草濟世救人。」

劉廣又問道：「那他們出現在哪裡濟世救人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古籍文獻並無記載任何訊息，所以羽珊也不知曉。」

這時，突然聽得袁莫雲低聲淡淡說道：「雲南。」

眾人聽到袁莫雲此言，眼神疑惑地看著她。

李玄揚想起袁莫雲是雲南人，於是驚訝開口問道：「莫雲，妳知道哪裡可以尋得紅背竹竿草嗎？」

袁莫雲沉默良久並未回答。劉廣內心雖然焦急，可是見袁莫雲爲此事困擾而眉頭深鎖，因而眾人也只能乾著急。

此時袁莫雲眉頭深鎖，心下暗想：「或許是天意吧，該是落雁峰應有此劫，只願此事不會擾了落雁峰的寧靜。畢竟落雁峰曾有言，遇見血封喉，渡有緣以濟之。劉大叔與劉大娘如此情深摯愛，劉大叔如此仁心行善，何忍見他如此傷痛。我想，芸香應該會幫助……。」

不久，袁莫雲嘆了一口氣道：「唉，或許是天意吧！羽珊所言不錯，紅背竹竿草長於落雁峰。」

劉廣焦急問道：「在哪裡，在哪裡，袁姑娘，落雁峰在哪裡？」

袁莫雲安慰劉廣道：「大叔，落雁峰在雲南，但是您到不了，也尋不著，自古以來，無人進得了落雁峰。」

劉廣落寞說道：「尋不著，進不去，那……那……不就無解了。」

李玄揚既知落雁峰可尋紅背竹竿草，又見劉廣對其妻如此深情摯愛，不由想起自己雙親，於是說道：「大叔，既然雲南有這解藥的蹤跡，我李玄揚便去幫您尋找，您暫勿絕望失落。」

袁莫雲見李玄揚如此爲劉廣用心，內心掙扎一番後，說道：「大叔，請您寬心，我們一定盡力尋找，

竭盡所能爲您醫治大娘。但落雁峰蹤跡難尋，請容我們必須費點心思尋找……。」

劉廣聽了有點慚愧說道：「眞是慚愧，阿廣太心急了，造成諸位的困擾。你等如此古道熱腸，阿廣已是感激不盡，還要麻煩你們尋找藥草，阿廣眞是慚愧，慚愧。」話畢向袁莫雲鞠躬行了個大禮。

袁莫雲趕緊扶著他說道：「大叔，不必客氣。應是您的眞誠感動了蒼天，不過能否尋得紅背竹竿草還得要看緣份。」話畢，袁莫雲轉身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，你可能要陪我去一趟雲南。」

李玄揚應允，隨後對劉廣說道：「大叔，我們有重要的社稷江山大事，必須趕赴一場武林大會，會後我等一行再立即趕往雲南尋找藥草，如果幸運尋得，就會送回藥草醫治大娘。這麼來回折騰，可能要三、五個月，還煩請大叔耐心等候。」

劉廣聞言相當高興，拱手謝道：「謝謝你們的大恩大德，反正我已經等十多年了，也沒差這三個月、半年的，老天有眼，菩薩顯靈，總算讓我阿廣等到了一線生機。」

孫羽珊提道：「大叔，切記，不能讓大娘有任何傷口，務必切記。」

劉廣回道：「好，我一定謹記在心。對了，大夥兒餓了吧，我來準備幾道小菜答謝大家。」

這時阿永搶話道：「那我可以吃粥嗎？」

劉廣哈哈大笑回道：「好，好，小兄弟愛吃粥，我這就來煮粥給你們吃。」話畢，劉廣便準備了一席豐盛菜餚，答謝李玄揚一行人。

餐後一行人辭別了劉廣後，便離開大都城而去。

四人來到郊外一處陰涼處歇息著，當時天氣晴朗，阿永見一隻野兔在地上奔跑，隨即追去圍捕野兔，瞬間沒了蹤影，眾人知阿永愛玩，也就隨他自在。

李玄揚好奇對袁莫雲問道：「莫雲，妳是真知道落雁峰在哪兒嗎？」

袁莫雲若有所思，不久回道：「玄揚，老實說，有些事情，我暫時有苦衷不方便細說，這是一種承諾，等你有緣見過落雁峰主後，如得她允許，我再跟你說明細節，好嗎？」

李玄揚點頭說道：「好。」

袁莫雲繼續說道：「劉大叔是宅心仁厚之人，對其妻又是情深至篤，我想峰主應會給藥救人，但是，必須玄揚你的協助陪我上落雁峰，峰主會依祖傳規定考驗你，才能決定是否捨藥供你救人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可是，妳方才不是說落雁峰進不去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是，自古以來，非落雁峰門人，無人進得了落雁峰入口，你知道原因嗎？」

孫羽珊也甚爲好奇問道：「是什麼原因？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因那落雁峰入口，千年之前，有位不世高人，巧用落雁峰周圍的山林河川及巨石奇峰，佈下一種迷陣，自此以後，除落雁峰門人外，無人過得了這迷陣，因此，也就無人進得了落雁峰。」

孫羽珊讚嘆問道：「哇！真是了不得的功力，竟能運用山林巨石佈陣，而讓人過不了迷陣。」

李玄揚也驚奇問道：「對呀，這山就是山，樹就是樹，怎麼可以佈陣呢，是誰佈的迷陣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是，尋常之人不可能。因此，落雁峰也因幸得此高人的佈陣，才能保全千年不受外界

干擾。」

孫羽珊聞言好奇問道：「到底是誰有如此能耐布下這種迷陣呢？」

袁莫雲遲疑半晌後，回道：「這……這我也不知，等玄揚哥如能有緣見過峰主後，再由峰主說給你聽吧！」

孫羽珊疑惑問道：「可是，莫雲姊，既然無人進得了那落雁峰，我們又如何能進入呢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我是雲南人，自有管道進入，因此，依落雁峰規定，只能由玄揚陪同我循路進入，到時只好請羽珊與阿永在客棧等候。」

孫羽珊與李玄揚聽完後點頭同意。但畢竟孫羽珊聰穎機靈，聽了袁莫雲前後之語，心想袁莫雲與落雁峰必有不尋常的關係，但又見袁莫雲似有不便吐露的苦衷，因此也就未加追問，只好抑制心中的好奇之心。

正在四人休憩閒聊時，忽見一支元軍隊伍正在趕路，整支隊伍約莫四、五千人，爲首一位將軍領頭帶路，中間有一座駕，顯是坐著位高權重之人。

孫羽珊見狀說道：「蒙古軍不知又要攻打何處，這顯然是支邊防軍隊，不像尋常官兵，往南而去，不知是何用意。」

袁莫雲認同孫羽珊之話說道：「是呀，動用軍隊前往內地，難不成要去平亂，否則調動一般官兵即

可，爲何調動邊防軍隊，實在令人費解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無奈，淪爲異族統治，才造成如此任人宰割之境。如果我漢人不能團結恢復宋室江山，這種情景應該會不斷發生。」

孫羽珊道：「可是宋室已亡，群龍無首，又該如何團結恢復江山？」

李玄揚道：「唉！如今只能寄託武林大會凝聚漢人共識，當時綠林幫歸末谷前輩曾言，天虹神劍乃名將岳飛將軍的佩劍。我此刻終於瞭解，文大叔等人之所以將岳將軍的佩劍置於最明顯的大廳，也是爲了以宋室名劍凝聚武林人士之共識，希望有勇之武林人士，仿效岳將軍的精神，一雪神州光復宋室。」

袁莫雲道：「但是，武林人士各立門派，如何能有共識光復宋室江山？」

李玄揚道：「我也只能盡力而爲，希望在武林大會上，眾人可以共推一位復國使者，持天虹劍凝結有義之士，雪復宋室江山。」

孫羽珊嘆道：「唉！但願一切眞能如玄揚哥所願，只是世事難料，……唉。算了，我們也該出發趕路了。」

不一會兒，阿永回來後，眾人又繼續趕路而去。



凶神惡煞臨黃山，天降神兵解危難

這一日，距離聚風坪武林大會的日子不到半個月，黎明時分，雲煙飄渺迴盪山間，旭日天光穿梭松葉，奇石蒼松構築一幅仙境之景。一棵巨松之下，一條氣宇軒昂的身影，呼吸沁涼的晨風，輕盈舞劍，彷若正參透著不朽神功，這人正是黃山派掌門陽平秋。

這時，突有倉皇的腳步聲騰騰而來，見了陽平秋後，急促說道：「師父，不好了，山下一群元兵正準備攻打我黃山派，已有幾位弟子遭蒙古軍殺害，該如何是好？」

陽平秋聽後驚道：「沒想到這蒙古人竟尋仇而來，看來我黃山派難逃此劫。治育你速去通知姜毅，率三個師兄弟堵住松林口，暫時阻止元軍上山，並通知紫萍及其他人速至大殿會商。」

管治育聞言，轉身正要離開，依陽平秋吩咐行事。

這時陽平秋尋思：「這次元兵來犯，恐怕現有人力難敵。」於是又叫回管治育說道：「治育，你通知眾人後，速由後山小路下山，前往通知膺烙速速趕回。」

話畢，管治育應命而去，陽平秋也隨即迅速來到黃山派大殿。

此時元軍兵分兩路進攻黃山，一見清早下山採購的黃山派門人，不問緣由隨即格殺。兩路軍上山後，

會於黃山派入口處的松林峽谷。

爲首一名將軍，向轎中坐駕之人請示道：「銅虎將軍，這裡便是通往黃山派的藏身之處。但眼前這處松林峽谷，小徑寬度僅容一人行走，小徑左側偶有巨松障礙，右側有萬丈深淵，危險萬分，須小心行走，步步爲營。」

這時轎中坐駕走出一名虎背熊腰的彪形大漢，便是銅虎戰神，聞言說道：「高興將軍，行軍打仗自是由你調度指揮，只要見到陽平秋這老道，由俺銅虎來收拾他便是，其餘的俺銅虎聽你調度。」

高興聽聞銅虎戰神此言，便放心指揮調度。當下派十多人爲先鋒，進入松林峽谷，那峽谷小徑長約一里，先鋒隊一行快步趨前，墊後幾人邊走邊觀察峽谷上方及周遭動靜，不久來到峽谷盡頭，連接一處大平台，大平台上立著姜毅等黃山派門人。

姜毅等黃山派門人見元軍至，雙方不由分說便廝殺了起來，由於姜毅武功不弱，元軍先鋒隊數十人站立峽谷，只能一個一個與姜毅過招，不是被姜毅刺死，便是立身不穩跌落峽谷。墊後的三人見狀立刻退回，向高興將軍回報戰況及峽谷情形。

高興聽完先鋒官回報情形，笑道：「哈哈哈，這些武林人士終究只是一群莽夫，不懂兵法戰略，這等天然屏障如於峽谷上方設局，我軍必然無法深入。見此等情形周遭動態，想是這群人不懂佈陣之法。」話畢，自己便在前頭率軍一一進入，並命令後軍暫時按兵不動。

高興進入松林峽谷來到盡頭處，見姜毅等黃山派門人立於谷口，遠處便朗聲說道：「黃山派等人聽著，我乃大元鎮南將軍高興，奉命剿滅你黃山派，快快讓路投降可免你們無罪，如有抗命，格殺毋論。」

姜毅聽聞來者竟是大元將軍率軍隊前來討滅黃山派，心想黃山派過去雖心中不服蒙古統治，但這江山畢竟是元朝統治，如果抗命便是叛亂，就算百個黃山派也無法與蒙古軍隊對抗。眼前如果與這高興將軍對抗，便是謀反，如讓他等進入，那黃山派恐怕血流成河，這時心下卻一時拿不定主意。

眼看高興已然來到谷口，姜毅靠近身旁一位師弟，耳邊吩咐如此這般後，仍擋在谷口與高興有五步之距，對高興說道：「高將軍駕到，我黃山派有失遠迎，但因黃山近日連日下雨，土石鬆動，落石阻隔此徑，我等正要搶修，不料……」姜毅話未說完，突有巨石崩落，姜毅立時跳了開來，那巨石堆便落在平台與小徑銜接處，頓時隔開了姜毅與高興兩群人。

高興見狀甚爲憤怒，忽聽得巨石堆另一端姜毅說道：「將軍請務必小心，落石坍塌，我等速去稟明掌門，再尋法子迎接將軍。」話畢，姜毅等人逕自離去。

姜毅等人離開後，高興隨即命兵士數人小心先攀爬過巨石堆，到達那平台上，將那巨石堆一一搬開。這麼一折騰，便耗去元軍數個時辰的時間。

這時，姜毅等人回到黃山派「正德殿」大廳，陽平秋等人正商議如何對付元軍。

陽平秋見姜毅急匆匆回來，便問道：「毅兒，現下狀況如何？」

姜毅自松林峽谷來到正德殿也有一里之遙，因此喘息未定，但仍急促說道：「師父，這下不好，蒙古

人這次是出動軍隊要剿滅我黃山派，並非官府士兵，因此方才弟子不敢貿然與那將軍對抗，以免犯了叛亂之罪。當時不知如何是好，所以放下落石暫時阻絕元軍，目前他們仍困於松林峽谷。」

陽紫萍聞言怒道：「我黃山派可有犯什滔天大罪，怎會像討逆似的派軍隊前來剿滅我黃山，眞是可恨的蒙古人！」

聽得姜毅說來犯者乃蒙古軍隊，陽平秋心中已然有數，但面對此一危機，仍然神情鎮定，緩緩說道：「應是那日臨安城比武之事，蒙古尋仇而來了。看來，這次是我黃山創派以來最大的危機。該來的，也該是躲不過了。」

陽紫萍說道：「爹爹，這該如何是好，元軍來者約有數千人，我黃山派眾僅六十多人，如何與元軍對抗，不如由後山小路先行撤退如何？」

陽平秋道：「眼下全派撤退爲時已晚，那巨石路障僅能延緩元軍約莫一個時辰，但後山小路因雨泥濘，我等六十多人若同時撤退，必遭元軍追擊。元軍以迅雷不及掩耳之速攻打我黃山派，料想就是要讓我措手不及。這樣吧，紫萍，我和毅兒、石群先行與元軍周旋，妳分三批依序安排眾人由小路下山，以保安全。」

陽紫萍聞言激動道：「爹爹，你們如何對付得了元軍數千人，要走一起走。」

陽平秋說之以理，對陽紫萍道：「萍兒，這是逼命的危機，不是爭辯的時候。保全眾人是爹的責任，我們同走，元兵必定追至，到時必是全員命危。眼下只有爹能阻擋元軍，況且我已命治育速去通知膺烙趕

回，到時自能周旋元軍一點時間。放心，你等安然下山後，以爹還有毅兒的功力，要自行逃脫不難。去吧，快，遲了就來不及了。」

陽平秋之言自是有理，陽紫萍身爲大師姊，自然必須負起保全眾人的責任，遂含淚應允而去。黃山派門人見師父等要自行留下周旋元軍，本也不肯接受安排下山，但經陽紫萍勸說陽平秋交代之言後，只好應允先行撤退。

果然，那元軍訓練精良，開山闢路已是稀鬆平常，約莫兩個時辰光景，便把姜毅放下阻隔松林峽谷的巨石移開，大軍長驅直入來到黃山派正德殿前的廣場。

只見陽平秋緩步而出，與二弟子姜毅、五弟子張石群等三人，立於正德殿門口，佯裝無事說道：「高將軍大駕光臨，貧道有失遠迎，失敬失敬，不知將軍率軍而來有何指教？」

高興見他遇此危機還能如此鎮定，心下暗自佩服。但畢竟是爲剿滅黃山派而來，因此也不容情的說道：「陽平秋聽令，你等占據山頭，聚眾謀反，本將奉蒙戰將軍之令討伐而來。你等如能投降歸順我大元，並立即解散派眾，則免你等不死。如有抗令，格殺毋論。」

陽平秋搖頭道：「將軍言重了，我等立派於此已有數十年，僅爲練武強身，修習道法，何來謀反。況且這江山既屬元朝，我等自是臣民，又何來歸順，望將軍明察。」

這時，銅虎戰神向前昂首喝道：「高將軍，不必跟他囉嗦這麼多，今天勢必要滅了你黃山派。陽平

秋，今天銅虎要在黃山立你的墳。」

陽平秋道：「原來是你銅虎戰神率眾而來。若要與陽某一較高下，當日出馬比試便是，今日反倒來尋仇了。」

銅虎聞言怒道：「當日要不是你陽平秋攪局，你們漢人怎會是我們大元的對手，平白又教唆出個李玄揚來攪亂蒙漢比武的結果。這口氣，來找你討回。」

陽平秋見這等情景，心知今日是免不了一場血戰，於是冷冷笑道：「原來是輸不起，找幫手來要面子了。」

銅虎聽他此言怒道：「輸，俺銅虎會輸，要你死像捏隻螞蟻那麼容易。」話未完，手中銅環往陽平秋飛擊而去。陽平秋手中長劍瞬間出鞘抵擋，隔開了銅虎的銅環。

高興見狀說道：「來人呀，上。」一群士兵圍住了姜毅及張石群兩人。

陽平秋自那日比武受傷後，因孫羽珊的醫治，早已完全康復。因此，見對方既已是不留活口的掩殺，自然吩咐姜毅及張石群全力抵抗元軍。

高興一聲令下後，十幾個士兵頓時圍住姜毅及張石群兩人。姜、張兩人背向並肩而戰，姜毅心知不可久戰耗費體力，起落劍法盡是畢生所學精髓，不過數招，元兵數人便已傷重而退，第二波元兵順勢遞補續與姜毅廝殺；而張石群劍法雖不及姜毅，但畢竟劍藝精純，遠非一般元兵所能及，須臾間也傷元兵數人。

畢竟元兵以人海戰術輪替交戰，姜毅及張石群終究猛虎難敵猴群，經過二個時辰後，幾番元兵輪替交

戰結果，雖有六十多名元兵重傷，但姜毅及張石群已是元氣耗盡，喘息不已。

反觀陽平秋及銅虎戰神之戰局，兩人皆屬上乘高手，陽平秋知銅虎戰神乃蒙古高手，不敢大意；銅虎人雖粗莽，但知那日陽平秋與其師兄銀狼交戰幾乎平手，因而不敢輕敵。

銅虎戰神自飛擊陽平秋後，收回手中銅環，瞬間搶步來到陽平秋面前，一個銅環旋轉擊向陽平秋左頸而來，陽平秋一個轉身，輕功縱身而起，空中一個迴旋，起劍急刺銅虎左肩，銅虎猛收手中銅環急擋，噹……鏘……一個聲響，擊開陽平秋長劍。這時，銅虎戰神氣凝周身，左手緊縮呈虎爪，運轉手中銅環急旋，威力萬鈞直逼陽平秋，其勢不愧爲蒙古戰神；而陽平秋劍走迷蹤，白虹飄渺，急中帶柔，劍氣夾帶雷霆之勢，忽守忽攻，實是武學泰斗之姿。兩人彼此交手數十回合，已過百餘招，一時難分高下。

這時，高興心想：「銅虎戰神與陽平秋約莫五五平手，爲求速決，也顧不得銅虎戰神是否阻止與陽平秋單挑戰局，不如助陣銅虎戰神，速速擊退陽平秋，以免久戰生變。」於是高興劍虹出鞘，加入戰局，見銅虎戰神並未阻止，高興手中長劍向陽平秋背心急刺而去。

陽平秋見高興長劍急刺而來，立時回劍而擋，以一對二。雙方約莫交手三十餘招，銅虎左拳擊向陽平秋右胸，陽平秋不及回手，霎那間，一個騰空飛旋在空中，隨後輕飄翻轉落於三步之外，避過那致命一拳。

陽平秋心想：「眼下必須先擊敗銅虎或高興，讓大軍陷於群龍無首之亂，否則今日難逃此劫。」於是，氣凝劍鋒，繞動手中長劍，此時，劍走八卦，迷幻飄忽，虛實而出，正是一式八卦迷魂劍法之「絕魂

迷劍」，此乃陽平秋畢生最上乘武功。一時銅虎與高興兩人應接此招，敗象漸露。

銅虎戰神見狀，舞動手中銅環，獨門絕學「混沌天罡」夾帶飛沙走石的氣勁應式而出，高興見虛運劍急攻，忽然，……

姜毅與張石群兩人力戰氣竭，劍招趨緩，手勁漸弱，一個元兵力大，手中戰刀瞬間劈落張石群手中長劍，一個恍神之際，張石群已身中三刀，鮮血直流。姜毅見狀，一個回身提劍攔擋劈往張石群身上的第四刀，豈知這電光石火之間，一柄利刀瞬間劈在姜毅左腿，刀深見骨，姜毅瞬間失去重心倒了下來，元兵見狀，一把彎刀正要砍下姜毅腦袋，……

這時，陽平秋眼波餘光見狀一個心驚，手中長劍突然轉向，身形急快移至姜毅身旁，劍鋒當下削斷那名元兵右掌，彎刀落地，保了姜毅一命。

然而，高手過招豈容一刻分心，陽平秋此番劍鋒轉向來救姜毅，那銅虎戰神天罡拳，氣勁萬鈞往陽平秋而來，陽平秋不及閃躲，一拳擊中背心，當下吐出一口鮮血，震傷五臟。

姜毅、張石群兩人見狀同聲悲喊：「師父，師父……」

銅虎戰神見陽平秋師徒已然受傷，說道：「陽老道，你的武功果然不錯，俺銅虎算是見識到了。可是，誰叫你那天攪局，搞出個姓李的小子讓我大哥難堪，所以，只好找你算帳，你可死要瞑目呀！對了，怎麼黃山派就你這幾人，其他人呢？」銅虎四下張望著怒道：「其他人難不成跑了？高將軍，你說該怎麼辦？」

高興猶豫片刻，說道：「銅虎將軍，末將只知受命剿滅黃山派，倒不知黃山派有多少人。」

銅虎戰神聞言，抓了抓頭髮疑惑道：「這中原門派，難不成一個門派只有這幾個人？俺管他的，大哥要殺的是陽平秋，幾個就幾個吧！」

這時，遠處突然一條身影急馳而來，大聲叫喊著：「師父，師父！」來者正是黃山派三弟子——丘膺烙。

銅虎戰神聞聲便知又是黃山派弟子，喜道：「哈哈，俺還以爲黃山派就這丁點人，果然是還有人，一起來受死，哈哈……」

陽平秋聽見丘膺烙的叫喊聲，心想：「幸得膺烙趕回，尚可耗些時間，否則，如元軍真要追趕，其他弟子不知是否已安然下山。只是，……平添他這寶貴性命！」

丘膺烙來到身旁扶著陽平秋，見他三人重傷神情，驚恐道：「師父，你……你傷勢如何？到底怎麼回事？」

銅虎戰神聽他之言，哈哈樂道：「怎麼回事，送你們到西山老佛那兒快活快活。讓你們師徒作伴，也算是一樁美事。」

丘膺烙聞言回身喝道：「可惡韃子，欺我黃山無人，要死，丘膺烙也要你們陪葬。」話語未完，運氣提劍，一式黃山派禦敵絕招「落雨迷蹤」，瞬間劍鋒冷冽，如寒冰刺雨襲向元兵眾人，霎時銅虎戰神、高

興被那劍氣之威逼退五、六步，前排元兵則退了數十步跌了個踉蹌。

銅虎戰神見狀讚道：「佩服佩服，一個小小黃山弟子竟有如此功力，還眞讓俺嚇了一大跳。不過，這等雕蟲小技，還用不著俺動手，高將軍，……」

高興聞言說道：「來人，拿下。」數十名元兵一擁而上擊殺丘膺烙。丘膺烙乃黃山派眾弟子中，武功最高者，最得陽平秋眞傳。那數十名元兵上前不過數招，便讓丘膺烙刺個重傷。

第一波元兵受傷後，第二波又立即遞補輪替上陣，丘膺烙左挑右刺，劍走八方，陽平秋所傳八卦迷魂劍法，竟是揮灑得淋漓盡致，連一旁負傷在身的姜毅、張石群，都暗自讚嘆不已。陽平秋則驚訝丘膺烙武功，竟因此次的逼命危機，而更上一層樓。

數十回合之間，丘膺烙竟已擊傷元兵約莫百人，高興此時見狀，爲減少士兵傷亡，親自上場與丘膺烙交手。

高興自方才與陽平秋交手後，此時已然充分休息足夠，出劍極快極猛，丘膺烙八卦迷魂劍法仍是凌厲萬分。兩人交手五十回合後，丘膺烙終因體力減弱，劍招偶露破綻。

突然，高興一劍快如電光，急刺丘膺烙左肩，丘膺烙急收長劍來擋，豈料，那高興劍鋒瞬間右彎，刺入丘膺烙右手腕，登時鮮血噴出，血流如注。但丘膺烙忍住極端痛楚，仍然手握長劍，見高興長劍二度急刺而來之時，顧不得手腕傷口之極端疼痛，運起全身內力，長喝一聲悲鳴震天，橫劍力劈高興之劍，由於

氣勁宏大，頓時高興右手虎口震痛欲裂，一時手持不住長劍，那劍竟脫手飛出十尺之外，高興則被那氣勁震退數步。眾人見狀驚呼不已。

此時，丘膺烙幾已力竭，右手又鮮血直流，但仍勉力握劍而立，目光如炬，直視元兵眾人。一時，元兵被丘膺烙這股凜然殺氣震懾。

忽聽得銅虎戰神拍手叫道：「好，好個血性男兒，俺佩服，不如歸順我大元朝效力，俺一定薦你當大將軍。」這銅虎雖是粗人，但見對方英勇剛烈深爲佩服，也知爲他大元延攬將才，所以反倒想收服丘膺烙。

只聽得丘膺烙雖是重傷力竭，但仍一副男兒骨氣喝道：「呸！蒙古韃子聽好，我丘膺烙只有戰死，其餘都是廢話。」高興聽得此言，一陣沉思無語。

銅虎原本讚賞丘膺烙之血性英勇，但聽丘膺烙此言氣道：「不知死活！好，不要命，俺成全你們。」話畢，銅虎一式天罡拳迅速擊向丘膺烙，陽平秋見狀急喊：「膺烙小心。」

但丘膺烙畢竟負傷嚴重，正要運勁來擋，終是慢了一步，一拳正中左胸，一口鮮血登時噴向天際，身子頓時飛跌於地，落在陽平秋前方。

姜毅驚嚇大喊：「膺烙，膺烙……」也顧不得自身腿上刀傷，拖著身子來到丘膺烙身邊，說道：「膺烙，你……傷得如何……」

丘膺烙氣若游絲的說道：「二哥，我們……死……也總是……死……在一起。」

姜毅回道：「是，黃泉路上，你不孤單。」

隨後銅虎戰神說道：「你黃山派了不得，才四個人折損我們這麼多人，還耗了這麼多時間。高將軍，解決了，準備回去。」

這時，遠處陽紫萍突然急奔而來，一見受傷的陽平秋等人，焦急喊道：「爹……，膺烙……」隨後緊緊扶著受傷的陽平秋，說道：「爹……，李公子，李公子他們趕來相助咱們了！」

陽平秋聞言，說道：「這……這豈不是又連累了人家……」

銅虎戰神見狀，則哈哈笑道：「俺還以爲黃山派就這幾隻小貓，果然還眞有人呀！來來來，統統出來，俺銅虎要一次將你等全部剿滅，也好向大哥交代，哈哈……」

陽紫萍聞言，厲聲喝道：「你們這些蒙古韃子，我黃山派與你何仇，何故大軍侵犯我派。」

銅虎說道：「哼，只怪你陽平秋在蒙漢比武會上好管閒事，怪不得我！」

這時，李玄揚等人跟隨陽紫萍後方，也已趕到。因孫羽珊非練武之人，腳程較慢，故李玄揚一路攙扶著上山，便在陽紫萍與銅虎對話之時才趕到了現場。

銅虎戰神一見李玄揚竟於此時來到，心中十分詫異，卻也氣憤萬分怒道：「小子，就是你，要找的就是你。」

李玄揚這時低下身去，扶著倒坐於地的陽平秋說道：「前輩，傷勢如何？」陽平秋示意不礙事。陽紫萍見三位師弟負傷，趕緊上前深情地扶著丘膺烙，並慰問姜毅及張石群傷勢。

李玄揚此時難以抑制心中怒氣，起身握拳，對銅虎戰神大聲怒道：「你就是上次比武會上的蒙古人，

今日爲何來黃山撒野？」

銅虎見他如此氣憤，又見他眼神兇狠，一時被這殺氣震懾，冷冷回道：「黃山派叛亂抗命，特來剿滅。」

李玄揚氣道：「剿滅，叛亂，如何叛亂，說。」

這時高興挺身說道：「黃山派聚眾叛亂，高興奉命特來剿滅，如不歸順，一律格殺。」

李玄揚聽他自稱高興，腦中閃過文天祥的話，突然似有深仇的眼神，直瞪高興，冷冷說道：「高興，你就是文大叔曾說過的大宋叛將，降了蒙古……。你竟還有顏面來滅自己的族人，你眞是沒有人格……。」

高興聽聞此言，感嘆自己竟被一個二十多歲的年輕人說得如此不堪，一時出神默然無語。

此時，銅虎氣憤大喊：「臭小子，不知死活，來人呀，殺了這小子，不必留情。」

高興回過神後，遂命士兵上前擊殺李玄揚。

李玄揚此刻心中義憤填膺，向丘膺烙借了手中長劍，眼見約莫十來個士兵一擁而進，欲來擊殺李玄揚。但轉瞬之間，那十數名士兵已是手上鮮血直流，手中軍刀落地，面容一陣驚恐。

原來李玄揚見陽平秋等受元軍擊成重傷，心中氣憤難平，一式「疾風訣」隨劍而起，那追雲步輕功挪步如飛，劍虹疾快如電，手中長劍劍鋒凌厲，瞬間便已刺傷數十名士兵。

後排士兵見狀輪替而上，但李玄揚情急之下，出劍越發猛快，劍鋒凜凜，步步逼退元兵隊伍，以致元

兵節節後退，噹……唰……鏘聲響之間，不出半個時辰，已傷百餘名元兵。

由於元兵被李玄揚逼得後排退至松林峽谷平台，以致後軍幾乎全隊擠於狹窄的松林峽谷上，無法上前，前隊士兵又因受傷無法交戰，一時間元兵兵源難以補替。於是，高興親自提劍，舞動白虹，上前與李玄揚交手。李玄揚見高興來戰，心中更加氣憤，登時氣勁加強，劍鋒冷冽，兩人交手不出十招，高興突然眼神驚恐，只見李玄揚長劍已然抵住高興咽喉，只稍李玄揚一施力，高興必是魂斷歸天。

只聽得李玄揚對高興冷冷諷道：「哼，你這等曲膝之臣，殺你，汙了李玄揚雙手。速速離開黃山神聖之地，好好去當你的忠狗。」話畢，收起抵住高興咽喉的長劍。

銅虎戰神一旁見李玄揚身手，內心暗自驚嘆。此時，見元兵無一人上前與李玄揚交手，銅虎遂輕輕地拍手說道：「好，好，小子你果然身手不凡，今日，俺要好好領教你的實力，瞧瞧你那日如何能與我大哥戰成平手。」

李玄揚雖是氣憤，但心想：「今日如殺了這廝，這群元兵豈會甘心退兵，但如勝得這銅虎，他日恐又將尋仇而來，如何激得這銅虎心服口服，才能令元軍退兵，又不致心有不甘而上黃山尋仇？」於是李玄揚對銅虎戰神譏道：「你肚量狹小，不守諾言，非大丈夫也，你不配與我交手！」

那銅虎聞言氣道：「俺如何肚量狹小，如何不守諾言，你小子未免欺人。」

李玄揚冷冷說道：「你這人輸了不甘心，會找幫手來尋仇。上次金獅戰神與我約定，雙方信守諾言平手收場。如今，卻是你銅虎肚量小，不守諾言，不敢自己單身前來挑戰我，反倒找了一群軍隊前來，你羞

也不羞，還自稱戰神，我呸！」

銅虎聽他將自己講得如此不堪，簡直氣壞，大聲怒道：「黃山派對抗俺蒙古軍，是大哥派軍要剿滅，以示嚴懲，怎是俺銅虎肚量狹小尋仇。哼！那日是大哥阻止俺，否則俺銅虎早出場讓你哭爹喊娘了。」

李玄揚尋思：「原來是你金獅戰神輸不起，那日是給你顏面，你竟派軍要來尋仇，真是可恨至極。」又對銅虎譏道：「說得一口勇武，量你不敢與我用命打賭輸贏。」

銅虎戰神大笑道：「不敢跟你打賭！笑話，俺銅虎上山下海，怕過什麼了。來來來，俺銅虎今天跟你賭了。」

李玄揚冷笑道：「不過真賭了也沒用，你也不會信守諾言。」

銅虎戰神聞言又一陣氣憤，拉了高興來李玄揚面前說道：「來來來，高將軍你來作證，看俺銅虎守不守諾言，小子你說，要賭什麼？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好，既然有人作證，我便與你一賭這輸贏。三招之內，我勝不了你，便在你面前自盡。」

銅虎聽聞此言，不自覺噗的笑了出來，說道：「小子，你……你……太誇口了，三招，三招，你當銅虎只是小孩童嗎？哈哈哈！」銅虎繼續笑著。

李玄揚見狀笑道：「哈哈……，所以你不敢與我賭吧！」

銅虎聽他此言，當下趕緊回道：「賭，賭，哈哈……，俺銅虎打得你滿地找牙，你還竟然想三招勝

我。給你三十招好了，看你勝不勝得了我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不，就三招，不然就別賭了。」轉身正要離去。

銅虎見狀急忙回道：「好，三招就三招，銅虎與你賭了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三招內你若手中銅環未落地，李某當場自盡。你若銅環落地便輸，你若輸了，信守諾言，立刻帶軍離開此地，以後不許再上黃山尋仇。做不到，就別答應便是。」

銅虎回道：「好，俺銅虎答應你。」

這時，一旁的孫羽珊初聽李玄揚三招未勝便自盡之言，當下萬分慌張，憂心的上前說道：「玄揚哥，你……，你若自盡，那我……。」

李玄揚來到孫羽珊耳邊，低聲說道：「珊兒，眼下已無他法脫困，先在一旁暫莫憂心，我自有勝算。」孫羽珊不得已只得退至一旁。

銅虎見他兩人低聲細語，笑道：「哈哈，你自盡後，這美人兒俺銅虎會替你好好疼惜疼惜。」

李玄揚聽他如此調戲之言，雖然心中有氣，但忍住一時氣憤並未口出惡言，提起手中長劍厲聲說道：「留神了。」

銅虎見李玄揚提劍，知他身手不凡，不敢大意，運氣七分，氣凝丹田，手中銅環旋動，氣勢雷霆朝李玄揚而來。李玄揚心知只能讓銅虎戰神佩服，才能讓他甘心退兵離開，因此以三招之約，才獲得銅虎戰神的輕易許諾。但眼前，銅虎戰神終究是蒙古高手，功力十倍於方才交手的高興，因此，李玄揚自知，必須

以十成的功力，幾招內便擊敗銅虎。

眼見銅虎戰神威力萬鈞而來，李玄揚劍轉輕盈，菩提易筋經氣匯於劍，以追雲步最上乘之無影飄，瞬間……

只聽得一聲轟天巨響……噹！高手對決，勝負頃刻立判，只見李玄揚長劍力劈銅虎手中銅環，那銅虎眼神一陣驚恐，只覺持環之手被李玄揚那宏大氣勁震得發麻，而在那電光石火之間，李玄揚以追雲步之無影飄，瞬間轉動三個周身，左手氣勁隨之而出，擊中銅虎手臂，那銅環立即飛出幾丈之外。眾人見狀，一陣驚呼。

只見那銅虎戰神驚魂未定，仍是一副難以置信的神情。隨後李玄揚走去撿回那銅環後，交給銅虎說道：「這賭，還算數嗎？」

這時，銅虎默然佇立良久，驚魂未定不發一語，回神後雙目呆滯，冷冷無神的說道：「高將軍，收兵！」

於是，高興依令命後軍開始撤退，元軍便陸續自松林峽谷分軍退出。高興墊後正要離去，剛走幾步經過李玄揚面前時，緩緩停下腳步，眼睛注視著前方的夕陽，冷冷地說道：「奸臣當道，蒙蔽昏君，將士縱然力守，但兵糧已盡，援軍不至，英雄末路幾人能知。既然曲膝，再也無回頭之路，既食元廷俸祿，自然效力至死。然蒙古將領統帥剿亂，斬草除根，姦淫擄掠，漢人更無生機；高興領兵剿亂，至少不趕盡殺絕，漢人尚有一線生機，似高興這等在元朝為官者，心聲無人能知！李兄弟，宋室朝臣如真有情有義，

江山不會淪落至此，把江山失落之責讓征戰沙場的將士承擔，太沉重了！他日你我再見，高興一樣不會留情。畢竟，我已沒有回頭路了！」話畢，緩步離去。李玄揚聽他此言，默然思索良久，一時也分不清是非了！

見元兵已全數離去，李玄揚等人將陽平秋師徒四人扶入大廳，孫羽珊趕緊治療丘膺烙、姜毅、張石群三人之傷口，李玄揚則運功幫陽平秋治癒內傷。

而此時管治育也已將其他師弟妹等暫時安置妥當並趕回黃山，見元軍已退，黃山滿目瘡痍，在陽紫萍吩咐之下，又下山召回師弟妹等回黃山打理。

翌日，陽平秋經李玄揚運功療傷，並經一夜休息後，傷勢已趨穩定，正於大廳與李玄揚一行四人道謝。

這時陽紫萍已將孫羽珊所開藥方煎好，端來大廳給陽平秋服用，見陽平秋氣色明顯好轉，欣喜說道：「爹，這次眞要感謝李少俠相救，才讓爹爹化險爲夷。」

陽平秋應話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確是，確是。李兄弟，陽某二度蒙你相救，眞不知如何感激救命之恩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前輩，切莫如此多禮。這韃子欺侮我漢人，著實可惡，我輩中人本該互相扶持。」

陽平秋道：「只是……李兄弟怎知我黃山派有難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上次在臨安之時，陽前輩盛情邀晚輩前來黃山一遊，並一同前往參加武林大會。由

於，日子將近，晚輩心想提前上山拜訪。豈知，來至山腳下，卻見元軍封鎖山路，心下不解之時，突遇見管師兄神形匆忙，才知原來這蒙古韃子要攻打黃山派。因此，在管師兄帶路之下由那小路上山，途中又遇陽姑娘正撤離黃山兄弟，這才在陽姑娘領路之下，及時阻止韃子的侵犯。」

陽紫萍聞言說道：「爹，我黃山派眞與李兄弟情緣不淺。幾番蒙他相助，哪日李兄弟與孫大夫成親之時，咱們可要準備個大禮啊！」

孫羽珊嫣然笑曰：「陽姊姊說笑了，論及婚嫁，我們可還未曾想過呢！」

陽平秋笑曰：「李兄弟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孫大夫都等了你十多年了，怎還不成了這樁美事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唉，不瞞前輩，晚輩年少無知之時，血氣方剛，誤殺蒙古一位少年世子，至今剛出獄不久，最是思念雙親，卻遍尋不著，暫時無心思索成親之事。」

陽平秋聽他這番遭遇，也是十分感嘆說道：「亂世江山，骨肉分離，難爲李兄弟了，但願你能早日尋得雙親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晚輩本想去尋雙親，但實在因文大叔交代之事，攸關社稷江山大事，又恰逢武林人士聚會，正可告知武林人士共扶宋室後人，以忠於文大叔臨終所託。因此，也只好事後再尋雙親了。」

此時，李玄揚也將自己已尋得文天祥星炫珠之事告知陽平秋，又因武林大會僅邀請五派四幫門，加計紅蓮教一派，共有十個門派，憑武林帖始得進入聚風坪，因此陽平秋雖然負傷，但休養十多天後，功體恢復七成，仍將親自攜同李玄揚等人前往參加武林大會。



郎有情卻難傾訴，武林會三珠現世

這一方面，孫羽珊單獨來探昏迷的丘膺烙傷勢，丘膺烙逐漸清醒後，一見孫羽珊，體弱氣虛的問道：「我師父及二哥無恙吧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陽掌門傷勢已無大礙，只需時間休養，姜大哥刀傷未傷及腿骨，也無大礙。倒是你的傷勢較為嚴重，手傷可漸復原，但你五臟俱創，一時恐難康復，我開這帖藥你得按時服用，恐需兩個多月方能修復你內傷！」

丘膺烙回道：「孫大夫，我沒關係，治好我師父及二哥要緊。」接著丘膺烙低聲關愛的表情問道：「對了，孫大夫，我師姐還好嗎？」

孫羽珊疑惑問道：「師姐？」

丘膺烙回道：「就是我陽師姐，她還好嗎？」

孫羽珊恍然大悟說道：「你是問陽姑娘呀！陽姑娘是師姐，不是師妹呀？」

丘膺烙說道：「是，我入門較晚，論輩為師弟。我師姐有受傷嗎？」

孫羽珊看丘膺烙關懷的表情，顯是對陽紫萍心有情愫，便語重心長說道：「陽姑娘一切安好，你倒無須掛心，專心將傷養好，才能好好照顧人家。」

丘膺烙被孫羽珊猜中心思，突然一陣心羞，雖是體弱，仍是連忙辯稱說道：「我是關心昨日師姐是否有所損傷，並非孫大夫所想那樣！」

孫羽珊莞爾笑道：「丘大哥，是不是我想的那樣，你自己心裡清楚，羽珊雖是年紀尚淺，但已閱人無數，瞧過的病人可是比丘大哥見過的人還多，丘大哥這點心思羽珊要是看不出，那我還能行醫救世嘛！」

丘膺烙被她一說，登時啞口無言。孫羽珊說道：「丘大哥，喜歡便該懂得去表達心意，不要只是默默關心，否則，如果錯過因緣，那便是椎心之痛。」丘膺烙聞言，一時無言以對，默然無語。

這時陽紫萍正端藥進來，要讓丘膺烙服用，一見孫羽珊，便憂心問道：「孫姑娘，膺烙之傷，可有好轉？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五腑俱創，需長期療養，不可動用真氣。陽姑娘，丘大哥之傷可要好好照料，否則難以痊癒。」孫羽珊之話似在牽線搭橋，但卻難懂丘膺烙複雜的心事。

陽紫萍聞言說道：「好，這段時間便讓膺烙好好休息，務必要讓他痊癒。」於是陽紫萍轉身對丘膺烙說道：「來，膺烙，快將這碗湯藥服了。這會兒阿毅正在燉煮雞湯，待會兒再給你補補氣，先喝藥吧！」

丘膺烙聞言，緊張問道：「二哥有傷在身，怎還去燉煮雞湯呀！」

陽紫萍回道：「說是得趕緊讓你補氣血，非得要他親自燉煮才行，深怕別人燉煮的火候不夠。」

隨後只見陽紫萍細心的一口一口餵食丘膺烙，孫羽珊也不打擾他倆，便自告退而去。疑惑的孫羽珊見陽紫萍如此關懷舉動，顯是也對丘膺烙有情，既是郎有情，姊也有意，怎會不成姻緣，因而心中帶著疑惑

離去。

不久，姜毅略跛著腿，端來了一碗熱騰騰的雞湯進房，說道：「來……來，膺烙，這碗人參雞湯趕緊趁熱喝了，補補氣血。」

陽紫萍一聞那香噴噴的雞湯，玩笑說道：「哇！香噴噴的雞湯，我都忍不住想喝了，阿毅，你也太會烹調了吧！」

姜毅雖是愛慕陽紫萍，卻是不懂情調的直樸之人，更不懂如何去討陽紫萍歡欣，躊躇回道：「師姐，這……湯得先給膺烙補氣血……，我……」

陽紫萍見他無奈之狀，笑道：「跟你鬧著玩啦！趕緊給膺烙喝吧！」

於是姜毅連忙將湯端至床邊，對丘膺烙說道：「膺烙，趕緊喝些人參雞湯，你這傷勢得好好調理，否則積成宿疾可就不好。」

丘膺烙則擔憂說道：「二哥，你不是腿傷嘛！何必親自燉煮呢？」

姜毅回道：「腳傷無礙啦，孫大夫敷過藥後好多了，但這雞湯若沒燉好，可就不好喝啦，所以還是我自個兒來。」

丘膺烙見姜毅爲他傷勢而親燉雞湯，不由又回想當年初到黃山之時，姜毅便對他百般照顧的過往，嘴裡說著：「謝謝二哥！」眼神直盯著姜毅殷勤的身影，內心卻是無盡而難言的感激。

姜毅則率真的回道：「都兄弟說那什麼客氣話！要不是你及時趕了回來，師父與我恐怕都將性命不保，來……喝湯吧！」於是姜毅將那人參雞湯一口一口地親自餵食丘膺烙。

其實孫羽珊雖猜透丘膺烙對陽紫萍鍾情的心思，卻不知丘膺烙之二師兄姜毅，也是鍾情陽紫萍。由於當年受陽平秋收留的丘膺烙，自來黃山後，姜毅知他是孤兒，對他關心照顧有加，兩人雖非兄弟，卻情同手足，每有美食佳餚，姜毅總是讓予丘膺烙，每有苦勞差事，姜毅總是挺身自辦。因此，讓自小孤苦無依的丘膺烙，備感溫暖。

而丘膺烙本知姜毅甚爲鍾情大師姊陽紫萍，豈料自己竟也因近水樓台之故，悄然愛上了陽紫萍，然心知二哥姜毅早對師姐有意，丘膺烙告訴自己，只能將此情緣永埋於心。

又陽紫萍自那日於祥悅客棧見丘膺烙受血掌幫欺侮，卻仍一身骨氣的志節，早已心繫丘膺烙，但丘膺烙不表白，身爲師姊的陽紫萍又怎能示意。而陽紫萍與姜毅自幼相伴習武，兩人情如兄妹，只因姜毅入門較晚，便爲二師弟。因此，陽紫萍對待姜毅及丘膺烙之殷勤相同，姜毅自然不知陽紫萍心繫丘膺烙，否則以姜毅關照丘膺烙之赤誠，必然成全他與陽紫萍的姻緣。便是如此，師姊弟三人的情緣糾纏，卻不是孫羽珊所知了。

數日之後，在孫羽珊妙手醫治之下，陽平秋、姜毅、張石群傷勢已然復原，僅丘膺烙內傷尚未痊癒。因此，陽平秋吩咐管治育、張石群兩位弟子固守黃山，照料丘膺烙，自領李玄揚一行四人、陽紫萍、姜

毅，及十多名黃山派門人，往聚風坪武林會場前去。

行約數天，一行人依照武林帖指定地點，來到湖南鄂州南郊一處小山丘，正納悶怎毫無人跡。陽紫萍疑惑說道：「奇怪了，這武林帖確實標繪此處，怎會毫無蹤跡，莫非武林大會已取消？」

眾人正一頭霧水之時，忽有一人身形魁武，身披白袍，袍上有朵紅色蓮花，以極高輕功飛躍來到陽平秋面前，拱手說道：「在下紅蓮教水龍堂主，凌嘯天，來者可有任何請帖參加聚會？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黃山派陽平秋，應邀參加武林大會，只是至此卻尋不得會場。」隨即出示一張武林大會邀帖。

凌嘯天見那帖後說道：「原來是黃山派陽掌門，還望陽掌門見諒，爲求眾人安全起見，免引起蒙古人誣陷我等聚眾滋事，因此敝教教主特先邀會眾人於此，再依指示前往會場。」

凌嘯天隨即遞給陽平秋一張路圖後，說道：「陽掌門可依此圖，由此小徑上山繞過此山丘，行約半個時辰，即可達聚風坪武林大會會場。」

陽平秋接過路圖後，回道：「梅教主果然設想周到，深諳蒙古人習性，如此佈局確是個好主意，感謝凌堂主引路，陽某在此謝過。」

話畢，一行人依照路圖上山而去，行約半個時辰，果到一處小丘，地勢平坦廣大，群山環抱，廣場四周又有高樹遮蔽，顯是十分隱蔽之聚會地點。

陽平秋一行人一進會場，見約莫有五、六百人已來到會場。這時，華山、霍山、劍門、黃山、天目等五大門派均已到齊，另四大幫門僅剩綠林幫尚未來到。會場中，並見數十位少林高僧也來到現場。

李玄揚見了這偌大場面，內心著時震驚。這可是他第一次見過這麼大的武林聚會，上次誤打誤撞惹上的蒙漢比武，原是蒙古人爲了揚他蒙古人之威風，以挫漢人武林人士志氣，進而壓抑部分反動人士，特意召開的蒙漢比武，但多數武林人士不屑與蒙古人較勁而未參加，故只有少數不願見蒙古人意氣囂張跋扈之武林人士前往觀看。因此，那日會場上之武林人士不多，多數仍是看熱鬧的民眾。

而此次紅蓮教所邀集召開的武林大會，乃南宋滅亡以後，第一次有如此大規模的武林聚會，且受邀參加者乃武林五大門派，及四個舉足輕重的幫門，更兼少林派也參與此次聚會，實是武林重要門派之會。

這時李玄揚讚聲說道：「哇！好大的場面，這就是武林大會呀！」

袁莫雲故意開李玄揚玩笑，莞爾說道：「你這牢裡之蛙，總算是見識到大場面了吧！」

李玄揚也不甘示弱，笑笑回道：「這也沒辦法呀，牢裡不見天日，偶有春光外洩調劑枯燥的日子而已呀！可見不著這許多人的大場面。」

袁莫雲聞言臉上一陣羞紅，瞪了李玄揚一眼，想起去年在鳴沙山囚牢中，受人欺侮衣衫殘破，被李玄揚救命之情景。

孫羽珊聞言則疑惑問道：「玄揚哥，你那牢裡會看到春光？怎麼回事？」

李玄揚一時不知如何回答，總不好在袁莫雲面前，說起鳴沙山牢裡那夜的種種，正躊躇如何回答之

時，會場有人正要宣布消息，便轉移了話題。

由於武林大會約定時刻已至，見一身材瘦高俊漢，也是身披白袍，袍上有朵紅色蓮花，來到場中說道：「各位武林好友，歡迎來到武林大會共商大事，在下紅蓮教火雲堂主馮鳴南。本次由我教教主邀請各位武林好友，來尋宋室遺寶天虹劍，目前關鍵的綠林幫未到，所以還請各位稍後。」

那廣場雖大，人聲吵雜，但馮鳴南聲如天雷，音波迴盪，顯見內力深厚，在場眾人聽得一清二楚，各大派高手對這火雲堂主的功力，心下均是敬畏三分。

過了片刻，聽得一人高聲叫喊道：「綠林幫來了。」眾人看那入口處，果見歸末谷帶了四、五十名綠林幫眾來到會場。

現場人聲鼎沸，一片喧囂聲中，只見那火雲堂主馮鳴南又來到場中，眾人見馮鳴南應是要宣布重要訊息，這可是攸關武林人人關心的天虹劍，誰也不想漏聽任何隻字片語，於是瞬間都安靜了下來。

這時馮鳴南說道：「各位武林好友，首先感謝各位賞光，蒞臨這次本教教主召開的武林大會。我想，各位所關心的，無非是有關天虹寶劍尋蹤之事。因此，有關如何共尋天虹寶劍，等等將與各位共商。今日所邀者，有五大派及四大幫門，冒昧請各門派掌門幫主上前，由本教教主來跟各位詳細說明。」

話畢，馮鳴南退至一旁，恭敬的向一位身著紅色錦袍，披著白色披風之人行禮後，那人便緩步而出，行至會場中央，眼神堅毅而意氣風發，氣勢威風凜凜。

那人生得白面斯文，雙眉如鉤，一雙明眸銳眼立於場中亮聲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在下紅蓮教教主梅少龍，今日邀請各大門派與會，爲免蒙古人藉故滋事，先冒昧讓各位先至武林帖上的會合點，才派人指引到此處，如有不周之處，尚請見諒。」

劍門派掌門郭雲天回道：「梅教主客氣，深謀遠慮，低調而行，郭某佩服之至。」在場人士有人跟著點頭贊同。

梅少龍繼續說道：「今日邀請各位英雄至此，大家均知是爲了天虹寶劍。容在下先向各位做個說明。自蒙古統治中原以來，我漢人被視爲第四等階級人種看待，燒殺擄掠，生靈塗炭，這幾十年來，幾乎民不聊生。不把蒙古人驅回大漠，我漢人永無寧日。」話至此處，在場眾人同聲附和。

一位壯漢說道：「這些個蒙古官員，專欺壓百姓，動不動就把人押走，弟兄們無辜受害的不少呀！你這話是說對了，不把蒙古人驅回大漠，我漢人永無寧日呀！」

梅少龍回那壯漢道：「虎幫有嚴幫主坐鎮，蒙古人應該也是忌憚三分。」

那壯漢便是虎幫幫主嚴剛，回說：「好說，梅教主過獎了。」

梅少龍繼續說道：「在此白蓮染血的江山之下，我紅蓮教成立宗旨，就是要驅逐蒙古。可是，自宋室覆亡後，中原群龍無首，以致無法凝聚力量共同擊退蒙古人，所幸當年陸秀夫丞相曾打造乾坤門，並告知『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』這句迷偈。而多年前，煙波山莊江莊主曾密邀在場幾位掌門，透漏有關匯集日、月、星三珠，便可開啓乾坤門，而這乾坤門內所藏者，正是岳將軍佩劍天虹。」

眾人聞言，眼睛爲之雪亮，屏息凝聽。

梅少龍又說道：「有關三珠之說，江湖傳言自是猜測，但事關一雪神州之大業，這十多年來各大門派及武林豪傑皆在尋找這三珠，而人人皆知綠林幫正握有這其中一顆的日耀珠。」眾人聞言，眼光焦點移往綠林幫幫主歸末谷身上，歸末谷也只是點點頭。

李玄揚這時正站在陽平秋後方，一聽到梅少龍言及歸末谷，才知原來那日所見的歸末谷，正是綠林幫幫主。但因陽平秋身後尚有姜毅及陽紫萍，故而歸末谷並未瞧見李玄揚。

梅少龍繼續說道：「由那迷偈聽來，天虹寶劍事關一雪神州之大業，至今眾人卻也不甚明白。然這可是攸關漢人存亡的關鍵大事，但眾人尋了十多年，卻僅有日耀珠的蹤影，因此，實需我輩俠義中人通力合作協尋。所以，在下想冒昧邀請江莊主出場來做個說明，讓大家能夠更明白。」

眾人一陣喧囂，認同江天雨應該做個說明，因此眾人眼光焦點集中在一旁的江天雨身上。

這時，江天雨緩緩走到梅少龍身旁，向在場各門派掌門幫主拱手作揖說道：「誠如方才梅教主所言，確實匯聚日月星三珠，可開啓乾坤門，而事已至此，爲我大宋江山社稷，江某只好將當年之事向各位作個詳細說明。」

群雄當中有人高喊道：「莊主，這是武林大事，你倒是說來聽聽。」

江天雨緩緩說道：「這事是在十多年前，陸秀夫丞相與江某乃故舊，當年由於蒙古軍攻陷臨安，陸秀夫、張世傑及文天祥帶著趙昰及趙昺兩位小皇帝出逃，先擁立的趙昰皇帝不幸溺水而死，後再立趙昺小皇

帝，繼續抵抗蒙古軍。然而，陸丞相心知，天意如此國祚將終，因此在與蒙古軍的最後一戰，也就是厓山海戰前的數月，前來煙波山莊與江某相談一夜，告知有關乾坤門之事。」

群雄中有人一聽到當年壯烈的厓山海戰，心中不由一陣心酸，想起陸秀夫的護主殉國，文天祥的慷慨赴義，以及張世傑的赤膽忠心，一陣「唉！」的慨然嘆息之聲，此起彼落。

江天雨則是繼續說道：「原來當年陸秀夫、張世傑與文天祥三人，因有靖康之難的前車之鑑，三人爲後續復興宋室，特打造乾坤門收藏宋室宮中的岳飛將軍佩劍，天虹寶劍，那寶劍代表著爲雪靖康恥的忠義之臣。因而，希望後人有人能持天虹寶劍，再退異族，故而陸丞相告知江某『日月星聚、乾坤門啓、天虹劍出、一雪神州』之意義。而這三顆珠，自然就由他三人各持一顆，各自傳給有緣人。」

江天雨便將眼光轉到了綠林幫歸末谷身上，並指著歸末谷說道：「而這日月星聚，也就是歸幫主手上的日耀珠，以及陸丞相交給江某的月靈珠。」

眾人聽他持有月靈珠，一陣譁然。有人嘀咕說道：「原來月靈珠在煙波山莊呀！」

但江天雨卻繼續說道：「是的，那月靈珠本在江某身上，但是……數年前，江某煙波山莊一起血案，那月靈珠便已失落。因此，江某當年邀集五大派掌門密商共尋三珠，但消息還是不脛而走，以致眾人皆知。今日，江某便向各位英雄說明如此。」

天目派掌門古琉軒問道：「那乾坤門又在何處呢，尋得了日月星三珠，又到哪裡去尋乾坤門？」

江天雨說道：「這乾坤門的位置，據陸丞相所說，那三珠匯聚後，珠上自有說明乾坤門的地點。但江

某曾看過月靈珠上，僅刻有一個『飛』字，其珠內鑲嵌著一顆黃色的寶石，此外，並無其他特徵。」

俠刀門門主林淨丘說道：「不知綠林歸幫主手上之珠，是否有任何訊息？」由於眾人均未見過日月星三珠的模樣，因此，此言一出，眾人眼光便落在歸末谷身上。

歸末谷則是不為所動的冷言道：「今日，大家召開此會，應該不是只要看老頭我這手上的明珠。梅教主，你是不是該先說說今日的主要目的後，眾人再議。否則，歸某受綠林兄弟之信任，保管這日耀珠，這麼給大夥展示傳閱的，如不慎失落，老頭兒恐性命難保，兄弟們可是不會諒解的。」

一旁一位綠林幫弟兄幫腔說道：「是呀，今日邀約到底是不是已經尋得三珠，問問眾人，這才是重點吧！」在場眾人全是關心三珠是否已尋得，聞聽此言便有人鼓譟說：「說得沒錯，到底三珠尋齊了沒？」

這時，梅少龍輕輕說道：「各位，莫躁莫躁，方才梅某請江莊主說明，是想讓大家了解這三珠的緣由。今日梅某既然召開此會，必是有重要發現。」眾人聽梅少龍此言，眼睛登時雪亮，瞬間現場又安靜了下來。

梅少龍微笑說道：「梅某原也不甚了解這迷偈之真意，但聽了江莊主的說明，可見這天虹劍的重要，並非我輩互相爭奪而已，恐是要挑起雪復神州的重責大任。而半年之前……，梅某得知一重要訊息，也就是江莊主遺失的月靈珠行蹤。」

江天雨訝異道：「月靈珠，在哪兒？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本教一名教眾，來自天道門，半年前歸附本教，並獻予梅某一明珠，其狀便似江莊主

所提之明珠，其內鑲嵌之物也與江莊主所言一模一樣，卻不知是否為月靈珠，正好請莊主鑑定。」話畢，梅少龍連忙命人取來一顆如拳頭般大小晶瑩剔透的透明珠球，那珠裡面嵌著狀似月亮的黃寶石，梅少龍隨後遞予江天雨鑑定觀視。

江天雨見了那明珠，連忙說道：「是，果然是月靈珠。」尋思暗想：「我那月靈珠，本是天道門許平盜走，如今竟是落於紅蓮教手中，真是世事多變呀！」

眾人為了往前爭相目睹這月靈珠的模樣，現場又是一陣譁然騷動。

隨後，江天雨將那月靈珠歸還梅少龍。梅少龍收起月靈珠後，繼續說道：「今日梅某邀各位前來，便是與各位商討此事。眼下眾人均知那日耀珠在綠林幫手上，而梅某手中這明珠既經江莊主鑑定確為月靈珠，則目前便僅剩星珠尚未現世。因此，梅某提議，應號召各大門派協助，尋找另外一顆星炫珠。」

李玄揚自方才一直仔細聆聽，忽聽得梅少龍提及將號召各大派協尋星炫珠，突然一驚，看了孫羽珊及袁莫雲一眼，三人一時均互看了對方幾眼，心有默契均想先看看動靜再說。幸好此時阿永正在後頭調皮的捕捉一隻野兔，未在前頭聽眾人對話，否則以他天真無邪的模樣，一定會直接大喊自己有星炫珠。

這時天目派掌門古琉軒冷言說道：「要如何尋找？自上次江莊主密會五大門派至今，結果搞得天下皆知，也都找了幾十年了，還不是尋不著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這便是今日梅某邀請各位前來會商的主要目的。現今這日耀珠在綠林歸幫主手中，月靈珠在梅某手上，而這月靈珠據江莊主所言，原為他所有。今後，若是有人或哪派門尋得星炫珠，便能開

啓乾坤門取出天虹劍，屆時這天虹劍又該歸誰所有，各位可曾想過？」

梅少龍此言一出，眾人果然一陣議論，持珠之人如均各自據爲己有，便將無法匯齊三珠開啓乾坤門，那這天虹神劍便將永遠塵封。因此，眾人一時之間也沒個主見。

這時，華山派掌門穆秋震亮聲說道：「依照武林規矩，比武勝者，便是這天虹劍主人，眾人應無異議。」此言合乎武林規矩，眾人聞言點頭同聲讚道：「對，有理。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好，誠如穆掌門所言，比武勝者，自當擁有我大宋至寶。然而，這持珠之人非必然武功蓋世，如自知武功不如，必不獻出明珠，歸幫主，你說呢？」

歸末谷回道：「各位，梅教主所言屬實。我幫眾人自尋得這日耀珠，辛苦保護，如果僅僅比武勝者便能持有天虹劍，我幫兄弟定然不服。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這樣吧，梅某提議，未來尋得星炫珠，開啓乾坤門之時，屆時召開一場神劍大會，有意參加比武持有天虹劍者，由各門派抽籤成對先行比試，勝出者參與爭劍決戰。而持有三珠之門派無須參加各輪比試，直接參與爭劍決戰，如此則持珠之人自有意願獻珠參與比武，不知此法歸幫主以爲如何？」

歸末谷尋思暗想：「經各輪比賽的各門派，經過一番捉對廝殺後，必然消耗體力，我幫僅需與紅蓮教及尋得星炫珠之人對戰，勝算自然較多，屆時便可得天虹神劍。」歸末谷心中越想，越覺得自己勝算頗大，因此哈哈笑道：「好，好方法，此法老頭兒認同。」

眾人也覺得此法公道，如此尋得明珠之人自然有意願獻珠參與比試。

此時劍門派掌門郭雲天憂心道：「梅教主此法固然公道，但各大派間多有門派幫誼，雖非情同手足，但多少同心互惜，比武時拳腳無眼，如傷了對方恐也傷了和氣，這也應考慮。」

梅少龍說道：「郭掌門所言甚是。這麼吧，爲免傷了各派掌門幫主間之和氣，梅某建議，各門派自行派出一人出戰，對戰兩人胸前各懸一枚銅錢，如果銅錢被對方所奪，便爲輸方，且比武中不得傷了對方，如不慎傷及對方者，則失去資格。如此折衷之法，不知各位是否認同？」

眾人聽他此言，已是兼顧武林規矩及避免比武傷了和氣的最佳方式，因此，經過一番私下議論後，多數均表認同。

郭雲天點頭說道：「梅教主此法確實免傷了彼此掌門之間情誼，不失爲一個好方法，郭某贊同。」

郭雲天此言，確實讓在場各幫派之掌門幫主認同。自江天雨密會五大派後，多年以來，江湖上人人爭尋三珠，即便自己尋得了，三珠無法匯聚也是無用。但三珠即便匯齊，天虹劍又歸何人所有，更是關鍵問題。因此江湖上人人雖在尋找三珠，彼此均不知誰人尋得，無法共同合作的結果，一切只是徒勞無功。

如今這紅蓮教教主梅少龍，召集此次武林大會，竟能提出如此公平公道的妙法，凝聚眾人的共識，眾人心下雖未明說，但其實內心均暗自佩服這紅蓮教主的遠略。

梅少龍見眾人並未提出任何異議，因此說道：「既然各位英雄前輩沒有其他意見，便表示認同梅某所提方式，在場各位英雄共同見證，未來如果有人不遵從此規則，便是有違江湖規矩。在此，梅某也邀請少

林派普明方丈前來，共同見證武林大會的共同決議。有請普明大師。」

這時，一位身披紅色袈裟，慈眉善目的白眉老者說道：「阿彌陀佛，老衲少林方丈普明，今日有此榮幸與各位英雄與會。我少林派本是與世無爭，非戀得武穆將軍的天虹神劍。我少林雖知一切夢幻泡影，無須執著，且蒙族漢族眾生平等，只因蒙族統治，因民俗文化差異而起殺戮，以致生靈塗炭，民不聊生。我佛慈悲，實不忍見蒼生含悲，因此各路英雄好漢既有如此共識，老衲願主持這個公道。但我少林未來就不參加這天虹神劍的比武，盼望未來持劍者能再揚武穆餘威，護佑天下蒼生。」

眾人知少林派本不參與武林紛爭，見少林派願見證主持這比武規則，自然均更爲贊同，似乎見到武林英雄團結擊退蒙古人的一線曙光。

武林大會經此一番商討，已尋得眾人共識，因此，各門各派似乎各自均有盤算，未來將號召門下弟子尋找尚未現世的星炫珠。

李玄揚見武林大會具體討論許多細節，想起文天祥交代匡扶大宋的重責大任，又見眼前這位紅蓮教主雄才偉略，心中頗爲佩服，尋思：「這紅蓮教主實屬英才，召集這武林大會共謀三珠大事，天意如此，這大好機會可以匯聚三珠，目前缺少的僅是我手中的星炫珠，此時若告知眾人，那開啓乾坤門一事便可成事。」

而陽平秋知李玄揚手中持有星炫珠，但畢竟珠是李玄揚所有，他既未聲張，自己也就靜觀其變並未發言。

這時梅少龍說道：「那今日決議就此說定，未來大家共同尋找星炫珠，待尋得之時，再邀集眾人聚會。今日之會到此，感謝各位英雄蒞臨……。」此話未完，忽有一人朗聲說道：「且慢。」

一聲「且慢」，迴盪山谷四周，現場眾人聽得一清二楚，眼光轉移到黃山派掌門陽平秋身上，眾人疑惑之間，只見一條人影由陽平秋背後走了出來，說話之人，正是李玄揚。

現場有些人曾在半年前蒙漢比武會場見過李玄揚，一眼瞧出是李玄揚，便驚呼道：「是他。」

見李玄揚走了出來，劍門派趙蓮平眼光一瞧見，便興奮的說道：「是李玄揚，李兄弟果然也來到會場。」於是，來到掌門郭雲天面前低聲說道：「師父，這位少俠便是徒兒向您報告過，在蒙漢比武會場勇退蒙古人的李玄揚。」郭雲天聞言點頭低聲說道：「果然英雄出少年。」

李玄揚來到場中，而天目派掌門古琉軒，見來者是一位不曾相識的二十多歲少年，竟在眾人面前喝止，嚴厲問道：「你是何門派，爲何在此放聲發言？」

李玄揚和顏悅色回道：「晚輩李玄揚，沒有門派。」

古琉軒聞言怒道：「大膽小子，既無門派，膽敢混入武林大會，你不知這是我等各大派掌門之會，還在我等面前放肆。」

李玄揚聽他此言，頓時心中有些不悅，心想：「這人畢竟貴爲一派掌門，竟如此氣量狹小。」但一時又不知如何解釋自己喝止眾人的舉動。

此時，陽平秋緩步走上前拱手說道：「各位，這位少年英雄乃陽某的救命恩人，是陽某邀他前來參與武林大會，算是我黃山派的貴賓。梅教主請帖上只說憑帖與會，可沒說不能攜帶貴賓。況且這位李兄弟半年前曾在臨安城蒙漢比武會場擊退蒙古人，爲我漢人留住顏面，他既有事要說，各位何不聽聽。梅教主你說呢？」

梅少龍見狀說道：「各位，無須爭論，這小兄弟既是黃山派邀請的貴賓，他既有事要說，我們不妨聽聽，定然有助於我等尋珠。」眾人聞言點頭稱是。

另一頭，有人在後排高聲喊道：「他就是蒙漢比武氣走蒙古人的少年英雄。」

只見古琉軒雙手交叉胸前，一副不以爲然模樣，冷言說道：「一個乳臭未乾的小子，能有什麼消息，要說就快說。」

李玄揚看古琉軒這副模樣，自以爲掌門便看輕他人，心中雖然甚爲不歡，怒火中燒，但爲眼前大事，總是抑住心中怒火，不再像過去年少時的血氣方剛。

梅少龍這時說道：「這位小兄弟，不知如何稱呼？」

李玄揚抑制心中怒火，拱手回道：「見過梅教主，在下李玄揚。」

梅少龍道：「李兄弟，不知你喝止眾人，有何要事宣布？」

李玄揚此時心中仍是氣憤，但心想：「我是忠於文大叔交代之事而來，如果意氣用事，反而壞了大局，豈不枉費今日團結氣氛。算了！那人氣量狹小，何必與他一般見識。」於是，深吸了一口氣，抑制心

中怒火，反而和顏悅色慢慢說道：「晚輩今日，專爲三珠而來。」

古琉軒聞言朗聲冷言說道：「簡直廢話，所有人不都是爲三珠而來。」

李玄揚又聽古琉軒如此冷言冷語，心中實在氣不過，冷言說道：「各位，我今日持星炫珠而來，如果輩分不夠在此發言，在下告辭便是。」話畢，轉身正要走往陽平秋身旁。

眾人聽他提到持有星炫珠，一陣驚愕聲，眼睛爲之發亮，梅少龍急忙搭住李玄揚臂膀，說道：「慢，李兄弟，事情緩說。」梅少龍又在李玄揚耳邊輕聲說道：「他本就是氣量狹小之人，何必與他計較，別生氣了。」李玄揚這才止住腳步。

古琉軒一直以來便汲汲營營於尋找三珠，此時聽李玄揚持有星炫珠，心中雖有不甘，但斜頭不發一語。

梅少龍接著向眾人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這位李兄弟說他持星炫珠而來，大家不妨聽聽他怎麼說。」

在場群雄紛紛點頭，此時此刻，眾人內心似乎都充滿期待。畢竟這三珠流傳武林十多年，早有聽聞江天雨失落月靈珠，綠林幫尋得日耀珠，但終究毫無星炫珠消息，眾人苦苦追尋十多年，仍然毫無音跡。如今星炫珠消息曙光初露，顯示天虹神劍即將再現江湖，眾人內心的雀躍與期待自是無法形容。

李玄揚聽了梅少龍之語，深覺有理，何必與古琉軒這種人計較，因此暫抑心中怒火，仍是誠懇向眾人說道：「各位前輩，晚輩手中，確實有一顆文丞相交託給我的星炫珠。但是，在亮出此珠之前，晚輩有幾

句話要先與各位前輩說明。」

場中劍門派掌門郭雲天，聽聞文天祥交代之語，暗自肯定李玄揚，開口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既是文丞相交付你，必是要事，你但說無妨。」

李玄揚見郭雲天如此前輩高人支持，心下放心許多，繼續說道：「文丞相當年在獄中之時，交託我星炫珠去處，這是我與他的緣分，如今我已將珠取來。有關這三珠開啓乾坤門之事，與江莊主方才所言完全一致。但文丞相曾交代，取此劍者，該是天選之護國神將，希望可以扶持宋室後裔，重建大宋王朝，以續揚武穆將軍之精神。」

梅少龍聞言急忙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可知宋室後裔目前身在何處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這點尚請各位前輩見諒，宋室後裔晚輩尚未尋得，文丞相知蒙古人如知宋室後裔行蹤，必然斬草除根，趕盡殺絕，因此並未告知宋室後裔身在何處。」

其實文天祥確實相信李玄揚之人品，實有告知李玄揚有關宋室後裔之安置地，但因李玄揚尚未自己尋得宋室後裔，爲確保宋室後裔的安全，自然全無透漏任何訊息。群雄也知文天祥等爲保全宋室後裔，必然藏身安全之處，不會輕易透漏，因此也就相信李玄揚所言。

梅少龍則疑惑問道：「既然如此，又如何扶持大宋王朝？」

李玄揚悵然嘆道：「文丞相曾說，盡人臣之事，而後聽天之命，如果尋不得，就由有德者任之。」

眾人聞言，多數人想起文天祥當年扶危救主，而身陷囹圄，最後終不願屈膝爲降臣，慷慨赴義而死，

內心不勝唏噓。如今，又聽他即使囚於獄中，仍不放棄任何一絲機會，爲大宋江山用情用義，不由對文天祥由衷佩服。

但此時此刻，既然不知宋室後裔去處，眾人自然用心計較這天虹劍的去處。

華山派掌門穆秋震心急說道：「既然宋室後裔不知去向，不如往後尋得了再議。而眼下既然三珠都已尋得，何不讓眾人瞧瞧，並依方才的決議來進行。」

古琉軒附和道：「沒錯，該讓大家瞧瞧三珠模樣。」

這時，梅少龍走向歸末谷身邊說道：「歸幫主，依照方才議定，你是否也該亮出這日耀珠？」

歸末谷遲疑了一下，笑著說道：「哈哈，既然這三珠已齊，老頭兒自然配合，不過，這小兄弟也非各門各派，不就由他自己比武？」

李玄揚聞言說道：「各位前輩，晚輩不懂這天虹神劍之威，我是忠於文大叔交代之事而來，所以無意比武得劍。因此，你們方才的議論，晚輩自願放棄參賽之權。」

歸末谷聞言錯愕道：「小兄弟，我上次都跟你說這天虹神劍是至寶，你要平白放棄，不會太可惜嗎？」

古琉軒見李玄揚無意比武取劍，又聽歸末谷在勸進李玄揚，心想：「這小子要放棄自然最好，多了一個機會總是好事。」於是朗聲笑道：「歸幫主，這位小兄弟既然無意比武，你又何必勉強人家。」

眾人聽古琉軒剛剛還對李玄揚冷言相向，如今卻又出言相挺，顯是爲了減少爭奪天虹劍的競爭者，心

中暗自議笑。

此時，李玄揚說道：「各位前輩，晚輩雖不參加比武，但卻有一個要求，希望各位成全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李兄弟有何要求，不妨明說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未來乾坤門開啓，各位前輩取出天虹劍等兵器後，這三珠晚輩便想收藏起來，不知各位前輩意下如何？倘若不行，晚輩只好參與比武取劍。」

眾人聽他此言，疑惑他爲何要收藏三珠，莫非這三珠有何重要祕密，一時卻對這三珠好奇了起來。

華山派穆秋震一直對此寶物非常重視，因此問道：「小兄弟，你爲何要收藏這三珠，莫非還有麼重要祕密！」

這時李玄揚心中暗想：「文大叔特別交代月廳的黃金及星廳的什麼文化寶藏，要交給宋室後裔，我可不能洩了這祕密，可是又該如何回答收藏三珠的用途呢？」正躊躇不知如何回答之時，突然，一道女子的聲音，吸引眾人的目光。

正是孫羽珊喊了一句：「玄揚哥……。」由於孫羽珊自小專研各種古書，足智多謀，眼見李玄揚不能說出祕密，卻又不知如何回答之時，她靈機一動，立刻一句發話喊聲，轉移了眾人的注意。

孫羽珊走到李玄揚身邊說道：「玄揚哥，咱也不必害臊，畢竟沒錢辦婚事，也只能靠這三珠的價值，盼能賣個好價錢。」

眾人聽聞孫羽珊此言，現場不由一陣笑聲響遍山谷。

這時，連一旁的陽平秋也笑道：「哈哈，李兄弟，這檔事不必害臊，天經地義，男大當婚，女大當嫁，是需要點聘金。郭兄，你說是吧！」眾人聞言又是一陣大笑。

陽平秋身旁的劍門派郭雲天笑回道：「是，不必害臊。」

這時李玄揚見眾人如此發笑，自己心中也不由一陣苦笑，但又佩服孫羽珊及時解圍，也就順了這話回道：「晚輩實在不好意思開口，這三珠開啓乾坤門後，已無作用，但想說這明珠鑲嵌寶石，必然有其價值，自然就想說用來籌措婚事費用，怕說了又被大家見笑。」

一旁的梅少龍微笑高聲說道：「哈哈，李兄弟，你尋得星炫珠功勞無比，梅某便此擅自做主，如開啓乾坤門取得天虹劍，這三珠歸你所有。不知在場各位英雄，對這李兄弟的要求有無異議？」

現場竟響起如雷的答話聲：「沒有！就歸李兄弟所有。」笑聲仍是此起彼落。

這時，華山派穆秋震仍是急切說道：「既然說定，該讓大夥瞧瞧這三珠的模樣了吧！」此話一出，許多人附和說道：「是啊，讓大夥瞧瞧那三珠的祕密……。」

梅少龍心想時機已然成熟，這三珠匯聚開啓乾坤門之密，終是揭曉之時，於是朗聲說道：「歸掌門，此時，該是亮珠的時候了，你說呢？」

歸末谷也笑道：「既然三珠都已尋得，老頭兒我自然遵照方才所訂規矩。」話畢，取出自己身上的日耀珠。

而李玄揚和梅少龍，也各自取出身上的星炫珠及月靈珠。三人將手中三珠匯聚一起，那珠上總共呈現

四個關鍵字句，正是那日耀珠內鑲嵌紅寶石，其上刻著單一個「雙」字；那月靈珠內鑲嵌黃寶石，其上刻著單一個「飛」字；那星炫珠內鑲嵌藍寶石，其上刻著「牛心」兩字。

眾人初次見識到這三珠模樣，那三珠看來相當珍貴，顯是經過工匠精心打製而成，但眾人最關心的，是那三珠所透漏乾坤門地點的訊息。因此，眾人爭相上前目睹這三珠。

此時，華山派穆秋震見過那三珠後，嘀咕說道：「雙……飛……牛心……，雙……飛……牛心，這到底是什麼地方？」

眾人與穆秋震有著相同的困惑，紛紛議論著這「雙飛牛心」究竟係指何地，但卻一時無人知曉。

而正值穆秋震嘀咕之間，忽然劍門派大弟子趙蓮平對著其師郭雲天說道：「師父，莫非是峨嵋山雙飛亭前的牛心寺？」

一聽趙蓮平此語，江天雨突然憶起當年陸秀夫曾說了一句「黑白匯牛心」，但因陸秀夫當年交代之時，江天雨並不明白其意，且當時陸秀夫離去時情況緊急萬分，因而江天雨也無暇詳問。如今江天雨聽得趙蓮平說出「牛心寺」，便突然憶起此事。

於是，江天雨說道：「我想應該便是這位趙兄弟所提的牛心寺，當年陸丞相確實曾提及『黑白匯牛心』此語，但卻不知這黑白又是何意！」

劍門派掌門郭雲天說道：「牛心寺位於川境，寺前有雙飛亭，亭下有黑白二水匯流，莊主所提的黑白應是這黑白二水。如此一來，我徒蓮平之猜測如真屬實，那乾坤門該是位於牛心寺附近。」

眼見三珠匯聚，乾坤門之真相已現一絲線索，梅少龍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今日武林之會成果豐碩，對恢復我漢人江山開啓一線曙光。既然三珠匯聚顯像的地點在牛心寺，那就讓各位英雄各自準備，有意參與天虹劍取劍比武者，咱們就相約下月十五日午時，各自前往峨嵋山牛心寺會合，適時不候。屆時，請歸幫主及李兄弟務必持珠前來。今日之會到此，感謝各位英雄。」

於是，在梅少龍的宣告下，武林大會就此散場，各門派有的仍在場繼續討論著下月十五日比武之事，有的則陸續離去。

而李玄揚因心繫劉廣之妻的解藥，向趙蓮平打了招呼，並辭別陽平秋後，與孫羽珊、袁莫雲及阿永四人，一行匆匆離去，前往雲南去尋落雁峰，希望可以求得紅背竹竿草救治劉廣之妻。

十五 落雁峰千古一人，救峰主初結因緣

李玄揚一行四人爲了前往落雁峰尋找紅背竹竿草，但又必須在一個月內趕往峨嵋山，因此，自離開武林大會後，連趕了七、八日路程，終於來到雲南境南的中慶都城內，尋了一處客棧暫時落腳。

由於，如袁莫雲先前所言，自古以來，非落雁峰門人，無人進得了落雁峰入口，且依袁莫雲所言，僅能由李玄揚陪同進入，孫羽珊及阿永不得前往。因此，孫羽珊雖不知原因，但仍依袁莫雲之言，與阿永獨自留在中慶城內的客棧等候，由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自去落雁峰。

而數日來，孫羽珊早已察覺袁莫雲神色有異，卻不知原因，因此兩人臨去之前，孫羽珊便低聲告訴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哥，莫雲姊姊這幾日似乎有點不尋常，夜裡我與她同枕之時，總覺她夜不成眠，難以入睡，我一時猜不透是何原因，你一路上要多加注意。」李玄揚聽得孫羽珊此言，一直謹記心中。

翌日，袁莫雲與李玄揚兩人，雇了兩匹體型壯碩的馬，一路趕往落雁峰而去。

這一路高山、縱谷、河流山景渾然天成，美不勝收，李玄揚與袁莫雲自離開客棧後，連趕了三天路程，來到落雁峰山下，天色已是黃昏，由於人跡罕至，無處投宿，袁莫雲帶李玄揚來到一處古廟，那古廟廢棄已久，兩人於是決定在此過夜，明日再上落雁峰。

進入古廟中，兩人生火烤了剛剛抓來的幾隻小魚裹腹，這幾日袁莫雲沒有先前的笑容，反而臉上帶著

幾許憂容。李玄揚也看得出她臉上的憂愁，原本心想應是袁莫雲憂心落雁峰主不給紅背竹竿草，但又想起數日前孫羽珊於客棧叮嚀之語，連孫羽珊也看出袁莫雲似有不尋常，看來應是有特別的憂愁之事。

於是李玄揚帶著心中的不解問道：「莫雲，妳這幾日爲何總是悶悶不樂，莫非是擔心落雁峰主不給我們解藥？」

聽李玄揚這麼一問，袁莫雲抬起頭，靜靜地望他一眼，沒有言語，眼神中流露出一股真情，像是訴說綿綿心意，李玄揚看著她那深情的眼眸，內心不由一股心動之情，宛如平靜波水泛起陣陣漣漪。兩人四眼相對，深情而無語。

片刻後，袁莫雲淡淡的說道：「玄揚，你一定可以拿到紅背竹竿草……，因此，如果羽珊診斷無誤，便可救治劉大叔之妻。」

李玄揚聽她此言，本該高興劉廣之妻有救，但卻疑惑問道：「莫雲，既然可取得解藥幫助劉大叔，爲何未見妳高興的樣子？」

袁莫雲冷言淡淡說了一句：「如果今天你是我夫君，我就會很高興。」

李玄揚不知她爲何說出此言，心想或許是她思念失蹤已久的夫君，心中更加疑惑，因而靦腆說道：「妳希望我是妳夫君，……這怎麼說？」

袁莫雲聽他此言，知他不知如何言語，嫣然笑曰：「我胡亂說的，人家羽珊妹妹可是等你十多年了，我可不敢有此念頭呀！」隨後嘆了一口氣道：「玄揚，謝謝你當時救了我，跟你相處將近一年的日子，我

很快樂，雖然我時時懸著一顆思君的心，但是，認識你後確實與前些年不同，我一個女人家內心不會無助、孤單，甚至不會夜夜惶恐。說實話，眞感激你。」

李玄揚抓了抓頭皮，一頭霧水問道：「怎麼突然客氣了起來？我也是因爲妳才能逃脫牢籠，因此我也要謝謝妳呀！妳是不是想去尋妳夫君了？或許是我的事情耽擱妳太多時間，眞抱歉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都這麼多年了，既然尋不著，也不急於這一時了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那又是爲何讓妳如此悶悶不樂？」

袁莫雲深深嘆道：「玄揚，我跟你說了吧……我先問你，你覺得我漂亮嗎？」

李玄揚毫不遲疑回道：「漂亮，在鳴沙山那座湖畔旁，我第一眼清楚見到妳的模樣，那時，我內心只覺得妳美若天仙，雖然我沒見過天仙，但我想天仙也未必比妳貌美，這是眞話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那你如果上了落雁峰，便會知道，我並不是最美的了。」

李玄揚疑道：「此話怎講？」

袁莫雲道：「你還記得我曾跟你說過，那落雁峰入口，在千年之前，有位不世高人，巧用山林河川及巨石奇峰，佈下迷陣這件事吧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記得，但卻不知那陣是何人所佈。」

袁莫雲此時似將李玄揚當成自己親人般，語調深情，而毫無隱藏的說道：「玄揚，我也不當你是外人，便跟你說了吧！此迷陣乃八陣圖迷陣，正是三國蜀漢丞相諸葛武侯所佈，而這落雁峰之名，也是武侯

所賜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疑惑問道：「諸葛武侯……，這……，他怎會在此佈陣呢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此事說來話長，因落雁峰所選之峰女，均是居住大理、雲南一帶的民女，峰女各個傾國傾城，國色天香，因此，當年諸葛武侯驚見峰女之姿，便讚嘆落雁峰門人各個皆有沉魚落雁之容顏，因此把峰女世居之地，取名爲落雁峰，落雁峰之名便一直流傳至今。……而我，……就是出身自落雁峰。」

乍聞袁莫雲說出自己出身自落雁峰，李玄揚一時甚爲訝異，疑惑了片刻說道：「妳出身自落雁峰？難怪……難怪妳進得了落雁峰，那麼妳們落雁峰是什麼門派？」

聽李玄揚如此好奇，袁莫雲也不瞞他，細細說道：「落雁峰並不是什麼門派，我們只是代代供奉瑤池金母，以求天地無災。自第一任峰主感於天地災疫頻仍，蒼生苦難，於是挑選絕色峰女開始供奉金母，以求掌管災疫的王母娘娘護佑蒼生，如此代代相傳。但由於峰女各個美如天仙，不少好色之徒常上山騷擾，因此供奉之地不斷遷移，以避騷擾之徒。」

由於眼前的火光漸熄，袁莫雲折了幾根樹枝丟入那火中以增焰火，並繼續說道：「就這樣，一直傳到了第六代峰主，有一日正逢諸葛丞相率軍征討南蠻，由於南方瘟疫瘴氣多，蜀軍將士南征途中，許多將士身中見血封喉劇毒及瘟疫，經當地人指引，諸葛武侯前往請求第六代峰主惠賜解藥解救將士，我第六代峰主見諸葛丞相仁義參天，爲蒼生福祉如此鞠躬盡瘁，內心深深感動，除提供解毒藥方外，並命全體峰女竭力醫治將士之毒，並提供解毒藥丹讓蜀軍隨身攜帶，以備不時之需。諸葛丞相對峰主及所有峰女的相

助感動不已，又聽我供奉之地常受外人侵犯干擾而不斷遷移，遂在當時供奉地之山腳下，親自以山林巨石佈下那八陣圖迷陣，從此，再也無人能過得了那八陣圖迷陣。同時，諸葛丞相見峰女各個美如天仙，傾國傾城，讚嘆有沉魚落雁之美，遂將此峰命名爲落雁峰。自此以後，落雁峰再也不受外人干擾。而諸葛丞相所佈下的八陣圖迷陣，連一般的峰女也無法識得，一般峰女通常約需走了五年時間，才會認得迷陣如何通過。我自十歲入落雁峰，十九歲離開落雁峰，當了九年峰女，所以識得那八陣圖迷陣之通路。」

李玄揚聽完她話，點頭說道：「原來如此，這麼說來，妳是因要再次進入落雁峰而悶悶不樂嗎？」

袁莫雲心中一時有說不出的苦衷，但仍壓抑心中的惆悵，儘量表現出快樂模樣。此時，她內心實有一件事須瞞著李玄揚，方能取得紅背竹竿草，因此爲了讓李玄揚能配合以順利取得紅背竹竿草，袁莫雲突然嫣然笑說：「是呀，近鄉情怯，畢竟離開落雁峰已經多年了。對了，玄揚，明日你與我上峰，有件事你務必謹記，落雁峰自諸葛丞相佈陣以來，千年以來除諸葛丞相外，從無一個男子進入落雁峰，你可能是千年以來的第一個。因此，入峰之後，你不可跟任何人說一句話，而且一定要誠心與我共同參拜金母娘娘。而你是男子會安排住在客房，直到你拿到紅背竹竿草後，再開口謝謝峰主芸香仙子，千萬記得我說的話。」

李玄揚見她如此謹慎叮嚀，點頭允諾說道：「好，我一定照妳的話去做。」

這時夜色已深，兩人也已疲倦，爲養神蓄積體力，便各自席地而睡。

睡到午夜時刻，突然袁莫雲一聲淒厲尖叫：「玉郎，玉郎……」這淒厲叫聲劃破寂靜的夜空，驚醒了沉睡中的李玄揚。

李玄揚急忙來到袁莫雲身邊，見她睜開眼睛，面容驚恐，全身不時顫抖，淚流滿面，顯是做了一場惡夢。袁莫雲見眼前是李玄揚，突然緊緊抱住他大哭了起來，嗚咽啜泣的說道：「玄揚，我……我夢到夫君玉郎，他……他遭人殺害……」話畢，整個人惶恐蜷縮在李玄揚的懷裡顫抖，李玄揚抱著撫慰她說道：「別怕別怕，妳只是做惡夢，有我在。」袁莫雲繼續在李玄揚懷裡啜泣著，李玄揚也這樣抱著她，兩人也就不知不覺又各自睡著。

天色漸亮，古廟門口飛來幾隻雲雀，吱吱的音波擾醒了睡夢中的袁莫雲。袁莫雲睜開眼睛，竟發覺自己睡在李玄揚懷中，心中疑惑不已，頓時羞澀連忙起身，卻也驚醒了李玄揚。而李玄揚睡眼惺忪的睜開眼，卻見袁莫雲正羞澀的看著他。只聽得袁莫雲低聲輕問：「我怎麼會睡在你身邊？」

李玄揚伸展手臂挺直腰骨，舒展身子起身說道：「妳忘記了喔？」

袁莫雲臉頰泛紅的回道：「我……我不記得。」

李玄揚搖頭說道：「妳做惡夢，惡夢，夢到妳夫君被殺，半夜把我給嚇醒。我還以爲是蒙古人追來了，那叫聲太像了！」

袁莫雲聽他如此回答，心中突生疑惑問道：「什麼叫聲太像？」

李玄揚輕嘆了一口氣，繼續搖頭說道：「慘叫聲，那慘叫聲實在太像。」

袁莫雲聽他此言更爲疑惑，問道：「慘叫聲，像什麼？」

李玄揚正經說道：「像那夜在鳴沙山囚牢裡的慘叫聲，與那一夜驚醒我的慘叫聲一樣，昨夜裡把我給嚇醒了。半夜驚醒，我還以爲蒙古人眞的追來了！」

袁莫雲聽完，不由一陣羞澀，也不由嫣然一笑。腦海裡想起那一夜因自己差點被蒙古獄卒欺侮，而李玄揚出現相救，兩人因而相識的種種，憶起這段因緣，袁莫雲嘴角泛起一絲微笑。但又想起此時將上落雁峰，這微笑便漸漸轉爲苦笑，李玄揚卻未察覺。

兩人在古廟外的溪畔，梳洗打理了一番後，遂啓程往落雁峰的山路而去。來到一處岔路口，見有三條分岔小徑，兩人下馬而立。袁莫雲說道：「這裡就是落雁峰入口。」

李玄揚左右前後查看了一下，不覺有何奇特之處，於是疑惑問道：「這入口就是諸葛孔明佈下的八陣圖嗎？……我實在看不出有什麼奇特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對，就因無奇特之處，因此，無論你如何走，進入三個時辰後，還是會回到這個叉路口。因而自古以來，不曾有外人進入過落雁峰。」

李玄揚讚道：「如此眞佩服諸葛孔明的神通。既然會回到原點，我們也是由此而入嗎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正是，但須謹慎注意每處樹、石、花草、江水的排列變化，否則錯過八陣圖之艮位路口，就又會回到原點。我們走吧！」話畢，兩人沿其中一條小徑，牽著馬匹循徑而上。

兩人一路遇樹而轉，逢溪涉水，幾番轉折之後，約莫走了一個時辰，終於見到一處人間仙境般的山谷。

這時正值初秋時分，遍谷翠菊色彩繽紛，綠野山坡映碧藍天色，偶而飄來一縷如煙的雲霧，彩蝶悠然飛舞花叢之間，見此仙景如畫，李玄揚不由讚嘆：「世外桃源，彷如世外桃源，簡直如仙境一般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這裡就是落雁峰，玄揚，你務必要記得，我自依落雁峰門規而行，無論我如何應答，你都不可回話，三日後定會取得紅背竹竿草。」李玄揚應允後，兩人繼續前行。

來到一處池邊，池中端坐一尊瑤池金母雕像。忽有四名妙齡少女身著白衣，飄然而來，見有男子進入，臉色忽而轉爲惶恐戒慎，又見到一旁的袁莫雲，心中才稍放下戒心。其中一名少女道：「雲姊，原來是妳回來了，眞是許久不見，妳身旁這位公子是……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小津，這是我夫君，我們有急事須見仙子。」

李玄揚見那四名少女長得國色天香，果眞如袁莫雲所言，本正訝異之間，卻聽見袁莫雲稱自己是她夫君，心中一愣而疑惑的看著袁莫雲，但想起袁莫雲特別叮囑不可多言，才想起應是與落雁峰門規有關，於是便順著袁莫雲的話，暫時充當她夫君。

那名峰女小津說道：「雲姊，既有急事，又與夫君結伴而來，煩請這位公子潛心參拜金母，並以此仙池水滌淨手足後，我等再引領雲姊入宮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莫雲在此謝過，煩請小津通報仙子。」小津隨後依言吩咐身旁一位少女，前去通報落雁峰主。

袁莫雲示意李玄揚參拜端坐池中的瑤池金母，同時自己也很虔誠的跪地參拜，並喃喃而語良久，似乎

在對瑤池金母訴說心中的懺悔，而此時袁莫雲的心情無人能知，似乎只有瑤池金母了解她的苦衷。

李玄揚見她如此虔誠，也就跟著參拜。參拜完後，李玄揚以池水滌淨手足後，那小津便引領兩人前往落雁峰主所在的「奉瑤宮」。

來到奉瑤宮前，袁莫雲於門外頂禮虔誠跪拜，李玄揚雖不知所以，但仍跟著袁莫雲的動作跪拜。這時，袁莫雲九拜之後，手足貼地，頭頂黃土，等候通報。

不久，宮內出來一位成熟侍女，告知袁莫雲道：「莫雲，仙子有請，請與這位公子一同入宮。」

袁莫雲謝過那位侍女後，帶著李玄揚一同進入奉瑤宮。只見那宮內大廳雪白明亮，兩側各立八位峰女，每位峰女均是身形窈窕，氣雅秀色，雙頰白皙中呈現潤紅，果有傾國之色。

大廳正位正是一尊瑤池金母聖像，其像莊嚴，樣貌慈祥，袁莫雲見金母聖像，立即頂禮跪膝，三拜後起身，李玄揚一樣跟著照做。

這時，居中正座一位妙齡少女年約十八，左右各有一位貌美的成熟侍女在旁，那妙齡少女生得冰肌玉骨，細眉鳳眼，深邃的眼眸顯其尊貴靈氣，樣貌美若天仙，雖飛燕貴妃猶嘆弗如，李玄揚才一眼與她四目相接，竟為她的美色所震懾，此色應為天境有，人間實難偶逢。一時，李玄揚低下了頭不敢直視。

那妙齡少女見袁莫雲參拜金母起身後，細語如燕的說道：「莫雲姊，自妳離開落雁峰後，芸香已許久不見莫雲姊，心中很是思念，不知莫雲姊婚後一切可好？」

袁莫雲聽她問候婚後情形，一時語拙不知如何應答，急忙回道：「一切尚好，謝謝仙子關心。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妳是落雁峰千年以來，第一個攜夫回峰之人，也是我落雁峰自諸葛丞相佈陣以來，第一次有男子進入。莫雲姊此番回峰，應是有要事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正如仙子所言，此次莫雲回來，實有要事請求仙子。」

芸香仙子問道：「莫雲姊，有何要事，直說無妨。妳既非獨身回峰，且依祖傳規定攜夫婿同入奉瑤宮，並未觸犯落雁峰規不得獨身入宮的禁忌，妳夫婿即是我落雁峰姻親，芸香自可接見你們，有何需求芸香一定盡力幫妳。」

見芸香仙子誠意協助，李玄揚聞言心下稍寬，心想芸香仙子應會賜藥相救，如此劉廣之妻應是有救；但又解讀芸香仙子話語，李玄揚心中疑惑，尋思：「這芸香仙子所提何謂獨身入宮的禁忌，難道莫雲是為了這個原因才謊稱我是她夫君？算了，這應是落雁峰的規矩，就依莫雲之言，我還是不要說話，免得觸犯了落雁峰門規。」

這時，袁莫雲既聽芸香仙子願意相助，本應欣喜，但此時袁莫雲卻言語顫抖說道：「莫雲感激仙子允諾相助，依我落雁峰門規，奉瑤宮為供奉聖母仙境之地，男子之身實不宜久留，可否請仙子先將我夫君安排至客房暫歇，莫雲再細說請求仙子相助之事。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莫雲姊終究還是比芸香更熟悉落雁峰門規，那就請小津引領這位公子先至客房暫歇。」

小津領命，遂引領李玄揚離開奉瑤宮。入峰之時袁莫雲已告知李玄揚聽她之言行事，因此，李玄揚自

隨小津前往客房暫歇。

李玄揚離開後不久，奉瑤宮大廳中的袁莫雲，突然在芸香仙子面前跪了下來，懺悔說道：「仙子，莫雲爲求紅背竹竿草而來，以搭救一位百姓。」

芸香仙子對她突然下跪之舉感到疑惑，連忙說道：「救人本是我落雁峰本分，芸香自當相助，莫雲姊何需下跪？我雖是峰主，但芸香自小蒙莫雲姊細心教導，對莫雲姊感恩於心，莫雲姊無須與我尊卑禮儀，請起。」

此時，袁莫雲淡淡說道：「莫雲觸犯落雁峰祖傳門規，在聖母尊前，仙子駕前，跪請領罪。」

芸香仙子不知所以，疑惑問道：「莫雲姊如何觸犯門規，離峰之女，不得單獨返宮，而妳與夫君共同入宮，且妳夫君入宮前也已淨身，並無褻瀆聖母，如何觸犯門規，又領何罪，芸香不知。」

廳前兩位成熟侍女，及立於兩側之峰女，對袁莫雲之語也甚爲疑惑。過了片刻，只聽得袁莫雲嘆了口氣，淡淡說道：「那位公子，並非我夫婿。」

此語一出，震驚了在場眾人，芸香仙子更是雙目無助，露出惶恐的神情，如果李玄揚並非袁莫雲之夫君，那袁莫雲眞是犯了落雁峰絕不可犯的門規。

由於芸香仙子年紀比袁莫雲稍小約莫五歲，當年袁莫雲於一年一度落雁峰外出濟事，挑選峰女之時，挑選了當時孤苦無依的芸香回落雁峰，兩人自幼相伴成長，袁莫雲自然教導芸香仙子許多道理。由於芸香

仙子美貌冠全峰之女，因而被選爲落雁峰第六十二代峰主。但因自幼兩人感情甚篤，芸香仙子也就稱呼袁莫雲爲姐姐。

而袁莫雲於一次落雁峰例行外出濟世途中，巧遇石玉清，兩人一見鍾情。因此，依落雁峰祖訓，離開落雁峰嫁與石玉清爲妻。如今再回峰，眾人以爲她依祖訓規定攜夫婿同入奉瑤宮，並未觸犯落雁峰仙凡之戀的禁忌，如今卻驚訝那入宮的李玄揚竟非她的夫婿。

芸香仙子身爲峰主，見袁莫雲觸犯如此重大門規，而與袁莫雲情深至篤的她，一時卻不知如何，慌張說道：「莫雲姊，他既非妳夫婿，妳又爲何要帶他入宮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離峰之女不得獨身返宮，因此，不攜他入，無法入宮見仙子，自然無法求得紅背竹竿草救人。」

芸香仙子急忙說道：「那姐姐可找妳夫君一同前來呀！何必找這位公子。」

袁莫雲淡淡說道：「仙子，我夫君失蹤，莫雲如浮萍四處飄零，險遭惡人欺侮，幸得這位公子搭救，莫雲才不致受人玷汙。這位公子宅心仁厚，見一位大叔對其妻用情至深，不離不棄，心中不忍，不遠千里尋求解藥，莫雲萬死也願報答這位公子恩情。」

芸香仙子聽她語意如此堅定，自幼也知袁莫雲個性爲念情之人，於是語帶難過地回道：「莫雲姊，芸香一定會給紅背竹竿草，只是……。」芸香仙子想到袁莫雲必須前往面壁思過，一時卻說不下去。

袁莫雲則說道：「謝謝仙子，莫雲既觸犯祖訓，自會前往寒冰宮面壁思過，接受懲罰，三日之後，

煩請仙子務必將藥草交到這位公子手中，莫雲感激不盡。」話畢，袁莫雲雙手合十，再九拜瑤池金母聖像後，起身說道：「煩請甄娘聖女引路寒冰宮，莫雲前往懺悔贖罪。」

這時，芸香仙子身旁一位成熟侍女，領著袁莫雲前往寒冰宮而去。眾峰女年紀尚輕，自幼也與袁莫雲感情甚篤，見她前往寒冰宮懲處，與芸香仙子一樣心中擔憂，不知所措，眾人面面相覷。

袁莫雲隨著甄娘聖女，一路來到了寒冰宮前的吊橋，甄娘停下了腳步，難過的對袁莫雲說道：「雲兒，前面就是寒冰宮，甄娘不能陪妳過橋而去，妳自己要保重。」話畢，甄娘臉上兩行淚珠滴了下來，嗚咽的不住啜泣。

袁莫雲安慰她道：「甄娘，別擔心了，雲兒感謝甄娘的照顧，當年如果不是甄娘領雲兒回峰，雲兒無依無靠，早已飄零餓死。今日觸犯峰規，褻瀆聖母不許仙凡戀之禁令，自當接受懲處，甄娘勿憂。」

甄娘泣道：「可是，那寒冰宮冰霜刺骨，妳如何承受得住？我落雁峰自創峰以來，也無人入寒冰宮過，妳這一進入，恐怕……」甄娘一時哽咽地說不下去。她自小疼愛入峰的小女孩，尤其對袁莫雲的乖巧懂事更加疼惜，只因自己在當年三十年華後，仍未遇有緣人，遂依落雁峰規晉升聖女，永世侍奉峰主，虔誠供奉瑤池金母。如今自己已四十年華，竟要將自己最疼愛的袁莫雲送入寒冰宮，想到此處，更是痛徹心扉。

袁莫雲見她如此哭泣，心中也著實不捨，兩人緊緊擁抱哭泣，袁莫雲泣道：「甄娘，對不起，雲兒因他而保全貞節，爲報他恩，甘心領罪。」一場生離之景，似有死別之意。秋風蕭瑟，捲黃沙飛揚，增添大地含悲；落葉凋零，似泣袁莫雲爲眞情之無奈。無盡穹蒼，仙界聖母，見此情景，能不動容。

李玄揚自來到客房後，一人獨自無所事事，當天夜晚峰女送來晚膳，本想問峰女袁莫雲是否也會回房，但又想起袁莫雲一再告誡三日內不得與任何人交談，因此也就未問服侍晚膳的峰女。

翌日早晨，峰女送來早膳，李玄揚仍是無所事事，也不敢到戶外走動，以免犯了落雁峰門規禁忌，因此，一整天獨自待在客房內，卻也不見袁莫雲來，心中甚爲疑惑，尋思：「難道莫雲回峰另有他事，否則怎會沒來找我，她不是告知峰主我是她夫君，還是落雁峰另有門規夫妻不得同房，此事甚奇！莫雲既要我等三日，我再等她一日看看。」心中一直回想先前袁莫雲的異常，以及入落雁峰以來袁莫雲不尋常的舉止，李玄揚漸漸有些忐忑不安。這一夜，他仍自己在客房內入睡。

深夜二更時分，李玄揚正熟睡中，突然聽得門外人影幢幢，火光明亮，女子驚慌聲此起彼落，似有倉皇急促之事。李玄揚按奈不住心中的疑惑，眼下顧不得袁莫雲告誡之事，急忙開門來到戶外。見一峰女急忙而來，攔她問道：「姑娘，冒昧請問，現在發生什麼事，眾人怎會如此驚慌？」

那峰女急忙道：「公子有所不知，仙子寒疾發作，我等正想法子止住仙子急症，請公子稍歇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姑娘，那莫雲知否？」

那名峰女不知應如何回答袁莫雲正於寒冰宮面壁，躊躇說道：「這……，莫雲姊她……」

李玄揚見她如此回答，心覺不妙，定有什麼事情發生，急忙說道：「姑娘，莫雲到底在哪裡，煩請告

知。」

那峰女回道：「公子，我一時不知如何對您說明，請恕我先前往處理仙子寒疾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好，我同妳一起前往，順便問仙子。」

那峰女回道：「公子，不可，仙子神聖玉體，不容男子褻瀆，千萬不可。」

李玄揚朗聲說道：「我略懂醫術，或許可以幫得上忙，妳難道要置仙子生命危險於不顧？」

那峰女說道：「你懂醫術，這……，這……，好吧，跟我走。」

其實李玄揚哪懂得醫術，只是平時聽孫羽珊診斷之語，略懂穴位之道，在此情急之時，他擔心袁莫雲之去處，想親自詢問芸香仙子，因此佯稱自己略懂醫術，讓峰女放鬆戒心，才得前往探視芸香仙子。

那峰女領著李玄揚來到芸香仙子寢居門前，見眾人手忙腳亂，不知所措。這時甄娘立於門前，見李玄揚這位男子來到，臉上一陣驚慌，連忙問那峰女：「小玫，妳怎會帶這位公子來仙子寢居，快帶他離開。」

小玫連忙說道：「甄娘，這位公子說他略懂醫術，小玫不知仙子現在情形，只好帶他前來。」

這時，房內出來一位年紀稍長的侍女，正是前日芸香仙子身旁的另一名成熟侍女。甄娘急忙問她道：「鳳娘，仙子現下如何？」

那鳳娘回道：「情況不好，藥已服下，藥效尚未作用，但眼下仙子手足寒冷如冰，如無法逼出她體內寒氣，恐怕藥石一時也無作用，我目前也不知如何是好。」

甄娘聞言，渾身驚慌顫抖，喃喃說道：「一個雲兒，一個香兒，這可如何是好。」

這時李玄揚急忙插話說道：「我練有達摩祖師所創菩提易筋神功，如依這位鳳娘所說，應可逼出仙子體內寒氣。」

眾人聞言，無助的面面相覷，畢竟芸香仙子聖潔冰清，身負供奉聖母之大任，除非聖母授意，否則不得與男子接觸，眼下芸香仙子病情惡化，眾人也著時不知所措。於是，甄娘急忙快速離開，眾人也不知所以。而李玄揚未獲允許，也不敢貿然進入屋內為芸香仙子療傷，眾人只得站在門前乾著急。

突見甄娘又急忙快速的奔回，上氣接不著下氣，喘息不已的對鳳娘說道：「聖……母……恩准，聖母恩准，方才我入奉瑤宮擲筊請示聖母旨意，連續三個聖筊，聖母恩准這位公子醫治仙子，快，快帶這位公子入內。」

鳳娘聞言，趕緊引領李玄揚進入芸香仙子寢居。那寢居中一席木板大床，四周白絲布幔圍繞，隱約見芸香仙子睡臥床中，身上雖裹覆著厚厚毛被，仍蜷曲著身子不住顫抖。這時鳳娘掀開布幔，面無血色的芸香仙子，卻更顯古色柔弱之美，鳳娘握著芸香仙子之手，心下更為驚慌，說道：「仙子，這位公子將運功為妳驅寒，請仙子再忍一下。」

這時，芸香仙子因月事疼痛劇烈，已至暈眩之境無法回話，更兼體內寒氣發作，齒列顫抖之聲嘎嘎作響，著實令人心疼。鳳娘見她已不省人事，一時不知如何處理。

這時李玄揚只覺救人至先，豈管得了禮數，上了床榻握著芸香仙子右手，竟是寒如冰霜，鳳娘本要阻

止李玄揚上芸香仙子床榻，但見情勢如此危急，想起既然已得聖母旨意恩准，只好未加阻止。

李玄揚除去裹覆芸香仙子的毛被，只剩身上的薄紗，鳳娘見狀怕有失仙子清白，正要上前阻止，只見李玄揚右手翻掌，氣運丹田，左手翻開芸香仙子後背薄紗，再以右手掌心貼住芸香仙子背心，一股沛然暖流，源源不斷輸往芸香仙子體內。此時上前要阻止李玄揚舉措的鳳娘，竟被李玄揚身上的氣流所逼退不得近身，鳳娘一時甚爲詫異。

說也奇特，這鳳娘乃落雁峰具醫術之聖女，醫術雖非上乘，尚仍有一般常識，她見芸香仙子體內極寒無比，不可能一時半刻逼出寒氣，但見李玄揚右手貼住芸香仙子背心瞬間，那芸香仙子竟立即止住顫抖，片刻之後，臉色漸轉紅潤，心下對李玄揚的神功欽佩不已，尋思暗想：「此人定是瑤池金母聖意，指派來解救芸香的使者。一定是的，一定是的。」

運功之時，李玄揚心想：「仙子體內寒氣怎會如此強大，若非我功力足夠，以易筋之理，導寒氣入我體，經絡位移導爲暖流，否則連我也被這寒氣所傷。」

時過一炷香時間，只見芸香仙子逐漸甦醒，臉色竟已紅潤。芸香仙子正疑惑背後何人之時，李玄揚正收手盤坐，一時雙目緊閉尚在運氣調息，待芸香仙子轉過頭，竟見一男子盤坐自己床榻，而自己身上僅著一層薄紗，臉色一陣驚慌，急忙問一旁的鳳娘說道：「鳳娘，這是，……這是……」

鳳娘見李玄揚收手，急忙將大衣披覆在芸香仙子身上，並低聲說道：「仙子，是這位公子運氣爲妳驅寒，醫治妳的寒疾。現在先小聲點，他正運氣調息，否則恐會走火入魔。」

芸香仙子穿好了衣裳，見李玄揚仍閉目調息，心想：「前日莫雲姊爲他甘冒祖訓，承受寒冰之苦，今日此人卻解我寒疾之苦，又破我千年以來，峰主未與男子接觸之例，這人……，難道是……丞相欽選之人？不，此次是巧合，事過之後，斷難再有二次因緣。」



十六　求藥草佳人斷魂，奪寶珠綠林喪命

正當芸香仙子想得入神之際，李玄揚已調息完畢，睜開眼睛說道：「仙子，妳無恙了吧？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聽鳳娘所言公子相救芸香，芸香在此先謝過公子恩情。」

一旁的鳳娘趕緊說道：「仙子，這位公子入房為妳驅寒，甄娘已請示聖母，經聖母三個聖筊恩准，請仙子勿憂。」芸香仙子本以為自己受男子碰觸肌膚而破戒，心中正憂慮，但聽得已經聖母恩准，總算放心。

鳳娘繼續說道：「我趕緊到外頭告訴大家好消息，讓大夥兒放心，並請甄娘進來照料妳。」芸香仙子點頭許她。

這時，李玄揚擔憂的問道：「仙子，李某名玄揚，敢問仙子，隨我而來的莫雲，現下何處，我已兩天未見她蹤影，方才峰內如此緊急，怎也不見她，煩請仙子告知。」

芸香仙子見他如此憂心，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李公子，昨日本想派人告訴你，但見你未來詢問，所以為了完成莫雲姊遺願，原等後天黎明，芸香自會給你紅背竹竿草去救人。如今你已是芸香恩人，芸香現在就可賜藥予你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滿臉驚恐，心驚膽跳緊張的問道：「遺願，莫雲遺願，仙子，妳說莫雲遺願是什麼意思！」

這時，門外的甄娘正好進入，來到李玄揚身邊，傷感的說道：「莫雲為了你觸犯峰規，只好前往寒冰宮領罪。仙子與莫雲感情甚篤，不捨莫雲，為此昨日哭了一日，以致體弱氣虛，再次誘發體內寒氣攻心。」

李玄揚語帶顫抖地問道：「寒冰宮又是什麼地方，聽妳們之言，好似莫雲生命堪慮一樣，到底怎麼回事，仙子可否告知？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不瞞公子，依我落雁峰規，離峰峰女不得孤身返宮，需攜帶夫婿同回，峰主方得接見，這是第一代峰主創峰之時所訂，原因乃我落雁峰世奉瑤池金母，以求護佑蒼生，而當年聖母因牛郎織女觸犯仙凡之戀戒律，大為震怒，阻止兩人相見，後仍感於他二人真情，因此許他二人每年得於鵲橋相會一次。第一代峰主於是依此原則，希望峰女於每年一次的外出濟世之時，去尋有緣之人結縭，但結縭後就不得再獨身返宮，而回峰之峰女，峰主不許接見。除非有要事，與夫婿同入回宮，峰主便可接見，但絕不許攜帶非自己的夫婿或情人回宮，此為落雁峰最大戒律。」

芸香仙子嘆了一口氣說道：「莫雲姊為助你救人，只好帶你同入，方得入奉瑤宮與我相見，但金母像前豈容謊言，莫雲姊坦承你非她夫婿，只好接受峰規處置，自行前往寒冰宮領罪。」

李玄揚急忙問道：「所謂寒冰宮領罪，是領何罪？」

芸香仙子想起袁莫雲，哽咽無法言語，甄娘一旁說道：「違反此規，須入寒冰宮面壁思過三夜，恕

其前罪後，方得允其所請，賜她紅背竹竿草。而寒冰宮，冰寒刺骨，一般人絕難承受一天一夜，三夜之後，……必為冰人。」話畢，甄娘卻已難過的不住嗚咽哭泣。

李玄揚聞言震驚，退了三步，滿臉驚恐，無語問天，心思頓時飄散，一時之間恍如隔世。

李玄揚回了神後顫抖說道：「傻姑娘，妳真是傻姑娘！」這時李玄揚突然跪在芸香仙子面前，說道：「仙子，我顧不了妳們峰規，李某在此懇求妳，快帶我去寒冰宮，我一定要救她出來。」

芸香仙子見他如此誠懇又堅定，但又礙於峰規不得進入寒冰宮，急中生智對著甄娘說道：「甄娘，峰規只規定，受罪之人在三日內，其他峰女不得進入寒冰宮探望，但李公子非我落雁峰門人，應可進入，並未觸犯峰規。」一聽芸香仙子此言，甄娘也點頭認同。

於是，芸香仙子急忙對甄娘說道：「甄娘，妳快帶李公子前往寒冰宮，快。」話畢，甄娘拿了一把火炬，立即引領李玄揚前往寒冰宮。

兩人到了寒冰宮前的吊橋，甄娘對李玄揚說道：「李公子，我是落雁峰門人，有罪之人於寒冰宮思過，所以三日之內我不得過此橋。你非落雁峰門人，快過橋去即可進入寒冰宮，宮內右側有片石壁，莫雲在那兒，你快去。」話未畢，李玄揚追雲步眨眼之間，已迅速來到寒冰宮，李玄揚持火炬著急地四處尋找，果在一片石壁之前，見到側臥地上，全身已是冰冷的袁莫雲。

李玄揚見狀，霎時惶恐不已，急忙抱起袁莫雲冰冷的身體，立即飛奔出寒冰宮並過那吊橋，見甄娘急促說道：「大娘，快，請您帶我去一處室內。」

甄娘趕緊引領李玄揚前往自己寢居而去，進入甄娘寢居後，李玄揚趕忙脫去袁莫雲後背上衣，單手運氣，窮盡全身神功，掌貼袁莫雲後背，將自己體內強大的一股暖流，徐徐導入袁莫雲周身，但袁莫雲卻未見任何起色。

甄娘見狀心慌不已，趕緊前往告知芸香仙子及鳳娘。片刻之後，芸香仙子、甄娘及鳳娘來到，見李玄揚仍運氣治療袁莫雲，但袁莫雲仍是毫無血色，全身冰冷。鳳娘見狀提起袁莫雲右手把脈，發現並無脈動現象，無助地搖頭。

這時，芸香仙子急切說道：「鳳娘，去取仙命丹來，快！」

鳳娘聞言，驚訝說道：「仙子……，那仙命丹僅有兩顆，乃救治仙子性命之用，豈可……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鳳娘，就當芸香方才已死過一次，若非李公子相救，已用去一顆，快去取來，遲了，就怕來不及了！快去……」

鳳娘回道：「是，鳳娘這就去取。」

片刻之後，鳳娘取來仙命丹，這時李玄揚暫時停止氣療，收手之後自己沉思了半晌。這時芸香仙子命鳳娘趕緊讓袁莫雲服下仙命丹後，突然，在自己右手指上猛然一割流出鮮血。

運氣中的李玄揚，餘光見到芸香仙子自割手指，駭然一驚，登時收氣丹田，驚慌問道：「仙子，妳……妳這是……」

芸香仙子將自己手指滴落的鮮血，放置於袁莫雲口中後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公子莫驚，莫雲姊服下仙

命丹，必須以我體內之血爲藥引，因此芸香才會自割手指！」

李玄揚聞言鬆了一口氣，再要爲袁莫雲運氣之時，突然靈光一閃，喃喃自語說道：「禪定止息，對了，她一定禪定止息了。」於是，起身運氣，改將氣流由袁莫雲天靈處導入。

原來當年在鳴沙山兩人相處的石窟內，李玄揚曾教袁莫雲一些易筋基本功，包括禪定止息之法，此法與龜息大法相似，但自閉筋絡運行之功更勝於龜息大法。只是袁莫雲功力不夠，自然無法入定，但略施禪定止息法，自封天靈穴，以她功力尚可保有一天性命，如再由外力運氣解開天靈穴並導入氣息，自可續命。

然此時袁莫雲已是全身冰冷，毫無生命氣息，李玄揚方才由背心爲她運氣周身，不見有任何起色，只覺袁莫雲體內經絡完全停止運行，這才想起禪定止息法。但袁莫雲撐了一夜後氣絕，再冰封一夜，心肺已停止運行，縱使李玄揚解她天靈穴續命，終究應是回天乏術。

豈料，應是袁莫雲的眞誠感動仙界瑤池金母，幸有芸香仙子賜她仙命丹。那仙命丹在心肺停止氣息停止後一日內服用，具活血凝氣、起死回生之神奇功效，乃第一代落雁峰主偶得仙人傳授，聚雲川一代獨有藥草，並採天地眞陽煉製而成三顆仙命丹。而那仙命丹卻須以落雁峰內一棵獨有的龍血樹所產之「麒麟竭」爲藥引，方能起續命功效，那龍血樹所產之「麒麟竭」，僅由峰主食用，以活血養氣，因此落雁峰主之血便爲仙命丹之藥引。

落雁峰在位峰主性命垂危之時，得服用仙命丹續命。而落雁峰主一任二十年即傳位下一代，歷代峰主

僅第三十一代峰主在位期間瀕臨死亡，故服用仙命丹續命，因此目前僅剩兩顆仙命丹。

芸香仙子感於李玄揚對袁莫雲的眞情，更不捨情同姊妹的袁莫雲就此死去，更兼李玄揚方才救治自己之恩，竟獲聖母恩准，因此斷然決定以仙命丹救治袁莫雲。

這時，窗外天色已亮，自袁莫雲服用仙命丹，李玄揚運盡全身內力爲她氣療已過三個時辰，袁莫雲仍是毫無起色，但此時的李玄揚心知，就算耗盡自己的氣血，也絕不能讓袁莫雲離他而去，即使現在自己體力已近虛空，只要他停歇，袁莫雲就將與世長辭。絕不能，他絕不能讓袁莫雲就此而去。

一旁的芸香仙子、甄娘及鳳娘見李玄揚已盡全力，汗如雨下卻不停歇，令人動容。但見袁莫雲仍是毫無起色，因此三人已由焦急轉爲面容失望，心想雖已服用仙命丹，但畢竟袁莫雲乃因冰凍之故，恐是仙命丹也難挽回。

這時的芸香仙子，垂淚的離開逕自前往奉瑤宮，獨自一人在奉瑤宮中虔誠的向瑤池金母祈求，盼能爲袁莫雲化去死劫。

而仙界聖母終是慈悲，奇蹟果眞降臨，只見李玄揚用盡全身氣力，爲袁莫雲運氣療治了五個時辰，臉上已是滿佈汗珠，雖已氣空力盡，仍不放棄任何一絲希望的運功。就在那一瞬間，仙命丹神效作用，加以李玄揚源源不斷的暖流導入袁莫雲體內，袁莫雲突然咳了三聲，暈厥了過去，但臉色竟已出現一絲紅光。

一旁的甄娘哭泣著露出驚喜笑容道：「活了，活了，莫雲活過來了。鳳娘，她活了。」而見袁莫雲已

有氣息，李玄揚也就此收手，但自己內力已耗損過多，一時無法言語，自行盤坐運功調息。

鳳娘一聽袁莫雲已活了過來，趕緊將方才命峰女燉煮的補氣養血湯藥，慢慢餵食袁莫雲。

芸香仙子本在奉瑤宮爲袁莫雲祈福，峰女小津趕來奉瑤宮通報說道：「仙子，仙子，莫雲姊活了，莫雲姊活了。」芸香仙子聞言心中歡喜萬分，趕緊叩拜瑤池金母聖像後，與小津前往探視袁莫雲。

這時，李玄揚已調息恢復元氣，來到袁莫雲身邊，靜靜地觀看她的面容良久未發一語。甄娘一旁見李玄揚如此深情端詳袁莫雲，輕聲問道：「李公子，我見你對雲兒似乎用情甚深，雲兒又對你情深義重，甘願付出性命，但你可知她是有夫之婦？」

李玄揚看著袁莫雲，淡淡回道：「大娘，若非她，李某今已赴黃泉路，我們相逢於危難，互相扶持，但非兒女之情。她憐我隔世已久，不知人情世故，陪我千里尋親，李某答應陪她萬里尋夫，豈料今日爲救他人，竟險喪自己性命。」李玄揚紅著眼眶續道：「再怎麼說，縱使救不了他人，我決計不許她犧牲自己生命。她如果眞的死去，如何去尋她夫婿，我李玄揚又有何顏面苟活於世。」

甄娘被李玄揚這一席話感動，說道：「李公子重情之人，雲兒有你這個朋友，也算是她的福氣了。」

這時芸香仙子也來到一旁，聽到李玄揚這一席話，也深爲感動，對眼前這位少俠心中欽佩萬分。

由於仙命丹功效神奇，在眾人言談之間，袁莫雲清醒了過來，第一眼所見正是身旁正端詳著自己的李玄揚，袁莫雲氣弱游絲地說道：「這……裡……是……哪……裡？」

李玄揚見她清醒，喜極而泣，深吸了一口氣，閉上雙眼再徐徐呼了一口氣出來，默默感謝蒼天憐憫，握住袁莫雲左手說道：「妳總算……，妳總算又回來了，妳這個傻姑娘。」

芸香仙子一旁說道：「莫雲姊，這裡是甄娘寢居，妳總算是有驚無險。」

袁莫雲逐漸清醒，心中甚爲疑惑，說道：「玄揚……，仙子……，這是怎麼回事，我不是……在寒冰宮……」

這時李玄揚語帶責備地說道：「妳還說，要我入落雁峰什麼話都不可說不可問，卻逕自去充當英雄。」

甄娘遂將這幾日發生的種種事情，及李玄揚運功爲芸香仙子驅寒之事，告知袁莫雲，袁莫雲這才瞭解一切。

接連兩日，鳳娘燉煮藥膳爲袁莫雲補血，李玄揚則繼續爲她運功補氣，三日之後袁莫雲已完全復原。

由於李玄揚告知芸香仙子自己尚有要事在身，且未婚妻尚在中慶等候，因此在袁莫雲康復後，來到奉瑤宮外辭別芸香仙子。而袁莫雲因非攜夫婿回峰，李、袁兩人不敢褻瀆聖母，不敢再入奉瑤宮。因此，芸香仙子爲答謝李玄揚救治之恩，親自來到宮外送行。

這時一位峰女將打包好的紅背竹竿草呈給芸香仙子，芸香仙子並將紅背竹竿草親手交給李玄揚說道：「公子，感謝你的相救，芸香親送紅背竹竿草答謝，不成敬禮。公子是芸香救命恩人，便是我落雁峰貴

客，今後若有任何芸香可以效勞之處，公子可再入峰告知，芸香一定盡力協助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李某只是舉手之勞，仙子無須客氣，李某也感謝仙子賜藥。倒是仙子體質陰寒，如不徹底根治，若寒疾再犯，這可如何是好。」

芸香仙子笑道：「謝公子關心，芸香自小即有哮喘宿疾，成長以後每月常有此症，已然習慣，況且有鳳娘常燉煮藥膳爲我調理體質，應可逐漸改善。那日實因爲莫雲姊心傷過度，以致宿疾復發疼痛萬分，才致如此。」

這時袁莫雲說道：「芸香，妳一直以來都沒改善嗎？」

一旁的鳳娘搖頭嘆道：「唉，我已調理過無數種藥膳，每月之痛稍有改善，但是只要她宿疾復發，一樣如此，我實在已無法子根治仙子之症。」

芸香仙子見眾人討論自己病情，笑道：「好了，無需再爲我的宿疾煩憂，芸香都已習慣，況且在李公子面前談論此事，豈不讓人見笑了。我事自有天命，莫雲姊姊無需掛懷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是，那莫雲就此告辭，芸香務必保重，也謝芸香續命之恩，莫雲永銘於心，告辭。」

芸香仙子回道：「妳我好姊妹，無需客氣，莫雲姊也務必自己保重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仙子，那我們就此告辭。」

芸香仙子說道：「公子一路保重，請恕芸香不能親送公子出峰，依我落雁峰規，峰主不得離開落雁峰，所以特請甄娘、鳳娘代芸香爲公子及莫雲姊送行出峰，請公子見諒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仙子客氣，再次感謝仙子賜藥，我等告辭。」話畢，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在甄娘及鳳娘的陪伴下，緩緩步行離開落雁峰。

出了落雁峰後，李玄揚與袁莫雲兩人便一路快馬往中慶而去。

由於李玄揚與袁莫雲這一去落雁峰耽擱了十餘日，在中慶等候的孫羽珊等不到兩人，僅能乾著急等候。待兩人一回到中慶，到客棧尋得孫羽珊及阿永後，爲了趕赴武林大會尋找乾坤門，一行四人隨即動身前往牛心寺而去。

因中慶到牛心寺間山路蜿蜒崎嶇，四人急急行了數天後，總算在武林大會前一日來到峨嵋山下，山下僅有一處村莊，其時天色已晚，四人遂在莊內尋了一處客棧投宿。

這一夜，阿永因白日喝水過多，三更時分醒來欲去茅廁小解，恍惚之間，忽見一道黑影急馳而過，躍過那客棧小牆飛奔而去，背後三條黑影急馳追趕，多事的阿永瞬間驚醒，心下好奇尾隨而去。由於那前後黑影身輕如燕，腳法輕盈，阿永理當追趕不及。但因後方三條黑影之一輕功極高，手持紅色玉簫，已攔住前方急馳的黑影，所以當阿永趕到時，那四人正對話著。

那手持紅色玉簫之人說道：「歸掌門，你平日習慣獨身行走江湖，此番你又未與綠林幫門人同行前往武林大會，今日你是插翅難飛，快快交出手中明珠，秋某尚可保你性命無憂。」

原來第一條急馳的黑影乃綠林幫幫主歸末谷，爲免與綠林幫眾同行遭人覬覦日耀珠，因此故意聲東擊

西，單身前往牛心寺，今夜也是投宿此村莊客棧。歸末谷方正熟睡之際，三條黑影侵入歸末谷房內欲殺歸末谷，幸歸末谷機警，及時清醒逃離。但終究那手持紅色玉簫之人輕功高強，攔住了歸末谷。

這時歸末谷說道：「秋門主，武林大會在即，老頭兒我手中這明珠可不能丟，不然這武林大會上的英雄豪傑見不著這明珠，恐是不會善罷干休。」

那手持玉簫之人哈哈笑道：「哈哈，歸掌門，無須你親自出馬，秋某會代替你出席這武林大會。」

歸末谷說道：「秋槐仇，看來今天你百毒門是要強奪的樣子了。就算你奪了，你這等鬼門鬼派，也非武林大會邀請的門派。」

秋槐仇回道：「放心，此事已是天下皆知，這天虹劍並非你們所謂的名門正派才能持有，天下各門各派都有資格。」

歸末谷聞言，臉色頓時轉為憤怒說道：「這麼說來，今日是免不了一場廝殺了。」

秋槐仇語調邪惡厲聲說道：「哼，歸末谷，乖乖交出日耀珠，饒你不死，上次尤鬼之死也就不予追究。否則，秋槐仇向你保證，今夜的月亮，將伴你長眠。」

歸末谷朗聲說道：「誇口，老頭兒倒想見識見識你百毒門有何能耐。」

秋槐仇冷冷說道：「好……，既然你壽命將近，秋某就成全你。」

秋槐仇話未說完，歸末谷以迅雷之速，手中竹杖登時擊往秋槐仇天靈，電光石火之間，秋槐仇輕功挪身，一個轉身避過那竹杖。歸末谷知秋槐仇乃用毒高手，心知不能久戰，持杖迴旋三圈，運足氣勁，以三

虛一實杖法急攻秋槐仇，秋槐仇手中玉簫輕挑，化解歸末谷的攻勢。兩人一來一往間，過招三十餘招。

這時秋槐仇一個迴身，與歸末谷近身交手，手中玉簫掠住歸末谷竹杖，歸末谷因懼秋槐仇使毒，不敢近身相搏，正要借力後退，但此時秋槐仇左手運勁欲擊歸末谷，卻故意露出一個破綻，歸末谷突見此破綻機不可失，瞬間凝氣於左掌，勁力九成，一個掌心擊中秋槐仇左胸，秋槐仇立時退了三步，但卻無恙。

歸末谷心疑此掌勁力九成，秋槐仇怎卻毫髮無恙，正遲疑之間，忽感氣血聚胸，心口急縮，立時面無血色，雙目呈現驚恐之色，一時無法言語。

這時只聽得秋槐仇冷笑道：「歸幫主，這是南疆蛇毒。秋某上衣乃蛇皮所製，衣上滿布肉眼不見的細針，你竟敢掌劈秋某，哈……哈……，加上你運勁急促，蛇毒立即攻心。」

秋槐仇話未說完，歸末谷已是挺直的倒臥黃土，雙目仍是驚恐之樣，但卻停了鼻息，止了心跳。

躲在暗處的阿永，見此情景，心下驚恐，目瞪口呆，自知若被發現性命難保，因此也聰明的不敢出聲。

秋槐仇見歸末谷已死，說道：「萬心，搜他身上的日耀珠。」楚萬心遂在歸末谷身上搜出一個小錦袋，袋中果是日耀珠。

楚萬心喜道：「門主，果然是日耀珠，哈哈，咱們的計畫成功了一步。」並將日耀珠遞給了秋槐仇。

秋槐仇取過日耀珠後說道：「好了，勿高興過早，後續還須一番苦心，一切務必小心謹慎。你倆找個無人的地點將歸末谷屍首埋了，我先行前往會商要事，你與麻多自行前往牛心寺與我會合便可。」話畢，

秋槐仇自行離去，楚萬心與麻多則將歸末谷屍首抬走。

這時一旁的阿永見此情景，顫抖不已，等他三人離去後，不敢上前追趕楚萬心，遂起身回村莊客棧。

這時天色已亮，李玄揚起床見不著阿永，正納悶間突見阿永拖著疲憊的倦容，臉色蒼白地漫步回來，李玄揚見狀問道：「阿永，你去哪了，怎地臉色如此蒼白。」

阿永見李玄揚，突回了神似的，驚慌表情大叫：「師父師父，不好了，歸老頭，歸老頭死了。」

李玄揚疑惑說道：「歸老頭，誰是歸老頭？」

阿永說道：「就是上次大會，綠林幫的歸老頭呀！」

李玄揚聽他提到綠林幫，便知是歸末谷，說道：「歸前輩死了，怎麼可能，上月武林大會上還好好的，你可別亂說。」

阿永音調突然轉為小聲之狀，來到李玄揚耳邊說道：「我剛剛看到歸老頭，被人給毒死了。真的，師父，阿永沒騙你。」

李玄揚聽阿永此言，心中大為吃驚，他心知阿永傻裡傻氣，但絕不會說假話，心想這歸末谷怎會真的死去，便對阿永問道：「阿永，你說你見到歸前輩被人毒死，他屍首何在，帶我去看。」

這時孫羽珊及袁莫雲梳理完畢，已來到李玄揚身邊，正聽見李玄揚與阿永的對話。

阿永回話對李玄揚說道：「他們把歸老頭帶到沒人的地方埋起來，阿永怕死，不敢跟去看，不知道歸

老頭被帶去哪裡了。」

孫羽珊聞言急忙問道：「阿永，那歸前輩怎麼死了，被何人所殺？」

阿永說道：「毒死的，我看歸老頭才打了那人胸前一下，還來不及說話，就已經慘死，但是那個人太遠，阿永沒聽清楚他是誰。」

孫羽珊擔心說道：「此人必是用毒高手，玄揚哥，今後務必小心。」

袁莫雲則說道：「歸末谷手握日耀珠，在此重要時刻痛下殺手，必與明珠有關。」

阿永急忙回道：「對對對，他們搶走歸老頭的珠珠，我有看到。」

孫羽珊思索了一下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哥，看來此人必會在此次的武林大會上現身，屆時這比武取劍的四強決戰，恐怕增添許多變數。天下人皆知日耀珠在綠林幫手上，而此人取走日耀珠，依規定直接參加四強決戰，但這綠林幫眾豈肯罷休。」突然，孫羽珊回身對阿永說道：「對了，阿永，你萬萬不可告訴任何人你看見歸末谷已死之事，且會上也不可指認此人，否則必有性命之憂。」

阿永聽孫羽珊此言，顫抖的回道：「師娘，阿永什麼都沒看到，阿永怕死，不說、不說……。」

袁莫雲來到阿永身邊拍拍他臂膀說道：「阿永不怕，有你師父在，壞人不敢來，別怕。」阿永這時才放寬了心。

於是，四人用過早膳後，收拾了行囊，遂上峨嵋山，往牛心寺而去。



萬眾矚目神劍出，牛心寺前爭英雄

這一日乃約定武林大會，匯聚三珠尋找乾坤門的日子，午時未到，那牛心寺前廣場已聚滿了人，人數約莫有一、兩千人。

由於蒙古統治中原後，漢人受盡欺凌，常有聚眾造反元朝之人士，但都被蒙古人迅速平定。因此，武林人士覬覦天虹劍神威已久，畢竟天虹劍乃大宋岳飛將軍佩劍，除寶劍鋒利外，更有號召漢人雪復河山之魅力，那號召者如真能推翻蒙古人，自當統領天下，登九五至尊皇座。故此番武林大會，除了五大門派四大幫門外，更吸引了許多小門派前來搶奪天虹劍。

午時到後，黃山、劍門、霍山、華山、天目五大門派，少林派、紅蓮教、煙波山莊均已到齊，此外俠刀門、綠林幫、天星幫、虎幫等四大幫門也已到齊，其他尚有紫巾門、天道門、金銀幫、太陽門等許多小門派也來參加。

而武林上最大幫的丐幫，自蒙古人統治以後，鮮少在武林上走動，此番武林大會也未參加。

紅蓮教主梅少龍，見眾門派均已到齊，卻獨不見持有日耀珠的歸末谷，及持有星炫珠的李玄揚，因此，來到場中朗聲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約定的時間已到，但眼下僅有梅某手中的月靈珠，不知綠林幫弟兄是否持有日耀珠？」

這時，綠林幫副幫主魯若泛與幫眾面面相覷，卻不知幫主歸末谷行蹤。於是魯若泛搖著頭對梅少龍說道：「日耀珠在本幫歸幫主手中，幫主與我等分頭而來，一會兒應該便會來到。」

突然，遠處四個人影快步而來，眾人一看，是李玄揚等四人，眾人心下大喜，只剩歸末谷手中的日耀珠到齊，即可一睹天虹寶劍神威。但眾人等了約莫一個時辰，已是心煩氣躁，有人大聲叫喊說道：「你綠林幫是不是要私吞，怎地不取來明珠。」

魯若泛聞言，也只能百口莫辯，畢竟日耀珠的確在自幫幫主手中，但卻苦等不到歸末谷來到。

梅少龍見群雄已不耐煩並鼓譟，便轉移話題，竟引起眾人的興趣。梅少龍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這日耀珠既然未到，各位可知乾坤門位於何處，這三珠匯齊，又如何開啓，恐怕只有江莊主知曉，不如請江莊主對大家說明。」

於是，煙波山莊江天雨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江某回憶當年陸丞相之交代，昨日在前方雙飛亭前的黑白二水匯流之地，發現一處平台，台後有一片石壁，那石壁上……果然刻有乾坤門三字。」

眾人聽他此言，心下大喜，這十多年來的傳聞，人人急欲開啓的乾坤門，竟已在咫尺之遙。

這時，梅少龍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這乾坤門是真是假，三珠開啓的傳聞，如果沒有匯聚三珠，也無從求證。如今，既然缺少綠林幫的日耀珠，恐怕也難以求證了。」

就在此時，一條身著黑袍，手持紅色玉簫的身影，躍入場中，挺直立於梅少龍面前。群雄見狀一陣疑惑，不知來者何意。

阿永見狀突然心生驚恐，知歸末谷死於他手，立時扯了李玄揚衣角低聲說道：「師父，就是他，歸老頭就是他毒死的。」李玄揚聞言心中有數，但卻不動聲色。

梅少龍見來者乃百毒門秋槐仇，輕聲笑道：「奪命紅簫，來者莫非是百毒門主秋槐仇？」眾人一聽來者是秋槐仇，當下一驚。

秋槐仇回道：「梅教主好眼力。」

聽來者乃是百獨門秋槐仇，天目派掌門古琉軒不悅道：「你百毒門這等陰毒邪派，來此做甚？」

秋槐仇回道：「今日武林大會乃關係天虹寶劍，這可是關乎天下之事，不是僅有自稱名門正派的你們才可擁有。況且，……秋某手裡，可是握有開啓天虹寶劍的……日耀珠。」

眾人聽他自稱手中握有日耀珠，心中生疑。此時，梅少龍說道：「秋門主，這江湖上人人皆知日耀珠在綠林幫歸幫主之手，可由不得你在此信口雌黃。」

古琉軒應聲附和笑道：「呵呵，怪不得人稱邪派，的確不假，連這等謊言也敢在此撒野。」

秋槐仇冷言說道：「古掌門雖自稱名門正派，但也不必嘴上英雄，有膽量秋某領教你流星劍法的花拳繡腿。」

古琉軒一聽秋槐仇如此嘲笑自家的流星劍法，怒氣難抑，當下手按劍柄，長劍出鞘，劍似流星般急馳朝秋槐仇而去，劍鋒來到秋槐仇面前二步之遙，此時秋槐仇仍是紋風不動，藝高膽大。瞬間，那劍鋒在秋槐仇兩步之距時，突被外力定止不動，在場高手莫不吃驚。

正是梅少龍瞬間出手，右手拇指及食指捏夾古琉軒之劍腹，古琉軒手中長劍立時動彈不得。在場高手所驚者，實因那古琉軒乃武林中數一數二高手，但梅少龍竟能在瞬間捏定古琉軒之劍，使其動彈不得，讓人不禁驚訝梅少龍的武功根基。

此時，梅少龍見古琉軒不遵武林之規，厲聲說道：「今日武林大會乃爲天虹劍，要取劍，依武林規矩，能到四強決戰，自有資格。你等恩怨會後自去私了，梅某可不許誰亂了這規矩。」

古琉軒心中吃驚梅少龍的驚人內力，因此收了劍，並哼了一聲，未再說話。在場眾人被梅少龍的武功震懾萬分，一時也就安靜了下來。

這時，只聽秋槐仇冷冷說道：「若非梅教主相救，劍鋒再進半步，秋某保證你命喪當場。」

古琉軒一聽此言，氣憤秋槐仇誇口看扁自己，又是氣憤難消，正要再開口叫囂，一旁華山派掌門穆秋震拍拍臂膀制止了他，爲了天虹劍，這時古琉軒才抑制心頭怒氣。

但此時梅少龍說道：「秋門主，方才你自稱手中握有日耀珠，可有實據，今日武林大會各路英雄爲此而來，你若無故來此干擾，梅某可就不客氣了。」

秋槐仇回道：「梅教主，秋某前次未參加武林大會，因此，取珠之前，需先確認是否有四強決戰資格，否則，秋某可沒空陪你等練劍。」

秋槐仇所言有理，在場多數是名門正派，看不起像百毒門這等邪派，因此秋槐仇爲顧及自身權益故出此言。

而梅少龍為求公道，便來到少林方丈普明身邊拱手說道：「大師，今日武林大會比武取劍，前次大會公推由您少林派主持公道，武林人士心服口服。而依前月之約，持有三珠者，直接參與四強決戰，無須層層比試，然先前持有三珠者乃綠林歸幫主、這位李少俠及梅某，如今這秋門主自稱握有日耀珠，是否直接參與四強決戰，請大師明示。」

普明大師回道：「阿彌陀佛，眾生平等，人人平等，各路英雄好漢既是均為復興神州而來，老衲心中無正無邪。自然依前次武林大會所訂規矩，持有三珠者直接參加四強決戰，秋門主如持有明珠，便是如此規矩。只是，老衲冒昧再詢問李少俠，是否確定放棄四強決戰。」

這時李玄揚一旁回道：「是，方丈大師，李某放棄四強之戰，只是乾坤門啓，取得天虹劍後，這三珠可否依約送給李某？」

這時在場眾人想起月前之事，仍是一陣哄然而笑，在場未參加前次大會者，便不知眾人為何而笑，待問得周身之人後，人告李玄揚為娶妻而渴得三珠，便也跟著大笑。

普明大師雖看似不苟言笑之高僧，但聽李玄揚強調三珠之事，知他心地純眞，也不由會心一笑說道：「李少俠之言，老衲謹記在心。乾坤門開啓後，老衲一定主持這個公道，三珠歸李少俠所有，也算是在場各路英雄送給李少俠的新婚賀禮。」普明大師此言，更是引起現場一陣哄然大笑。

笑聲止歇後，梅少龍說道：「秋門主，既有方丈允諾，可否亮出閣下所持之日耀珠，以便確認。」

秋槐仇聞言，緩緩由懷中取出一個錦袋，那錦袋眾人一看便識得是那日歸末谷所持之錦袋，秋槐仇

再由袋內取出一顆明亮之珠，以示眾人，果然是那日歸末谷手中之日耀珠，眾人甚為吃驚，明是歸末谷之物，怎會落在秋槐仇手中。

果然，綠林幫一位長老吃驚之餘，大聲問道：「秋槐仇，你怎會有我幫主之物，快快說來，不然我余萬堂不會善罷干休。」

副幫主魯若泛應聲怒聲說道：「秋槐仇，我幫主現在何處？」

秋槐仇冷冷說道：「這日耀珠原本是否為你綠林幫歸幫主所有，這秋某可不知曉，只是秋某日前有幸拾得這日耀珠，所以才來參加這武林大會。歸幫主乃你綠林之人，卻反倒問我在何處，這要秋某如何答你。」

余萬堂聞言大怒說道：「我呸！那日耀珠本幫視為至寶，歸幫主視為生命護守，豈會輕易掉落。你快說，我幫主到底現在何處？」

秋槐仇大笑道：「哈哈，這實在奇了，你們自己不去尋你幫主，卻來問我幫主在何處，這豈不荒唐。」秋槐仇一口咬定珠是自己拾得，不知歸末谷去處。

綠林幫長老余萬堂忍無可忍，上前正要尋秋槐仇理論，卻被梅少龍一手給架開制止，余萬堂瞬間被梅少龍移退了三步，無法接近秋槐仇。

梅少龍又是厲聲說道：「余長老、秋門主，梅某方才已經聲明，今日各路英雄到此，梅某可不許你等擾了這大會，你等有何恩怨情仇，會後自去了結。今日誰要在會上尋仇鬥狠，便是與紅蓮教梅某為敵。方

才既有普明大師主持公道，持有珠者，便能逕行參加四強決戰，有誰不服？」說罷，目光炯炯的瞪視余萬堂。

余萬堂心中雖是氣憤，但眼下武林人士在場，梅少龍又厲聲責備，只得抑制怒火，等待會後再尋秋槐仇問個明白。當下魯若泛、余萬堂及在場的綠林幫眾，一時憂心歸末谷此時身在何處，又憂心手中既無日耀珠，只得參加層層比武的淘汰賽，方得參加四強決戰，以取得天虹神劍，否則，便枉費綠林幫眾這多年來辛苦守護日耀珠以得天虹劍的苦心。因此，綠林幫眾眼下只得商討由誰出戰參與比試。

方才之爭議甫定，梅少龍轉身對李玄揚說道：「李少俠，秋門主手中既有日耀珠，我等三人得前往這乾坤門尋找天虹劍，否則今日之會恐是白忙一場。」

李玄揚允諾道：「晚輩配合教主之意便是。」

梅少龍又對眾人朗聲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今日日月星三珠既已匯齊，我等前去尋天虹寶劍，請各位在此稍候，如尋得寶劍，自取來此。」並轉身對江天雨及普明大師說道：「煩請江莊主帶路，也請普門大師前往作證，免生眾人疑慮。」

話畢，梅少龍、李玄揚及秋槐仇三人，遂在江天雨之引領下，躍下寺前一座雙飛亭，再循溪涉水而過，來到一處平台，平台前方一處石壁，壁前古木參天，綠蔭蔽日，帶有幾許陰森，方位隱密，一般人實不易察覺此處。後方多人好奇，也一同跟隨而來，想先睹這天虹劍風采。

眾人來到石壁之旁，見石壁右側刻有乾坤門三字，但石壁之面平整無奇，無法看出這門位於何處，眾人正疑慮之時，只見江天雨來到石壁左方一張高度及膝的石椅，並對眾人說道：「開啓門的玄機在此！」

李玄揚、梅少龍、秋槐仇三人上前一看究竟，見那石椅上方有三個圓形孔，孔上各刻有日、月、星之形狀，圓孔大小正與三珠大小約莫相同，石椅側面上端有一厚實的鐵製把手。眾人見狀大喜，心想這便是開啓乾坤門的機關所在。

此時，李玄揚、梅少龍及秋槐仇三人，各取出自己所持明珠，各自將手中明珠置入對應的圓孔位置，但卻不知如何操作這機關。

眾人在一旁研究甚久之後，有的推石柱，有的搖動鐵製把手，但卻不見石壁有何異樣。一群武林前輩，包含李玄揚、梅少龍等高手在內，輪流上前啓動那機關，被這機關玄機著實折磨得汗如雨下，卻也對這機關莫可奈何！

一名大漢自告奮勇使盡蠻力推那石椅，那石椅仍是不動如山，氣憤之餘，口出粗話，一腳往那石椅踢去，豈知那石椅堅硬如鋼，那大漢腳尖與石椅相碰瞬間，立時疼得哇哇大叫，眾人一旁見這窘景，不由一陣大笑。那大漢只得脫去鞋子，在一旁拼命查看那紅腫的腳踝。

眼下眾人實在對這機關之設置無可奈何，一時懷疑這乾坤門到底是眞是假，只見袁莫雲走到石椅旁，仔細端詳那石椅片刻後，將圓孔中的三珠先行取出，並將那石椅側邊的鐵把輕易地由上方移置另一側後，又將那三珠對應置入圓孔內，接著又將那鐵把由上方移回原位，但此刻袁莫雲需稍費些手勁，才能移動那

鐵把，只見她這次將鐵把漸移回原位之時，那三珠竟隨著鐵把的移動漸漸沉入那石椅內，待鐵把移回原處後，三珠已經沉入石椅之內，但眾人卻驚見石椅另一側竟因三珠的沉入，啓動石椅內之另一柄鐵製把手由另一側伸了出來，眾人一陣吃驚。

此時，袁莫雲手握石椅左右兩側之鐵製把手，向右側方向轉動，卻無任何動靜，她再改爲以左側方向轉動，竟見那石椅跟隨轉動，眾人見狀則驚訝的瞪眼張口而視。

但由於石椅過重，袁莫雲轉了半圈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，我勁力不足，你再來試試。」李玄揚點點頭後，接過手轉動那石椅。

只見李玄揚運足氣勁，握住石椅兩側鐵製手把後，輕易的將那石椅轉動了五圈，直到不能轉動爲止。這時驚人的現象果然產生，那石壁竟裂出一扇門的痕跡，那片裂開的石壁，竟往後方錯動約一掌之距，眾人見狀又是一陣吃驚。

江天雨見狀對袁莫雲說道：「姑娘好巧的身手，竟可輕易轉動這機關。」

李玄揚也說道：「莫雲，妳……妳怎好似甚爲熟練之樣？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我夫君略懂機關術，常見他設計一些機關原理，我實在不懂，方才見眾人費勁無法開啓，才想起可能這扇門以機關術設置，仔細觀察之下，見過夫君曾運用此原理設置，莫雲才想試試如何開啓，沒想到果然如此！」

這時袁莫雲查看了那裂開的石壁後，轉身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，你再將這扇石門往右方，或往左方

推開看看。」

李玄揚依袁莫雲之言，再到那石門右方，往左側推開那石門，果然那石門下方置有滾輪，在李玄揚施力之下便緩緩打開。

十多年來，武林人士尋蹤已久的乾坤門，今日總算解除塵封，原本只是武林傳說，如今竟爲事實，眾人驚喜之餘，期待的正是那乾坤門之內，是否眞有岳武穆隨身的佩劍——天虹神劍。

乾坤門開啓後，梅少龍命紅蓮教教徒生起數把火炬，交給李玄揚等人，眾人持火炬進入那乾坤洞，洞內黑暗伸手不見五指，不知四壁何在，天虹劍又置於何處。梅少龍尋了一盞油燈座點燃後，命教徒再去尋其他油燈座點燃，果然，在左右兩側各有一盞大型油燈座，點燃後，洞內頓時明亮，只見那洞內大小狀如大廳，約莫一座庭院大，足可容納數百人，但洞內空無一物，僅有十盞油燈座，四方均是石壁，並未見所謂的天虹寶劍，於是眾人便四下尋找天虹神劍之藏放處。

這時，煙波山莊三少武雲，一直跟隨在江天雨身邊，突見大廳前方三階台階中的二層，凹入台階地板處，有一木匣，因日久塵封不易發覺。武雲見狀，向江天雨說道：「義父，您看，那台階下嵌有一只木匣。」

江天雨聞言，上前查看，果見那台階內嵌著一只木匣，因長久塵封之故，匣上滿布塵埃。江天雨於是將那木匣取出，眾人見狀也一起上前圍觀這木匣。只見江天雨輕輕吹去那木匣上的塵埃後，緩緩打開那木

匣，映入眾人眼簾的，竟是一把劍長三尺六寸的寶劍，凜然橫置於木匣之中，再細看那劍鞘上刻有精忠兩字。

眾人見狀大喜，其中一人大聲喊道：「果然是精忠岳飛的天虹寶劍。」再看那寶劍旁置有一字條，上頭寫著：「精忠岳武穆，泣血護神洲，盼見天虹光，再顯武聖威。」

江天雨於是深深嘆道：「爲此寶劍，十多年來牽腸掛懷，煙波山莊險些滅門，如今神劍現世，總算不致讓人誤爲是江某的傳訛之謠。」

梅少龍一旁回道：「江莊主仁義，我想陸丞相泉下有知，也會感動。」

江天雨則取出匣中天虹劍，交給普明大師說道：「大師，可以將神劍拿到外頭讓苦候的各路英雄安心了。」

普明大師取過寶劍後，說道：「天虹神劍既已取得，煩請各位英雄前往牛心寺前廣場，依約而行。」

這時李玄揚趕緊走到普明大師身旁說道：「大師，晚輩就不參與比試了，那三珠目前正在那石椅機關內，晚輩可否自行取出保有？」

普明大師笑說：「好，李少俠，方才會上眾人無異議讓寶珠歸你所有，老衲便主持這公道，依約寶珠歸你，你便可去取了。」

李玄揚恭敬的謝過普明大師後，便與孫羽珊、袁莫雲前往取出石椅機關內的日月星三珠。而這時的阿永其實覺得武林大會無趣，早已在那雙飛亭前的溪水前抓魚，一個人玩得不亦樂乎。

待眾人均由洞內散去，前往牛心寺前廣場準備比武取劍之時，李玄揚與孫羽珊、袁雲莫等三人，獨自留在洞內，尋找當年文天祥交代李玄揚的一件重要大事。

李玄揚對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說道：「當年文大叔赴義前，曾再囑咐我，乾坤門開啓取得天虹寶劍後，爲確保江山資產，等四下無人之時，尋月廳及星廳。若按文大叔之意，此處應該就是日廳，我們找找哪裡可以開啓月廳及星廳。」

於是三人四下找尋有無月廳及星廳之蹤跡，經過數個時辰的東尋西找，任何可能的角落均已尋遍，卻尋不得何處可以開啓月廳及星廳。

此時，孫羽珊疑惑問道：「難道文大叔沒告訴你何處可以開啓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這我倒是忘記了，時間實在過久，我當時也不知乾坤門內是何模樣，所以也就記不得。只記得他說月珠啓月廳，星珠啓星廳。」

這時孫羽珊靈機一動，來到方才天虹劍木匣嵌入之處，見那凹槽底部，竟有三個圓孔。方才眾人取劍之時，只關心天虹寶劍，因此並未注意這凹槽底部。

孫羽珊見狀喊道：「玄揚哥、莫雲姊，你們來看，這凹槽底部也有三個圓孔，應是有所關聯。」

兩人上前探查那圓孔，袁莫雲仔細端詳那凹槽內的三個圓孔，圓孔平淺，底端各有凸起形狀，與日月星三珠上凹入之形狀相同，說道：「我見過夫君設計此種機關術，那三珠給我，我來試試。」

李玄揚將那三珠遞給袁莫雲，袁莫雲取過月靈珠後，將月靈珠上嵌刻出的月亮形狀，套合在石階凹槽

內的其中一個圓孔，那圓孔底端也是凸起的月亮形狀。珠上月形與凹槽底部月形果然相合，接著袁莫雲將月靈珠往上扳動，只聽見嘎嘎兩聲，左方石壁竟又錯動裂開，浮現一扇小石門，門寬僅容一人進入，高約五尺。李玄揚走到門邊，將此扇石門往外推開後，果有一間石室，大小約與日廳相同。

李玄揚三人進入石室後，因手中火炬僅有一把，李玄揚將手中火炬舉高以增加照度，見眼前滿是一只只的大木箱，三人震驚之餘，將其中一只木箱打開一看，竟見箱內裝滿黃澄澄耀眼的黃金元寶，三人一時呆然相望。

孫羽珊說道：「玄揚哥，這……這……些全是黃金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，真的是黃金，文大叔當年所說，要將這些黃金告知宋室後裔，並作為抗元資金，果然是真……。真令人不敢置信……。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難道這些木箱內全是黃金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也不知，文大叔只說有黃金，有文物。我當時不懂黃金有何貴重，文物又有何貴重。」三人遂開啓了數十只木箱查看，果然全部裝滿黃金。

袁莫雲訝異道：「這木箱層層相疊，約莫數百只，每箱均裝滿黃金，這恐怕有上千萬兩的黃金呀！還好當年文丞相等人將這黃金安藏於此，否則落入蒙古人之手，只是讓他們白白糟蹋而已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這裡藏的均是黃金，玄揚哥你不是說還有星廳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對，文大叔說星廳也有藏東西，更不可落入蒙古人手裡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那我們再去找星廳。」

三人於是離開月廳石室，又來到大廳，並將月廳石門由外往內推回原位，只聽得喀一聲，那石門又與石壁合一，原來那石壁上有許多紋路，且月廳石門與石壁紋路一致，因而完全看不出石門位置。

三人將月廳石門復原後，又來到大廳台階上放置天虹劍的凹槽，袁莫雲取過李玄揚手中的星炫珠，將星炫珠上凹入的星形符號，套合凹槽底部凸起的星形符號，與先前月廳之方法相同，將星炫珠往上扳動，也是聽見嘎嘎兩聲，右方石壁也是錯動裂開，浮現一扇小石門，門寬及高度與月廳之石門大小相同，李玄揚走到門邊，與方才推動月廳石門相同，將此扇石門往外推開後，三人進入那星廳石室查看，石室內一樣堆疊數百只木箱。

袁莫雲見狀說道：「這難道也是黃金嗎？」

孫羽珊附和說道：「打開瞧瞧便知。」

於是三人打開距離石門邊最近的一只木箱，仔細一瞧，並無方才的黃金，而是一卷卷的紙軸，三人心中甚為好奇。

李玄揚說道：「對了，文大叔說這是宋室藏經閣內珍藏的字畫、書籍、玉器等珍貴文物。」

於是三人各從中取出一卷紙軸，李玄揚手中紙軸打開一看是一卷字帖，正是東晉書聖王羲之的「快雪時晴帖」，三人雖不識得王羲之何許人也，也不知這「快雪時晴帖」如何至寶，但見帖上許多朱紅印落款其中，心想應是重要文物。袁莫雲手中紙軸，正是古今文學藝術罕世奇才——北宋蘇東坡的「寒食帖」，

而孫羽珊手中紙軸，只見文字躍然紙上，乃唐代懷素的「自敘帖」。三人因不懂這字帖之珍貴，將三卷紙軸捲起後又放回原處。

這時李玄揚又開啓一只木箱，見箱內也是數卷畫軸，李玄揚取出一卷畫軸，打開一看，正是北宋郭熙的不朽名畫「早春圖」，畫上一樣有許多朱紅章落款，因李玄揚也是不懂字畫，依舊放回原處。袁莫雲所開啓之木箱，箱內則藏有許多書籍，最上一本取出一看，正是北宋「范仲淹文集」。

而孫羽珊所打開之木箱，見箱內置有一把黑色古琴，正是唐代所製之「風雷琴」，但因孫羽珊學醫，亦不懂這「風雷琴」珍貴之處，將它放回箱中後，說道：「玄揚哥，這些應是宮廷重要至寶，只是我們不懂這書畫之珍貴，這些文物如淪落蒙古人手裡，恐怕也是糟蹋焚毀而不知珍惜，所以文丞相才將它們藏於此，以便將來大宋光復之時，再送回宮中繼續保存傳世吧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我猶記當時，文大叔最爲重視這文物至寶，甚至說月廳黃金可失，但星廳至寶絕不可失。可見這些我們看不懂的書畫，應是甚爲貴重的至寶。」

此刻，李玄揚已依當年文天祥獄中託付之事，開啓乾坤門尋得黃金、文物等至寶。如今，僅剩最後尋找宋室後裔一事，以便告知宋室後裔此藏寶處，用以恢復宋室江山之用。

於是三人關閉星廳石門，便回到大廳開始商議著持紅背竹竿草醫治劉廣之妻後，接著如何去尋宋室後裔之事。

在群雄爭奪天虹劍方面，自尋得天虹劍後，少林派普明大師已持天虹劍來到廣場，並依約請欲比武取劍之人分組。現場數千之眾，人人均想持有這天虹寶劍，但眼見來者均是武林頂尖門派之掌門，更兼武林最大密教紅蓮教之教主也來爭劍，雖說規則言明不傷及對方，但如與此等絕頂高手過招，刀劍拳腳無眼，簡直玩命。因此，便是看熱鬧的多，有膽登記參與爭劍的，卻都僅是稍有名氣之幫派頭子。

最後登記結果共二十四人參與爭劍比武，並由梅少龍宣布比試規則。

梅少龍對著群雄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方才登記結果共二十四人參與比試。第一輪兩人一組，抽籤決定組別，共分十二組比試，取十二名參與第二輪比試。第二輪再分六組比試，取六人參與第三輪；第三輪再分三組比試，但僅取兩名與梅某及秋門主參與爭劍戰。因此，第三輪比試時，採焚香計時方式，勝出之三人中，取其比試勝出時間最短之兩名，參與爭劍戰。比試共分三個場地進行，分別由少林派普明、普心及普智三位大師擔任公證人。」

普明接續向眾人說道：「各路英雄好漢，我少林派承蒙諸位看重，願爲天下蒼生之福主持這個公道。只是老衲有言在先，比武以技優者勝出，雖說刀劍拳腳無眼，難免傷及對方，但絕不得重傷對方。而比武以奪得對方胸前所懸銅錢者即勝，重傷對方者便失去資格，勝方便可參加下一戰比試。接著，比試正式開始……」

由於牛心寺前庭廣大，比試分爲三個場地，群雄紛在一旁圍觀。由於方才分組抽籤結果，五大門派間

並未成對比試。但五大派掌門之一的劍門派郭雲天，與四幫門之一的虎幫，兩人同組捉對廝殺，最令人期待此二位高手決戰，何人勝出。其餘組別則群雄均認為必定是五派四幫掌門勝出。

因此，多數人集中於普心法師主持之第二場地。這時，第二場地之上，左方一人手持長劍，威風凜凜之狀，昂然而立；右方一人身著藍袍，手持長刀而立。

普心法師說道：「本場地比武正式開始，先請兩位施主各報名號。」

右方身著藍袍持長刀者說道：「在下俠刀門林淨丘，拜候。」

左方那人昂首挺然，拔出長劍，狀似威風之姿，眼神凌厲端視林淨丘，以頗有威嚴之語說道：「阿貓幫，胡天來……」一語方畢，林淨丘差點笑噴出來，但一旁群雄卻已笑不攏嘴。群雄之中有人心想，為爭奪這天虹劍，竟連這阿貓幫、阿狗幫的，也真出來獻醜。

未等群雄笑畢，普心法師隨即說道：「林施主、胡施主，比試開始！」

林淨丘隨即收起笑容，提刀專注，方才雖覺對方幫派之名可笑，但如今比試開始，勝負攸關取劍之權，一時不知對方功力，故而不敢輕敵。

為掌握攻勢，林淨丘率先出刀，刀中運足七成功力，直取胡天來右路而來，見胡天來提劍要擋之時，林淨丘已將刀鋒轉為左路而去，這時胡天來竟不知那是一般高手過招之起手式，卻不及來防左路，林淨丘納悶之餘，左手以迅雷之速，順手將胡天來項上懸吊之銅錢摘拔下來，勝負立判，林淨丘勝。而林淨丘也對自己的輕易取勝甚為詫異，沒想那阿貓幫胡天來功力竟如此薄弱。

一旁群雄有人笑意未停，卻竟在這須臾之間，林淨丘已取下胡天來之項上銅錢，眾人一時目瞪口呆。

普心法師見狀也是一陣驚訝後，喊道：「林施主勝……，此戰……，此戰由俠刀門林施主得勝。」

原來那胡天來僅是一般劍客，為奪取天虹劍，臨時冒個阿貓幫參與比試，但其功力與武林四幫門之一的俠刀門主林淨丘，功力實在相差懸殊，因此，林淨丘竟只在一招之間便已取勝。

這時，同一場地，普心法師請第二組人員入場，比試兩人，正是五大派掌門之一的劍門派郭雲天，與四幫門之一的虎幫幫主嚴剛。

那虎幫乃四幫門中最為武勇者，而郭雲天更是名震天下的五大門派之一，兩人上場互揖為禮後，便各自取出兵器。

郭雲天說道：「久聞嚴幫主威名，今日若有得罪，還請見諒。」

嚴剛聲若宏鐘說道：「好說，好說，今日嚴某也得罪了。」說罷嚴剛手中一把丈三關刀，舞動刀光朝郭雲天而去，郭雲天手中三尺秋水遊走刀光之間。

嚴剛心知不能久戰耗損體力，否則晉級第二輪後的勝算將會變小，因此出刀凌厲，畢生絕學「連環刀法」上手，一時虎嘯生風般的刀法，如狂風驟雨襲向郭雲天。

郭雲天也以劍門派絕學「五行劍法」禦敵，一招「金波水影」劍鋒凜凜，招招化解嚴剛的連環刀。兩人刀劍來往之間，郭雲天劍招如波光水影，層次綿密，顯見名家風範；而嚴剛刀法如狂風掠地，那柄關刀

舞來更是虎虎生風，技驚四座。

兩人均是中原武林絕等高手，在場圍觀群雄莫不佩服萬分，其中本想一試但終未報名參與比武取劍之人，見兩人這等高手過招，也是心覺汗顏，暗自心想自己若眞上場比武，也只是自取其辱而已，因而慶幸自己並未報名比試。

郭雲天及嚴剛刀來劍往之間，兩人已交手數百招，誰也未占上風，時間一過便是兩個時辰，仍未見勝負。

這時其他場次比試者均已完成第一輪比武，勝出者果不出眾人所料，均是五大派及四幫門，但見這第二場地的郭雲天及嚴剛遲未分出勝負，因此，原本於第二場地另外兩組尙未比試之人，便改到第一及第三場地。

然郭雲天及嚴剛兩人經過兩個時辰的過招，嚴剛刀勢更為威猛，關刀連環；而郭雲天劍招更為綿密，五行劍法，劍走五行，刀光劍影的刀鋒劍芒，讓在場群雄紛紛懾服，比試兩人更是暗暗驚服對方的武學造詣。

此時，嚴剛心知保留體力無用，眼前這關過不了，更遑論第二輪之比試。因此，嚴剛眞元匯聚丹田，運勁十分，手中關刀凜凜虹光，彷如戰神一般威風凜凜，在場群雄均可感受那渾厚的威勁。嚴剛一式連環刀法最上乘之「開天闢地」，鋪天蓋地而來，刀劍交鋒之時，郭雲天虎口均可感受那威猛的關刀猛勁，幾招過後，郭雲天凝氣於劍，一式畢生絕學五行劍法之「水火源轉」上手，起劍之時烈如火，交鋒之時冷若

水，這一烈一冷劍招，強弱互換，讓嚴剛登時頻頻分心，無法猜測強弱變化之機。便在此時，郭雲天一個回身躍上空中，空旋來到嚴剛後背，嚴剛回身出刀凌厲續攻郭雲天，說時遲那時快，正當嚴剛回身之時，郭雲天便在這電光石火的瞬間，左手摘下嚴剛項上銅錢，勝負立判。

嚴剛見自己項上銅錢被郭雲天摘去，立時駭然停住手中關刀，驚訝半晌後慚愧洩氣，說道：「唉！慚愧。」

郭雲天雖經兩個多時辰的對決，但劍術精湛的他，元氣耗損無多，回道：「嚴幫主武功蓋世，郭某僥倖，承讓。」

嚴剛說道：「我嚴剛敗就敗了，技不如人，你不用再說。」話畢，默然離開比試場地。

這時在場所有參賽者，經第一輪比試後勝者已出，便在少林派普明法師主持下，進行第二輪抽籤，並進行第二輪比試。

第二輪比試中，郭雲天竟又與五大派之首的陽平秋同組捉對廝殺，而五大門派之華山派掌門穆秋震，竟也與天目派掌門古琉軒同組較勁。

群雄眼見上場的劍門派郭雲天，及黃山派陽平秋，心中均想知道這五大門派中，究竟何人技高一籌。

然此時的陽平秋，心中卻暗想著，自己數月前身中蒙古劇毒痊癒，月前又受銅虎戰神一拳，雖已康復，但終究五臟受創，尙未回復過去功力，眞元難提，於是尋思道：「雲天兄五行劍法凌厲，素惡蒙古惡

賊，其性義薄雲天，不如讓他勝我，並減低元氣耗損，保留體力爭劍，免得我若功體受損，勝不得那毒王秋槐仇，豈不反讓天虹劍落入惡賊手中。」於是陽平秋心中有了決定。

郭雲天對陽平秋拱手作揖說道：「平秋兄，沒想今日我倆竟在此爭長爭短，實在無奈！」

陽平秋義然之態說道：「雲天兄，莫如此說，事關武穆天虹神劍之歸屬，如落蒙古或惡人之手，則蒼生將繼續生靈塗炭。你我皆須戮力爲蒼生情義，而保此天虹神劍。」

郭雲天聞言深表認同，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郭某得罪了。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在此領教雲天兄的五行劍法。」在場群雄萬眾期盼這五大派間的對決，正是「五行劍法」對上「八卦迷魂劍法」。

兩人手中三尺秋水過招，噹……噹……數響交鋒，均不失爲中原高手之風采。郭雲天五行劍法，劍式綿密，強弱層次相間；陽平秋八卦迷魂劍法飄忽不定，變幻莫測，正是高手對決，群雄屏氣凝神，全神貫注兩人純熟的劍法。

不出片刻，兩人如此來往約過二十餘招，陽平秋一式「迷魂迴影」，劍虹飄忽，忽快忽慢的莫測變幻之招，劍招幻化往郭雲天而來，以激化郭雲天的上乘劍法抵禦，陽平秋劍法之精妙，在場群雄無不讚嘆。

郭雲天見狀，五行劍法絕招轉動，一一拆招，但卻感陽平秋劍招之中氣勁微弱，因此接招之時費力無多，便在此時，陽平秋急攻郭雲天右路，卻露出左路破綻，郭雲天心中半疑，護守右路之時，左路大膽搶步近身，去取陽平秋項上銅錢，霎那間，郭雲天竟輕易取下陽平秋那銅錢。郭雲天，勝！

在場尋雄見狀一陣譁然「啊！」，沒想那五派之首的黃山派陽平秋，劍法如此精妙，卻在三十招內敗給郭雲天。但此刻郭雲天卻心知，陽平秋不露痕跡的故意讓招，才讓自己不費氣力輕易取勝。而陽平秋劍法已臻化境，那迷魂迴影招式如此精純，卻讓在場群雄感受不出他故意讓招。

隨後陽平秋故意咳了數聲，說道：「佩服佩服，雲天兄五行劍法果然名不虛傳，陽某佩服！」

郭雲天收劍回道：「平秋兄，你！」

知道郭雲天心有疑惑，不等郭雲天說完，陽平秋連忙搶話說道：「陽某前受蒙古劇毒，後受銅虎戰神一拳，功體部分尚未痊癒，但今日已然盡力，來日有緣，再與雲天兄切磋。」

郭雲天沉默半晌思索後，終於頓覺原是陽平秋爲了減少自己體力的耗損，故意讓招，但爲免讓人議論，故而過招之時以其「迷魂迴影」招式，激化自己以五行劍法禦敵，卻又故意露出破綻落敗。

同一時間，那五大派中最喜逞口舌英雄的天目派古琉軒，其流星劍法終究不敵華山派掌門穆秋震。兩人過招數百後，穆秋震終以華山派的「滄浪劍法」，懾服古琉軒的「流星劍法」。

古琉軒落敗後，惱羞成怒的說道：「哼！今日過招不能重傷對方，但我派流星劍法殺傷力甚大，故而古某不敢出重劍攻擊，才讓你華山派僥倖得勝，哼！」

穆秋震聞言冷笑說道：「如此說來，倒是古掌門承讓了。」

古琉軒趾高氣昂的回道：「好說！」隨後神氣的退下場去。

在場眾人心中暗自譏笑古琉軒明明自己技不如人，卻硬說是因不能重傷對方而未出重劍，紛紛搖頭恥笑他毫無五大門派掌門應有的氣度。

在此第二輪比試中，綠林幫主因歸末谷未在現場，由副幫主魯若泛贏得第一輪比試，卻在此第二輪含恨敗給霍山派掌門玉霖雙，無緣晉級第三輪比試。

在一片譁然喊聲之中，第二輪比試結束，天色已黑。但爲求儘速比試勝出者取得天虹劍，經在場群雄決議挑燈夜戰下，第三輪的焚香計時比試也將開始。



紅蓮教主稱頂峰，蒙古雙雄劫天虹

經第三輪分組抽籤後，在普明大師宣布下分組競技。第一場地的霍山派掌門玉霖雙輕取天星幫主狄飛延；第二場地的劍門派郭雲天，也在一刻半鐘的時間，輕易勝得太陽門主秦光。

反觀華山派穆秋震，與俠刀門林淨丘兩人之戰，刀劍來往之間已過兩刻鐘半炷香時間，雙方仍未分出勝負。但最終仍由穆秋震技壓林淨丘，奪去了林淨丘項上銅錢，但時間卻已過了三刻鐘……。

經三輪比試之後，分由玉霖雙、郭雲天，穆秋震勝出，但因穆秋震用了三刻鐘時間才退敵得勝，所用時間較玉霖雙及郭雲天爲長，因此，便由玉霖雙及郭雲天取得了爭劍戰資格。

三輪比試結果已見分曉，因此普明大師當眾宣佈道：「各位英雄，第三輪比試由玉霖雙及郭雲天兩位掌門勝出，接著由兩位掌門，與梅教主及秋門主兩人，共此四人參與爭劍戰。」

這時秋槐仇手持兩紙籤紙，一張籤紙爲梅少龍，一張籤紙爲秋槐仇，捲成柱狀後，遞給玉霖雙及郭雲天兩人各自抽出對戰之人。

玉霖雙先上前抽取，打開那籤爲秋槐仇；郭雲天所抽那籤，自然便是梅少龍。

因此，最終之爭劍戰，第一場乃由霍山派玉霖雙，對決百毒門主秋槐仇。群雄此時心中各自嘀咕著，眼前名震江湖未遇敵手的玉霖雙，對上那運毒神手秋槐仇，究竟鹿死誰手甚難判斷。

場中只見秋槐仇冷笑說道：「嘿嘿，久聞攝魂掌威震江湖，迄今未逢敵手，今日秋槐仇倒要領教領教！」

玉霖雙卻維持其慣常的冷漠高傲，冷冷說道：「出招！」

秋槐仇聞言，長立不動，卻謹慎注意玉霖雙之動靜。見秋槐仇尚未出手，玉霖雙氣貫雙掌，掌心托天，瞬間，右掌拍動周身氣流，兩個空中飛旋左掌往秋槐仇左肩而去，那掌氣勁渾厚，急速如風，秋槐仇立刻側身轉動急避那掌，豈料玉霖雙右掌卻似幻化百掌般，已轉爲右胸而來，秋槐仇心中一驚，連忙運勁以手中紅簫左右抵擋，這一來一往之間，玉霖雙掌氣毫無間隙，攻得秋槐仇毫無招架空間，只是忙於護守。

這時群雄才眞正見識玉霖雙那威震江湖的「攝魂掌」威力，畢竟方才與玉霖雙對戰之人，包含綠林幫副幫主魯若泛在內，均是武功平庸之輩，因此玉霖雙輕易之間便已取勝，眾人未能窺見其眞功夫。此番對戰之人乃武林中至高之用毒高手，因此玉霖雙不敢輕敵，近身之時不讓秋槐仇有用毒之機，因而起手之招便攻得秋槐仇難以招架。

秋槐仇連忙數個空中盤旋，急落於數步之外，說道：「好個攝魂掌！」其話未畢，玉霖雙那雙掌錯動，左掌如影，右掌如刀，腳上輕功急馳而來，秋槐仇心知不是玉霖雙對手，見那威力萬鈞的攝魂掌逼命而來時，心中一個早已計畫好的盤算，竟是一個轉身毫不避閃，誘使玉霖雙掌擊背心，只見玉霖雙果然掌心毫未受阻的險些擊中秋槐仇後背之上，那掌若是擊中，秋槐仇定是五腑受創。

正當掌心即將擊中秋槐仇後背之時，玉霖雙一個心驚，一聲「啊！」急收氣勁，險此重傷了對方，但此時自己龐大的氣勁突然衝擊於胸，登時氣血翻湧。未等那氣血翻湧餘勁停歇，爲求得勝，玉霖雙連忙一個側步抓去秋槐仇項上銅錢，秋槐仇心下一陣錯愕，項上銅錢卻已落於玉霖雙之手，敗下陣來。

雖說那玉霖雙奪去秋槐仇項上銅錢取勝，但方才未料秋槐仇臨陣對戰之時，竟是一反比武常態，在高招對決之時毫不避閃，寧可以身接掌，誘使玉霖雙擊傷自己。適巧玉霖雙見機不妙而收掌，否則重傷秋槐仇便得棄權。然而這一收掌，玉霖雙自身的渾然氣勁卻因一時驟停，那未出掌的氣勁因而衝擊於心，一時氣血翻湧難停。

同一時刻，另一場的劍門派郭雲天，與紅蓮教主梅少龍之戰，兩人劍鋒來往之間已過數十招，均爲探招之式，未顯各自絕學。

這時梅少龍禮貌說道：「久聞郭掌門五行劍法劍術精湛，今日在下斗膽領教。」

郭雲天回道：「不敢，郭某獻醜。」

話畢，梅少龍手中長劍忽綻寒光，登時劍鋒凜凜，有如降魔天神，正是梅少龍絕學「落鷹劍法」之威，頓時如虹閃動的劍芒，如疾馳般的劍雨，分由四路直逼郭雲天而來。見那威懾的劍雨氣勢，郭雲天毫無懼色，五行劍法應式而出，雙劍交鋒之際，噹……鏘……巨響，令現場群雄驚心動魄，一旁有人讚嘆說道：「好絕妙的劍法。」郭雲天心中更是驚嘆，不敢置信梅少龍武功竟如此高強。

梅少龍之落鷹劍法劍勁渾厚，劍法綿密，毫無破綻可攻，郭雲天一生與人交手，不曾見此毫無破綻之劍法，兩人交手已過數百招，郭雲天已是喘息不已，功力耗損極多，突然，梅少龍一個停劍，藉機運足真元，郭雲天順勢回防調息，豈料，調息之間，郭雲天突然一個心血翻湧，氣力漸漸流失，心想：「這……有毒……那籤有毒」，郭雲天覺悟已然太遲。

郭雲天畢竟歷經三輪纏鬥，元氣已有耗損，此刻又覺悟身中秋槐仇之毒，氣力漸失，而眼前梅少龍武功又高深莫測，心想只能放手一搏。於是畢生絕學五行劍法之「水火源轉」，頓時揚起烈如火，又冷若水的五行劍招，由上盤直攻梅少龍，只見梅少龍身形微動，手中長劍輕盈飄舞，看似水花飛濺的劍虹，竟含震天氣勁。雙劍爭鋒交手來回數十招，郭雲天身中之毒漸鎖筋脈，逐漸無力持劍，本要回劍再出，但梅少龍劍鋒快了一步，瞬間，未傷郭雲天毫髮，已將郭雲天項上銅線之細繩削斷，郭雲天回身之時，那銅錢飛落，梅少龍一手從容接住。

郭雲天落敗後嘆了一口氣，說道：「梅教主劍法深奧，郭某佩服。」

梅少龍拱手說道：「承讓，承讓。郭掌門劍法精純，在下僥倖，僥倖。」

一旁五大派掌門中的陽平秋、古琉軒及穆秋震，均屬用劍高手，但見紅蓮教主梅少龍初顯神通，其劍法竟然如此高深莫測，也都暗自驚服。而眾人則均不知郭雲天已身中秋槐仇「鎖筋散」之毒。

數個時辰，幾個輪番的捉對比武，自午後到黑夜，眾所矚目的天虹劍之爭，終於由紅蓮教主梅少龍，

與霍山派掌門玉霖雙兩人爭奪。

此時，整場主持比武大會的少林派普明法師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今日比武結果，最終由梅教主及玉掌門兩人爭取，老衲在此見證，勝者即為天虹寶劍之主人。比武規則與方才相同，兩位施主，請。」

在場群雄屏氣凝神，終想見識兩大高手的對決，更想明瞭傳說的武穆神劍——天虹，最終落於何人之手。

這時，夜風徐徐，風中微帶絲絲涼意，夜空之下的牛心寺前，數百火炬熊熊燃起，登時照亮夜空。

夜色中，梅少龍氣宇軒昂，挺然而立；玉霖雙傲骨嶙峋，冷然不動。

梅少龍說道：「玉掌門攝魂掌威震江湖，今日梅少龍領教。」

玉霖雙一貫冷漠，說道：「出招吧！」

登時兩人目光相接，寒光冷冽，雖是身形不動，氣流卻已凝結。忽然，玉霖雙身影疾馳，掌心氣流波動，朝梅少龍胸前而來，只見梅少龍凝神而視，不避不閃，暗運氣勁成拳，待玉霖雙掌勁來到之時，擊天一拳與玉霖雙砰然衝擊，看得令人驚心動魄。

兩人內力較勁之時，突然，玉霖雙忽覺氣力漸失，掌勁氣力瞬間流逝，玉霖雙心中一駭，立時收掌急退數步。群雄此時卻渾然不知玉霖雙氣力流失。

隨後玉霖雙勉力凝氣於掌，卻突感心口氣血難順，竟然無法聚氣，當下心中駭然心想：「怪了，怪了，我怎一時氣力全失。」原來玉霖雙也是身中秋槐仇的「鎖筋散」之毒，此刻卻尚未察覺。

梅少龍見狀，一記「震天乾坤掌」，掌力五分，朝玉霖雙胸前拍去，玉霖雙勉力以掌相抵，但此番一抵，玉霖雙竟是震退數步，毫無招架之力。

然玉霖雙面容驚恐，尋思暗想：「怪了，難道，難道我中了那鬼王秋槐仇之毒，不，不可能，他毫無機會施毒。」心中越是疑惑，玉霖雙心神越加混亂。突然，玉霖雙恍然大悟，心道：「抽籤，……秋槐仇那籤有毒！」那鎖筋散之毒性能一時抑制氣血運行，卻不至於致命或致傷，因此難以察覺，此刻玉霖雙雖已覺悟自己中毒，已然太遲。

只聽得梅少龍說道：「玉掌門，得罪了！」那梅少龍疾如風的身影，夾帶五分勁力的掌勁，誘攻玉霖雙左肩，玉霖雙難運氣勁，起手要擋，豈料梅少龍掌路變換，瞬間摘去他項上銅錢，徒留一臉錯愕的玉霖雙。

兩人過招不過數十招，梅少龍竟能在這片刻之間，瞬間擊敗威震天下的「攝魂掌」玉霖雙，就連現場群雄也是一陣錯愕。

紅蓮教徒見自家教主得勝，揚起一陣歡呼道：「教主神武，教主神武！」

而場上玉霖雙則是心有不甘，可能因秋槐仇下毒而致內力不濟落敗，但卻又毫無證據顯示秋槐仇下毒，現場何人相信，縱使確信秋槐仇下毒，但秋槐仇已敗於自己手下，無權爭劍，眼下自己確實敗於梅少龍之手，爭執只是落人笑柄而已。沉默半晌後，玉霖雙遂默然下場而去。

於是，少林派普明大師，持著天虹神劍端立場中，說道：「各位英雄好漢，老衲今日在此見證，比武

結果，由紅蓮教梅教主技壓群雄，取得最後得劍之權。因此，老衲便依武林大會之約定，將此天虹神劍交予梅教主，盼梅教主能不負兩位丞相之期望，再雪神州。」

語畢，普明大師將乾坤門內取出而尚未開鋒的天虹神劍，雙手橫端爲禮，正要交給梅少龍接過。突然，……那不及眨眼的一剎那……眾人眼前閃過一條迅急身飄的人影，正是絕頂高手的輕功造詣，便在一瞬之間，那天虹劍竟消失在普明大師手上，卻也不在梅少龍手中。

眾人一陣錯愕，世上再有何人，能在少林派方丈普明，及武功深不可測的梅少龍面前，當眾劫去那天虹神劍。

只見那名高手劫去天虹劍後，身影急落於梅少龍身後數尺之距，同時另一名手持細刀之人，也輕功落於那名高手之旁。普明大師見自己失落天虹劍，有負群雄重託，心有所愧，朗聲對那名高手說道：「這位施主，這天虹劍依約該爲梅教主所有，不知施主由老衲手中取去之意爲何？」

一旁古琉軒朗聲怒道：「這便是劫，哪是取！」

那名高手回道：「這劍，該歸朝廷所有，豈容你等自行分贓。」

古琉軒急道：「鬼話！劍乃大宋之寶，如何歸朝廷所有。你是何人，在此撒野？」

那名高手冷冷笑道：「哼！雕蟲小技的流星劍法，也配問我之名。」

古琉軒聞言氣炸，手中長劍應聲而出，此番出劍可不管他會不會傷得對方，起劍便是天目派的絕學「流星劍法」。那古琉軒劍鋒來到那名高手身旁時，一旁手持細刀之人登時刀光數閃，掠去古琉軒劍鋒，

隨後那人刀勁變猛，卻舞刀輕盈而速，只聽得如鬼鳴般的嚎聲，刀劍交鋒僅僅數招，古琉軒面容顯露驚恐之色，那人刀勁，隨刀鳴之聲更加威猛無邊，登時一刀砍斷古琉軒頭顱，古琉軒當場斃命。那五大門派之一的天目派掌門，竟在這短短時間遭人取命，一時震驚群雄。

普明大師本立一旁，見那人正要砍中古琉軒時，連忙提起手中法杖要去揮擋，豈知那人刀速如電之快，快得普明無法來救。

普明雖是出家之人，見此情形心中甚怒，說道：「施主，老衲言明不得傷人，今日施主在此放肆殺戮，便別怪老衲失禮，更不容你等取走這天虹劍。」

這時陽平秋上場說道：「刀如鬼鳴，想必閣下便是傳言的蒙古高手——神鬼二決之一的，鬼決刀——蕭藏，而身旁這位，便是神決劍——冷心楓。」

眾人聽聞陽平秋說此二人乃蒙古絕等高手「神鬼二決」，心中登時駭然而驚。

那名奪劍而去的高手，便是冷心楓，哈哈說道：「好眼力，未見我倆，卻知我名，閣下好眼力。」

陽平秋說道：「今日我漢人在此聚會比武，二位外人不應干涉。」

冷心楓大笑說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，我倆哪有干涉？只是這劍本該歸於朝廷，我倆特來取回而已。」

普明大師正色說道：「老衲受各路英雄重託，可由不得你們任意帶走！」

冷心楓冷言說道：「那倒要看看你等南人，有沒有人攔得住我。」

這南人之語，乃是蒙古人輕蔑南方漢人之稱謂，在場群雄一聽甚為氣憤，但知對方乃蒙古絕等高手之

神鬼二決，卻不敢上前阻攔。

陽平秋回道：「今日我等中原高手皆聚於此，恐怕非兩位可以任意妄為。」

冷心楓嗤鼻笑道：「哈……哈……，高手！未見過我蒙古軍征戰天下的神威，你等也敢自稱高手，笑話。今日便讓你等見識，神鬼二決就是能任意妄為。走！」話畢兩人轉身便要離去。

這時普明大師一個飛身箭步上前，擋住冷心楓去路，說道：「劍留下，施主要去便去。」

冷心楓怒道：「找死！」手中奪來的天虹劍應聲出鞘，直取普明大師，普明手中法杖護身迴盪，步踩輕盈，避開劍鋒，過招之時以「擒龍之式」去奪冷心楓手中之劍。只聽咻……咻……的劍鳴聲，劃破眾人喧囂的黑夜，劍鋒銳利，招式勁猛，幾招過後，普明大師未得上風，無法奪回天虹劍。

夜空下天虹劍冷冽的寒光，吸引無數群雄目光。眾人心中感慨的是，沒想到中原群俠尋覓多年，且負有九五至尊聖命的天虹劍，如今現世卻落入蒙古人之手，令人又是憤慨又是無奈。

普明大師幾番身手未能奪回天虹劍，心思：「天虹劍由我手中失落，如不取回，我少林派如何對群雄交代。」心想之時，便易筋聚氣，準備初露畢生絕學，勢必要奪回那天虹劍，於是說道：「老衲得罪了！」隨後聚氣凝掌，一式融合少林絕學拳掌之式「降龍拳」，掌納拳勁，拳勁生風，再融合普明大師渾厚的內力，氣隨力生，力由拳發，威勁有如橫掃千軍之勢。而冷心楓只是運劍護守，並未攻擊。

兩大高手對決，氣勁威猛，劍鋒凌厲，令現場圍觀眾人驚心動魄，聚精凝神而視。群雄雖是看得心驚

而跳，但此番見少林拳法如此精妙，紛紛讚嘆少林果然不愧是中原武學的最高殿堂。

而普明大師手中法杖，與冷心楓手中天虹劍鋒交輝錯動之時，只見普明大師拳路掌法不斷變換，仍是要奪冷心楓手中之劍。

這時冷心楓退了數步，冷冷哼道：「哼！想奪劍，妄想！」只見冷心楓手中天虹畫了數道光影，瞬間，劍鋒疾速如風，劍風凜冽，風中依稀聽得那淒楚的劍鳴之聲，迴盪無光的劍影直逼普明大師而來。

普明大師雖是舞動法杖相抵，但那劍鳴聲似催魂，擾人心智，那劍光速如電閃，無影無鋒，普明大師心中一陣駭然，心想：「此人劍法竟然如此詭譎。」一個念頭未過，普明大師法杖正要抵擋劍鋒之時，那劍卻突然直取左心而來，普明連忙收杖相擋，劍、杖一個氣勁交鋒，登時鏘……的一聲轟天巨響，現場群雄有些功力不高之人，立時心驚魄散。

現場觀看的中原高手，見到此景心中駭然不已，沒想那冷心楓劍法造詣如此高深絕倫，難怪武林流傳「神決劍出，鬼決刀鳴，諸佛迴避，不攖其鋒。」今日一見，果然如索命閻羅一般，令人膽顫心驚。

然這轟天巨響的一震，竟是震得普明大師筋派錯動，氣血翻騰，對冷心楓的功力已然心中有數，心想：「此人好猛的劍勁！功力遠遠在我之上。」普明心知今日遇上絕等高手，稍有不慎便是魂斷，只能奮力一搏，於是少林絕學易筋經心法運勁周身，化氣於掌，再顯少林絕世武功。

兩人此番回合交手數十招後，普明大師雖是易筋氣轉，內力不絕，但因冷心楓劍法實在詭譎難防，普明大師略顯疲樣，冷心楓一個飄渺的空躍，劍鋒朝普明大師天靈而去，志在取命，普明急忙運杖要擋，豈

料當普明手中法杖提上半空之時，突然，……冷心楓一個急停，劍鋒如電光石火般刺向普明咽喉，那劍刺入，普明必是當場魂斷。

眾人驚見「啊」的一聲，普明眼見不及避閃，放落手中法杖，右臂連忙來擋，隨後冷心楓手中天虹，一劍刺穿普明右掌，登時血流如注，群雄一陣愕然。冷心楓劍鋒更快，抽回天虹劍，又是一劍正要刺入普明胸口，不留生機，劍到胸口三寸之距，噹的一響，被人用劍掠開，正是陽平秋出劍解圍。

冷心楓見狀，冷言說道：「又要前來送死，神決劍下不差你一條亡魂。」

陽平秋氣惱說道：「你等蒙古人種，竟是這般冷血，殺人毫不眨眼，我等中原群俠只是比武聚會，卻讓你們惹來一場鮮血，可恨至極。」

冷心楓說道：「哼！這天下乃我大元天下，你等在此聚眾謀反，便是死罪，殺你這等南人，理所當然。」

陽平秋怒道：「眞是毫無人性的冷血蒙古！」

此話一出，一旁鬼決刀蕭藏，瞬間舉刀逼命朝陽平秋而來。這時一旁圍觀的群雄，聽那冷心楓毫無人性之語，也不管他勝之不武的，幾位高手上前圍住冷心楓及蕭藏兩人。

眼見眾人以多對寡，冷心楓竟是毫無懼色，說道：「哼！既然全上，也好，我便代替將軍，誅殺你等反賊。」

話畢，那華山穆秋震、俠刀門林淨丘及虎幫嚴剛等三人，提劍圍攻冷心楓；陽平秋及少林普心大師則

圍攻鬼決刀蕭藏。只見光影閃爍，刀劍交鋒，正是漢蒙高手之正面對決。

隨著刀劍的強勁舞動，風中只聽得刀劍鳴聲不絕於耳，雙方人馬交手半個時辰之後，穆秋震、林淨丘及嚴剛三人不敵冷心楓，陸續受了劍傷。

這時梅少龍運劍來救三人，提劍急攻冷心楓，那冷心楓與多位高手對決，竟是未露疲態，此番再與梅少龍交手數十回合，兩人劍影穿梭，一時難分軒輊。

另一頭的陽平秋與普心大師，與鬼決刀蕭藏交手數十招後，一個冷不防，蕭藏一刀劈中普心大師左臂，登時血柱噴出，陽平秋連忙使勁一招「八卦乾坤」，暫時逼退蕭藏，並急忙把普心大師扶到一旁。

這時，蕭藏見梅少龍與冷心楓兩人正在交鋒對決，爲求速決，一記「鬼鳴破劍」夾帶雷霆萬鈞的氣勁，一招分爲十二式，似要取命般的急攻梅少龍，只見梅少龍「落鷹劍法」一人抵禦神鬼二決之逼命刀劍。

群雄見此神鬼二決的刀劍造詣，以及少林方丈受傷而敗之景，已然明白，自己上前只是徒然成爲刀劍下的亡魂而已，因此更無能力解救梅少龍的困境。

梅少龍一人獨鬥神鬼二決已過半個時辰，高手對決，以一對二，足顯梅少龍武學造詣之高，技冠中原群雄。但終是以一對二，更是對決不世高手，況且方才爭劍比武之時已耗元氣，因此，梅少龍漸處下風。

這時，冷心楓說道：「中原武林竟有你這樣的高手！好，你夠格見識我冷心楓的『秋落無痕』，黃泉路上你可以瞑目了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中原之物，便應歸還中原。」

兩人話畢，冷心楓上乘的神決劍招急落，蕭藏的鬼決刀同時破風而來，梅少龍雖是劍網綿密，但終究難攖其鋒。只見神鬼二決刀劍一左一右同時來取梅少龍性命，便在千鈞一髮之際，突然……，一個烈火掌風，冷不防急劈蕭藏後背，蕭藏餘光閃過之時，急忙回刀劈往後背襲來那掌，那掌瞬間錯動避過蕭藏刀鋒，但右臂衣袖卻被蕭藏削落，露出右手臂來，這人正是紅蓮教火雲堂主馮鳴南，出手那掌便是「火雲掌」。

同一剎那，一個劍光也是冷不防急馳冷心楓後背，冷心楓急忙回劍去擋，登時兩劍鏘……噹……之響，那出劍之人，一套劍法閃動如虹，急攻冷心楓，冷心楓一時連退數步，梅少龍立時化去逼命危機。出劍之人，正是紅蓮教風雷堂主，龍燁。



再顯身手驚群豪，少林點化菩提功

正當龍燁出劍爲梅少龍解危，逼退冷心楓，冷心楓退了數步站穩後，哈哈說道：「又來出手相救，好，好！中原武林果然臥虎藏龍。今日便讓你等見識，我蒙古戰神如何馳騁天下。」

話畢，冷心楓舞動手中天虹劍，一套詭譎莫測的劍法，與龍燁兩劍交鋒數回合，龍燁一手「風雷十二劍法」，劍鋒兼具剛猛與輕柔，其劍法絕倫令在場群雄讚嘆。但龍燁雖是劍法超群，然眼前冷心楓此番詭譎莫測之劍法，乃畢生獨門絕學，劍法已臻出神入化之境，因此，兩人交手數十招後，龍燁一時也難取勝。

於是，龍燁連出數劍後，趁機躍退數步，與馮鳴南一同來到梅少龍身旁，龍燁請示說道：「教主，眼下應當如何？」

梅少龍顧慮龍燁及馮鳴南安危，便回道：「此二人武功高強，不可再戰，且看局勢再說吧！」

龍燁問道：「但那天虹劍落入蒙古人之手，又該如何是好？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眼下群雄及少林高僧也無力取回，也只能靜觀其變了！」於是龍燁便點頭應命。

這時，冷心楓見群雄無人上前再來奪取天虹神劍，便對蕭藏說道：「劍已取得，先回去向將軍覆命吧！」

蕭藏聞言，點頭示意，回道：「好！就依你之言。」

於是兩人轉身便要離去，而一旁群雄方才見兩人如此武功高強，連少林兩大高僧普明、普心也負傷敗陣，更兼方才比試獲勝的第一高手梅少龍也難以取勝，因此神鬼二決兩人提著天虹神劍便要離去之時，也就無人敢再上前阻擋。

正當兩人趾高氣昂緩步準備離開牛心寺前廣場之時，突見後方李玄揚急追而來，高聲吶喊：「站住！」

原來李玄揚與孫羽珊、袁莫雲三人，自群雄攔劍離開乾坤門後，便繼續留下尋找星廳及月廳數個時辰，待他三人尋得星廳及月廳至寶，並再次封閉乾坤門離開之時，已是深夜時分，卻見群雄仍在比武。三人因對爭劍比試並無興致，便四處尋找那獨自遊玩的阿永。待尋得阿永之後，本要前去向陽平秋辭別，卻聽那後方圍觀群雄喧囂不已的直罵蒙古人，詢問之下方知神鬼二決奪走天虹劍。而天虹劍乃文天祥臨終託付重任，如今卻是落入蒙古人之手，李玄揚自然不能置之不理，於是連忙追劍而去。

冷心楓一聽有人高喊站住，便與蕭藏兩人停下腳步，回身而來瞧見李玄揚，豎眉說道：「你是何人？」

李玄揚心有怒氣，卻沉住怒氣說道：「李玄揚，特來取回天虹劍。」

冷心楓笑道：「哈哈，這天虹劍本該歸朝廷存管，自然送交朝廷。」

聽此一言，李玄揚克制不住怒氣，喝道：「我呸！……此乃大宋宮廷之物，文大叔等人用命守護，如

何送交朝廷。」

冷心楓回道：「大宋……，呸！亡國之朝，還稱大宋，你等南人真是冥頑不靈，我大元已經一統天下，天下之物均歸我大元朝所有，豈容你等南人私吞。」

李玄揚氣憤非常，深吸一口夜空下的沁涼氣息，強抑心中怒火，冷言說道：「聽說你們叫神鬼二決，既然是鬼，所以我不聽你們扯鬼話。劍拿來！不然我便自己取回。」

冷心楓被李玄揚此番輕蔑的言語，激怒心中怒火，怒目說道：「哼！年輕人口氣不小，但也太自負，我神鬼二決，西征波斯，躍馬中原，還沒有人能從我手中拿走任何一樣東西！倒看今天你如何取走！」

李玄揚譏笑說道：「哼！那是我中原武林前輩不屑跟你們這種鬼怪交手，你們才能在此吹噓，今日你便是將那劍吞了下去，我也要將它取回。」

一聽李玄揚譏笑自己鬼怪，那蕭藏二話不說，啪的一記快刀，如狂風暴雪般的刀風勁力，急攻李玄揚而來。李玄揚後發先抵，腳踩追雲步，身輕如雲，劍虹飄渺遊走八方，一一化去蕭藏刀式。隨後李玄揚猛然轉身，回劍迅速反取冷心楓，志在奪劍。冷心楓手中天虹劍鋒利無比，李玄揚手中長劍明顯不敵，劍鋒處處損傷。此時李玄揚一人獨戰蒙古兩大絕等高手，雙方難分軒輊。

交手數回合，神鬼二決驚訝李玄揚武學高深，冷心楓心想：「此人劍法如此迅疾超凡，不曾見過，不挫他銳氣，倒讓那些南人給看笑話了。」於是，劍映長空，鋒馳如虹，一式「秋落無痕」絕學出手，這時，蕭藏見狀也一記「鬼鳴破劍」絕招上手，與冷心楓兩人聯手，配合無間的分取李玄揚左右二路，李玄揚左右同時護守，登時險象環生。

雙方纏鬥不久，李玄揚劍身受損，不敵天虹劍威，但志奪天虹劍，不再留情。於是李玄揚氣流周身，易筋轉穴，凝乾坤之氣，氣聚於劍，頓時劍光如虹，映照暗夜長空。

神鬼二決感受到李玄揚那凜然劍氣，不敢大意，專注凝神，畢生絕學同時上手，冷心楓又一式「擒鷹殘紅」絕頂之招，劍鋒如鷹低鳴；蕭藏又一式「刀弒狼」顛峰絕招，刀鋒如狼哀號，兩人刀劍相鳴，揚起大地肅殺之氣，氣流中猶如鬼神降臨般凝結，現場群雄總算感受「神決劍出，鬼決刀鳴，諸佛迴避，不攖其鋒」之威名。

三人刀劍交鋒，疾如電，光閃虹，刀劍綿密毫無喘息之機，一旁眾人心驚膽顫，孫羽珊及袁莫雲更是擔憂李玄揚安危。雙方連環數十招過後，那劍風刀勁如狂風驟雨，凌厲無比，連現場圍觀群雄也被逼退數步。

此時孫羽珊站身於陽平秋後方，憂心李玄揚安危，向前詢問陽平秋問道：「前輩，此二人是誰，武功強嗎？」

陽平秋回道：「此二人乃蒙古大將軍——蒙戰手下之神鬼二決，蒙戰手下向有漠雪雙鷹、四大金剛戰神，此九人同列蒙古九大高手。神鬼二決武功蓋世，威震西域，兩人聯手更有『神決劍出，鬼決刀鳴，諸佛迴避，不攖其鋒』的威名。我方才與之交手，果然名不虛傳。」

孫羽珊憂心道：「這麼說來，玄揚哥恐有生命危險，這……」

陽平秋說道：「李少俠如此精純的劍法，功力遠遠在我等之上，絕無性命之憂，陽某此刻如果上前與他並肩而戰，必是連累他分心救我，反生危險。眼下陽某正細心留意，如有危急必當解圍李兄弟，孫姑娘妳倒無須擔心。只是李兄弟一心奪劍，但對手武功高強，如有性命之危，倒是不必勉強，而此刻卻不知如何阻止李兄弟奪劍之心。」

聽了陽平秋此番分析，孫羽珊才知李玄揚劍法高深絕妙，心中稍寬。但李玄揚畢竟以一對二，恐久戰對李玄揚不利，足智多謀的孫羽珊突然靈機一動，將阿永喚到身邊來，在阿永耳邊吩咐如此這般，交代阿永去辦，阿永領命便一臉笑意，由人群中擠出雀躍而去。

此時李玄揚與神鬼二決已交手數十回合，李玄揚雖是劍身受損，兵器不如天虹劍銳利，但劍氣由易筋轉穴而出，劍鋒疾而無影，劍勁超凡，神鬼二決一點也未得任何便宜。

交鋒之中，神鬼二決越鬥越快，兩人心靈默契越加契合，刀中藏劍，劍中出刀，更是式式毫不停歇。此時，李玄揚再顯絕學——疾龍劍法之「疾風訣」，手中劍虹疾馳如電，易筋內功周身護體，腳踩上乘輕功追雲步，正是劍疾、破風、無影，眨眼一瞬，劍影已由左路瞬間疾馳右路，那劍虹快得無影無蹤，神鬼二決更是駭然心驚，自他二人征戰天下，未遇此等高手。一旁群雄見李玄揚疾快無影的高超劍法，更是瞠目結舌，人人屏息張目觀戰，一時暗夜長空鴉雀無聲。

便在此時，突然間……，廣場中北方一棵樹梢之上，傳來朗朗明亮之聲，那喊聲說道：「蒙戰將軍

到！」

在眾人屏息無聲的夜空之中，這一喊聲聽得明亮清晰。而與李玄揚決鬥之神鬼二決，正與李玄揚絕招相鬥，這「蒙戰將軍到」的喊聲一出，冷心楓突然看了蕭藏一眼，兩人心有疑惑對看之間一時分心，但這高手對決的頃刻，豈容絲毫分心，便在冷心楓分心對看蕭藏的一剎那，李玄揚身影如電般的急速，一式「青龍探爪」的擒拿之勁，正手反掌的挪移之勢，竟將冷心楓手中的天虹劍奪了過來。這突如其來的情勢轉變，震驚現場眾人，那冷心楓更是一時詫異瞠目而視。

蕭藏霎時心想蒙戰將軍此刻正在北域，如何來此中土南境，必是有人刻意讓他兩人分心，猛一回神驚覺上當，卻見李玄揚奪了冷心楓手中之天虹劍，當下一怒，勁提十分，威猛刀勢上下綿密的直取李玄揚。此刻冷心楓一時愕然不動，李玄揚與蕭藏以一對一，易筋之勁上手，氣聚於劍，那天虹劍宛如再遇新主一般，正義劍虹氣貫天地，李玄揚一式「疾風訣」劍疾如風，風馳電掣，不消片刻便將蕭藏擊敗，劍鋒抵住蕭藏咽喉，群雄又是一驚。

冷心楓回神之時，正要拔起自己懸背之劍，卻見蕭藏已然落敗，於是緩緩走到蕭藏身邊，單手雙指拈住李玄揚抵住蕭藏咽喉的劍鋒，並緩緩移開後，對李玄揚冷冷說道：「小兄弟，雖然方才有人用計引我分心，但能由神鬼二決手中取物，你是第一人。下次相見，定是取你性命，否則就降我大元朝，為國效力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有人託我來尋此劍，那人至死都未降你北朝，李玄揚受託而來，又如何再降。我身囚

蒙古死牢十餘年，只因年少單純不懂逃生保命，如今既出死牢，要再取我命，便憑本事。」

冷心楓笑道：「呵呵，好，好義氣！好骨氣！下次相見，便是死搏，告辭！」接著冷心楓冷眼斜瞪樹梢上喊聲之人，那人正是阿永，冷心楓本想上前一番教訓，但畢竟已然落敗，也只好與蕭藏兩人黯然離去。

原來方才孫羽珊聽完陽平秋之語，知道神鬼二決乃蒙戰將軍手下，於是靈機一動要阿永攀上樹稍大喊，佯稱蒙戰將軍已到，既然主子到來，兩人必然分心，李玄揚便可化去險境，卻沒想此招分心計策，讓李玄揚有了奪劍之機。

李玄揚將取來之天虹劍，正要交給普明大師，卻見普明右掌劍傷，普心左臂刀傷，雖已止血，但孫羽珊仍以金創藥為他倆敷療消紅。李玄揚說道：「大師，此劍交還大師處置！」便將天虹劍遞給普明。

普明起身走到場中，對群雄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老衲慚愧，險丟天虹劍，有負各位英雄重託，今幸李少俠仗義取回，老衲便將此劍交給梅教主。」

梅少龍由普明手中取過天虹劍，端詳一番後，對群雄說道：「在場的各路英雄好漢，梅某不才，蒙各路英雄讓賢，僥倖而勝，梅某今後將竭力護衛此劍。」

一旁江天雨則期許說道：「也願梅教主聚有志之士，雪復大宋山河，不忘陸丞相及文丞相臨終之託。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這是當然，只是不知那宋室後裔今在何處，李少俠是否已尋得？」

李玄揚聞言回道：「待我尋得宋室後裔，定當速告梅教主！」

梅少龍回道：「那好，梅某便在紅蓮教總壇恭候李少俠消息。」隨後命一旁教眾取來紙筆，繪寫了一張紅蓮教總壇位置的路圖後，在群雄面前將那路圖遞給李玄揚，並說道：「李少俠如尋得宋室後裔，便依圖上位置前往紅蓮教總壇告知梅某，梅某定當持天虹神劍，號召天下勤王。」

群雄聞言紛紛點頭稱許，內心眞切期待那梅少龍眞能號召天下勤王，驅逐蒙古異族，再復宋室江山。

這時天色已近黎明破曉，由於經方才神鬼二決的挑釁，有些膽小之人見天目派掌門古琉軒命喪神鬼二決之手，驚嚇之餘早已離開會場下山而去，因此梅少龍便對餘下眾人說道：「各位英雄，今後便待李少俠尋得宋室後裔後，梅某再召集各位共商大事，今日之會到此，感謝各位。」於是群雄便各自散去，爭奪天虹神劍的武林大會便此終了。

正當群雄陸續離去時，李玄揚急忙來探視普明、普心大師傷勢，經孫羽珊診斷乃屬刀劍之傷，並無大礙後，便向普明大師告辭說道：「大師，我等也就此告辭。」

普明大師卻問道：「李少俠，老衲有事想請教李少俠，不妨同行一起下山。」

李玄揚聞言心生納悶，但仍回道：「是，但容我先向陽平秋告辭。」於是李玄揚向陽平秋告辭之後，一行四人便與少林派普明等人一同下山。

行路一段，一行人來到一旁歇息之時，普明大師問道：「李少俠，老衲冒昧請教，方才你與神鬼二決交戰之時，老衲見你內功心法，正是我少林純正的易筋經心法，而且功力已臻頂峰，不知少俠如何有我少林心法，又是師承何人？」

李玄揚這時才知原來方才自己與神鬼二決所施心法，乃是菩提易筋經，而那易筋經乃以達摩祖師傳予少林之易筋經爲本，再創最後一式，自然與少林易筋經心法皆同，難怪普明要於下山途中問他。

而普明大師乃當今少林方丈，武功心法除少林派三聖長老外，就屬他功力最高，連他自己都尚未練成易筋經十二式，那李玄揚之功力竟已達少林易筋經頂峰之式，況且易筋經乃少林不傳絕學，李玄揚又是如何習得，普明於是納悶非常。

聽聞普明之話，李玄揚便實話告訴普明，說道：「大師，我所練內功心法乃菩提易筋經，與你少林易筋經十二式皆同，只是當年達摩祖師離開少室峰後，後來再創最後一式『無住菩提』，但達摩祖師告誡，功體非臻上乘，心未達無所住之境界者，修練此式，必定走火入魔，因此，達摩祖師爲免少林神僧誤練，未傳此式。」

普明點點頭，又問道：「但少俠又是如何得知此消息，及菩提易筋經心法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其實我也不是很清楚，我只知達摩祖師傳給一個什麼可的大師……」

普明說道：「禪宗二祖，慧可法師。」

李玄揚附和回道：「對，對，慧可法師，這名字我當時可記不起來。我只記得片段，達摩祖師將這

菩提易筋經，以梵文寫在袈裟上，傳予慧可法師，又爲免慧可法師誤練走火入魔，故達摩祖師並未告知此事，認爲有緣者自可得神功。而那袈裟傳到一個……祖能大師，便未再傳。」

這時普明大師大笑，說道：「六祖慧能。」

李玄揚聽他糾正，自己也哈哈大笑：「好像是，六祖慧能，我實在不認得他，所以記不得。對，就是六祖慧能大師。」

普明大師說道：「那六祖慧能天生慧根，乃禪宗修行境界至高之大師，深悟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之眞相，連我少林眾長老也都自嘆弗如。」

李玄揚聞言好奇問道：「對了，大師，這就是我一直無法參透之意境，何謂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，又何謂如夢幻泡影、如露亦如電，以及何謂無住菩提，可否請大師教我。」

普明笑道：「哈哈，李兄弟，有些人修習一生也無法參透，老衲可也不敢說自己已然完全參透。不過解經讓你瞭解如來實義，老衲倒是可以，但還是你自己要去參透。等等老衲便解經讓你明瞭。誠如李兄弟所言，既然達摩祖師以梵文寫於傳法袈裟，又未告知慧可法師，你又如何得到此菩提易筋經呢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大師，您實在考驗我的記憶，那實在是十年前之事。那時，我與文大叔，也就是文丞相，同囚一牢，文大叔說唐朝有一皇帝好像要滅佛的。」

普明複誦說道：「唐武宗排佛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對，唐武宗排佛，還好那達摩祖師袈裟幸得六祖門人保存，未被毀去，後來輾轉收藏

大宋藏經閣。當時大宋有人將它翻譯成漢文，文大叔整理藏經閣之時，便將它背誦熟練，以修習神功保國衛民。唉！豈知文大叔竟……」說到此處，李玄揚回想起與文天祥於獄中相處種種，及最後慷慨赴義的臨終辭別，宛如歷歷在目，不由一陣鼻酸。

普明見狀說道：「文丞相英雄氣節，萬古流芳。老衲懂了，故而你所修練之菩提易筋經，乃文丞相口述予你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是的。」

普明又說：「能蒙文丞相重託，又口述不世神功，可見文丞相對少俠信任之至，願少俠能爲天下蒼生造福。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哎呀！大師，您太抬舉我也，造福我可沒那本事，只是我既出死牢，文大叔託付之事，我一定要完成，以告慰大叔在天之靈，如此而已。」

普明說道：「好，少俠眞是重義之人。還有，老衲心中十分納悶，我少林長老個個摒棄雜念習練易筋經，有些尚且窮其一生難成頂峰之式，何以少俠竟能年紀輕輕便達此頂峰之式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大師，老實說我也不知道，我每日只是等候處決，等久了，便已不再思它，空對四壁，便僅此一念修練菩提易筋經，只有最後一式『無住菩提』不懂其意，怎麼練也練不成，所以方才請教大師。」

普明聽後沉思半晌後，似有所悟點頭說道：「哎呀！沒想今日少俠乃老衲之師。我等多數少林長老

雖是摒棄雜念，修證菩提，習練功體；但李少俠卻心無所念，因此無念，難怪能成蓋世神功。老衲今日受教，受教！」

李玄揚一臉疑惑說道：「無念！何謂無念？您說什麼，我好像不甚了解！大師，如果您問完了，可以教我方才所謂無住菩提之義嗎？」

普明一番體悟之後，爲李玄揚解經，細細說道：「無住菩提，也是老衲第一次聽少俠所述，依老衲之解讀，應是達摩初祖爲免禪修之人又住於相，其意念境界更高之義理。這菩提乃修佛之人崇高理念，目的爲證得不昧生死輪迴的覺悟與智慧。因此佛說數萬千法門，以助世人證得菩提。而佛說金剛經便以解空之法入門，告訴世人不住於相，也就是不要執著於世上萬物種種等一切事與物，而是應無所住，而生其心，不執著於任何一切事與物，不爲所求的，自然生其心而所作之作爲，自可超脫七情六慾，超脫一切生死，了脫輪迴，進而了悟自性的本質，便可證得菩提。」

李玄揚聽得糊塗，但仍是抓著頭皮仔細凝聽，普明繼續說道：「佛更以夢幻、泡影、露電爲例，這些暫時或一剎那可見，但卻瞬間消逝的物象，其表象雖逝，但其本質未變，一直存在，例如那影乃是假象，被照射的原體才是眞相，但世人卻都執著於影，難得了脫。而禪修所求者，乃證得自性內存在的本質眞相，便是自己，便是我，便是佛。因此，證得菩提後，我即是佛，佛即是我。」

經此一解，李玄揚略知其義，但卻無法領悟，疑惑問道：「既然要證菩提，那就如大師所說，禪修以證菩提就是了，爲何達摩祖師又創這無住菩提，那不就不要證菩提了，豈不怪哉。」

普明呵呵笑道：「李少俠，這便是老衲受教之處，若非李少俠提點，老衲應該又執著了，又住於相了，所執著之相便是菩提。也就是老衲過去執著於證菩提一事，菩提反不可得，但如六祖所言，一切本無菩提，又何須執著菩提，便是達摩祖師告誡之無住菩提。因此，既無菩提，又何住菩提。」

聽此一番解經說理，李玄揚似有大悟，又似無悟，皺眉深思半晌後，低聲複誦：「既無菩提，何住菩提。」更是無法意會理解，於是說道：「大師，眞對不住，我可能與佛無緣，實在難解。不過大師您解說得很好，只是我實在資質愚昧，難懂禪理，還是謝謝大師開導。」

普明聞言仍是呵呵笑道：「呵呵，少俠，勿急勿急，慢慢意會，多少大師禪修一生，仍是入於執著，少俠初識我佛大智慧之理，又怎能一時了悟，勿急勿急。」

歇息一番後，眾人便繼續下山而去。

下山之後，李玄揚謝過普明大師開導，便辭別普明等少林一行人，各自分頭而離去。

這時袁莫雲調侃問道：「李大師，方才普明大師闡述那些經理，你都聽懂嘛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不懂！完全不懂！」

袁莫雲冷嘲道：「我還以爲李大師你開悟了，竟能聽得如此入神，還眞以爲你頓悟成佛了呢，一副那認眞模樣！」

李玄揚自嘲說道：「我在獄中實被那經文之義困擾甚久，因此難成無住菩提之式，想說問問大師，哪知要這許多禪理。算了，這一式不練了，到時候走火入魔，像瘋子一樣，把你們嚇死，更慘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那可不要練，到時玄揚哥發瘋，那該怎麼辦？」

袁莫雲玩笑說道：「也對，千萬別練，不然李大俠發瘋，誰還制服得了你！」

孫羽珊欽佩之樣說道：「玄揚哥，你怎會武功變得如此高強，太不可思議了！」

李玄揚輕輕搖頭說道：「唉！珊兒，妳說我囚於牢中，每日除了四壁，還是四壁，將近十年耶，還能做什麼事，除了想妳外，沒事只好練功度日，不然未被處死，也肯定悶死。」

孫羽珊聽他這麼一說，不由臉紅羞澀。

袁莫雲聞言莞爾說道：「哇，好深情的李公子呀！我看我們羽珊心裡可感動呢！」

孫羽珊羞赧回道：「莫雲姊，妳又笑我了！」

袁莫雲笑道：「好啦！不開妳玩笑了，妳有個疼妳的好情郎，令人稱羨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待莫雲姊尋得夫君後，一樣會令人稱羨呀！」

袁莫雲轉而搖頭嘆息回道：「唉！不提了，眼下出不了關，不知如何去尋。」

孫羽珊安慰說道：「莫雲姊，會的，會尋得的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但願！不過還是謝過羽珊祝福。」

四人閒聊之時，突見綠林幫副幫主魯若泛一行人下山遠遠而來，阿永一見著魯若泛，便向遠處高喊：「滷肉飯，滷肉飯。」

李玄揚疑惑說道：「阿永，等等再去用餐，此處沒有客棧呀！」

阿永回道：「師父，阿永沒要吃呀，我要告訴滷肉飯事情啦！」這時阿永見魯若泛等並未回應，於是向遠處急衝上前，去尋找魯若泛。

孫羽珊嘻嘻對李玄揚說道：「阿永在叫綠林幫魯副幫主啦！」李玄揚這才突然意會莞爾一笑。

這時阿永一副傻勁，一路高聲叫喊滷肉飯而來，魯若泛見了阿永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是魯若泛，不是滷肉飯，你可別胡亂叫喊呀！」

阿永皺眉說道：「沒錯啊！昨天你叫滷肉飯，他叫魚丸湯，沒聽錯呀！」

那綠林長老余萬堂聞言怒道：「大膽之徒，無禮之甚，膽敢戲稱我名。」

阿永一臉疑惑，大聲說道：「你們明明就自稱滷肉飯跟魚丸湯，生什麼氣！要氣就氣，不告訴你們歸老頭的事了！」阿永生氣轉身便要離開。

一聽有關幫主歸末谷之事，魯若泛連忙喊道：「小兄弟別走，別走！有話好說。」

阿永純真模樣生氣說道：「有什麼話好說，這個魚丸湯發什麼脾氣！」

余萬堂連忙又吼聲道：「余……萬……堂。」但副幫主魯若泛連忙阻止余萬堂，示意無須對那傻勁阿永動怒。

但阿永聽他如此吼聲，又是氣道：「你魚丸湯到底發什麼脾氣！」

這時余萬堂實在無奈，終於了解阿永應是智能不高，雖是心中有氣，卻不再言。

魯若泛緩頰說道：「小兄弟，我是魯若泛，他是余萬堂，不是滷肉飯、魚丸湯。」

阿永細細字字重複說道：「你是滷……肉……飯，他是魚……丸……湯，沒錯呀！」

唉！秀才遇到兵！魯若泛認了，於是搖頭嘆氣不再計較，說道：「小兄弟，你剛剛說我幫歸幫主在哪？」

阿永仍低頭細聲複誦著：「滷……肉……飯，魚……丸……湯，沒錯呀！」於是抬頭大聲問魯若泛道：「那你到底是誰呀，我阿永都搞糊了，你到底是不是滷肉飯呀！」

魯若泛搖頭苦笑回道：「對，對，小兄弟，我叫滷肉飯。你知道我幫歸幫主在哪兒嗎？」

阿永天真地以爲名字無誤後，轉爲緊張兮兮地說道：「滷肉飯，我告訴你，歸老頭……歸老頭……他……他死了！」

消息宛如晴天霹靂，綠林幫眾人聞言驚訝萬分，余萬堂心急上前問道：「歸幫主怎麼死的，你又怎會知道？」

阿永回道：「前日，前日夜裡，我尿急上茅廁，看到……看到拿紅簫的秋槐仇，把歸老頭毒死。」

魯若泛更是焦急問道：「小兄弟，話可別亂說，你親眼所見嗎？」

阿永點頭說道：「對呀，對呀，阿永沒亂說，亂說雷會打呀！我還聽到他說是南疆蛇毒，阿永真的看到。」

魯若泛見阿永天真之樣不會說謊，顯示歸幫主是真死。這時綠林幫眾一行人氣憤萬分，開始商討如何

去尋秋槐仇討回這筆血海深仇，而阿永告訴事情始末完後，便回頭來找李玄揚。

這時孫羽珊正問李玄揚眼下何去何從之際，李玄揚說道：「本該往北先去大都醫治劉大叔之妻，再去尋宋主。但我實在思念爹娘行蹤，想先回沛坡村老宅，看看有無爹娘留下的任何訊息，再前去大都，或許可尋到爹娘行蹤。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可是伯父伯母確已十多年從未回家鄉，當年他兩老離去匆匆，應該沒有留下任何訊息，只怕玄揚哥落空。」

袁莫雲體會李玄揚思鄉心情，說道：「我想，劉大叔之妻病症，誠如大叔所言，也非急在一時，尋宋主也非迫在眉睫之事。而玄揚離鄉久遠，也是思鄉情濃。羽珊，不如我們就陪他回老家一趟吧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也好，玄揚哥也該回老家看看，那我們此刻便動身吧！」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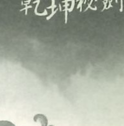
於是一行人一路賞遊巴蜀川江風光，並自白帝乘舟沿江而下，沿途賞瞿塘之雄、巫峽之秀、西陵之奇，見峽邊兩岸岩峰聳立，天如一線，更兼飛瀑其間，不由令人嘆服鬼斧神工的山川奇景。其間偶聞猿聲長啼，萬里空谷迴盪，鳴音久絕，思親之情倍覺心傷。一爲思夫的袁莫雲，心中不由惆悵衷來；一爲思親的李玄揚，聽那兩岸猿聲啼鳴，更是觸動心弦，此刻那顆懸宕之心，只求蒼天讓他再見雙親一面，哪怕只是一眼，他也瞑目，想到此處，眼眶不由滴下淚來。

看在孫羽珊眼中，心疼李玄揚思念雙親，但卻無能爲力；又見袁莫雲惆悵之狀，顯是思念夫君，孫羽珊甚爲同情，也是無能爲力。行經此峽，陷三人於沉思惆悵之樣，無怪乎漁者歌曰：「巴東三峽巫峽長，猿鳴三聲淚沾裳。」

此時，又聞一陣猿聲長啼，嗚……，但鳴音甚爲古怪，三人同時舉目而視，那惆悵之思立消，三人並同時笑了出來。

袁莫雲立刻說道：「阿永，別叫，太難聽了！」

原來阿永見三人一副鎖眉愁思狀，便覺無聊，又聽處處猿啼，便好玩地學著猿啼聲，豈知此舉反讓那愁思的三人化去心傷，回到現實。



二十 感天地大夢終醒，尋宋主連峰如願

江水湍流，乘風行舟，一日便到江陵，四人在江陵歇息一夜後，兼程趕回福建沛坡老宅。終於來到沛坡村的街上，來往之人如昔，並無異樣，但此刻近鄉情怯的李玄揚，心中卻是激動萬分。

行經一處熟悉的大宅，李玄揚紅了眼眶，回頭看著孫羽珊，語帶顫抖說道：「十年前，……十年前就是在這裡，我被抓走，與妳從此別離，險些……險些永難再見。幸好……幸好。」

孫羽珊感同身受，點頭說道：「這十年，真是一場夢，一場夢啊！」

李玄揚此刻細細看著沛坡村的一草一木，一屋一瓦，小時候深刻的景物依舊，如今卻是人事全非，心中感嘆良多。漫步間，突然，一間殘破屋瓦，門扉深鎖的古宅，彷彿孤寂許久，殷殷等待主人的歸來，映入李玄揚眼簾的那刻……，時空凝住，不能輕彈的男兒淚，不住由李玄揚眼眶垂了下來。

看著那深鎖的門扉，閃過李玄揚腦際的，是那時出門之時，與娘親竟為了一個麵筒餡餅而嘔氣，豈知這一氣，竟是恍如隔世。紅熱的眼眶中，含著心中無限的祈求，他多渴望推開門扉的背後，映入眼簾的是那慈眉善目的娘親，及那忠厚木訥的老父。

一旁孫羽珊見他垂淚入神而思，心中不捨，跟著潸然淚流。

袁莫雲上前拍拍李玄揚肩膀，安慰說道：「走吧！進去看看吧。」

李玄揚於是推開門扉，只見屋內處處塵封，心中又是感嘆，再看著一桌一椅，憶起小時的片片回憶，不由又是一陣心酸。隨後，屋內四處查看，遍尋不著任何爹娘的訊息後，長嘆說道：「唉！……看來，爹娘真沒回來過，我們走吧！」

袁莫雲說道：「離家這麼多年，你不留下來住幾天嗎？」

李玄揚冷冷搖頭，嘆道：「住下了，可能只是徹夜難眠，不如走吧！我想再去大都尋尋，再打聽看看。」

於是四人到孫羽珊老宅探視一番後，便離開沛坡村，準備前往大都，盡快醫治劉廣之妻。

行了數十天，一行人總算來到大都。時正黎明，天方破曉未明之刻，因時節入冬，北方天寒，李玄揚引著三人，走往大都街頭的一處角落，果見劉廣仍如往昔一樣，在那角落手舀清粥供膳，寒冷的街角，卻給人無限的溫暖。

看著劉廣單薄的身影，想他一心為妻虔誠祈求的真誠，孫羽珊見了一陣鼻酸，想起自己同是為了等待李玄揚歸來，雖是時刻祈求蒼天保佑，卻遠遠不如劉廣這樣對妻子祈福的無限懇誠，不由紅了眼眶嘆道：「他們一定是很摯愛的夫妻，老天爺真的給他開了太大的玩笑！」

袁莫雲搖頭回道：「唉！不離不棄的堅貞，世上如他者，能有幾人。這樣一個大好人，老天卻給他這樣的遭遇。幸有羽珊妙手，否則真不知他們今生能否再回往昔一般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這紅背竹竿草可是莫雲姊用命換來！我想也是劉大叔眞誠感動蒼天，否則斷難有此機緣。羽珊只是盡力，但那毒性過久，實在不知能否治癒。」

阿永這時插話道：「師娘，不要再說了啦！阿永要過去吃粥啦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好好，走吧，不然我們阿永餓死囉！」

一行人來到劉廣面前，劉廣一見四人，內心激動萬分，興奮喜悅的說道：「孫大夫你們眞回來了，眞回來了，感謝菩薩！來……來……來……，先來碗粥熱熱胃心。」於是劉廣連忙舀了四碗清粥讓四人食用。

只見孫羽珊一匙清粥入口，卻是心上一陣鼻酸，淚流而下，那粥實在味美開脾，川流體內的溫熱甘香，卻是訴盡一個摯情男子，對愛妻的殷殷企盼，化爲那米粥與大骨熬燉的滴滴濃香，只有經歷相同境遇的人，才能體會那令人生死相許的眞情。上回孫羽珊雖已吃過劉廣之粥，但經這數月奔波後的她，卻更能體會。

四人用膳完後靜坐一旁，劉廣仍是執著誠意地將那清粥分食完後，再引四人前往家中。行經觀音廟前，劉廣請一行人稍等，入內誠心感謝觀音菩薩顯靈，讓久病的愛妻出現一絲生機。

隨後，來到劉廣家中，孫羽珊再次診視久臥的劉廣之妻，說道：「大叔，請您將薄荷草與紅背竹竿草

混合剁碎後，再加點熱水稀釋，麻煩您了！」

劉廣應道：「好，我這就去。」

此時李玄揚憂心的問道：「珊兒，眞可以治好嗎？」

孫羽珊深吸一口氣後，嘆道：「玄揚哥，我也沒十分把握，我只是曾於一本古籍見過，師父當年傳我的醫書，也並無此症之記載。劉大叔如此愛妻摯深，我也只能盡力一試。」

於是孫羽珊請李玄揚拿幾件厚重被單，將劉廣之妻頭上裹蓋著，半個時辰之後，那劉廣之妻額頭漸冒汗珠，這時劉廣端著紅背竹竿草湯汁前來，說道：「好了，好了，孫大夫，好了。」

孫羽珊端過那溫熱藥汁，輕輕敷灑於劉廣之妻髮鬢四周，讓那溫熱藥汁漸漸沁滲入腦，中和毒箭木劇烈毒性，以達驅毒療效。

隨後，孫羽珊又開了一帖「活心方」，遞給劉廣說道：「大叔，煩您前去藥鋪，照這方子上的麝香、蟾酥、附子、紅藥、熊膽、龍腦、牛黃、珍珠，抓三帖藥回來煎煮後，讓大娘服用。」

劉廣聞言回道：「好好，我這就去！」

話畢，劉廣拿著方子趕忙急奔而出，飛奔似的前往藥鋪抓藥，回來後又趕緊煎煮藥方讓其妻服用。

如此經過一日一夜的療治，孫羽珊以外敷之法，驅除「見血封喉毒箭木」之毒性，內以「活心方」益氣強心，活絡腦血筋脈，見那劉廣之妻睜眼醒來之時，孫羽珊滿心期待，眾人更是心繫關切。

這時，見劉廣之妻仍如往昔一般睜眼呆視，毫無言語，目光呆滯。孫羽珊見狀，心知一切心血已是白費，心灰搖頭嘆道：「唉！……盡力了！」

一句「盡力」，劉廣心中期待落空，登時魂飛九霄，心力憔悴，原以爲孫羽珊看出病症，並已取得解藥，滿懷期待歷劫回神的愛妻。如今一句「盡力」，劉廣知道一切又回到原點。

回神後的劉廣，再次接受蒼天的安排，微笑說道：「孫大夫，無論如何，我阿廣還是眞心感謝你們的相助，一切都是緣分吧！」

孫羽珊失落慚愧說道：「大叔，眞對不住，羽珊眞已盡力，實在對不住！」

劉廣趕忙回道：「孫大夫快別這樣說，你們願意爲內人長遠奔波，我實在感謝萬分，畢竟十多年了，尋遍名醫無人能治，只能隨緣了。所以，請孫大夫千萬別自責。」

於是，劉廣一樣準備豐盛佳餚，答謝李玄揚一行人，並再邀住一宿。

翌日，因孫羽珊實無救治之法，李玄揚一行人只好辭行劉廣。

劉廣依舊燉煮香濃清粥讓李玄揚四人食用，餐後一行人準備離去，劉廣正送行話別之時，突然，劉廣後方忽有微弱的氣息聲，輕輕喚著：「阿廣！阿廣！」

只見劉廣一怔，入耳熟悉卻又甚爲模糊的聲調，眼前李玄揚等四人正在面前，那後方的輕喚聲無他，莫非……莫非……，眞是……她……，劉廣心中這麼想著，心揪成一團，鼻卻已酸了，眞是他不敢相信的奇蹟嗎？

驀然回首，映入眼簾的一幕，蒼老的劉廣，無聲無語，卻不住哽咽淚流……，眼前一個老婦端坐床前，目光惺忪，正是他摯愛的妻子，竟能自己起身，並喚出他的名字。

此刻阿永早已在外頭等候，一旁李玄揚三人卻是驚訝無語。

只聽得劉廣之妻，又輕輕說道：「阿廣，你怎麼了？」

劉廣哭了，聲淚而下，泣聲說道：「老……老伴，妳……妳總算醒了。」劉廣雙膝顫抖地向前，緊緊抱住險些天人永隔的妻子，低聲說道：「謝菩薩，謝菩薩！」

隨後劉廣立即轉身，五體投地跪叩孫羽珊，聲淚俱下哭道：「孫大夫，孫大神仙，孫大菩薩，阿廣謝謝妳，阿廣謝謝妳，謝謝妳的大恩大德！一定是菩薩派妳來的！」

孫羽珊方見此景，早已感動淚流，卻見劉廣跪地叩謝，連忙拭淚扶他而起，說道：「大叔快起，大叔快起，羽珊承受不起。」

劉廣仍是泣道：「她……她終於醒了，終於醒了！孫大夫，謝謝妳，大恩大德，阿廣實在感激不盡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劉大叔，這是醫者天職，您別如此大禮，羽珊擔當不起呀！」

見妻子終於回神醒來，劉廣心中萬分歡喜，萬分感謝，李玄揚與袁莫雲也都爲劉廣高興萬分，並向他道賀一切總算化解劫難。

而劉廣爲感謝李玄揚等人大恩，卻無從答謝，急忙取出一本經冊，送予李玄揚說道：「李兄弟，阿廣實在無從答謝你等大恩，這本『金剛經』乃當年一寧禪師贈送予我，內有其註釋詳解，易於閱讀理解，阿廣多年來信奉受持，沒想眞能保佑阿廣。今將它送給李兄弟，盼能保佑你早日尋得雙親。」

李玄揚取過後，高興萬分，自他習得菩提易筋經後，卻因不曾閱讀「金剛經」，不解經文深意，故而難以禪透「無住菩提」，雖經普明大師開示，但未曾見過經文，終是難懂深意。如今，劉廣送他此冊經一寧大師註釋的「金剛經」，不由欣喜萬分。

而劉廣之妻既已回神，孫羽珊便開了幾帖開靈、安神、養心藥方，吩咐劉廣今後按時給藥服用後，一行人便辭別劉廣，來到城中尋處客棧住下，以尋找李玄揚雙親。

這時，四個人在客棧內用膳，阿永吃飽後，一樣總是好奇的愛到戶外玩逛，袁莫雲回想劉廣，仍是感歎說道：「唉！老天實在給劉大叔開了一個大玩笑，十多年耶，考驗這樣一段不離不棄的眞情，實在太難爲他了。還好皇天終是不負苦心人，若非遇得羽珊妳神醫妙手，他夫妻倆今生恐難再續前情啊！」

孫羽珊也感嘆回道：「或許眞是冥冥之中的蒼天安排，羽珊雖知醫法，若非那紅背竹竿草，羽珊縱有回春之能，也難治癒她。但天下豈有如此之巧，莫雲姊竟是落雁峰人，能得那絕跡已久的紅背竹竿草，況且……，還是莫雲姊捨命換來。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都過去了，或許眞是大叔的眞誠感動菩薩吧！」

兩人聊了半晌，卻見李玄揚入神而思，並未答語，善解人意的孫羽珊見狀，心中已然明瞭。而疑惑的袁莫雲則關心問道：「玄揚，你怎麼了？」

李玄揚回神，淡淡說道：「想起劉大叔寂寥身影，唉！不由想起我爹。不知我爹娘他們究竟在哪，是否安好。」

袁莫雲聞言，安慰說道：「放心，皇天不負苦心人，會讓你尋到的，我們不就準備在大都城內尋找嗎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如今也只能隨緣了！走吧，咱們上大街上看看去。」

三人漫步在大都城街上，東尋西探，除了看看元朝統治下的大都城市井生活外，也如大海撈針似的，尋找李玄揚雙親。

就這樣居於大都城半月，逢人便問，仍是毫無音訊。這日，心灰的李玄揚說道：「羽珊、莫雲，我們走吧，先去尋宋室後裔好了，或許爹娘早已不在大都，再尋下去，只是大海撈針，總不能爲我自己，誤了江山大事，也耽誤莫雲尋夫，待尋得宋室後裔後，便想法子幫莫雲弄得通關文件！」

袁莫雲回道：「唉！都已多年，也不知夫君身在何處，如今也非急在此時了，玄揚倒無須再爲我憂心吧！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妳陪我尋得羽珊，我定要幫妳弄得通關文件。不過眼前，還是先完成文大叔託付之

事，尋得宋室後裔一事完成，便無牽掛。」

孫羽珊一旁見李玄揚與袁莫雲如此關懷彼此，又想著這些日子以來李玄揚與袁莫雲的互動身影，心中若有所思，不由想得出神。

此時李玄揚叫道：「珊兒，珊兒。」孫羽珊連忙回神應答。

李玄揚關心問道：「珊兒想些什麼，莫非妳也想爹娘了！」

孫羽珊回道：「沒事，想著李伯父、伯母行蹤，便發呆入神了。咱們現在去哪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如方才討論，我決定先去尋宋室後裔，完成文大叔交代的江山大事，再去尋我爹娘吧！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好，走，一起去找阿永回來吧！」

於是三人等阿永回來後，一行人便啓程出發。李玄揚便依著文天祥臨終前特別交代之語，去尋宋室後裔，以完成文天祥託付之遺願。

行約數日來到江西境內，見遠處一處村落，李玄揚欲尋戶人家問路，遠遠瞧見一群大漢正聚集於那村落前吆喝著，卻看不清怎麼回事，於是一行人便緩緩朝村落而來。

此刻，那群大漢爲首之人，正準備強擄一對年輕夫婦的愛子，但那年輕父親正緊緊抱住愛兒，而爲首大漢乃摩神教葛元，怒目說道：「快快交出你兒，隨我回去效忠摩神，否則別怪我無情了！」

那年輕父親已身中葛元的七夜迷魔毒，臉色發青，仍是緊抱愛兒，說道：「不，你們這些妖魔眞是可惡，怎會忍心拆散人家天倫。」

葛元冷冷說道：「敬酒不吃，要吃罰酒！好，既然說我拆散人倫，索性連你老婆一同帶回去給教主享用，反正你也再活不久，正好她母子倆便可相聚！哈哈，來人，帶走！」

這時那幾名大漢上前架住那少婦，少婦狂命嘶喊：「不要，放手。」另外幾名大漢則踹打那年輕父親，並由他手中搶過年約七歲的幼子，少婦見幼子被搶去，心下更慌大喊：「放開我兒，放開我兒！」

葛元對那少婦哈哈笑道：「哈哈，不必憂心，妳會跟妳兒在一起。」一旁數名大漢跟著邪笑，僅剩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年輕父親，仍是聲嘶力竭地狂喊：「放開我兒，放開我妻！」

一群大漢擄著那對母子，轉身便要離開，一名大漢仍是哈哈的笑著，臨行前再踹個那年輕父親一腳。

一群人正要離去之時，突然前方一條纖細身影，長髮飄逸，身著雪白錦衣之女子，直立眾人眼前，只聽得那女子冷冷說道：「放下人！」

葛元見來者乃一女子，更見她如此年輕貌美，不由心花怒放，邪惡笑道：「呵呵，好，好，放開她，妳……妳更是迷人呀！」那群大漢附聲而笑。

那女子並不生怒，反而陪笑說道：「哦！所以，你們改想擄我回去囉！」

葛元大笑說道：「對，對，聰明！小美人，隨爺一同回去，包妳幸福快樂！」

那女子說道：「哎呀！只怕你們無命消受，眞是可惜了！」

葛元笑道：「無命消受！哈哈，小美人，妳放心，爲了讓妳幸福快樂，我還眞想活個長命百歲呀！哈哈……」

那女子輕笑回道：「你們有命無命，倒要問問我手中這雪影劍！」

葛元畢竟是摩神護法，武功不凡，江湖歷練豐厚，聽聞「雪影劍」三字，心頭一凜，駭然說道：「雪影劍，妳……妳是……江湖傳聞的……雪影飛貂！」

那女子冷笑回道：「聰明，正是我段天紅。」

葛元收起方才調侃神情，說道：「哼！久聞雪影飛貂段天紅威名，原來是個美人胚子，今日葛元便來領教領教。」

段天紅冷言說道：「人放開，留你們活命！」

葛元笑道：「放開！哈哈，妳當摩神教都是……」葛元輕蔑之語尚未說完，只見寒光一閃，一道雪影劍虹波光映天，隨後劍虹入匣……。

這時李玄揚已來到村落之前，正聽見他們的對話，那寒光一閃，隨後劍虹入匣的瞬間，李玄揚嘆了一聲道：「好快的劍法。」

在場眾人不及看清電光石火般的劍鋒，那葛元已無法言語，咽喉迸血直流，直直躺落血泊，當場氣絕身亡。其餘摩神教眾見狀，驚恐萬分，一時不知所措。

段天紅說道：「還有誰想讓我幸福快樂的！」那群摩神教徒驚魂未定，連忙放開那對母子正要逃命，

卻均被段天紅攔了下來。

其中一名摩神教徒顫抖說道：「女俠饒命！女俠饒命！」

段天紅冷言道：「交出解藥……」

那幾個摩神教徒方才見段天紅一劍斃命的身手，早已嚇破膽囊，一聽段天紅命令交出解藥，所有人連忙掏出自己身上之七夜迷解藥，並同聲說道：「解藥在此！」

段天紅取過每人之解藥瓶後，將一瓶解藥交給其中一人，並說道：「幫他解毒。」

於是那名摩神教徒，連忙上前讓那年輕父親喝下那七夜迷解藥，過了一刻鐘時間，那名年輕父親果然毒性消退，臉色漸轉紅潤。

隨後，段天紅將其餘解藥瓶收入懷中，並對那幾名摩神教徒冷冷說道：「滾吧！」

於是那數名摩神教徒便倉皇奔逃而去，暗自慶幸逃過死劫！

而被打得奄奄一息的年輕父親，見妻兒獲救，上前緊緊抱住妻兒哭泣，並連忙對段天紅謝道：「多謝女俠相救，大恩大德……」

未等那人說完，段天紅冷言說道：「別說什麼謝恩的屁話！一個男人保護不了自己妻兒，在這亂世如何存活。若非本姑娘方才看不慣那淫邪惡徒擄走你娘子，我才懶得救你！」

那年輕父親聞言一時啞口無言，低頭自責。

段天紅責聲說道：「以後自求多福了，天下沒有第二次的好運。」話畢，段天紅瞧了前來的李玄揚一

眼，並未言語，一條雪白身影飛縱，段天紅猶如錦毛飛貂，飄逸而去。

這時，袁莫雲見著地上已死的葛元，突然想了一會兒，對李玄揚說道：「玄揚，他……，他不就是那日在長安城挑釁紅蓮教的人，名叫葛元。」

李玄揚端視一會回道：「對，便是他的七夜迷毒粉，當時險些令妳中毒身亡。此人也是死有餘辜。」

孫羽珊說道：「哇，方才那位大姐姐身影飄逸，好凌厲的身手呀！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她出劍極快，收劍輕盈，輕功也是一流，是個高手中的高手，不知這段天紅是何方神聖。」

這時見那對年輕夫婦正要攜子離去，李玄揚連忙向他們詢問武功山方向後，便繼續前往武功山上，往宋室後裔所居的連峰岡而去。

蜿蜒的山間小路，兩側石壁嶙峋，日曦餘光穿梭林間，隨風搖曳的扶疏樹影滿山盪漾，更間懸瀑飛漱振流，構畫武功山脫俗的仙景。李玄揚無心賞景，四人一路循山而上，越往上峰，寒風更為刺骨，卻見迷幻雲海飛纏繚繞，難辨前路。遇有山中路人，便詢問連峰岡位於何處，經行路之人一路指點後，四人果然尋到那連峰岡。

連峰岡上景色清幽，放眼所見卻無住家，四人在岡上遍尋不著，便於樹下稍歇。阿永見一隻香狸急奔而過，便又好奇追去捕捉，追了數百尺，那香狸身手敏捷，阿永追趕不上一時失足，「啊！」的一聲大

叫，跌了個跟斗。

這時正好一名老婦經過，見阿永跌撞樹欉不起，連忙上前問道：「小兄弟呀，有沒有怎樣？」

阿永拍拍受傷的腳背，連忙起身傻裡傻氣回道：「沒有，這個摔不死阿永啦！」

那名老婦問道：「要小心點呀！對了，小兄弟，你來這裡做什麼啊？」

阿永回道：「喔，我阿永跟師父來找皇帝啦！」

那名老婦聞言臉色驟變，似有防備問道：「找什麼皇帝呀？」

這時李玄揚三人因聽見方才阿永跌落的大叫聲，聞聲急忙趕來，正見那老婦與阿永在對話。

阿永聽那老婦問語，卻不知如何回答，一見李玄揚，拉著李玄揚問道：「師父師父，她問我要找什麼皇帝，阿永不知道。師父，我們要找什麼皇帝呀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阿永你方才怎麼了，嚇死人呀！」

阿永抓頭傻笑說道：「跌了一跤啊！阿永腳會痛耶！」

孫羽珊急忙上前看他腳傷，責備說道：「這麼不小心，你看受傷了吧！」孫羽珊連忙拿起身上的傷藥幫阿永敷治。

這時那名老婦問李玄揚道：「方才這位小兄弟說你們在找皇帝，那皇帝到此地來了嗎？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這位大娘，阿永不懂事，亂說話，您別放心上！對了，大娘，這附近有姓趙的人家嗎？」

那名老婦聞言面露驚恐神色，愣了半晌後，回道：「姓趙，你們找姓趙的人家做什麼呀！」

李玄揚心中也嘀咕半晌，尋思暗想道：「還是別將這尋宋室後裔之事透漏的好。」於是回道：「喔，來找位朋友。」

那老婦心想：「明是來此有所目的，卻又隱瞞，實在可疑。」於是說道：「小兄弟，這裡沒有什麼姓趙的人家，你可能要到別處去尋了！」話畢，告別了李玄揚，準備快步離去。

孫羽珊一面幫阿永敷藥，一面卻聆聽觀察李玄揚與那老婦的對語，尋思暗想：「大娘方才聽玄揚哥問起趙姓人家，明明神情有異，此事必有古怪。」見那老婦正要離去，孫羽珊靈機一動，佯裝對著袁莫雲開口說道：「文丞相託付妳江山大事，妳卻辜負丞相的赤血丹心。」

袁莫雲聽孫羽珊此言，一頭霧水。但這時那老婦卻停下了腳步，回頭端視孫羽珊半晌，只是神思並未言語，心中似有萬千情緒。

片刻之後，老婦說道：「是文丞相要你們來的嗎？」

李玄揚聞言，內心突然激昂萬分，心想：「她該不會就是伶姨！」於是對那老婦說道：「我受文大叔之託，來尋趙平。您，……您該不會就是……伶姨？」

那老婦心情激動，眼眶泛淚，回道：「眞……眞是文丞相託你而來？」

李玄揚說道：「是！是文大叔臨終前託付之事，今日特來尋趙平。」

那老婦問道：「可是，文丞相已爲我大宋殉國，怎能託你？」

李玄揚心想眼前老婦應是知曉趙平去向，無須再瞞，於是簡說自己與文天祥獄中相識際遇，及文天祥臨終託付之事，又因自己乃爲死囚，被囚近十年，以致現在才來尋趙平。老婦也自承自己便是文天祥託孤的伶姨。

伶姨也總算相信李玄揚眞是文天祥臨終託付之人，便領了四人前往連峰岡下的一處草屋，來見趙平。

草屋內的一對年輕夫婦，見伶姨帶著客人回來，心中疑惑，問道：「姨娘，他們是……？」

伶姨回道：「入內再說，先端茶水招待人家。」

那年輕夫婦連忙邀請李玄揚四人入內，那少婦並入內端茶招待。

伶姨說道：「平兒，他們是受文天祥文丞相之託，來此尋你的。」

李玄揚聞言興奮說道：「平兒？你便是趙平嗎？」

那年輕男子回道：「是，在下趙平，方才那位是我妻子。請問閣下是……？」

李玄揚心中萬分高興，心想：「太好了，總算找到趙平，我終可完成文大叔所有託付之事，大叔，九泉下您可以瞑目了！」於是李玄揚回道：「我叫李玄揚，受文天祥臨終之託，特來此尋你，並告知你有關乾坤門寶物之事，以便你能雪復大宋江山。」

趙平聞言，疑惑說道：「乾坤門寶物？」

伶姨一旁也是疑惑，問道：「什麼乾坤門寶物？」

李玄揚便將文天祥等打造乾坤門，藏置天虹寶劍、抗元資金及文物資產，以待宋室後裔雪復江山之事，盡皆告訴趙平知曉。

趙平聞言，沉默半晌，暗自沉思。這時趙平妻端出茶水，後頭三個稚幼小童跟來，兩男一女，見有來客一時生疏，便往趙平身上摟抱，撒嬌的叫「爹」。

趙平左右抱著小童，左右親吻小童後，說道：「乖，爹跟客人說話，你們到娘那兒去，不許胡鬧喔！」

其中一名小孩嘟嘴說道：「可是人家想要爹爹陪我玩呢！」

趙平說道：「坤兒乖，爹待會兒便可陪你玩，先去娘那兒，不然待會兒爹爹可不陪你玩哩！」三個小孩只好嘟著嘴前去撒嬌趙平之妻。

趙平此時輕嘆道：「李壯士，不瞞你說，宋朝已經亡國了！不是我一個趙平便能復興宋朝。如你所見，我現在只盼讓這三個兒女平安長大，趙平便已心滿已足，所謂社稷江山，趙平實在無心！」

李玄揚聞言，心中一愣，尋思：「我不尋雙親，千里迢迢來尋他交代大事，他……他卻無心社稷江山，這……。」李玄揚一時不知如何再言。

現場一片寂靜，隨後趙平又淡淡說道：「我大宋由東都汴京南遷臨安，先祖被金人所俘，於北地生活毫無尊嚴，如今大宋國祚已終，實乃天命。眼前元帝統轄中原，兵兇將殘，雖有你說之天虹寶劍號召天下，但……我趙平何人也，怎有能力將蒙古人趕回漠北。伶姨雖跟我說過我的身世天命，但那已是過去，

如今我只想平凡而居，盼子女平安成長，如此而已。」

李玄揚回道：「可是，蒙古人欺壓漢人，民不聊生，你總不能坐視不管吧！」

趙平看了李玄揚一眼，笑道：「壯士，前些年楊鎮龍聚眾起義，不也自稱大興國皇帝，最後不是身首異處。所以，天下乃有德者才可得，我趙平何德何能，焉敢再想大位。」

李玄揚總不好勉強趙平，於是無奈說道：「可是，文大叔畢竟託付我將這些乾坤門寶物交你，你如不受，又該如何。」

趙平回道：「文丞相既可將此重任交付予你，足見壯士必是仁義有德之人，如果壯士願意，可擔此重任，驅逐蒙古，便可另建江山。」

李玄揚聞言，冷笑滑稽說道：「我！……呵，呵！趙大哥……你在說玩笑呀！……我能擊退蒙古人自己當皇帝，……趙大哥你眞是說笑了！這事完了，我便想跟羽珊開個小館維生，哪有這偌大本事！」

孫羽珊一聽李玄揚提此開小館一事，反倒嬌羞靦腆了起來，沒想到小時兩人的兒話，李玄揚如今還記得，竟還當眞！

趙平聽了李玄揚之言，也是笑道：「唉！壯士，你說得對，我趙平與你相同，只想似現在一樣平凡度日，哪有這偌大本事興復江山！所以，這雪復江山之事，我是無能爲力了！若無九五眞龍的天命，誰坐得了那龍椅，江山誰主，一切只能聽由天命了！」

聽趙平之言，李玄揚知他已無意江山，堅不承受這樣的重任，但眼前文天祥託付的龐大資產，如今又

該如何。

此刻在李玄揚心中，這樣的重任反成爲燙手山芋，一時不知如何是好，於是便與孫羽珊及袁莫雲兩人商議一番。

三人商議定後，李玄揚對趙平說道：「這樣吧，趙大哥，文丞相所託之天虹劍，經中原武林人士比武由紅蓮教主梅少龍所得，當時梅教主當眾承諾，若尋得宋室後裔後，便號召天下響應扶持宋主。如今既已尋得趙大哥，趙大哥又無意再涉江山大業，則群雄便無宋主可扶。因此，我等總該向梅教主通報此事，再請梅教主與你商議後事應當如何，如果經你允諾同意，煩請趙大哥再遣人至臨安城神農堂通報我等，我們便將這些江山資產交由趙大哥指定之人，以統籌江山大業，畢竟這些總是大宋資產，該由趙大哥定奪。」

趙平聞言，總是卸下多年來伶姨告訴他的重任，於是點頭同意說道：「好，便依李壯士之言。」

這時伶姨說道：「平兒，你眞要放棄這大宋江山麼！當年文丞相歷經萬苦將你尋回，便是保我宋室血脈，你眞要放棄嗎？」

趙平回道：「姨娘，如今已非宋室江山了！江山代起之人，恐還得付出多少生命的代價，算了吧！都過去了，我只想與您，及這些孫兒們平凡過日，讓它去吧！」

伶姨受文天祥的託付，自幼將趙平撫養成人，兩人已是情同母子，雖知趙平乃宋室血脈，但終不忍他因涉江山大業而步步驚魂，如眞有不測，這些小孫子們不就成爲孤兒。心想及此，於是也就贊同趙平的決定。

（續下卷）



天虹奇略（下卷）
落雁遺策

「持天命之緣，渡江山奇才；扶草莽真龍，造黎民萬福。」
瑤池聖意點示天機，諸葛遺策即將開啟？

李玄揚該如何挽救武林危機，誅殺老謀深算的梅少龍？
瑤池聖意及諸葛遺言所提「江山奇才」與「草莽真龍」人在何方？
患難知己袁莫雲、未婚嬌妻孫羽珊，古今難解的三角習題李玄揚又該作何抉擇？


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
說，故事（25）

天虹奇略（上卷）
乾坤祕劍

定價・300元

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

天虹奇略（上卷）：乾坤祕劍／孟青著. —
初版.—臺中市：白象文化，民102.01
面： 公分.——（說，故事；25）
ISBN 978-986-5890-20-9（平裝）
857.9　　101024672

作　　者：孟青
校　　對：廖凰廷、段玉屏、雯子
專案主編：黃麗穎
編輯部：徐錦淳、黃麗穎、劉承薇、林榮威、吳適意
設計部：張禮南、何佳諠、賴澧淳
經銷部：林琬婷、莊博亞
業務部：張輝潭、焦正偉
發行人：張輝潭
出版發行：白象文化事業有限公司
402台中市南區美村路二段392號
出版、購書專線：（04）2265-2939
傳真：（04）2265-1171
印　　刷：基盛印刷工場
版　　次：2013年（民102）一月初版一刷

設計編印

白象文化｜印書小舖

網　　址：www.ElephantWhite.com.tw
電　　郵：press.store@msa.hinet.net